本册代码：X6-2

虛空法界

細雨著作

虛空法界框架結構詳解

第六部

道理始末

下篇150-177章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

虚空法界

第六部

《道理始末》

下篇（第150-177章）

本册代码：X6-2

细雨 著

© 2024-2026 细雨 (Xiyu)。 著作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经作者授权，由细雨档案（Xiyu Archive）负责原文资料的整理、发布、版本维护与长期保存。本作品的出版与登记主体为细雨社（Xiyushe）。

使用与传播说明见封底。

原文获取入口：xiyushe.org（免费下载）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出版结构总览 · 细雨资料建议阅读顺序导引（2026.1.1）

说明：本图为建议阅读顺序示意，供参考使用，可根据个人节奏自由进入。

→ 顺序 ↓	三 正 道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籍代码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1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5-2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X6-1
	GY2	S1-1	YM	Y2-2	Y2-6	S2-4			Y4-4	
		GY3	S2-1	S2-2	S2-3	X2			Y4-5	
		GY4		X1		JY2		JY3	JY4	
说明	本阶段阅读量多且密集，是必要的筑基				建立新认知的必需基础		认知难度加大与深化，知识点建立与扩充		与高维沟通的信息，交换平台基本架构，修炼误区详解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网格界面**		**认知辨别多维多元信息架构**	

→ ↓	扩展一阶			扩展二阶			扩展三阶		扩展四阶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书籍代码	GY5	Y5-1	GY9	Y6-1	X7-3	Y7-4	Y8-1	X8-1	Y9-1	X9
	GY6	Y5-2	GY10	Y6-2	X7-4	Y7-5	Y8-2	X8-2	Y9-2	
	GY7	Y5-3	GY11	X7-1	Y7-1	X7-5	Y8-3	DW	Y9-3	
	GY8	Y5-4	YS	X7-2	Y7-2	X7-6	Y8-4		Y9-4	
		X6-2		Y6-3	Y7-3	X7-7	Y8-5		Y9-5	
		JY5		Y6-4	JY6	JY7	EH	SH	Y9-6	
说明	观影写出自我知见，扩展识界，认知梦结构，消除执念			解析多重多元自我间的脉络道理与知行合一，多维自我间的整合经历演绎			内在意识框架的建立与养成，自我分类归属、整并扩张		个人实相与集体实相的分际线，个人自我蓝图体验的凝炼与加强	
目的	**融通自我，连接多重实相**			**活出通透自我**			**自我间的整合**		**各种不同的补漏**	

代码：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例如：

SY：《失忆的归途》　S1-3：《思想的阶梯》第1季第3册　Y1-5：《已知的实相》第1部第5册

读书心法		
1.	要有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没见闻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2.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3.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4.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重要提醒： 细雨资料整体文字具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多部书籍之间亦在内在结构上互为认知阶梯。
例如《已知的实相》Y系列和《虚空法界》X系列彼此呼应、相互印证，交叉阅读有助于深化理解。
以上建议阅读顺序综合考虑了各册书的内容特点、理解难度以及内在关联，进行了系统而周到的安排。
建议读者朋友参考此导引，并结合自身的认知阶段与节奏，进行持续而系统的阅读。

目　录

第 150 章 行动与无为 1
第 151 章 渡、彼岸 15
第 152 章 悲伤的长河 30
第 153 章 渡与妒 44
第 154 章 将心比心 61
第 155 章 高贵的卑微 75
第 156 章 觉醒 89
第 157 章 荆棘山 104
第 158 章 明明觉 明明德 118
第 159 章 抉择 137
第 160 章 为道日减 153
第 161 章 七重梦 168
第 162 章 圣花之谜 183
第 163 章 独影意识 198
第 164 章 小乘与大乘 213
第 165 章 如露亦如电 227
第 166 章 绿渡母 241
第 167 章 空行渡母 255
第 168 章 身口意密 272
第 169 章 亥母现身 286
第 170 章 非法、非非法 301
第 171 章 花教 316
第 172 章 如是我闻 334
第 173 章 一合相 348
第 174 章 十四问 364
第 175 章 自我突破 382
第 176 章 角色我与神魂我 397
第 177 章 智慧树下 411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50 章 行动与无为

心性所归信念所引，中阴灵界随愿化生。

种种历经暗合心意，良药苦口荡涤心灵。

在血海中的漩涡犹如红色的龙卷，裹带着女人的身影闪现在一大片无际的荒野中，然后那龙卷消散开，只留下女人无力地匍匐在地。

万里戈壁烈日当空，举目四望唯有沙海。女人举目四望却找不到方向感，只感觉浑身酸痛且口渴难耐，四周的热浪让大地蒸腾起渺茫的幻影。

“醒醒，醒醒！这里不宜久留，往前走，随便哪个方向，只要径直前行，不要多想就能很快走出去。”一个念头透过直觉进入女人的意识中。

女人费力地起身，看着四周无际的荒原。头很晕，呼吸困难，脚下的沙很软，这让她举步维艰。昏沉的头脑很难保持清明的思路，努力地回忆如梦般荒谬的遭遇——那会说话的大眼睛，那古怪梦中大树下的对话……

对方叫“明”或者“命”？或者只因自己一直反复自问“吾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名’为何”而反映到了梦中？……

不知道，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又太乱，一个个场景都相互独立成为碎片，好像有因果关系，又好像全然平行独立。

自己此刻又是在哪里呢？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不知方向与出路，自己能在这样的状况下活几天呢?

对了！不是说我有向导吗？可他在哪儿呢？……隐形的！那怎么帮助我呢?

梦里最后一句话是“通过你帮我走出幻境，而我帮你走出幻境”，到底谁帮谁啊!

启程回家

“走！不要多想，行动起来！”一个念头很唐突地出现在脑海。

女人自嘲地笑自己一定是因缺水而有了幻觉——如此冒失地步入戈壁大漠，纯属浪费体力，实在不明智。

她抬头看看那烈焰骄阳，然后环顾四周，想先找个阴影避开烈日的炙烤，等傍晚再尝试找路。她想：依据日落的方向至

少可以在心里为此处地形定义出东西两个大方向来。

“走！不要多想，行动起来！”那古怪的念头又一次很唐突地出现在脑海。女人不再理睬这古怪的念头，开始攀爬附近的一处高大的沙丘，心想登顶后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

女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攀爬高大的沙丘，突然觉得刚才自己醒来时环顾四周所见是一马平川，这么高大的沙丘怎么被自己无视了呢？记忆的偏差让她自我怀疑。不过不管怎样，先上去再说，登顶可开拓视野，当务之急是找一处附近的阴凉，躲过正午的太阳。

脑海里那唐突的念头又一次蹦出：“这地方的时间是不流淌的，太阳会永远地高悬在同一个位置。躲避于事无补。现在启程，离开这里。这幻海其实不大，只要不去想，很快就能走出去，看见‘名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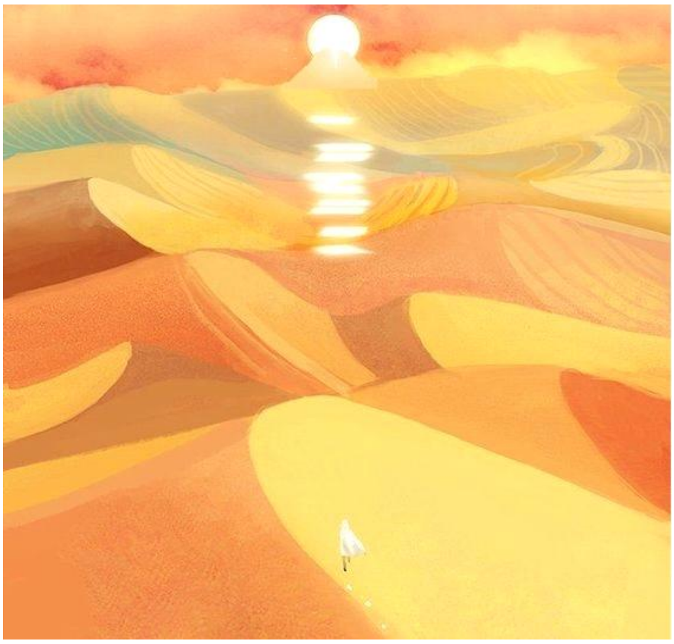
女人想起大眼睛说的话，那好像是自己脱离这里需要走过的流程：

心灵的荒野，渡过悲伤的长河，爬上懊悔的荆棘山，到那山顶上杀死你的心魔，拿回你自己的真名。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继续爬大沙丘，她觉得自己一定是精神分裂了，那古怪的不实际的念头总是毫无征兆地冒出来，而且毫无逻辑可言。女人想：哪儿有不动的太阳，怎么可能？只要自己能找到有荫凉的掩体，熬过这正午的骄阳，再依据日落的方向不断前进，就不会因迷路而原地打转。

女人费力地爬着沙丘，突然想起一个名叫“三元”的家伙——那黑铁塔般的体魄，要是他在这里肯定能帮上忙的。等等，“三元”是谁？王府中好像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人！这记忆与念头从何而来的呢？难道是在梦里？梦中大树下的那个和自己对话的人，好像还说了一个人名，好像是叫人格、人和或仁合什么的，好像就是这发音，但不太敢确认。



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间，她终于爬上了那高大的沙丘。登顶

后环顾四周，只见自己以为是太阳的那个高亮的光球，其实是从远处一高山之巅发散出的。那山极高极远，而这沙海仿佛无边无际。

女人俯视四野，没能找到可以避光的掩体。她突然意识到：这骄阳确实是不动的！如果没有风吹起沙粒，她甚至怀疑在这片天地间是没有时间的，因为一切都是不变的。那感觉仿佛自亘古以来，这一切就始终如此。

脑海里突然有个念头升起："你生活在时间里，但时间不过是你所经历的幻像。这里的时间被永远地定格，而你所经历过的种种平行可能，构成了多重相互平行的时间线，它们每个都同样真实，但却并非像你所认知与理解那般真实。时间并非是个严谨有序的参数，时间的秩序构成了你逻辑思想的因果坐标，但依托时间而构筑的因果却是世间最不可信的排序。说它不可信，是因为那些你经历了的或尚未经历的都已存在。你经历它们，参与它们，让它们成为你的记忆，却并非是你谱写了它们，但它们却又在无比真实地左右和影响着你当下的所是、所思与所欲。"

女人站在沙岗之巅，第一次感到有些害怕，因为脑海中的这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念头显然不属于自己。她此刻想找面镜子或水洼，看看自己的容貌到底是怎样的——自己到底还是自己吗？想到这个问题，她突然想到那怪眼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不是那我曾经演绎过的“鸯儿”，那我是谁？我现在应该拥有怎样的面孔？“鸯儿”的还是？……

女人急迫地想要走出这沙海，她渴望通过任何反光的镜面看到自己：我现在到底是什么？长什么样子？我的脸一定很脏很丑，头发一定很乱，万一此时有谁看到我这般，那就不要活了……不要活了，可我明明已经死了，死两次了，肉身死了，灵体消融了，可是我还在，还有形象与躯体……她不敢再往下想。

“不要胡思乱想，朝着光走，越快越好，我们要到河边去，一路最好什么都不要想。”脑海里的那个念头又突然涌现了出来，就好像自己看过的双簧戏，在小丑的背后藏着另一个家伙。

你是谁，你怎么会在我的头脑里？

“我就是你，或者一部分的你，我是你的向导，帮你走出这迷局幻境。”那思想解释说。

女人呵呵，病态地笑着——自己真的是疯了，在这荒漠里自言自语，说着自己想听的话。

女人沿着沙脊朝那轮浩日之光前进。这里确实没有时间感，没有飞鸟，没有流云，也没有任何旁人。风是沙海唯一的呢喃，仿佛在吟唱，又像是恶魔的低吼——恶魔的低吼，天啊，这里不会有恶魔吧，这些沙下不会隐藏着毒蛇、蝎子或沙漠的猛兽吧！如果它们突然从沙子里冒出来，我跑不过也逃不了，那太可怕了！女人警惕地仔细聆听，并警觉地看向四周。

“不要瞎想，这里是心灵荒漠，保持无为的行动、臣服的跟随、观觉就好，如果你做不到乐观，那就不要添乱。”脑海里那个家伙急切地叮嘱她。

女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感觉嗓子里在冒火。她的眼被光刺痛，几乎无法睁开看路，还要防着脚滑摔下沙岗。此时已经心情很差，感受到内在意识对自己的“压制”，立刻就恼火起来，各种委屈迸发宣泄而出：为什么承受这一切的总是我？总要我一个人来面对、担当、忍耐、克服、默默服从？为什么，为什么！她对着天空嘶吼，眼泪夺眶而出。她奋力地踢踹着脚下的沙子，宣泄自己无助的委屈，最后独自瘫坐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在沙海里呜咽。

她在等，等那内在的声音来哄自己，来道歉，来鼓励自己。但只有寂静，那幻觉般的建言消失了。她哭累了，突然想起这无边的沙海里，流逝的不是眼泪而是生命，她不敢再哭，可也不想起身行走。

大漠无边，远山太远，前路遥遥，重重苦难摆明了等着自己去领教，何苦呢。她把心里记得的神明都默念了无数遍，要求它们把自己拖出这苦海无边，她磕头、跪拜、忏悔、起心发愿，只求周围的幻相就那么怦然消散。可诸神无语，大漠干嚎，热浪扑面，那不落不动的太阳好像在嘲讽着自己。她感觉从自己身体里正在流失的不止是水分，还有勇气与生命力。

“逃，快跑！”脑海中突然又蹦出一个荒诞的念头。

然后沙子在颤抖，在震动，沙海中好像有巨龙游弋。

女人紧盯着翻滚而起的沙海，思想中闪现出各种自己畏惧的生物，然后把所有那些自己能想到的恐怖集成一体！她身体在抖，心在颤，此时只想起身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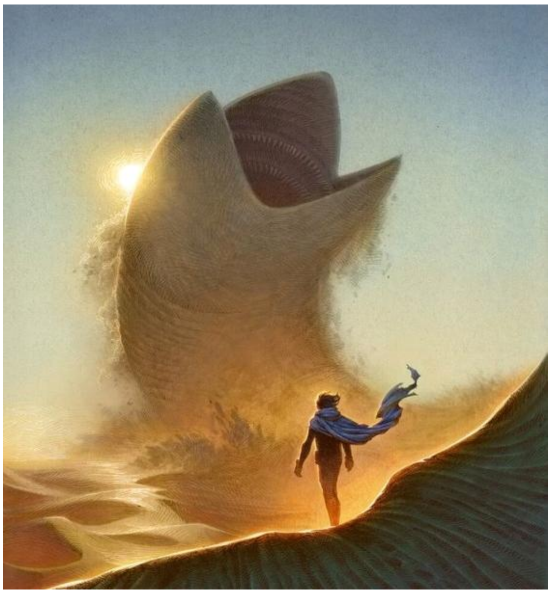
两条腿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不要想，停止你的想象！这里是你的心海，你所想之物就会成真，你想沙海无际你就走不出去，你想洪荒巨兽它就显形，你想它性情彪悍它就真的会袭击你。”脑海中的声音第一次如此急迫地斥令她。

女人瘫坐在沙丘之上，看着危险朝自己逼近，她情绪崩溃，哭喊着说：你有本事你来啊，就知道在我心里唠叨不停，说东说西，我想有个荫凉怎么就没有啊？我想有一池清泉怎么就不见啊？怎么我想别有地下猛兽，它就来了？！我倒想一步就跨出沙海呢，怎么沙海还是如此浩渺？”

“所显一切，都是你心相映照。你心中荒凉，没有活水之泉，没有众生熙攘。你渴望一步就走出去，但你却认为这沙海应该是广袤的；你想要荫凉，但你的心里却从未给自己树立起过任何屏障。一个人嘴上说了什么不算数的，心里想了什么也不算数的，要看你心底真实所是的样子。谁也无法替你走自己的心路历程，谁也无法靠法力摧毁你的心境所是，如果你自己不能转念或做到无为，那此间所显化出的精怪磨难可就不止这一条蚯蚓地龙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颤声地说：“你管这东西叫蚯蚓？你说这家伙是我想出来的？那我怎么现在想它消失，却毫无作用呢？”

心声说：“一旦你已经在意识里把它当真了，那谁再说‘没有’也是无济于事的，包括你口头的倔强或口是心非的‘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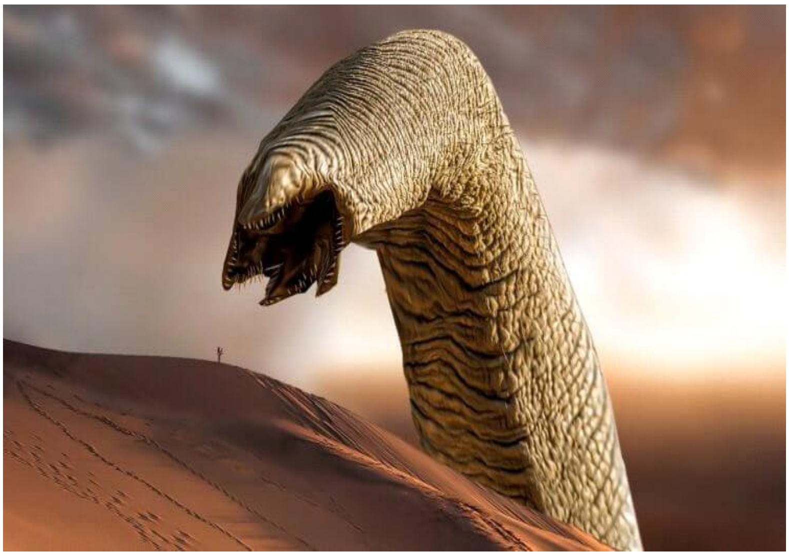
女人想要挣扎起身，但松软的沙海，让她的挣扎变成原地的蠕动。巨大的沙虫快速地逼近女人，其巨大的身躯犹如狂龙在怒海中穿梭。

“这生物我知道，它没有攻击性，是这沙海中的蠕虫。保持必要的冷静，或许你可以骑乘上它，快速地抵达沙海的边际。放松，放松，让自己融入这周围，成为这沙海的一部分，成为这沙海本身。用你的意识去感受这沙虫的意识，让它感受

到你的安宁平静、喜悦亲和，感觉它只是在你心湖中畅游的小泥鳅、它善良而活泼、温顺……”

“我做不到！我无法平静下来，它马上就要冲过来了！”女人急切地哭喊着。巨大的沙虫从地下窜出，展开层层獠牙巨口，仰首咆哮——刚才女人闹脾气，哭喊踢沙，让敏感的它感受到了地表的异样。

女人在这一刻直接吓昏了过去。在虚脱前的最后一刻，她感到很幸运：这身体不过是个皮相，不然此刻多半裙子早就湿了。



不知过了多久，女人慢慢地苏醒了过来，脑袋昏沉，无法思考。那巨大的沙虫地龙，定格在自己的头顶，风静止不动，飞沙悬浮在半空中。自己的身体也不受自己的支配，连眼球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都不能移动分毫。“我又死了吗？我还能再死几次？”

“你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好，现在听我说，你的思想会为这里的实相赋予各种能力，你的胆怯让这家伙具有了伤害你的权柄。这心湖之梦，只要你的思绪不动，一切就都定格在最后心流涌动的那一刻，你随时都可以重新为实相中的一切再定义，不过你自己首先要绝对相信你自己，在这里自信的力量远比你能想象的极限还要大。

你此刻的思想已经快完成自检了，马上你就会再次意识重启。再连线入当前实相时你需切记，这次请不要再因情绪失控而去在心底组织负面的心理预期。请一定要放空自己的想法，保持与此处心‘境’的高度合一。让你眼前的这小蚷蛶，带你去沙海的边际。一路上你可以观觉风景，但请别再胡思乱想了，那会诱发不必要的节外生枝。”

女人的手指开始能动，身体也逐渐恢复知觉；那凶猛的沙虫，犹如眼镜蛇般高扬着头，防卫性地保持着攻击前的姿态。女人尝试着不让自己去幻想被其攻击的画面，努力压制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尝试着在意识里与这片沙海融合，让自己成为它的一部分，进而让这沙虫成为自己意识中可控的一部分。

经过几次尝试，她终于做到了可以用意识去控制沙虫的动作与其姿态。那庞然大物此刻就好像女人旧时的宠物。女人让沙虫低头，自己站在沙虫的头顶，抓住它的褶皱，令其朝沙海的边际前进，去找寻那条名叫悲伤的长河。

在这心灵的荒野中，永恒不落的太阳让女人无法推测耗时。她想过给自己做一个沙漏来推演时间，但很快发现，沙漏流沙的快慢是根据自己心情而变的：自己愉快时那沙漏流速很快，而自己苦闷忧愁时那沙漏几乎凝滞不动。

另一个发现就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是可以依据喜好随意显化的，并且还能依据需要随意显化出自己所需的简单工具。而限制工具好坏的因素居然是自己想象力的极限。

在巨大沙虫的帮助下，沙海的行程变得轻松了许多。经过一番寻觅，她终于听见了远方某处有磅礴的水声——那是大江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汹涌才会有的水声。在这大漠戈壁上，唯一的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悲伤之长河。

看来自己很快就能抵达下一个关卡了……不知这沙虫是否会游水？如果能当个泥鳅使用就太好了。女人现在对自己很有自信，她慢慢地习惯了脑海中有另一个声音建言，还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添乱的空明状态。她发现只要自己脑子里出现什么古怪的念头、担心什么，那很快就会因此体验到不必要的麻烦，而且绝对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随着沙虫临近大河，原本好像远在天边的高山和那金灿灿的光明顶越来越近，越发地雄伟壮观。

离水还有段距离，沙虫就已不再前行——那里的地面开始出现黏土与大块的岩石，地面的密度让沙虫感到抵触。

第 151 章 渡、彼岸

心湖干涸蛟龙搅，黄沙漫天烈日焦，

若能无思险恶事，便可乘势渡迷茫。

在地龙头顶乘风破浪的女人，慢慢地学会了静安观觉之妙：她发现只要自己不胡思乱想，脚下的地龙就不会发动异样。本无边无际的心湖沙海，因此平安度过。

耳听大江拍岸，眼看波涛粼粼，地龙行至泥地不愿再多前行。她本想就这样一路顺畅地渡水登山去到那巅顶，甚至利用地龙的蛮横肉身去打败那未知的心魔，但此刻只好从地龙头顶下来，徒步朝那大江走去。

走近水畔，只见两岸遍地红花，艳美异常，不像大漠风情那般枯燥。远远地还能看见有路人游荡在两岸。遥望远处有一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拱桥连通两岸，但目测想要走到桥头渡河需要些脚程。

女人一时望着眼前的美景呆了，恍惚间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有种说不清的既视感。可回忆生前从未见过此般风光——这样的花海这样的山水，在自己生活过的北方是寻不见的。

此时一个念头，仿佛童年的回忆清晰地涌现出来，她想起了一些关于此处的什么散碎记忆片段，但又好像很难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正在疑惑间，头脑里的另一个人格传递过来一些清晰的信息流。

他说："此处名为忘川，此水名忘川河或忘穿江，过了此界河后，就算走出了你自己的心湖领域。到此处与往后的路程上，你将进入集体实相的领域，这实相中所见的一切一部分源于你，另一部分源于在此境中滞留的所有灵体。大家怎么想，决定了这里怎么运作；而你怎么看，决定了你看见什么；你怎么解读你所看见的，决定了你怎么理解与认知此处的境遇和经历。"

"那此处是真是幻？"女人自问。

心中的声音答："和你生前经历过的一样，都是实相。一切

经历都真实不虚，一切场景都不过一梦，一切觉受都只在心头，一切记忆都无比真实。生前的你是真实的，此刻的你也是真实的，过往不过梦中梦，现在你也尚未醒。”

“那我就在此处安然躺平，等梦醒好了。”女人自嘲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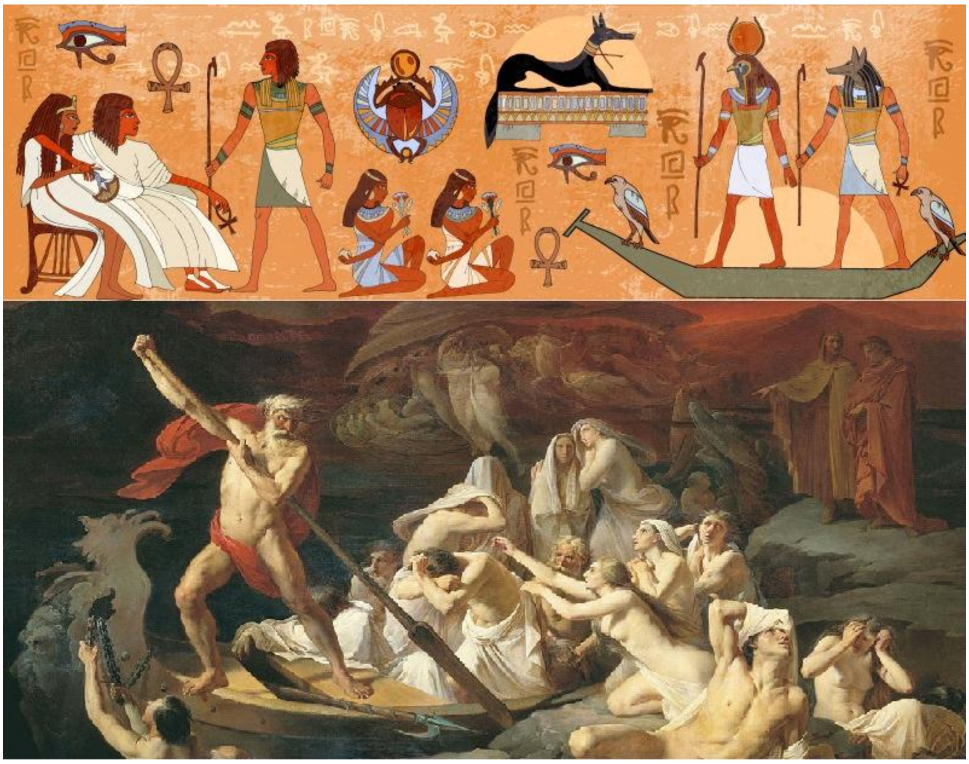
心中的声音答：“这里的时间与你本真的时间体系并不对等，你在此可以空耗亿万年，你的意识本体也只不过是度过了一瞬。你的意识本体现在处于出神状态，如果你无法走出这幻梦之地，它永远不会醒来。而时间对你的本体来说其实毫无约束力，我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时间体系下。”

“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叫冥河，为什么你说叫忘川河或忘穿江？我记忆里对此有几个不同版本的记忆，它们风格迥异却同时存在，这让我很困惑。哪一版哪一幕才是这里真实的场景呢？”女人追问道。

心中的声音答：“你之前经历过其它地域文明的故事线，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此处确实叫冥河。而中原地区的北方叫这里为忘川河，南方叫忘穿江。江河之分与水系的大小无关，和地域语言对水系的称呼习惯有关。江字源自云贵之语，故南方水系均名江；而河字是北方之言，故北方人看水网交错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名为河。



此河此岸是个人之心田，彼岸则是中阴前站。渡河时要荡涤掉所有此生的纠结，因无可奈何，又奈如何，故名奈何。你看那远方的桥就因此名为奈何桥。众生生前曾引以为豪或懊悔难当的那些所恋之痴迷、所顾之不舍，在离开此岸后，就会因梦醒而放下角色故有经历中的执念，反观那些情爱不舍、痴迷癫狂，都是一场笑话。

犹如梦醒之人不会再惦念梦中之人一样，梦中人看梦醒人无情决绝，梦醒人看梦中人可悲可叹。这一条界河就是个人之颠倒梦想与集体大梦的界河。此岸是梦中梦，彼岸还是梦，不过已经很接近真实自我意识了。”

“那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存在多个不同版本的此处场景？哪个是真的呢？” 女人自问。

心中的声音答：“都是真的，又都是假的。每个人依据自己的信仰、认知、听闻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幻相。毕竟此岸还是你心湖的一部分，到底你看见什么、感受到什么、经历什么都还是你思想的如实显化。

埃及人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神与渡口，他们要用自己无私无垢无牵挂的心换取渡河的资格。那些放不下角色生前名望地位、财富美色、儿女亲情的人，是无法顺利渡河的。那些被家人祭拜、挂念不舍、纠缠不休的人也无法安息。

再看那些希腊人，他们在三头犬的凝视下颤抖，他们要用金币去贿赂船夫，他们想要偷渡过界河，而因为觉得自己没钱就无法渡河的人在这边长久地徘徊。”

“那渡河有几种方法呢？真的要交钱吗？我可没钱啊，也没后人给我烧纸钱的。” 女人焦急地问。

心中的声音答：“如果你相信只有花钱才能渡河，那你就必须交钱才能过河。当然过河其实是没有费用的，毕竟世俗大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梦中的金银钱财都是矩阵系统生成的虚拟道具，那些劳什子除了在剧情故事里有用，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毫无用处。那纸钱本是造纸的蔡伦之弟媳想出的商业企划案，她丈夫想模仿哥哥造纸发财，结果只搞出了马粪糙纸。蔡莫对此一筹莫展，他媳妇真是个天才，编造出了给死人烧纸钱可以贿赂一路鬼差的说法；后来又说在阴间买房买地、雇佣奴隶都需要纸钱，来扩大销量。真是骗鬼的商业鬼才。居然还有人信，这一信居然也成了一种文化传承。

阳间官吏贪腐成风，差吏勒索百姓，就也想着中阴路上都是巧取盘剥之徒，想着到了这里还要谋求名利财富、买房置地，真是好笑又可悲。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新死之人，一辈子听闻此类说辞还真当真，死后不敢踏足冥河，不敢走出心湖，缠着家人要盘缠，然后在自己的心湖里营造各种自己意愿显化的经历，居然千百年滞留其间走不出来。”

“你是说烧纸钱不但没能帮助家人安寝，还害了它们多出许多执念妄想与徘徊！”女人愕然。

心中的声音说：“在意的得之得安然，不在意的没有也无碍。此间经历与世间经历相同相通，你在意什么就经历什么，许

多麻烦其实都是自找的。”

“那就好，幸好我没那许多的臭讲究。对了，为什么我觉得此次看到的奈何桥与过往我记忆里的不同呢？”女人追问。

内在另一个人格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看了你过往的记忆，可以这样说，你累世中每次经历的见闻、生活的时代、听闻的传说决定了你在此处显化出怎样的场景。你人生过得幸福美满时，就会看到鲜花遍野天梯坦途、天使围绕家人接引；你活得悲催苦闷抑郁而终来到此处，会看到凄风苦雨电闪雷鸣、天昏地暗苦海无边、地狱阶梯。你做修行者的那一生，来到此处见到的是艳阳高照，一路坦途，过界河时也毫不犹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豫；而此现在眼中所见，昏暗不明，迷离扑朔，前路未卜。这些景象还有万千变种，随缘随愿随意显化成真。”

“那为何这许多游魂在此徘徊，久久不愿渡河？”女人又问。

心中的声音说：“无非是放不下自己的牵挂，畏惧未知的前路，搞不清自己的状况，等待后续同来之人同归。”

“那两岸的桥头各有一块界碑，写的是什么？那守桥的接引灵在和亡灵说什么呢？”女人眺望着问。

心中的声音说：“桥两边的界碑上没有文字，但每个人摸它时都会想起些什么，有人是回忆起此生种种，有些人是明白了为何投生而来，前尘所愿此生所悔皆在此处交织。过桥经过那边的界石后，会放下对这一角色的所有故事剧情牵挂，对那些曾经爱过恨过珍惜过唾弃过的人不再心有涟漪。就像走出戏园子后，回首看故事里的爱恨情仇都只是谈资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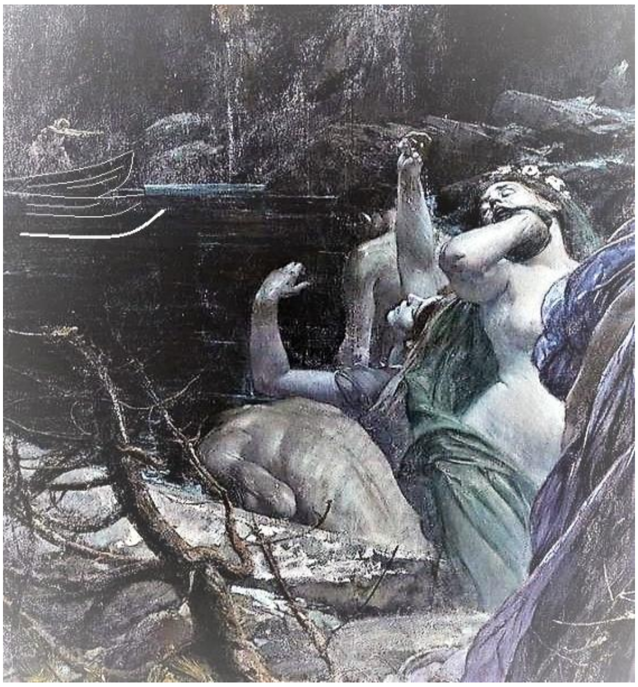
那桥头的接引灵会幻化成任何你想看见的形象，或家人或亲长或神佛菩萨或阴差鬼厉或什么其它东西，它只负责帮助与安抚徘徊与迷茫的亡灵早点儿决定过桥。过不去因为种种在意，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这边想不起那边的事，那边也不再

想这边的人。”

“那过河只能走那奈何桥或走渡口吗？”女人好奇地问。

心中的声音说：“其实还有两种方式——觉悟者可以从水面上直行而过，犹如脚踏冰面，借此可以不忘今生来世，故而再入红尘时可以续写前缘；再有就是强行泅渡过河，那样也可保留记忆，不过这水中有各种执念化生成的牵挂，如果不能做到心无旁骛，一旦被种种记忆侵袭，落入内心的情绪之中，被恐惧、愧疚、不舍、愤恨等等迷住神智，就很难脱身得渡。”

“那我们是走桥还是乘船渡河？”女人问。



心中的声音说：“为了能让你更全面地了知与理解台前幕后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的关系，我建议你游过去。你的修为还做不到踏水而过，而走桥后你一部分记忆会被格式化。乘坐渡船走欧洲人的通道渡河虽然也还可以，但你看那渡口处堆积了很多亡灵，它们不能或不肯渡河的原因是内心中自认有罪，在等待被救赎。”

“可我不觉得我有罪啊！”女人疑惑地问。

心中的声音说：“但你有深刻的对你儿子的执念——你感到愧疚与惦念；同时你感到让老王爷给你的私生子当爹，是一种欺瞒。你多年来不敢步入光中，就是因为你畏惧那些信念中妇德的自我审判。你把世俗对女人设立的规矩法度太当真了，这些你信以为真的在意，让你不能坦然面对良知之秤的审视。”

“噢，可怕的心声啊，你到底是神的使者还是恶魔的说客？为什么你会让我开始怀疑妇德的是非？难道世人都安然地行恶才能坦然地渡过界河吗？这道理让我听得心惊。”女人质疑地问。

心中的声音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心中的良知是无可争辩的标尺，但人间故事线里的各种戏剧冲突和相关的人物关系，只不过是为经历者提供心灵激荡的素材。就好像你在节

日里看过的舞台戏剧，那台上的人物与言辞表现出了种种利害关系，可你却不可因他演了那个角色、说了那些台词，就在后台审判那演员的人格与人性吧。角色就是角色，故事就是故事，把自己的角色、他人的角色、自己的故事、他人的故事太当真了，就会陷在角色里出不来，被困在这渡口不得前行。

看看那些在渡口的人们，它们赤裸着身体，已经放下了所有财富、名望、尊严和服饰，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的记忆都早已模糊，但它们始终放不下自己心中的罪疚。那灵魂的渡船没有船底，只有轻灵的心才能随船穿越冥河。那些心怀愧疚的人，船行到河中就被情绪淹没而崩溃了，然后沉入各自信念化生出的所谓‘地狱、阴间’，直到自己心中的负罪感全然消散殆尽。”

“你是说没有阎王判官、道德法庭？这怎么可能！”女人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心中的声音说：“确实没有，但又真的有。那些违背了良知的人，会被自己的心神鞭笞责备，他们在生前有过选择，可以在善良和利益、救助与冷漠间选择时，昧着良心做了内疚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的决定。他们伤害的并非是某个路人甲，而是让自己的良知蒙尘。当你无法做到俯仰无愧天地时，你就需要在这河里荡涤你自己，而审判长与检察官、狱警其实都是你自己。这煎熬的时长与你感觉自己释怀的速度相关。”

“那照你的说法，为什么我要自己泅渡过去呢？你不是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吗？”女人再追问。

心中的声音说：“这种做法确实是最少被使用的方式，因为太过困难，稍不留神就会被各种情绪纠缠到迷失自我。但这也是你唯一能保持完整记忆并且荡涤罪疚感的方式。相信我，磨砺与苦难不是地狱的煎熬，反而是淬炼神魂的提纯煅烧。”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帮我？我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听你的建议把自己陷入险境之中？”女人警惕地责问道。

心中的声音说：“我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但我又不是你，现在的你也不是我。从角色的角度上讲，我源自你，但现在我是你的向导。有很多事情我也并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你成功地打败心魔，找回自己的‘名’，你就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的答案。我现在也被困在一个境界里，虽然那里并不凶险，但却很难打破。我知道一切的钥匙好像与一个人名有关，但那名字我却从未听说过，也没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感觉他知道一切，在幕后导演着一切，至于出于怎样的目的、为什么让我们承受这种种苦难，我还在寻求答案。”

“什么名字？那人是谁？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你的话让我根本无法理解。”女人困惑地说。

心中的声音说：“我不能重新出现在这一界面中，我的神识却与你相伴而行，对于此间的事情，我也并非全然了知，但其运作的规则我还是知道一些的。至于那个至关重要的人名，说起来非常奇怪，我在冥想中不止一次地听闻到，却问了许多人都不知其意与出处，他叫‘普鲁沙’。”

女人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觉得自己问得再多好像也无法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解开自己心中的疑窦，只好决定继续配合走一步看一步好了。毕竟到现在为止，心里的这个家伙给出的建言还都靠谱。如果不是他，自己现在多半还在大漠里吃沙子呢。

女人暗自回想那大眼怪说过的必经流程：心灵的荒野、悲伤的长河、懊悔的荆棘山、山顶上杀死心魔。“为什么叫这大河为悲伤的长河呢？”女人自问。

心中的声音说：“此河中原人本叫它‘奈何’，中东拜火教叫这条河为 Lethe，意思是遗忘之河或厉司河，我们意译成了忘川河。因为西方人都坐船过河，而东方人走桥过河，所以那桥还保留了原名‘奈何桥’。你之前走过的心湖幻境，就是世人常说的黄泉路。那一路上到底遭遇怎样的显化，全看个人信念中给自己编排了些什么。”

“我听王府院子里的婆姨们说，要是不小心掉入忘川河就无法再投胎了，你却让我自己游过去。既然走奈何桥后会失忆，我还是觉得坐船要安稳些。”女人说。

心中的声音说：“入水后被情绪所困得确实一时无法脱身，不过要是逐一看开了，不再和他人与自己较真了，也就可以走出来了。走出来的人确实很少再有去急匆匆投胎的，因为

不再当真了。其实之前我没告诉你，东西方体验系统虽然看似无缝连接，但因全然不同的认知与信仰体系，在过河后投入的后续群体实相是全然不同的。我之所以不建议你坐船，一方面是你必然要面对自己心中放不下的纠结，另一方面，你过河后会平添一份要突破的幻境，那就是西方人用集体意识营造出来的天国幻境。”

“你说什么？天国在这地狱中？！”女人惊愕地问。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52 章 悲伤的长河

忘川水畔望彼岸，奈何桥头怎奈何。

黄泉路上故事多，三生石前叹执着。

话说女人站在忘川水畔自言自语，好像个神经病般。不过此处怨灵痴鬼无数，谁也并没真的在意多出这一个。

女人惊愕于内在意识告诉她：天堂就在此处——这与她美好的憧憬实在是差异巨大，因此提出质疑。

内在的声音说：“你理解错了，天国不在地狱里，这里也并非地狱。此处统称黄泉路，是灵界中的一处独立空间。它衔接多维灵界与伪装实相的现象界，成为灵体进出物相界面的角色我时的一个中转缓冲地域。

在这里，那些从自己角色中退出的自我意识体们，要经历自己心境的幻像，即心湖，渡过界河，放下对角色故事线中情景剧与人物关系的种种执念，从对自己角色为我的认知中慢慢退出来。然后重新用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审视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并透过这审视发现自己在各种节点上都做出过怎样的抉择。

系统会问你：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有可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你是否渴望回去再尝试一次？并做得更好些，以便获得全然不同的人生体验与感受不一样的大结局？

接引灵会问你：为什么当年你会那么做、那么想、那么说？起心动念间到底哪里存在认知的偏差和理解的问题？”

女人插嘴问：“此处为黄泉，是因为那山上有黄色的泉水，还是这大河的源头是那黄色的泉水？如果这里不是地狱，那天堂与地狱在哪里呢？不会我被你忽悠着过了界河就直接落入地狱中吧？我可是想上天堂的呢。”

内在的声音说：“所谓的天堂、天国、福地、外星、地狱、阴间、异维度场域，还有种种宗教传说衍生出的群体意识实相，它们都是灵界中的并存平行亚空间实相场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的就是这个。而这里就是连通与贯穿所有场域的转场地，黄是五行之中土之色，泉是指源泉出处涌现之地。灵体们在这里出发，进入各自‘想往’的界面，又在这里退场，从上一场生命的角色历程中解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细雨资料 公共资源 | 原文长期免费公开 | 电子书下载： xiyushe.org | 有声书与导航：xiyu.love

“如果这里是所有界面的中转地，那最初人们又是从哪里来到这里的呢？” 女人好奇地问。

内在的声音说：“来处即归乡。那些完成了自己心愿、并得到了全部领悟认知的，最后看破了重重幻梦所执，融入了光中，就好像大家来此时那般。”

“光的那边是什么？你去过吗？我之前看到过一棵巨大的参天古树，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女人问。

内在的声音说：“我此刻的灵体还处于灵界，那里虽然已经是修行者们口中的圣地，但其实还是灵界中群体意识化生出的一个信念所执的集体实相位面而已。我也在找寻与光同尘的方法，或许你的经历可以为我带来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迪。

至于你说的那棵神奇的生命之树，我无数次地在冥想与梦中见过它，我知道它凝结出无数的智慧果实，而你我就是那果实落地化生出的。那棵大树好像叫普鲁沙，但之后有个叫‘上地’的，它成为了群体意识的领袖。”

“你在群体里是什么地位？我和你、和群体有怎样的关系？”女人好奇心更甚。

内在的声音说：“我在寻找对生命的通透全然认知，我渴望融入全然，但还没能找到方法。你是我的助缘者，就像我是你的助缘者那般。你透过我找回你自己，我透过你打破未知的瓶颈，获得必要的领悟。你经历实操，而我建言观摩。”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建言，或决议按自己的道理去行动，会怎么样？”女人问。

内在的声音说：“你有绝对且全然的自由的自主自我意识，你随时都可以忽视或屏蔽我的内在意识流，但我真心不建议你这样做。虽然你已经来过这里多次，但在那自我记忆与全然意识最终觉醒前，那一叶障目的系统帷幕还是让你无法有效地运用自己过往的经验与记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为什么系统要这样做？它看着我们无头苍蝇似的乱撞，这很好玩吗？如果我们都具有之前的记忆，可以少走多少冤枉路啊！”女人愤然地说。

内在的声音说：“同样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也被困扰了很久，直到当我有觉知地发现多重平行实相后，我明白了，在多重平行人生中来回经历的我们，如果提前知道了自己的一生与那些在意不过是万千副本中的某一个，你还会全力以赴吗？你还会全情投入吗？你还会欣然憧憬吗？

当你早早地知道，你的鸳大哥会因你而死，会抛下你步入光中，你还会选择爱上他吗？当你早早地就知道了王府内的种种险恶，你是否愿意在那里长大、甚至选择出生呢？一步步回想下来，其实无知带来无畏，而无畏让更多的可能性得以展开。这些不同的可能性看似一个比一个糟糕，但却让你借此得到了自我内在意识成长的契机。”

“我们是什么？玩具人偶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在这里往复不休？我不想再入轮回了，我要永远地离开这里，获得最终的解脱！我听说只要能步入天国，就可脱离轮回之苦，我要去天国！”女人愤然。

内在的声音说：“你在扮演此生角色前，曾经历过累世僧侣，最后安住在天国。”

“我既然已入天国净土，那我此刻为什么还在这里！”女人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内在的声音说：“你和我一样，只不过你我寻求了两条全然不同的解脱之道。可惜你我在各自的天界都未能找到真正的出路。你在净土过了数千载，然后决定再次入世。”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女人迫切地追问。

内在的声音说：“那里没有生老病死，也没有聚散离合；没有所欲不得，也没有辛苦劳作。一切都是最完美的状态，相亲相爱成为永恒的唯一主旋律。可是那里却留不住人。”

“这怎么可能！我脑袋进水了吗？离开那样的环境，再入红尘受苦！”女人不可置信地质疑着。

内在的声音说：“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你看这两岸无尽的彼岸花，可美？但若让你凝视它百年呢？当无尽的重复在无所事事的全然具足中发生，而你发现，自己还是不死不老不休不朽之身，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那起初会无比美好幸福，但慢慢地就会变成稀松平常，再之后就是无聊和无趣的平淡。当百无聊赖成为一种无法打破的常态，当这常态又没有一个可跳脱出来的期限，那就不那么让人舒服了不是吗？最后你发现，无欲无求的永生不是祝福而是诅咒，结果你崩溃了，你寻找各种方式，渴望打破那结界，逃离出那片净土。当然你成功了，但能看破并逃出来的人确实不多。”

“我记得当年饿肚子时想，要有个馒头就是幸福；在王府吃上了馒头想，要能吃上王爷王妃的鱼肉大餐就是幸福；可当我被幽闭在那小院里，每天衣食不愁时，我觉得美食华服的无所事事简直就是煎熬。我只想能逃出那院子，哪怕回乡下

自己去土里刨食吃，也比每天望天做笼中雀强。

记得当年我牙痛得很，不敢吃东西，就是因为小时候太想能吃块糖了，自打身孕后，吃糖管够——那时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甜品每天吃到饱。可几个月后，我连看都不想看到它们了。

原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王爷放着好日子不过，又是节食又是吃野菜窝头的，后来我才知道，匮乏让活着有了个奔头，不然每天醒来真的会无聊死的。当一切都唾手可得时，那真的不是一种祝福。活着万般无聊又无法逃脱，那日子才苦呢。”女人若有所思地呢喃。

内在的声音说：“是啊，世人的一生总有各种不如意，在患得患失间慢慢老去，最后离开自己的皮囊，留下诸多遗憾。所以人们总是希望能体验一次本自具足的生命历程，不老不死不病不殃，没有聚散生灭，没有所思不遂。这样的想法构成了一个集体意识实相，为有这样想法的人们带来可以体验此类感受的亚空间领域。为了让这些人真切地领悟到绝对饱和态是没有可持续性的这一基本事实，进入这一领域的条件非常苛刻，而想要离开那一领域更是难上加难。当生命中只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剩下一个味道，那甘甜起初是芳香诱人的，但等你被泡成了蜜饯，继续持续万年的浸泡就成为了酷刑。”

“我是怎么从天堂里逃出来的？那我之前可去过地狱吗？”女人好奇地问。

内在的声音说：“具体你在那里最后是怎么打破幻境走出来的我并不知道，因为你我的记忆还有很多没能达成融合。不过我听说在那里的人都有当救世主的执念，把世间大戏无比当真，一个个的不是在世间放生，就是劝人积德行善，要不就是去地狱里抢人去天堂。他们感觉这样做，能对自己或世人形成莫大的助益，可惜他们做这些事时，其初心与理论与大道本真相逆。

要知道我们在意识界、灵界、现象界中穿行，其实只为了一个很质朴简单的目的，那就是了解自己的所长与不足，并透过经历获得自身的成长，借由在所有面向上的不断尝试，达成最终的意识完形。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核心本真，就会发现在幻梦所化的现象界救苦救难、许诺天国无忧，其实是一种执着的造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有自己的经历要去品鉴，强行好意地打断或干预他人的人生课业，那不是帮

忙而是捣乱。你说道理给这个世界，有缘者听闻而自觉自省，那是功德；但若牛不喝水强按头地出手、乱人生命铺陈人生蓝图，那就是作孽造业了。

我知道在天国中，若菩萨想要证得开悟的果位，成为佛，进而最终得大解脱离开天国，需要破执，即放下渴望成佛的心愿所执。当你不再想成为什么、到达哪里时，你也就真的完成最后的破幻之觉悟了。好像这种状态叫做是静安之喜乐。”

“如果我都能从天堂逃出来了，那就证明我至少已经成佛了，那为什么还会下了地狱呢？”女人追问。

内在的声音说：“说来也可笑，能力越高、成就越大，言出法随的效果越显著明显。过去你总是在嘴边挂着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你自觉这是一句很高尚的禅语，可惜在开悟时，所有你的心愿都会被显化满足，正所谓口含天宪，你刚出天堂就入地狱了。”

“那我又是怎么从地狱中逃出来的呢？”女人此刻化身好奇宝宝，十万个为什么。

内在的声音说：“此事话长，简短解说的话，天国地狱其实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都在灵界中，甚至比邻而居，只是各不相认。其实它们都是群体意识显化的结果，一个人在地狱里呆多久、看到什么、经历什么，都依据其内心中生前被灌输过怎样的认知念头。

西方人、中东人、东方人的地狱天堂全然不同，各自有各自的故事体系和实相显化；但维持这一幻相显化的基础程序却是相同的一套矩阵体系，那就是从你的脑海里读取出你当真的认同的理念，构成你所见所感所触的外在景象，生成你认为合理的人物与人物关系与你完成互动。至于你会在这幻相里被滞留多久，全看你对此认同与当真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你自己给自己量刑，自己给自己审判，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然后自己经历所有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地狱如此，天堂如此，人间亦是如此。其实哪里有什么人间啊，那不过也是灵界中的一个显化位面与层面而已。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灵界，只是在这大游乐园中，换着项目玩而已。”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不欲、不谋、不造作，眼前的这虚景就会消散掉？就不用去渡河、爬山、斩心魔了？”女人有点儿兴奋地赶忙追问。

内在的声音说：“是也不是，就好像早先你在自己的心湖之荒漠中一样，那里是荒漠还是都市、是海洋还是火焰山，都是如实地体现或说映像出了你真实的心理状态。你想或不想、说或不说都无法改变你当下真实的如是。就好像一个赌徒或酒鬼，指天誓言不再赌了，不喝了，他那一刻的心里也确实是那么想的；但系统看的是你日积月累真实地做到了什么，而不是你说了什么、一时在想什么。一个人装模作样地哪怕祈祷一辈子，若没能做出并做到改变自身习气与基础理念引领的作为，他渴望的显化也是不会发生的。

你在大漠里做得很好。确实在很多时候，不添乱就是帮忙，但很多人把这件事做成了躺平，每天就是祈愿天上掉馅饼、好事自然成。要知道有目标没行动是无法完成显化浇筑的，小我不添乱是尽量减少节外生枝的额外麻烦，可不是真的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无为空想了啊。

就比如你眼前的这条界河，你就必须要亲自一步步地自己泅渡过去，谁也无法替你完成这一过程。但如果你在渡河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不起杂念，那你就可以像大神那般一苇渡江，或像基督那样如履平地。

可是如果你一旦心中有过、哪怕闪过一丝自我质疑，那你就会掉入水中。当然落水也没什么，照样可以过去的，但若那时如果你心中升起惊恐彷徨，开始胡乱扑腾，心中闪过种种死法，怨怼懊悔嗔怨之心淹没了理智，你就会被那江水吞没下去，随波逐流感受暗流汹涌，沉浮翻涌下看不到彼岸在何方。"

"这渡河之法，你且详尽说说？我可不想到时有什么闪失意外。"女人关切地追问。

内在的声音说："我所知的渡河之法，无外乎自渡或他渡。那渡船或奈何桥都属于他渡范畴，看着好像都顺利地去到了彼岸，但各自过去后会进入不同的后续实相体系中。

其实东西方还有中东、埃及、玛雅等文化圈各自形成的一套

内循环的灵魂周转体系，因为知见的闭塞，当灵魂脱离出故有肉身后，依据生前的宗教见闻，就会只能看见自己生前习得的人文或宗教认知里的部分实相，也就只能再次投身入相同的文化圈实相体系。所以我不建议你去走桥或乘坐法船渡江。

如果你此次自渡成功，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然的自由灵，从故有的固有认知中脱离出来，完成达成全然认知的基础认知拓展，摆脱自我认知的自限性和所见实相的局域性。”

“这自渡之妙法，可有什么玄机讲究与注意事项吗？如果那么简单，这万千年来，想来早有无数人借此脱困了。”女人望向涛涛江水，抚心自问。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53 章 渡与妒

轮转如环随心转，生生世世有不甘。

世人累世梦套梦，常把乐土当彼岸。

内在心声鼓励胆怯迷茫的女人自渡，不要随大流，走那群体意识认知中，宗教构建出来的“回廊”。女人问自渡之法，深恐半途中遭遇不测而无力自救又无外援引领。

“自渡是能力，渡人是格局。

一旦你步入这冥河之水，会有三种情况出现。如果你能静观种种纷杂造作，而不被其激荡起心中涟漪，那就可以用一种高于凡尘的心态，去观觉世间的种种起落纷扰，你走过却不被其裹挟。你是经历者也是旁观者，你走过其间却不属于它。”内心的声音解释道。

女人看着滚滚浪涛说："我多半做不到。它们太真实了，我觉得只要踏足之上，我一定会落入水中。脚踏河床才能心安，可这水又急又浑，根本看不见下一步落脚点的深浅，一步步淌水过河肯定是走不过去的。这水流如此湍急，我又不会游泳，必定会溺死其间或被泥沼所困。"

内心的声音说："另有一法可以渡河，只要你闭上眼睛，跟随我给你的指引，不要质疑，一步都不要自作主张，也不会出大问题。只是入水后湍流下如果你狐疑畏惧停顿，湍流就会改变你脚下下一步的地形，我叫你停时，你就要等；我叫你动时，你不可犹豫。如此配合我们也能过去。"

女人说："这个法子简单，我觉得能成。你且给我引领，我必跟随。不过我想知道第三个自渡之法是什么呢？"

内心的声音说："第三个法子，其实最为简单，那就是认准目标，奋力而行，不管遭遇与经历什么，都不可动摇与质疑初心，只要你能悍不畏死，也就可一往无前。"

女人怯懦地说："可是我不会水啊，就算瞎游乱飘，过去到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啊！"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内心的声音说：“此中环境和你，都是大梦幻境，这身境皆虚。种种制约都是被你自己的信念强化出来的，你赋予它们力量与能力，是你的在意与当真，让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属性。同时你如何看待诠释你自己，你也就相应具有怎样的状态与属性。”

女人问：“按你的说法，既然一切都是我自己定义的，那我想着自己此时就已经在对岸了岂不更简单，或干脆想着这河床里是干涸的也就可以走过去，为什么我这样想却都没有呈现出来呢？”

内心的声音说：“你怎么想，确实能对自己与幻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可你的言辞、你的思想与你的内心必须是一致的。你自己都不信时，那只是空想而已。看看，你的胆怯是真实的，因为你当真地确切地认为这冥河就在眼前。自欺欺人是没有用处的。”

“那好吧，我尝试一下，无条件地跟随内在引领，走过这险恶的冥河。”女人说。

内心的声音说：“那你是过不去的。”

“你不刚说这样可以吗？怎么又说这样过不去？” 女人问。

内心的声音说：“你的内心已经给它定性为险恶的，那其实相就会按照你的期许表现出相应的阻碍，一语成谶，你如何定性它，它就会如何被你感受到。”

“你不说我不当真就不会有影响吗？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女人急忙辩解道。

内心的声音说：“有心之语是头脑逻辑想出来的，那对实相确实没有影响力，因为内在自我其实不当真；但这随口之言，却是心声的表露，言出法随，愿力最强。可谓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由心愿生遭遇。你可以给自己良好的祝福，你可以无欲无谋，这两样都没问题；但如果你信口雌黄，出口成业，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会有真切的影响力。

好了，是时候该尝试泅渡这冥河了，空谈对自我实际的成长毫无帮助。”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鼓起勇气，走到水边，然后闭上眼睛，踏足到浅滩之上。冥河之水，拍打着赤裸的脚面，有些凉。此刻脑海中传来念头：“缓步前行，不谋不恐。我会把河水分开，让你泅渡而过。”

在女人的思想中她认为河水被左右分开，只留下湿哒哒的河床，构成平坦的通路，自己一路走过去就好了。她走在镜面般的冥河之水上，被河水托举着，水面犹如实质般坚实。她的脚步并不快，但那每一步走得都很坚定。

脑海的声音说：“不要在意身边的事，把你的意念集中，看向远方。”

女人问：“我要睁开眼睛吗？看向哪里？”

脑海的声音说：“不要睁眼，寻找你视野里最亮的地方，就朝着那个方向凝望，就朝着那里走就好，不要睁眼。”

女人紧闭双眼，在眼皮后寻找良久却一无所获，困惑地问：“没有光啊，我该朝哪里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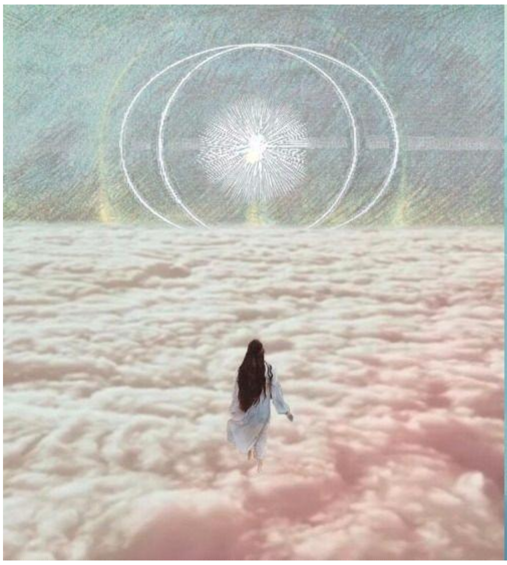
脑海的声音说：“放松些，你越是用力越是一无所获。你需要让自己空灵下来，放松眼睑。”

女人平静地照做，果然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个光斑，并越来越亮，那是自己先前在沙丘巅顶看见过的高山与山顶的太阳，那光在冥河宽广的水面上洒下余辉万丈，构成了一条光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路。

在光路的照耀下，整个冥河变成了一片云海，刚才晦暗阴森的气氛荡然无存，那冥河汹涌的浪涛也不再听闻。她小心翼翼地沿着那光带前行，云海开始流动了起来，一些云原地化成了一只只雪白的飞鸟，形成通天的阶梯，让自己落足。女人突然想起了一个小时听来的故事，说仙女与凡尘情郎私会，每年就是走过这样的鹊桥。



女人踩着白雀小心翼翼地前行着，眼睛盯着远方的那轮高山上的光芒，想着自己就是那传说中的仙女，只要走过这鹊桥，就能看到自己的情郎了。她不知道，其实自己看到的只是幻相中的幻想，她此刻已经不可思议般地踏水而行，走过了一半的冥河水面。前面的光越发浓厚，眼看不多时就能平安抵

达对岸，通过这最凶险的一道考验。

这冥河被誉为悲伤的长河，本是所有世人委屈悲苦之泪所化，女人心想脚踏鹊桥，走在祥云之上，本可安然度过，可是她心念想到自己是走鹊桥的仙女，过桥后会是与凡人男人相会。心念转动，想起那抛下自己消失在光门内的鸳哥哥，想起了老王爷，自己走过鹊桥后，到底谁会出现在对岸呢？自己此刻好像谁都不想再见到了。

红尘情事桩桩件件闪过脑海，她犹豫止步：

如果走过鹊桥，需要面对这些，自己要如何应对？我到底是王爷的小妾还是鸳哥哥的女人？好像自己和王爷是拜过堂的，好像自己和鸳哥哥是私奔过的。

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我爬上王爷的床给鸳哥哥生孩子……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我的孩子，我遗弃了他，他会怨恨我吗？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我配走这云海白雀吗？如果这白雀感知到，它们支撑起的鹊桥，走过的是一个污秽的女人，我是否会掉落下去啊！

这不是云海，这是冥河啊，如果我掉落下去，我又不会水，一定会淹死的，我还不想死，我还太年轻。如果我死不了，被冥河里的水鬼纠缠无法脱身，那恐怕比死还恐怖吧。我可不想在这里做水鬼啊……

万千思绪犹如溃堤的泥石流，裹挟着各种晦暗的思想滂沱而下。脑海里有个微弱的声音高喊着："不要乱想！如果想不了好的就不要想！"可惜那心声此刻被晦暗思想的狂潮淹没，无法唤醒点亮她的心智，女人陷入情绪化的涟漪之中，各种过往奔涌咆哮：

二夫人对自己的算计；野湖边被无辜残害；鸳大头抛下自己冷酷无情地说这是梦；王爷把自己锁在小院里慢慢等死……大夫人自己一直觉得她是好人，可是就是她处心积虑地要抢走自己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啊！或许有那孩子在身边，鸳哥哥就不会那么无情说这都是一场梦……

身边的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没一个好人，都该下地狱！而自

己穿梭在两个男人之间，东食西宿，不也是不守妇道的罪人吗？院子里的婆姨们说，女人不守妇道是要被地狱的业火炙烤下体数百年的……什么是业火啊？我不想下地狱啊！我不会就是正在走向地狱吧？我眼前的一切不会都是幻想吧？

她猛地睁开双眼，眼前一片晦暗，之前的光芒之山、祥云之海、白鹊之桥都瞬间消失了。她发现自己就站在冥河的水面上，滚滚河水在自己脚下奔腾着。她傻了，慌了，全身瞬间僵硬石化，连喘息都不会了。身子就犹如一块铅铁雕塑般，猛然开始急速下沉，自己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沉入水下，天光在水面上变成一点朦胧的光斑。

她惊恐地想要挣扎，想要喊叫，可自己就好像被困在一个壳窍中，什么也做不了。她不知道这水有多深，下面有什么，她想起了那些婆姨们说水鬼害人的故事……这是冥河啊，一定会有很多水鬼的吧？它们要是来纠缠自己怎么办啊！

思绪至此，陡然间水下凝聚出浓烟般的触须，犹如数米长的水草。这些水草又像章鱼触角般活了过来，开始纠缠女人的身型，往黑漆漆的深渊处拖带。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醒醒，醒醒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不要把注意力聚焦在这个念头上，别自己给觉受添油加醋，搞被迫害妄想症那一套。醒醒，想点儿别的！”

随着周围浓稠的黑油般的飘带层层缠绕，女人的身影在河底越发模糊，犹如被蛛网困住的蝴蝶，被蛛丝层层包裹。女人两眼中充满了绝望的恐惧，眼光呆滞，表情狰狞：

她恨那无情负心的男人，她恨那伪善的大主母，她恨一次次害自己的偏妃，她恨那把自己娶进门却圈禁在小院的王爷，她恨自己狠心的父母，她恨那些在半路上杀害了自己与鸳哥哥的杀手，她恨那个骗自己走上鹊桥的恶魔，她恨那把自己投入此间地狱的独眼怪……

你们都负了我，都骗了我，都欺负我，我哪里做错过什么吗？为什么命运要如此待我？

我只想被爱一场，我只想过得好些，我只想和其他女人一样有自己的宝宝，我只想你留下来陪我，我只想过上大主母那般的日子，我只想王爷能眷顾我……我只想一个女人、每个女人渴望的东西，我哪儿有错啊，我错在哪儿了，你们要这样对我！

墨汁般的黑球越发地紧实，向无尽的深渊沉降——那里是没有光的黑暗，暗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分不清。

女人泪流满面，两眼呆滞，她透过黑暗凝视着深渊，而深渊也同样凝视着她。

“你的世界由你的诠释铸就，与他人无关！醒醒吧，快醒醒！”

女人哭着笑着说：“都是你们负了我、伤害了我，却说与你们无关！都是这世界、这命运在捉弄我，却说与它们无关！我从记事起就为仆为奴身不由己，我多努力地想活下去，想活得好些，想有个疼爱珍惜我的人，可是桩桩件件哪件事由得我能做主！你却说和他人无关。我怎么就信了你这个恶魔，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你不过是我脑海中的幻听，你不过是我无数幻视里的一个。你们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针对我、荼毒我、刻意伤害我的！我恨你们所有，所有！”

墨黑色坚硬的石球砰然沉降到了河底，激起四周淤泥的荡漾。本就浑浊无比的泥浆此刻更是昏暗无光，淤泥泛起，可见如此的顽石层层叠叠堆满了河底，构成了无尽蔓延的河床。

“不可生出厌世避世之心，不要再反刍强化这些思维！”脑海中一个细若游丝般的念头拼命扯拽着女人心中最后的一缕清明。

“世人待我不公，世间万般皆苦，我再也不要入世为人，去哪里都好，干什么都成，但我不要再投生入世了。”女人木然地思量着，念叨着。

“如你所愿。”突然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驮马的一生是辛苦的，被鞭笞，受寒雨，没有伴侣，干不动时被宰杀分食。

……

“我想被珍惜，我不想如此遭罪。我想被爱，被呵护。”

“如你所愿。”突然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宠物狗的一生并不长，它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那个屋子。它陪伴着一个暮年的老妇度日，虽说什么都不用做，连卖萌都不用，食物永远都是充足的，被那瘫痪的老太太稀罕得不得了，也不用受风雨寒暑的困苦，但老太太过世后自己被随葬了，在黑暗中窒息地死在墓道里。

……

“我想要有爱，有伴侣，远行天下，饱览江山大地，无拘无束。”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如你所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兄弟姐妹们都在扯着嗓子鸣叫，父母每次只能带回一点点食物，她知道如果自己不很努力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就会因体弱而被健壮的兄弟挤出巢穴，她看见过其它姐妹就是这样被排挤出去的。

她学会了飞翔，她知道要很小心避开地面的罗网和天上的飞鹰，在那些大家伙眼里，自己就是地上的虫子，不过是一餐食物而已。同伴们成群地飞舞，倒不是相互欢喜，只是当不测来袭时，可以指望倒霉的不是自己。群体生活是更安全的，但食物就那些，漂亮的雄鸟就那几只，这让群落中的雌鸟们相互都彼此暗中较劲。

第一年，她还是丑小鸭，没能成功地吸引到求偶的雄鸟。那年大迁徙，她飞得很孤单，她很羡慕那些双宿双飞的同伴。自己总感觉被冷落了，是群队里边缘不起眼的。她讨厌这感觉。她渴望成为那被妒忌的、让人羡慕的。

第二年，她感到了腹部里的异样感，那是一种来自下腹的胀满感，她知道自己开始有蛋在蕴养中，她渴望那些美丽的雄

鸟能围着自己旋舞歌唱，让那些老太婆们看看自己是多么有魅力。她四处散播着年轻的魅影，让蓬勃的性激素洒满空气。雄鸟们开始躁动，追随着自己飞舞，可是他们不是太过瘦小，就是翎羽欠丰、嗓音嘶哑、舞蹈滑稽，一个个恬不知耻的还来追求自己，自己只能是群落中的王妃、皇后，只有那最成熟雄健的才配得上自己。

每年的大迁徙又开始了，鸟群纷纷离去。那些被自己看不上的家伙各自挑选了比不上自己的雌鸟飞离了营地，本来热络的求偶季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留下没飞的，不是残疾就是重病。

在迁徙的路上，她遇到过几只很让她心动的雄鸟，可是他们身边都是莺莺燕燕，还有正房骄傲地看守着，自己还没贱到去倒贴或当小。这一年她的体力健硕，身型轻灵，也不用与谁纠缠着双宿双飞。她享受着自由，享受着被同性嫉妒、被异性纠缠，她喜欢这样的感觉，青春的活力，曼妙的身影，在鸟群中犹如一只顽皮的精灵，搅扰得一对对伴侣相互争执，她窃喜着闪身飞开。

春天返回时，她继续享受着自己的矫健。大队伍飞得很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很多拖家带口的甚是狼狈，大鸟瞻前顾后照顾着幼鸟疲惫不堪。她比队伍提早半个月返回了夏季营地，抢占了最好位置的巢穴，还饱餐了丰盛的食物。

十天后的清晨，她看见有人类步入了林间，他们拉起大网，然后悄然离去。她意识到罗网的危险，她奋力飞向回归的鸟群，努力地发出警讯。可是飞行数月拖家带口的雌鸟们只想早日归林——她们已经厌倦了这咋咋呼呼的家伙，认为这又是一出哗众取宠勾引自己男人的闹剧。她被奚落嘲讽，被指责无视，被雌鸟们叽叽喳喳地群体围攻。

她扯着嗓子喊了两天，没人停下来听她这个花痴疯子说的预言——她看见一批批倦鸟归林，然后自投罗网。最后她木然地呆立在枝头，看着后续队伍从头顶飞过……

第 154 章 将心比心

嗔恨如刀自刨心，怨妒如蛇侵入髓。

一念无明爱生恨，念念相随何时脱。

本来兴旺的鸟群，在归巢期被罗网捉去很多低飞的幼鸟，母鸟救子心切也随后落网。劫难过后，群落萎靡，成年雌鸟损失过半。所幸大批雌性幼鸟因飞得慢，晚到了几天躲过了这一灾殃。

鸟群里有那聪明的，它们记起有回巢早的看见了人类，却没有给后续队伍发出预警，于是把无法向人类发泄的愤恨转移去霸凌我们的女主，不听她的辩解，满树林地追着她啄咬踢拽。这样闹腾了很多时日。

群落数量的骤减，让今年的食物显得格外充足，小鸟们长得很快，发情季也来得格外早。大量的雄鸟在初夏归巢时失去了伴侣，此刻卖力地炫耀着自己的舞蹈、歌喉与翎羽，相互为建造鸟巢的小树枝打架。而雌鸟中大多数是刚进入成熟期的幼鸟，在它们眼里，去年的老阿姨、前年的老太婆们根本就没有和自己争夺交配权的资格。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我们的女主“鸯儿”看着那些和自己去年同样稚嫩的小家伙们，对她们的跃跃欲试觉得可笑。自己现在是群落里最美的成年雌鸟，这大批的光棍们即使跪舔我的脚趾、每日殷勤讨好，都要看我是否有心情搭理他们。这些个雄鸟一个个精虫上脑，满脑子就是那点事，我可要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擦亮眼睛，找个帅气的、有领导力的、脑子好的、无不良习惯的、壮实的、对我好的、能逗我开心的、会哄着我的，最重要的是会打窝的。对了，还不能太窝囊。

脑子里想着勾画着，不由得痴痴笑了。林间的雌鸟少但光棍多，竞争确实很激烈。鸯儿遇到了几个求偶者，不是猴急地想要搞事情，就是呆瓜，还有那傻大个儿，一点儿都不会讨自己欢心，她都果断拒绝了——她可不想让那些精英误以为自己身边有人了。

迁徙季又开始了，她才发现一个自己忽略了的大问题：

雄鸟确实多，但符合自己条件的却百不足一，而且雄壮聪敏的根本就不参加求偶的闹剧。几乎所有的雌鸟择偶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而且那些今年新长大被自己看不上的小丫头们，她们一点儿不懂得什么叫矜持，好几个围绕着群队里优秀的

雄鸟，倒追甚至倒贴。

自己现在要不随便找个被所有人挑剩下的，要不只能找身残志坚或脑残体壮的。营地里还没启程的像点儿样的雄鸟中，还有些自己有伴侣还到处找小姑娘的，要不就是把伴侣祸害散了，此刻准备再祸害别人的。

到底是闭着眼随便将就一个，还是再等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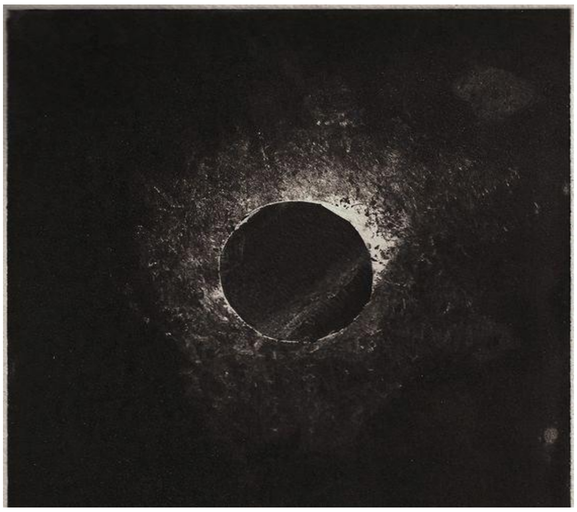
冬去春来，鸯儿随种群又独自飞回了夏季的林地。这次她觉得不等了，只要有谁向自己表示好感，那就是他了。这一年的林间非常热闹，又有一大群幼鸟成年了。鸯儿看着那些羽毛鲜亮、体型婀娜的小丫头们，三五成群地叽叽喳喳，心里有些复杂：她们的妈妈和自己同龄，可自己却还是单身。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可是那些健硕的雄鸟却像敬重长辈般地礼待自己。不管是同龄的还是年轻的雄鸟，他们都只盯着那些小丫头看。那些翎羽凋落连飞都飞不动的老家伙，自己又真心看不上。

鸯儿决定今年要主动出击，自己看上的，就全力争取。她自己筑巢，她捕捉虫子给雄鸟吃，她把自己的羽毛收拾得焕然一新。可是她发现，即使这样，那些被自己“照顾”的雄鸟，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还是不能忠诚地对待自己，他们看见那些小贱货就好像馋猫看见了鱼。鸯儿为了能保持那脆弱的关系，而选择了一次次的隐忍。她不想孤独地飞过万里江山，她不想再次产下没有受精的蛋。

飞行的路上，突然鸟群惊恐四散，地面上有枪声传来。伴飞的那雄鸟第一时间就采取了闪避的姿态，并且护住了同飞不远处的另一只孤独的雌鸟。鸯儿，却没有改变自己的飞行轨迹，她好像对此浑然不觉。然后她感到胸膛被重击而撕裂，那痛楚很短暂。然后它继续飞行，而一团血肉模糊的什么东西直坠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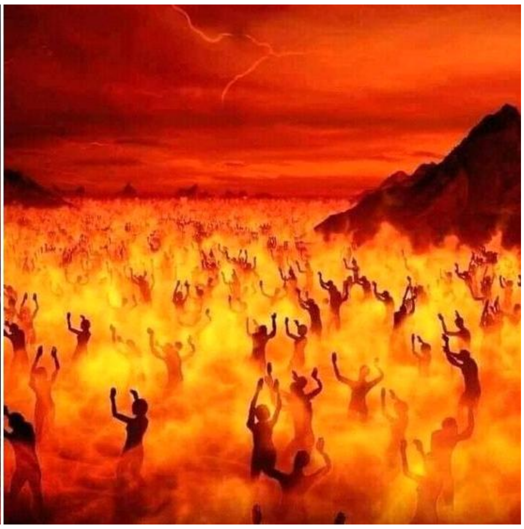
“我再也不想经历这些尘世剧了！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入轮回!”在无尽的昏暗中，女人愤怒地嘶吼着。

“如你所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无尽的黑暗，永恒般地持续着没有时日的光阴，涛涛冥河浪哗啦啦的，犹如白噪音持续不断。没用多久，女人的所有情绪都被这虚无消耗殆尽。她可是一遍遍地回想自己能想起的一切，可就连这回忆也有品味到无味的时候。永恒的无聊就犹如食心的蛆虫，无时无刻不在啃咬着她的灵魂。窒息的死寂让她哭嚎呐喊，渴望被聆听，有个互动，可四周都是这哭喊嚎叫的声音——就是它们构成了冥河的涛声。

这时她才发现，虽然在轮回中、在尘世里有种种的不如意，但至少那一段段的经历，让自己感到自己是活着的，一幕幕变换的身份与角色是那么有趣。如此不死不灭地在这里比自己能想到的任何痛苦还要痛苦。这是对厌世者无声的刑罚。而判自己入这无间地狱的不是所谓的判官，而是自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我受够了，我想离开这里。但我不想再做女人了！”

“如你所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大头、大头，走啦，别看了！”有伙伴叫着自己。

站在箱子上的男人岁数不大，此刻正努力保持脚下的平衡，好让自己的视线可以透过高墙看到院内练舞的女孩们。他痴迷于那领舞的女孩，她的一颦一笑都让自己心头一荡。女孩子们知道有坏小子偷窥，但乐于戏弄这些傻小子。那小眼神、小动作，妩媚得勾魂。

大头姓彁，从小在王府里长大，父母就是王府的家奴。他没什么志向，也没学过书文，从小练了些把式，想长大后当个护院，娶个院子里上岁数后的丫头，人生就美满了。

自从他看上了领舞的鸯儿，就好像丢了魂似的，总来趴墙头，让同伴们笑话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配不上院子里的那些姑娘，可是抑制不住渴望亲近呵护鸯儿姑娘的心思。在别人眼中，那鸯儿姑娘是俏皮活泼的，但自己总觉得她眼神深处隐藏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幽怨与无奈。他

渴望把鸯儿姑娘拥在怀里说：不怕，有我呢，我带你离开这里，打破你我宿命的枷锁。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鸯儿姑娘最终接受了自己的爱，并在一个风花雪月的浪漫之夜以身相许珠胎暗结，鲜血染红了身下的衣裙。

月余后，鸯儿悄悄来找大头哥，神色慌张，她说月信未至，恐是……

府里规矩大，丫头大了肚子，是要受乱棍之苦，然后被撵出府门的。

俩人商量再三，想要私奔却无银两。打小就在府上讨生活，对院门外的世界如何运作几乎一无所知，更不会什么农耕商贸手艺可糊口养娃。再加上身上本就不多的银钱，这些日子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都买了衣裙胭脂，出了府门第二天上哪里讨饭都不知道。最后决定，设法让王爷当孩子爹。当然实在的好处是不能让他占了去的。一再推敲后，大头哥去药店搞些“曼陀罗花粉末”当蒙汗药，然后找机会碰瓷王爷——全院子里只有他能扛起这件事来。

俩人的计划可谓漏洞百出，但王爷却好像纯得要命，居然没有怀疑，照单全收了。还许诺要是鸯儿能顺利产下世子，就许她名分地位。之后侧妃几次使坏，好在有惊无险。临盆产子那天，王爷叫大管事通知院子里的几个小厮准备车马，最迟后天要送一名女眷去燕山脚下的庄园。随行之人中就有鸳大头。

大头担心着正在生死关上徘徊的鸯儿，本想找个由头过两天去小院里看她，可这要是被派遣出远门，往返一趟少说半月，到时候鸯儿会不会怨恨自己不闻不问啊。再三和管事推脱，但管事说随行人众是王爷亲定的，没得商量。大头隐约总觉得这里有事，心底忐忑。

眼看到了第三天，就要出发时，大头一狠心，故意崴了脚，想要借故留在王府里。没想到管事铁了心让自己必须随行，

哪怕坐在女眷的马车上，也要跟着走，说在路上养上两天也就没事了。大头实在拗不过，只好上车随行，结果发现车厢里的人正是自己日夜惦念的鸯儿和一个内院里的嬷嬷，只是鸯儿此刻脸色苍白昏睡不醒。

马车在官路上晃荡了几天，一切都很顺利。其间鸯儿醒过一次，但又很快昏睡了过去。随行的老妈子每天给昏睡中的鸯儿喂下葫芦里熬制好的汤药，说是产后补气血用的。老嬷嬷为人倒也和善，没有嫌弃自己一个大男人同车随行。只是她言辞闪烁，说话时眼光游移，让人感觉怪怪的，大头倒也没有深究，想是空间局促，相视对坐总是难免尴尬。

这两天大头其实都没能睡好，他一方面担心鸯儿的身体，怕她半夜醒来有什么需要，嬷嬷睡熟了没能照顾到；另一方面他总觉得心里惶恐忐忑，好像被虎狼在暗处环视般有莫名的压迫感。他自嘲多虑：两辆大车走的是官道，还有王府的随从徽章，怎么也不会有事的。

同车的嬷嬷说：“看你的脚伤也好得差不多了，可眼睛都熬黑了，过两天到了地方，你怎么做事啊，你也喝口这补气血的药汤吧。出门时大夫人慈悲，让多带了些，怕路上耽搁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不够用，眼看就要到地方了，放着也是多余，你就饮了去补补身子吧。”

大头再三推脱，还是拗不过嬷嬷的一片好心，喝下一碗药汁，只觉腹内温暖入口甘甜有点微辣，不多时昏昏然果然有困意袭来，就瞌睡了过去。梦中自己和鸯儿在田野上自由地奔跑，鸯儿追不上自己，干脆蹲下耍脾气，自己无奈只好回头去哄她开心。

突然感觉背后剧痛钻心，梦中看见一只大熊从背后偷袭了自己，它的利爪撕裂了自己的皮肉，鲜血从伤口处泉涌而出。

梦境碎裂，自己猛然回到车厢内，想要挣扎可全身瘫软无力。四周都是血腥味。然后突然就不痛了，身子一松，轻飘地能动了！

自己一跃下车，发现这是一处野湖岸边，同车的嬷嬷被人扶上另一辆马车，府内三个护从换上了黑衣服，两个人搬运着软泥般的鸯儿，给她脚踝处绑上大石。鸯儿好像醒了，在央求着什么。另一个黑衣人把自己的肉身从马车上拉下来，丢在芦苇荡边，然后用大锤猛砸马车。

大头愤然冲过去想救鸯儿，可是自己犹如在幻梦中般，轻易穿透了对方的身体。不管自己怎么挥舞拳头、怎么喊叫，他们都毫无感触。大头突然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好像已经经历过一次，或几次，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混乱地出现……

那些人都走后，野湖边重新平静了下来。不多时蛙鸣鸟叫又开始回荡，好像刚才的事只是一梦，从未发生过。只是芦苇荡旁自己的尸体与碎裂的马车提醒着自己：这不是梦。

突然背后有人叫自己，那声音好熟悉，居然是鸯儿——她不是被沉湖了吗？！

大头心道：难道这一切都是梦？也好，如此相伴倒也如意。这些年俩人偷摸约会做贼一般，如此可光明正大不被打扰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相厮守，实属难得。

起初还深恐美梦短暂好梦易醒，可是两人多虑了——从那一刻起，时间恒定不动，天永远是灰蒙蒙的，四周有走不出去的迷雾屏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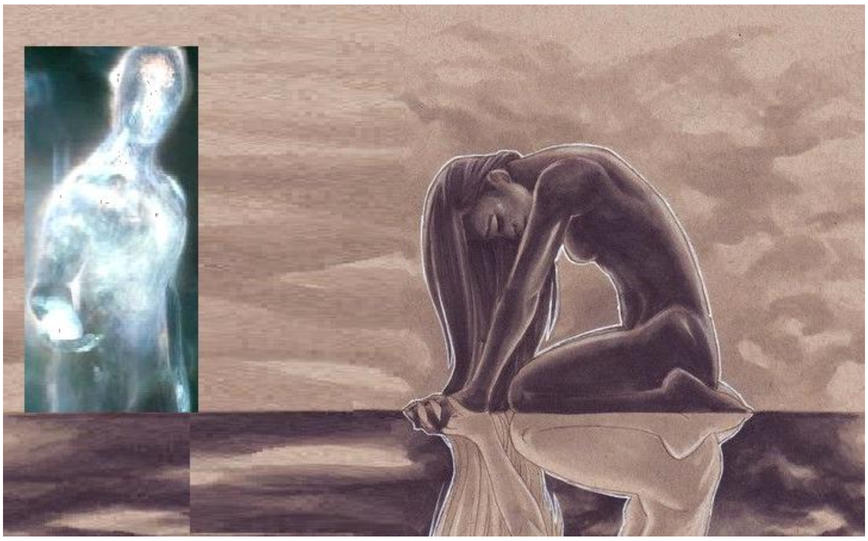
……

日子久了，这耳鬓厮磨的天长地久让大头和鸯儿深感惶恐。这不再是一场美梦，而是无法醒来的梦魇。大头认定是那汤药有极强的催眠能力，怪不得之前鸯儿会在马车上昏睡不醒，一定是那嬷嬷在汤药里动了手脚。如此昏睡下去一定是凶多吉少。可是他俩尝试了各种方法，也走不出这迷雾丛林、离不开这片水域，就算掐大腿、咬舌头也无法醒来。

直到有一天，突然天光大亮，从光束中有个人形走出来，说：“是时候回魂醒来了，不要错过这一机会。”可是鸯儿犹豫再三也不愿或不敢随大头步入那光中。

大头想：不知道如此耽搁下去，后续会发生什么，但俩人都被困在这梦境里，肯定是无法自救的，之前我们能想到尝试的方法都证明无法脱困。如果我能先醒来，在现实里救她醒来，可能成功的机会远比俩人都被困在此处要大许多。

于是大头让鸯儿别怕，在这里等他，他会设法从外边唤醒她。



涛涛冥河水，冲刷着暗无天日的河床。顽石般沉寂的自我意识，犹如宿醉后被渴醒想喝水的人，清醒与朦胧、梦境与现实，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两个不同的记忆混乱地交缠在一起，头脑中有个念头：要去救鸯儿，要设法改变这一宿命的轨迹。

我要怎么做呢？无力感、迷茫感，涌上心头。他（她）觉得一切悲剧幕后的黑手是王爷：杀手如此行为，两人被安排去山庄，肯定都是王爷的主意。如果我是王爷，我就能救下鸯儿，让她在王府里幸福地过完此生……

……

军帐中，将军挣扎着醒来。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下体的疼痛让最强力的“麻沸散”都无法长久地镇痛。将军挣扎着起身，看见自己裆部被包裹得犹如大粽子。自己刚才的挣扎，让鲜血渗出殷红了纱布，疼痛犹如巨锤，让自己又昏迷了过去。

第 155 章 高贵的卑微

在天难做比翼鸟，苦命鸳鸯各自飞。

冥冥之中难安寝，欲借主家护周全。

大捷，大捷，八百里加急军报让龙颜大悦。听闻大将军中箭，皇上表示甚为关切，恩赐大将军晋升为王，并世袭王位，归朝后家中养伤，无需上朝面圣，又赐金银绸缎，并赐婚，令过往辅政大臣的长女，嫁给凯旋的将军。

皇上今年十八，从十二岁登基以来，内忧外患不断。这辅政大臣依仗先皇信赖，各种掣肘自己的妙思，皇上对他早就怀恨在心。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大将军在边塞一呼百应，虽然抵御了蛮族侵扰，但其功高震主，让小皇上很是担心。

随军报回来的还有眼线密报：大将军中箭在两腿之间，伤势凶险，就算痊愈也与宦官无异。

小皇帝虽治国无才，但嗜好蔫坏恶搞。之前有辅政大臣的制衡还不敢怎么嚣张，此刻大权在握，本性就彰显出来了。

救王爷回营、给王爷治伤的几个人，在返京的路上都神秘失踪了。家属拿到不菲的补偿金，据说是王爷归朝的路上，蛮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子为报兵败之仇搞了突袭，王爷的亲卫与随行军医在夜袭中殉国，尸身就近火化了。这些人是为国捐躯的。

边疆大捷将军返朝，首辅嫁女张灯结彩，

百姓欢腾夫君归家，洞房之中新人泪面。

嫁入王府的首辅长女被许多人嫉妒了多年，甚至猜测军政合璧王朝会变天，可是没想到军功彪炳的王爷回京后深居简出，托病卸去军权，很少上朝；而首辅相爷更是醉心书画丹青，还新纳了一房小妾，动不动就托病在家享受生活。

军政两名大员如此怠慢朝政，大家议论纷纷，可皇上却对此不闻不问，甚至默许两可。朝中阿谀佞臣深受皇恩，更是乐得无人掣肘，在朝堂上拉帮结派，哄着皇上怎么开心怎么来。

话说王爷归京回府大婚后，与王妃感情甚好，就是迟迟不行

周公之礼。几年下来，起初嫉妒王妃的一众诰命夫人，开始各种说小话，嘲讽笑话王妃无能。眼看铁帽子王多年无后，一些望族开始跃跃欲试，想把自家闺女送入王府，日后母凭子贵，家族也好有个依附照应的靠山，毕竟世袭王爷这个名头实在是太香了。于是各方势力托各种关系登门提亲，那是络绎不绝不胜其扰。

起初王府的态度只是搪塞应酬，可慢慢疯传：不是王妃不育，是王爷无能。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下，各种编排成为茶余饭后女人们的最爱。

王妃于是和王爷商量："如此下去也不是事，自己和王爷同床共枕这些年，身子也不见动静，多半是自己的问题，请王爷另择良配延续香火。"

王爷说来也是奇怪，他自打征战回来后，性情大变，并不觉得失去了裆中物是什么塌天大祸，反而起居作息、生活习气自然流露出很多女子特质，更是与王妃相处得有如闺中姐妹。府中老人纳闷王爷的变化，但也不敢多言议论。

再说王妃。她本是闺中千金，未经人事，更不知男人当有之勇猛雄壮，出嫁后看夫君下体与自己相差无多，自觉天经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义本该如此。多年不孕，娘家问起，她说夫妻美满，同吃同枕，夜夜赤膊相见。外人自不好深究多问细节，请来了个欢喜佛供养在屋内，早晚一炷香，半年多也未见成效。

一日王爷彻夜未归，宿于书房。贴身丫鬟回禀王妃说：“王爷一时兴起，睡了个书房里伺候的丫头鸯儿，那妮子自幼入府，是舞团里领舞的。”

王妃叹气说：“男人难免三妻四妾，这些个丫头调教多年，便宜了外人不如归了自家，至少知根知底的，日后也好管束。且看王爷是一时兴起还是自有打算，既然已经坏了姑娘的清誉，自当给个说法。日后且看王爷的态度，是给那妮子些银钱打发出院子，还是升为通房大丫鬟，就近伺候着，省得让下人们说出碎嘴闲话来。”

王爷第二天醒来时看着怀中的温香软玉，自是一惊：昨夜自己看书饮茶，怎么就闹出如此荒唐事来。看那女子哭得凄凉

真切，心头一紧，不由生出爱怜，好言相劝许与富贵，安抚情绪。

这一荒唐事本只有几人知晓，可很快各大望族就都先后听闻，上门提亲之人陡增数倍；还有公子表示爱慕这领舞的鸯儿姑娘——大家主们都怕这筹谋已久的联姻之事被这小丫头给搅黄了。

为抢占先机，不让这婢女先生出是非祸种，朝堂上风云起，利用派系之争胁迫这闲散王爷站队，又有那智囊说客为王爷出联姻纵横之谋，送来偏妃人选，好顺利化解此次危机、平衡各方势力。京城里波谲云诡的一个月以王府迎亲告终。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喜堂上却有两位新娘。偏妃密报给娘家的消息说，那个叫鸯儿的已有身孕，需尽快消除隐患。

鸯儿有孕的事，王府并没避讳，之前指点王爷不是男人的种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种传言，不攻自破。可被家里调教多年善于床事的偏妃却惊讶地发现，王爷有蛋无鸟，自己根本无从下手。她懊悔不已却又不敢声张，一来自己会成为笑柄，二来家族得知自己是弃子，也就不再会善待自己的娘亲兄弟了。

偏妃装作好姐妹与鸯儿日日相伴，有心无意地询问王爷有何隐秘手段行床榻之欢？同时每日下药在茶果糕点中，剂量不大却目的明确。

鸯儿的身孕让王妃委实落寞了些时日——看来还是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日日伴君不如那一夜风流。好在也算是有后了。这鸯儿身份卑微，又是家奴，自然事事要听自己的，钳制这对母子，自己也好日后抗衡刚入门的年轻偏妃。

结果鸯儿从三月起就开始流血，太医们各个束手无策。一方面皇上不想让王爷有后，一方面各大家族势力也在背后发力运作。后来幸得都城名医与金顶大师联手救助，才算保住胎气不散。

名医与王妃说："这是有人暗中用毒，毒入脏腑。若保母可选泄血之法祛毒，但腹内胎儿也定然会化为污血；若保胎安宫，孩子不会有事，但半年后毒性会侵入骨髓，孕妇产后生

死之数恐怕是在五五之间。”

王妃嘱托名医顾全大局，以王室血脉为重，誓言若鸯儿不幸没能熬过来年，她定然会照顾好小家伙，将其视如己出。又嘱咐名医：王爷今日忧心此事日夜难眠，这中毒之事涉及家宅后院、国家朝堂、士大夫势力纷争，不可再与任何人提起，也不要让王爷知道。对外只说是女子自幼体弱，气血不足所至胎气不安。

名医会意，告辞而去。王爷一心想要护得鸯儿母子周全，至于那腹中孩子到底出处为何，其实并不重要。小家伙的出现，让平素里外人对自己的种种议论得以平息。王爷心中盘算，在孩子出生后，为鸯儿在府内立个身份，日后全力培养她的孩子，让她得享荣华安康。

为了能保母子平安，也让自己清净几天，依照王妃的建言，让鸯儿住在一处独立小院里，加派门卫，没有王命，内外之人都不得随意走动、互通暗渠。另外责偏妃为鸯儿母子念经祈福、斋戒荤腥，断绝男女大欲，直到世子顺利出生后满月为止。这可把偏妃气得够呛，在自己屋里撒泼打滚，折腾下人。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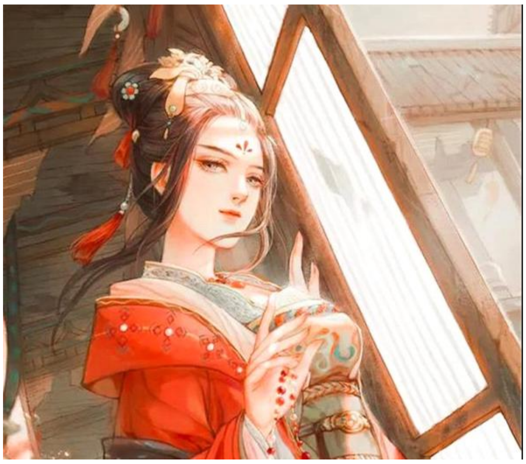
其实这偏妃也是个苦命的，她确实是家中长女，但其母地位卑微，靠心机手段和床笫鞍马功夫一步步登堂入室，可却不真被自家老爷与夫人看重。要不是母亲为老爷诞下一子，今日人老珠黄姿色不在，恐怕当下的光景会很是凄凉。

母亲一心指望小弟日后能给自己撑腰，分得家产，好让自己安度晚年，于是安排闺女嫁给王爷，好给儿子提点铺路。自打有了这个计划，每日让没出阁的姑娘喝汤药、练手段、学功夫，务必过门后，让王爷没有精力再顾及其他女人，尽快诞下王府长子。

起初姑娘听说这王爷是个没用的废人，一百个不乐意；可后来传闻王爷酒醉欺负侍女，这打消了她的顾虑，心想：只要你是男人，老娘我就有手段收你做裙下之臣。可她没想到的是，过门后，这王爷不按常理出牌，自己的百般手段却对他根本没用。而且他兴趣怪癖：自己的清白之身是被一只玉杵捣破的，回娘家抱怨时还被妈妈骂连床上这点小事都搞不好。

她恨那个被王爷性侵了的卑微丫鬟——她让自己的婚礼变成了一个笑话，现在她还有孕在身，搞得自己好像是个没本事的一般。回娘家省亲时被妈妈骂，被家主数落要挟。本想着

搞掉那小贱货肚子里的灾秧，然后自己再发力笼住王爷，可这妮子实在命硬，身中奇毒还能保胎不掉，御医们袖手旁观居然不死。反而自己被王爷敕令幽闭，吃食用度减半，还无法近身伺候王爷。若自己不能达成主家的谋划，日后自己与娘亲、弟弟的日子恐怕就要难过了。



此刻的王妃内心是复杂的。她清楚这新入门的妹妹可不是表面上那般柔弱甜美好相处的——她太会装热络与可怜，实则工于心计，且为达目的是不择手段的。自己若想维持府内太平与自己的地位，就需要有个子嗣傍身。那被王爷临幸的女孩此刻中毒，生死有命，就算日后毒发成了冤魂，也计较不到自己头上。

王妃不愿后院里莺莺燕燕的，可又不好公然反对王爷娶小，娶来了，养在那里安分着还好，闹出各种是非来，还不是自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己难做。

与此同时，王府内院中，同样辗转反侧之人，还有王爷与一个小伙计——

王爷想着的是怎么能照顾好鸯儿和这小妮子的孩子。他知道那夜之事大有蹊跷，但此事说来自己方方面面都是最大的受益者，若是计较起来反而徒生事端。只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若哪天日后的世子听闻到谁说出些什么短长来，小了说是一场家庭风波，大了讲会是满门抄斩的欺君之罪，到那时不但护不住这对母子平安，还会搭上一府上下里外百十口人命。

这个鸯儿平日里和府上的一个小厮卿卿我我，虽然掖着藏着，但见到的人也不止仨俩。她若在府上荣享安康，必然会和那情郎哥哥眉来眼去；单独把那小子打发出府，日后鸯儿与孩子怎么讲说更是不可知不可控的。思来想去，一时倒也没有两全之法。当下只求鸯儿能熬过这十月孕产之鬼门关。

睡在大通铺上的鸳哥哥，近日听闻鸯儿因出血叫了好几趟太医，内府好一阵乱腾才控制住事态，心里非常惦念鸯儿。王爷在门口加派了侍卫，自己无法找理由靠近那小院，心里七上八下百爪挠心。自从鸯儿用了美人计投怀送抱，保住了偷

情致孕之事不东窗事发，自己就没睡好过。尤其是王爷与鸯儿走红毯、夫妻对拜时，他恨得拿自己的拳头捶墙，骂自己不是个男人。他不怕被家规严惩，但怕日后再见不到鸯儿，或自己出事后鸯儿伤心再加重病情。

一院子的人各有心思，各有得失计较，就这样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直到鸯儿产子后大出血、生死未卜时，王爷却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写着：

瞒天过海、偷梁换柱、李代桃僵、无中生有。

抛砖引玉、笑里藏刀、隔岸观火、趁火打劫。

字体与纸张一看就是路边摊书生代写的，可到底是谁想表达什么呢？

王爷脑海里把家里家外可能之人逐一想了一遍，发现人人可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疑。从枕边人到各方势力都不可信。此事毕竟纰漏甚多，对方又肯定已经拿到了某些实锤证据。当务之急是平衡各方利益，不让这母子俩打破当前微妙的各方平衡。

王爷思前想后，觉得还是送鸯儿出府避避风头，把自己怀疑的那个小子也一起打包送走，省得夜长梦多。就算日后有人在朝堂上搬弄是非，自己也好有闪转腾挪的运作空间。

金蝉脱壳，假痴不癫，空城计，走为上计。王爷吩咐准备车马，送人出府，同时通知偏妃，三日后可以停止斋戒祈福，恢复日常饮食，并可准备侍寝。当务之急是先要暗中排查这封信的来历，好提前锁定暗处要挟自己七寸要害之人。

一周后，匿名信的出处还没能查出眉目，那送鸯儿去农庄休养的内院嬷嬷却先跑了回来，只见她狼狈不堪，头发散乱，多处带伤，哭啼啼地说道上遇到了流匪，对方人多且功夫了得，毁了马车抢了财物还伤人性命。她拼死与恶人抵抗，可被打晕了，再醒来已找不到姑娘。不知是被绑票了，还是杀害了。

王爷立刻派人到事发之地盘查，怕这是计中计，不敢惊动官府。期盼只是流民闹事、山匪绑票，用些手段钱财也就可以

赎回鸯儿。可数月过去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更没哪家“绺子”来信索要钱财。王爷心急如焚，为此大病一场。病愈后，开始刻意疏远小世子，对偏妃恩宠有加，还多次请美俊道士来家里内府常住，设祭坛于偏妃院内，只为祈福求神仙保佑早得贵子。

鸯儿之子认王妃为亲妈，王府上下严禁谈论其身世生母。孩子自幼享受富贵，饱读诗书，聪颖过人。可王爷却不怎么喜欢他，表明态度，独宠偏妃之次子。对这个出身存疑的儿子，并不用心栽培，甚至多次表示让他出去历练，从军也好、游历山河也好、修真悟道也好，就是不许入朝从政，日后也没王位可继承。

偏妃在俊美道士的祈福声中，孕得一子。王爷老来得子，对其甚为宠溺。偏妃母凭子贵得意非常，其母家也因此受益良多。偏妃受孕生子，彻底止息了王爷无能的传言，更让家中长子的地位不被猜忌评说。

只有王妃知道，王爷暗中多年记挂那个叫鸯儿的女孩，更是很在意她的儿子。知道国家已经风雨飘摇，朝中云波诡谲，谁成为名义上的世子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王爷越是对鸯儿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的儿子不在意，这孩子日后可得个安稳周全人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果不其然，数年后因天灾人祸相连，世间动荡，民怨沸腾。灾民暴动下，皇帝南巡，王爷王妃偏妃殉国，承续王位的偏妃之子，在城头上随王爷力战身亡。

没人知道王爷的长子下落何方。有人说那孩子早年上山修道，现已成了神仙；有人说他早年从军，死在了大漠戈壁；也有说是他死在乱民之中，尸骨无存；还有人说在郊外看见过他，疯癫散发，蓬头垢面，哭哭笑笑。

不论如何，城郊却有一处无人祭拜的孤坟大冢，是皇上为褒奖王爷拼死守护京都全家殉国而建的。

第 156 章 觉醒

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

往复莺花皆落羽，次次回回皆伤心。

且说冥河之渊暗流汹涌，冤魂厉鬼各有不甘，悲苦凄凉化作泪泉，狂笑抽泣犹如涛声。在无尽之渊中的女人被一念所执牵坠，念念相随，反复出入鸯儿的故事线。先后历经了各种平行自我，又想利用男身外力化解一生遗憾。让她没想到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与善良、各自的局限与需求。当她走过身边人、枕边人的生命历程才明白，自己当年对他人的怨怼之心是多么的幼稚。在时代背景的故事线中，在大势所趋的命运里，每个人都在历经着各自的辛苦与无奈，都在奋力挣扎着，渴望照顾好自己与身边的家人。

各自关注点的不同，带来不同的利益取舍。同一个屋檐下，哪怕是同床之人，各自也都有自己关心在意的需求。上至天子下到仆役，人人无善恶之分，都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各自因此挣扎，取舍间难免有了亲疏远近，无可厚非。

她之后又经历了王妃与偏妃的一生，想要尝试利用她们的身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份努力地对鸯儿好些再好些，渴望看到有一种可能性，能让鸯儿达成一种完美的结局：在王府内成为人上人，日子过得舒心幸福，被王爷宠爱，被鸳哥哥疼惜，被王妃礼待，和王妃一起斗垮偏妃，看她阴谋败露不得善终；最后自己的儿子长成旷世英才，得享高官厚禄，被皇帝赏识，娶得美娇娘，然后儿女双全，自己四世同堂，承欢膝下，一生被王爷与大头哥视为珍宝，王爷让自己在王府里一言九鼎，大头哥让自己感受到至死不渝的男欢女爱……

可惜不管自己尝试了多少遍往复，一旦进入到剧情中，被各种激荡的外力影响，就会发生不可测的扭曲，怎么也无法达成那戏文里大女主的唯美人生。在无数次的挣扎后，她安静了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初心所欲和种种不甘愤恼。发现一切的苦难都源自自己的造作挣扎，她干脆选择了躺平随缘，生无可恋地随波逐流。她醉心佛法道门的无我无为，觉得冷眼旁观认命就是解脱内心苦恼的智慧。

她这样躺平静待，随缘无为，避世无争，又过了不知多少轮回，经历了各种身份，却发现自己始终还是这冥河深渊下的顽石，无法突破现状的瓶颈。这让她很无奈也很苦恼：奋力

挣扎求索让自己在不甘的泥沼里越陷越深，躺平静待的无争也无法让自己从这泥沼中脱颖而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本质上脱离现状抵达彼岸呢？

在她彻底失望陷入木然时，在脑子停止了各种思绪、默然空明时，那远久前曾经伴随了自己一路的心声，再次透过层层迷障，犹如晨光一束刺破昏暗。她在恍惚间又一次看到了那古老的智慧树：那大树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天空下着岩浆火雨，那火点落在地面嗤嗤作响，自己卑微渺小地躲藏在树干之下，恐惧地四处张望，小心不被火雨灼伤。

心声是大树与自己的对话，它说："孩子，是时候醒来了。走，我带你离开这里。"

女人胆怯地说："到处都是火雨，我不敢离开这庇护。我怕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一旦走出这阴影，等待我的就是灼烧之苦、身心之痛。”

大树化作一个明亮的人影，然后聚化成男人，它说：“我是你的父亲，跟我走出来吧。”

女人说：“我的父母早就把我出卖，他们为了自己的生计狠心地遗弃了我。”

父亲叹息说：“那时你四岁，如果他们不把你送入王府，你连六岁都活不到的。”

然后他面容模糊，化成王爷说：“跟我走吧，离开这里。”

女人摇头说：“你有太多的在意，根本无力护我周全。”

王爷的幻相消散，聚化成鸳大哥：“鸯儿，跟我离开这里吧。”

女人反而后退了一步说：“我爱你，可你无法摆脱卑微的宿命，无法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

鸳大哥脸型慢慢变胖，成了佛头，说：“善女子，随我走吧。”

女人困惑并警惕地看着说：“你是魔不是佛，你变化多端只为骗我步入火雨之中，伤我之身害我之命。”

那虚影重回朦胧，说：“离开这里的方法只有一个，放弃你

的狐疑，打破现有的格局，重新革新自己的认知，勇敢地走出阴影的舒适区。你本是幻梦中的意识存有，你所见所触之相皆是你自我意识为迎合你而化生出来的。你的恐惧、你的胆怯、你的渴望、你的狂妄，让你经历这些思想构筑出的实相。你的累世生命经历与当下的火海皆是如此，一念转坏万物皆变。

我且借你看一眼我眼中此处的风景。认知决定所见所感所触，自己所觉所受所想其实与真实无关，真实本身是多维多元并存的，你自己的认知觉受理念思想决定了你在众多平行真实里，经历体验哪一版实相。

我不是在说，你的处境遭遇和现状是虚假的，它对你来说再真实不过；但它并非是唯一的实相。而打破你当下困境、走出这无边迷局的办法，不是你要走多远的路去到哪里、攀多高的山达成什么，或如何渡过这看似有涯实则无边的冥河苦海。"

女人迷惑地侧目看着那人形的光影，小心地问："如果我想这火雨停歇，如果我认为此处是风景如画，如果我自信已达彼岸，我就可以瞬移到彼岸风景如画的晴朗天空下了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那光影之人说：“非也。心想、口说、许愿，这些都没用的，因为这些作为无法也无力打破你的现状。有想法有愿景是好的，是你有了崭新的目标与期许，可以为你带来走出当前困境的目标与动力；但没有足够的行动力支撑、没有足够的信心与毅力坚持、没有确切的认知思想引领，你还是无法达成实相切换的。”

“你却说说我要怎么做？”女人问道。

那光影之人说：“起心发愿带来你新的意识焦点，构成自己的方向目标。你要把自己投射到那一个实相中去，首先你要先能清晰地看到那一实相在你的心中呈现出来，你之前躺平随波逐流的无为无我，无法带你摆脱当前的泥沼就是因为，你虽有空心、空性却无目标方向，你不设立新的坐标点，自

然也就默认保持在当下坐标中。

有了心愿与目标，在心里看清那一实相所在所是，这是第一步，名为愿。

之后要有行。我知你在此处历经百世轮转，尝试千般可能，之前确实有足够的行动力；但你上下求索、四处奔波、上山下水的各种行为，其实不过是一念所执化生出的种种尝试。初心大方向上所愿成执，自然后续的千般努力也都是水中捞月。

若想能不动如山就地成就，需要转念转识的智慧。而这智慧不是我或谁能平白传出赐予你的，所以你即便念经千年、叩首万次、持咒一生，也无法明心见性得到无上智慧。智慧是透过对经验的总结品悟达成的。你看你尝试了各种改命修运的路数，经历了故事中所有人物的一生，可你却没做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反思自己的经历、获得经验启迪。你始终把如何把人生活圆满当成了目标，而非让自己的神魂反思获得智慧。就是这一念之差，让你沉沦此间不得解脱。现在你明白了吗？

这第二步的行，不是单纯的行动，而是用心地修行，透过经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历反思领悟达成自我矫正，进而获得自身智慧的提升。以提升自我认知与智慧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而非追求各种物质、名望、身份、爱情、事业、子嗣、财富、美貌上的圆满。

智慧让你的第一愿大有不同，在意的、关注的、所求期许渴望的，也因此大有不同。当你对此有了深刻的认知了悟，你得失间喜乐所计较的东西就全然不同了，你的行动方向与行动力所渴望换取的所获也自然不同。这就是智慧能带给你的改变。

最后一个是悲悯。这悲悯不是可怜谁或自己，而是看到自己悲喜与世人悲喜间在意的所是，每个人的黯自神伤都与其在意的得失紧密相连。成熟的灵魂每日都充满法喜，因为它们可以透过所有各种不同的经历，经验到能让自己成长的素材。失败的人生也是良好的成长资粮，就好像你经历过的这累世轮转，看似漫长且没有意义，次次回回都是苦难失败，但它们却让你能有机会在今天静下心来，听闻我的此番道理，并且能听懂几分。

悲是反思，是透过行的印证，看到自己所愿之偏正，让自己能获得领悟并多明白些什么。单纯地可怜自己与他人，单纯

自私地利益自己或救助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慈悲。因为财物能救一时之急，却无法让人明白经历这些的寓意道理，最后反而让其无法反思，还养成了外求外祈的习气。所有经历都蕴含意义与价值，生死聚散其实毫无可悲之处，这本是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况且从未有真正的生死聚散，就好像此刻这里也没有真正的火雨冥河一般。

我知道你此刻对这番话语连一两成都听不懂的。没关系，你还有很多时间，哪怕再过千年百世，那对我来说不过是转瞬弹指。慢慢来，不急，不急。等你想好了，明白了，请闭上眼睛呼唤我就好。你来此前，曾叫我‘普鲁沙’，日后的路‘明’会陪你走完。光明之巅我们再见。”

不等女人有更多的疑问，那团光影慢慢地暗淡熄灭，周围重新恢复了昏暗，大树火雨都消失不见，还是冥河之渊，还是无尽涛声与混沌一片。女人陷入了沉默，开始一遍遍地回想刚才那人形光影说的话语……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细雨资料 公共资源 | 原文长期免费公开 | 电子书下载： xiyushe.org | 有声书与导航： xiyu.love

打破现状的方法，不是四处求索，不是完美人生，不是外祈外拜，而是自我认知的提升、自我反思后获得的智慧理念，是这智慧引发的新着眼点和实现自我突破的真切行动。那我这累世中的所有苦难不甘、所有如果挣扎，到底价值在哪儿？意义与启迪又是什么呢？

如果打破现有实相、脱离低级轮转的方式不是宗教信仰与自我奋斗取得的世俗丰盈，那我到底应该全力追寻什么呢？它说我此刻就已经可以走出这阴影了，那证明其实我已经具备这一能力了，为什么我还无法打破自己当前的困境、用念力心愿完成周边实相的彻底切换呢？

女人陷入了沉思。她不再想自己的委屈和他人的不是，也不再筹谋怎么才能让自己平衡各种关系，或让鸯儿这个角色走上人生巅峰，享受宠爱与爱情，更对圆满的人生失去了兴趣、

对上天堂摆脱轮回不再痴迷。

她开始认真地梳理自己的所有记忆，查找与反思被自己忽略了的那些经验教训。她发现自己经历过的每一次不如意、每一次失败的人生、每一次懊悔的眼泪都暗藏玄机。隐约间她看到了一条庞杂的脉络，构成了自己生命的矩阵，各种可能性的关联因果皆在其间，随着自己每一次的抉择，自己走过这矩阵中的不同路径；而影响自己抉择的在意，就是自己内心中的初心渴望，而自己的初心所向却与自己认知中的匮乏有关。自己缺什么就会在意什么，而自己匮乏的正是自己智慧认知中欠缺的。

她好像抓住了什么，又好像都是烟雾朦胧中的雾线，看着有，但抓扯过去又散乱地散开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累世间在意的鸯儿不过是这矩阵中的一个角色，是自己的在意让其成为了自己的焦点核心，一直想要把她做成圆满，却忽略了这个真实的自己。如果鸯儿是个角色，那我呢？虚空、大眼怪、心灵大漠、悲伤之河、火雨古木……难道我与这冥界，不是幻梦一场吗？我，这个我，不也是角色吗？

如果我不把力气与焦点全放在鸯儿身上，全力去营造她的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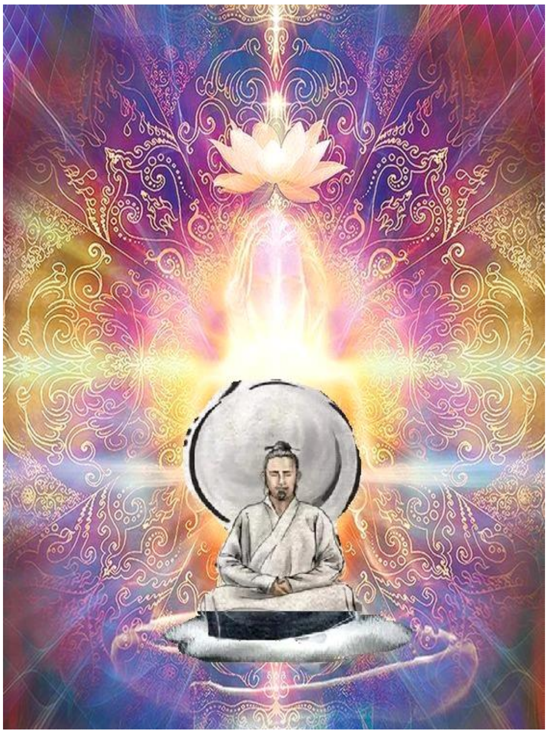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美人设可以得到身心解脱的话，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不把这个灵体之身看做全然的我，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不把此间、地狱、冥府、天堂，看做是真的话，又会怎样呢？

此刻若在稍远之处看，可见冥河之水沸腾，无尽之渊里，万缕金丝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一处，照亮了混沌的河底。一块顽石寸寸崩裂，从中散发出缕缕金光，石头表皮犹如蛋壳般出现崩裂的纹路，光从这些纹理间绽放而出照亮四方。一股莫名强大的力量在顽石里怦然搏动着，犹如等待一飞冲天的火凤凰，在涅槃的灰烬中振翅高歌，礼赞重生。

与此同时，在灵界中的另一处福地洞天中的树下，一个盘坐入定的道士，全身金光大盛，散发出璀璨之虹，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一种犹如仙乐梵音般的嗡鸣犹如唱诗班的合唱。这异相在极远之处也可看见，惊动了在大殿里问道闻法的一

众人群，大家呼啦啦从各处走出，遥望天际议论纷纷：此等化虹异相、天籁之音已有数千年未曾听闻，更别说亲眼所见了。众人猜测这是哪家掌门突破了天道瓶颈得以引动如此圣景，可此界中有名有姓之长辈今日都在此殿中坐而论道，无有遗缺，难不成是某个小辈晚生偶得了什么大机缘福德？



猜测之下，众人从各处起身，或奔雷或御风或急行瞬移，冲向光柱腾起之地。而那坐忘之人对此却全然不知，他的意识全然沉浸在冥界中的冥河里，心情澎湃地看着那女人突破自我认知瓶颈，凭借自身之力，悬飞飘升出冥河之渊：周围的粘稠如墨的泥浆被光击成细粉，飘散无踪，冥河水形成一个大旋涡，让出漏斗样的空间，让那女人的金光法身飘起离去。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河水里无数挣扎着的冤魂，伸长手臂挥舞着想要抓住一缕金光，照亮自己的前路。

被金光托举着的女人灵体，平缓地飘向彼岸。奈何桥上、冥河渡口，无数人引颈驻足观望，混沌黯然赶路的人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被这匪夷所思的场景惊骇得张大了嘴巴。

光球中的女人，全身赤裸，线条完美，头发飘逸，面容安详，但紧闭双眼，好像对此浑然无觉。大家并不知道，此刻在她的心中、眼里，这里的一切早就全然不同：再无晦暗险恶的光景，而是一片光明的轮廓。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她不敢睁开自己的眼睛，生怕这是一场梦，一场又是自己杜撰出来的梦。

她在恍惚中，仿佛听见内心中有个声音在不断地鼓舞着自己，让自己努力保持着高度专注的体验空明的心流状态，享受与体会被圣光充满的喜悦。这是她从未感受过的放松，什么也不用计较，什么也不用筹谋，什么也不顾及在意，只是纯然地成为自己，又不是自己。好像就在这一刻，一切都被定格了，自己融入了万有万存之中，瞬间即永恒，自己即全然。

这种感觉托举着她，轻飘飘浑然却不木然地成为一种单纯的

存在，就只是存在着，观察感触着世间一切的造作与孕化，感叹着其中的美与精巧和谐。她好像突然间明白了，那自己无法抓到、无法说清、无法理解的奥义，那庞大到无法叙说、精细到无法叙说、多变到无法叙说的奥义。

她被金光稳稳地送到冥河的彼岸，飘落在满是红花的花海中。踏上了此行的第三个章节：懊悔的荆棘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57 章 荆棘山

冥河水滔滔，冤魂诉衷肠。

往复多少世，方能不彷徨。

在造作与躺平的两极间，理解尽力而为后的随缘，经历当历经的课业，接受角色人物的不完美。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并接纳自己当前的局限性，既不陷入惰性的虚无主义，也别把自己活成极致主义的偏执狂。

在生命的马拉松里，终点就在那里，每个参与者只要不中途放弃或迷路歧途，每一步的进展都是在缩短最终成为的距离。关键是别在抵达前累死自己，也别指望着靠许愿或花钱就让自己瞬移到心灵成熟的状态。

太多的人渴望在自己的角色故事线里取巧，想要靠简单的方法或外力达成初心与成就。其实有这样的想法本身没有错，只是目标自己没搞清楚。意识进入肉身借一个个不同角色体会幻梦经历，为的不是不再入轮回，为的不是在幻境中成为王者或名人，为的不是在这里更多地了解来处灵界的资讯或结构状态，为的不是获取本身在灵界就本自具足的各种神通

能量，为的不是获得多少财富、生多少孩子、谈一场场轰轰烈烈至死不渝的爱情。

意识借灵体之躯出入人世间，是为了有机会透过一场场见习，磨砺自己的心智。

觉醒、觉悟、修行，不是为了成就阳神身外身，不是为了可以在三界中随意穿行，不是为了开启超能力在人前显贵、一呼百应下满足自己为人师或成为群体核心的自我实现欲望。而是用一种解离、清明、觉知、旁观的态度，脱离角色我、神魂我的固化视角去观觉这人生和灵界里“自己”的种种痴迷造作。打开在同时性中多重自我的立体多维觉受观察能力，利用交叉光锥全方面地洞察不同频率实相的套叠。

在灵界修行无尽岁月而无法完成认知突破的人合，因在学术殿堂里出丑，落寞地独自于树下枯坐，结果却借由一桩善缘，观见其母的各种平行人生与之后的种种经历，陪伴她走过心湖戈壁，理解行动与无为间的平衡，把吞噬一切的心魔恐惧转化成了穿越沙海戈壁的坐骑动力。在冥河中历经无数坎坷，明白了自己的世界里，其实只有自己，都是自己，自己怨恨的、爱慕的、欺骗的、背离的、生养的，都是自己，而每个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自己都有自己的无奈与真心。

当恐惧、愤恨、怨毒、责难、不甘，被“如果”逐一化解，她明白了一个简单到自己从未想到过的道理：

我不是我，我在我的世界里，如果所求极致，我就会被所欲所困；接纳这个世界如其所是，接纳他人如其所是，接纳自己如其所是；努力让自己获得的不应是世俗中的种种利益，或灵魂上的某种能力，而是清明的智慧与清晰的认知。

一念佛魔，这一转念的顿悟，看似是瞬间之轻巧，谁知背后有万千世诸多身份体验的认知累积与品味反思。失败的人生，苦难的生命，一次次的绝望与愤然而起，其间蕴含了多少锤炼锻造出的坚韧不屈的品性还有百折不挠的勇气。浪淘沙，多少人自困一隅，或执迷虚无，或贪恋所得，或在两者间摇摆。

走过了心之荒漠，淌过了苦涩的冥河，女人此刻立足在荆棘山脚下，抬头看向巅顶那璀璨的光。山很高，没有路，到处是相互缠绕着的荆棘蔓藤，扯不断理还乱，山脚下有一石碑，写着“无悔”。

女人抬头四寻，找不到登山的路径，觉得哪里都可以是第一步，但好像从哪里下脚后，都不知下一步要如何行。

心声此时说道：“进入第三步时，不可筹谋太多，要学会信任交托，走一步看一步，每一步都是对自己的考验。人们习惯了走铺好的路，被明确地引领，但在接近最后光明前的这段路，每个人都只能独自面对，是披荆斩棘还是淋漓滴血而行，是攀岩而上还是纵越飞掠，是原地休息还是寻路别行，都只能看你自己的判断与智慧。

你看山脚下有很多人，他们在这河畔结庐而居，一住就是天长地久。他们千辛万苦度过了冥河，也算是觉悟之人，但可惜攀不上这无路的山崖，又不肯退回凡尘之中。”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自问：“我现在已经知道，心之荒漠是因我自己的恐惧与冷漠生成的，也教会了我用无为驾驭惶恐，用信任化解冷漠。悲伤的长河里自渡的是我内心中对自己与他人的愤恨，我之前无法置身处地地从别人的境况思考观觉，只想着全世界应当围着我的心愿需求运作。太把‘自己’当‘真’了。

在悲伤之河中我学到了谅解自己与他人的不足，明白了不甘是自困深渊的自我枷锁、认知的转变是心识自渡的唯一秘径。那这懊悔之山到底是什么？这无悔碑在提醒我什么呢？”

心声说：“如果说心湖戈壁里的沙虫是你自身内在恐惧化生出的，那这荆棘山上的棘刺却是真实不虚的。它们不会要了你的命，却会让你举步维艰，鲜血淋漓，怎么走都是难，怎么动都是痛。在这里，那些爱惜自己羽毛的人，那些畏惧苦难的人，那些忍受不了苦难的人，会知难而退，无法最后登顶。这些刺扎在身上，碰触的却是你的心，考验的是你的坚韧还有毅力。”

“可有人顺利登顶？”女人问。

心声说：“不多也不少。这些荆棘虽说是实有之物，但也还是化生之相。其刺是内心中无法释怀的种种懊悔所显化，愧

疚之心源自反思。过了冥河，放下了对自己与他人的怨怼，开始真切地反思自己。在反思间，若你没能明白所有的经历都是功课，皆是助缘，就会陷入自责之中，自己与自己较劲，自罚自惩。要不认为自己不配更进一步，要不就因愧疚而往复尝试各种补偿，结果陷入新的涟漪锁链。

当知懊悔之心会诱发不断补偿的如果之源，进而形成犹如鬼打墙般的循环往复。

懊与悔中，懊恼是烦恼、悔恨的自责。冥河中你理解了他人的行为都是助缘，此山上你要能明白自己的行为其实也是对他人的助缘。犹大的出生就是为了出卖耶稣好让其成就，你的离世只为了能让你的孩子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活出自己，释迦抛妻弃子步入丛林只为了日后能回来点化妻儿觉悟。

在线性时间单一版本中一时无法理解的‘伤害’，其实都有大寓意和宏观层面上的大助益；只是角色在自己的‘视界’中对此很难谅解。自渡冥河时你谅解了他人，攀爬这荆棘山时你要学会谅解自己。

懊与悔中的悔，是反思，不是悔恨。悔字本意是每每于事有心用意去觉知，即保持清明观觉的状态。哪怕做事后诸葛亮，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细雨资料 公共资源 | 原文长期免费公开 | 电子书下载： xiyushe.org | 有声书与导航：xiyu.love

也至少透过经历学到了些什么，验证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总活在悔不当初或悔青肠子的自责地狱里。

失悔者懊，认识到错在哪儿，真心明白了这人生剧起承转合间的锁扣关系，才是懊。懊之本意是对奥意的心得。”

“那岂不是无情无义不仁不德之人、混不吝的就可一路坦途了？”女人一脸狐疑地问。

心声说：“佛说‘万绿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世人却只记得‘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并非是无情或虚情地游戏人生，而是背美女过河后，是否还生计较之心。当为不当为间，看你是起心动念还是酒肉穿肠。这风动幡摇还是心意摇曳才是其中根本。你若把肉身当身，把灵魂当身，那你就无法走过这荆棘丛林。这里考验的是你是否还执相。若你把角色与其经历的故事当真，那种种过失就会锥心痛楚；但若你全然不当真，你又无法借力获得当有的启迪与领悟。

你看这些荆棘，它们既是阻碍也是绳梯。这山崖陡峭无路，你只有借助这些荆棘藤蔓攀爬而上，可一路上又难免会鲜血

淋漓，皮开肉绽。登顶时这身子已经被割刮得要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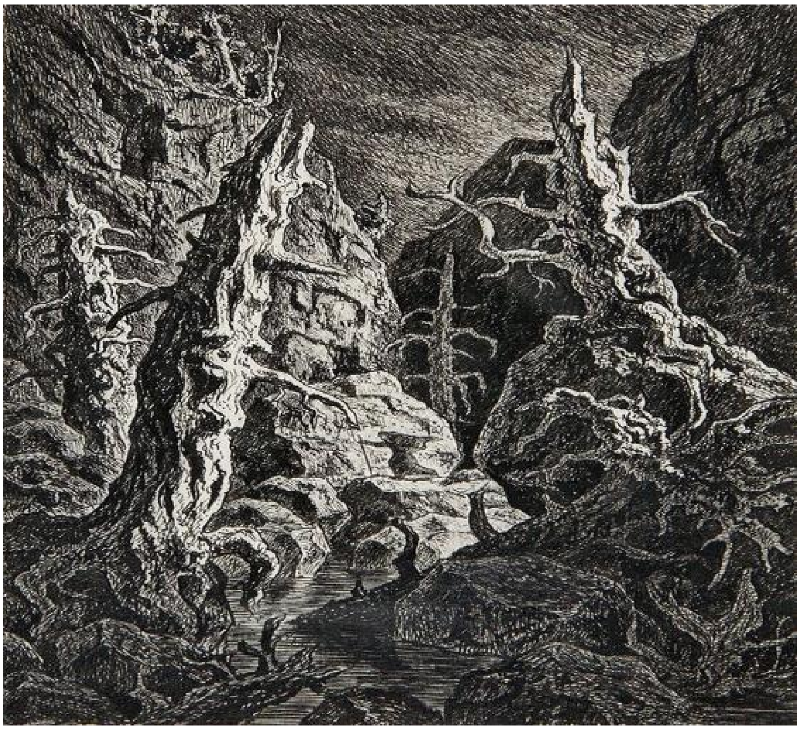
你看这些山脚下上不去的人，都还舍不得受这一身剐，也舍不得自己的美皮囊。他们有的怕疼，有的怕走不到山巅，有的怕半路失力后被人们嘲笑，有的怕失败，有的怕迷路。

其实比身心之痛更可怕的，在这懊悔之山上是，反复的自我质疑。他们很多人尝试过登顶，有些人还不止一次，但最后滞留在这里的，无疑都是跌落后怕了的。每次看到挑战者跌落后一身伤血，就会幸灾乐祸地说：留在这里吧，你已经渡过了冥河来到这不朽者的彼岸，还折腾什么啊。

在很多时候，在尝试中失败是大概率事件，成功者永远寥寥无几，人们只看见山顶上光辉的身影和山脚下芸芸众生。你看这些山下人，他们嘴里祝福着攀登者，眼里羡慕着勇敢者，心里却期待着勇者的跌落，只盼超越了自己的人摔入尘埃，好让自己停滞不前的自责得以自我安慰。

记住这懊悔之山、荆棘之苦、迷途之害、无力之悲，皆源于你对懊悔之心的认知如何。若你活在懊悔中，每日反刍着悔不当初，那你就会死在这山上；如果你利用悔之自醒觉懊之自性，那这些荆棘就会成为你登顶的缆绳。”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问：“之前你让我不要造作，此刻你又让我攀登荆棘，这行止间的差异何在？”

心声说：“在到底是谁被自己当成了自我的主体，在你行止间为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在于你高举什么放弃什么。同样都是行动，角色我架空心灵的妄为是造作，而心灵攀爬心路的举措则是精进。前者的得失在世俗间的利益与情感，后者的增益在意识的成熟度与灵智的慧心。

比如在胡吃海塞、声色犬马、名利皮相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洞明世事、观觉梦思、了悟本性相比，形而上下高低立判。前者半百而凋，百年而化作齑粉；后者积跬步以至千里，凌绝顶而览众山。前者随年龄的增长，脑子越来越健忘糊涂；

后者随岁月的叠加，越来越清明通透。

你一生在喂食给自己心灵什么，你也就成为什么：

有些人活成了一堆行走着的钱，一身财富的标志；有些人活成了一块肉，躺下比坐着还高；有些人呢把自己活成了画皮，每日用在肌肉与皮相上的时间比看书的时间还多；有些人把自己活成了母鸡或种马，在吃睡之外的时间都只想着恋爱与做爱、养娃和鸡娃；有些人把自己活成了顽石，或躲到山里，或躲入碎片娱乐中，只要不想不看不经历就好；还有人把自己活成了赶路人，陀螺般地转个不停，一辈子没歇过，到头来一看还是在原地。

你看一个人当下所是，就知道其着重在意偏好与吸收了些什么；你看一个人偏好所在，就能知道他日后会成长为什么。每个生命的过程中，其关注与在意的、触及与吸取的构成了自己的实相。经验带来预判，而预判生成预反馈，一个人感知到的世界往往来自主观的自我预判与预反馈之互动涟漪。当你看到或听闻某些趋势时，你会依据自己内心的滤镜去做出预判解读，继而反馈出自我应对的态度和手段，结果往往事件就依据个人的预反馈发生了相应的扭曲变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所以说，解读构成了自我实相的记忆，而自己记忆里的真实其实与客观真实没多大关系。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真实里，把自己的记忆与觉受强行同理给他人，觉得他人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感觉的，也是同样看待与理解的。然后就用自己的道理去和别人评理，却不知道，自己的实相中其实只有自我，而自我的道理其实只适合于自己的实相。

女人迷惑地看着遥远的山巅，觉得自己多半是疯了——脑子里冒出的念头，连自己都无法理解。她晃晃脑袋，起身准备攀爬这荆棘山，去感受自己内心中的种种懊悔之痛。

“甚好，甚好，坐而论道不如起身践行。听闻道理万千，不如走遭世间。”心声赞叹道。

“看啊，看啊，那刚自渡而来的女人要登山了。”

“有什么好看的，早晚和你我一样血淋淋地掉下来。或许更糟，滚落河中，又沉入冥冥之源，连现在的果位功德都保不住哦。”

“万一她爬上去了呢？”

“嘁！你、我都爬过，九死一生不说，至今心理阴影都没能摆脱。我看不如停步于此，至少还能自诩是个觉悟的自渡者。我们可是比岸那边的冤魂厉鬼们要不知好多少了呢。不知足，不惜福，走出这山脚下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每前进一步，上下左右都是荆棘和血脚印。”

“是啊，走出这河岸后，想躺平都没地方没机会了。还是太年轻，太鲁莽了。”

一众自渡者在河边观望着开始尝试攀山的女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自己的老资格老经验。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一旦你踏足荆棘山，我只能旁观而无法助言，你也会随着被荆棘所刺，忘却我们先前的对话内容。我想你知道并记住三件事:

第一：你我始终同在，即便我无法显形明言，但我会化作内在的力量与一种灵感的冲动来协助你选择不同的路径。

第二：不管你是选择一根筋地走到底，还是迂回，或是在很不舒服的地方休息恢复体力疗愈伤势，怎么做都别自责。

第三：懊悔的真意在保持清明的观觉，而非陷入悔恨的自责。清明的观觉不是小心翼翼地不去犯错，而是让经历可以即刻获得快速且没有扭曲的认知转化，成为智慧成长所需的认知

资粮。

那些跌落或困死在此山上的人，无一例外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在路上失去了明明觉。”

“什么是明明觉？”女人问。

心声说：“明明觉是明明德的前提。觉醒与觉悟都是指你在路上，得以重新回想起我现在跟你说的此番道理。当你再次有缘看到并明白这段话时，你就离登顶很近了。我们在光明顶上见，那时你能亲眼看到我的真实法身，并回忆起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名’。”

女人反复默念着：“明觉、无悔、灵动。明觉、无悔、灵动。明觉、无悔、灵动。”

她坚定地走出了当下的舒适区，赤足踏上荆棘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58 章 明明觉 明明德

若想无悔需明觉，莫执一念失灵动。

荆棘山上苦做路，登顶途中懊做桥。

懊悔是拦住在光明顶前的大山，也是托举起浩日金光的栋梁。若视其为屏障，在悔恨中迷失了自我，那就会满身伤痛地在此间力竭而返，甚至因此留下挥之不去的畏难心理阴影，视历练与磨砺为苦难，蜷缩在一隅之地，无法突破自我认知。

女人开始登山，就在踏足荆棘丛时，灵界中的人合，在树下睁开了双眼。他此刻与女人同行同心，但却无法给出任何建言——每个人都需要独立完成自己最后的这段心路历程，或通过悔改领悟心灵的奥义，或被悔恨纠缠无缘悔悟，而沦为在懊恼中愤世嫉俗、咒天骂地、自轻自贱之人，觉得生命的历程不管怎么做都无意义，因为不管走哪条路都要面对心灵难题与人生课业。

睁开眼的人合，适应着周围光灿灿的环境，然后他惊呆了，赶紧又闭上眼睛，再次猛然睁开，结果周围的场景如旧——这不是梦！自己被很多人围拢着，这些人有的站着，有的坐

着，有的飘着，有的来回走动着，只是没有一点声音——所有人都好奇、崇敬、狐疑、甚至古怪地看着自己——那种看是一种持久的注视，或说凝视，气氛十分诡异。

众人看人合睁开双眼，开始躁动了起来，交头接耳的，起身便拜的，奔走相告的，喧哗叫嚣的，上蹿下跳的，好像是一捧玉米粒落到了热锅里。

突然自己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打，自己差点儿就从盘坐姿势被扇趴下。

一个黑熊般的身影从人合的侧后方闪出，大声呼喝着："二师叔啊，你可醒了！要不是我护着你，这些厮敢生吞了你的肉！"

人合不用看也知道，面前黑铁塔般的身影是自己的那个宝贝师侄"三元"。人合纳闷何时自己身边聚拢了这许多人，而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

人群中最前排的那些面孔，自己不说熟悉，也都认识。多数在先前大殿之中都曾讲经说法，后排有些人在刻意躲闪自己的目光——这些人在大殿里曾起哄嘲讽过自己。周围的人身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份各异年龄不同，但此时由长者率先，躬身而拜，口说：“恭贺上仙，圆觉大成，元神归位。预祝上仙，乘龙踏云，飞升上界。”一众人都随之附贺，神情极尽恭敬。

这把人合都整蒙了，有点儿惶恐地看向四周，最后求助般地看向三元，示意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众人间领头的长者，看人合没什么反应，率先又说：“上仙莫怪我辈愚钝，在大殿之内聆听您的圣训，我等一时无法领悟其精妙所在。敬请上仙慈悲，详加开示，教诲通圣明觉之奥义精髓，我等洗耳恭听感恩不尽。”众人随之附和：“我

等感恩不尽！”

人合挠挠脑袋，狐疑又警惕地看着这些一反常态的家伙们：他们的嘴脸和自己先前记忆里的态度全然对不上号。是自己穿越了？在做梦？不会是都发神经了吧？于是小声地问三元：“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怎么了？”

三元这些年早已习惯了自己这位师叔动不动就失忆，于是小声解释说：“天地异相惊动四域，如此祥瑞千年未现，众人都说有人破境要飞升天人，于是寻光找来，只见是你在这里明如浩日，如如不动，周围梵音四起空间扭曲，虹彩满天。二师叔啊，这次你可有面儿了，别说千年的仙果少不了我们的，恐怕就连秘丹、灵草也可满载而归。”

人合皱眉苦思：自己刚才只是关注了尘世间自己亲生妈妈的地狱之旅，也没干别的啊，怎么就梵音虹彩金光罩身了？看来眼前的这些老家伙们，一定是误会自己领悟了什么了不得的秘籍，在什么心法上突破了本界的瓶颈，所以想要我此刻说出个一二来，供他们突破各自的认知屏障。可是，可是，这事要从何说起呢？也没可复刻的可能性啊。只说我地狱救母、助其走过心田荒漠、自渡冥河怨海、攀登懊悔之峰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合起身还礼，正色说道：“诸位都是各门长辈，如此大礼我可承受不起。此间之事，我也是误打误撞随性而为，或许自身有所认知上的突破、修为上的精进，可此刻却一时还总结不出可说之‘道’。请各位给我些时日，稳固境界，梳理思路，品味过程，日后我定然会如实写本集子答谢大家的厚爱，共享我的成果。”

众人面面相觑，有人觉得他在藏私，有人觉得他想坐地起价，有人觉得他只是运气好误打误撞得了机缘，有人觉得他是在待价而沽看哪家能给出高价，有人觉得他沽名钓誉就是不肯分享，有人觉得他小人得志突破境界后就看不起这些同修们了，更有人觉得此人小肚鸡肠，记恨先前大家在大殿内对其羞辱，此刻故意卖关子看众人笑话。

不同的人依据自己的认知，揣测着人合此刻的心理变化，将心比心地想着对方的意图和思路用意。一时间人群中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人合此刻发现自己心念与整个所处的场域空间融合不二，在场域内的所有人，他们不仅仅是眼前所见之人，更是一团团或明或暗的“光影”，且每个人物呈现出来的能量色彩各异，闪烁不定。场域内的每个人，凡所有起心动念，其念头思想都会即刻反映在自己的觉知中，犹如自己观察自己的念头心声一般被感受到。只要自己的意识聚焦在谁身上，就可聆听其心声，而且分毫毕现；而当自己把注意力挪移开后，那心声就会变得模糊并消失淡去。人合觉得自己此刻处于高音耳鸣的状态下，四周都是嗡嗡作响的白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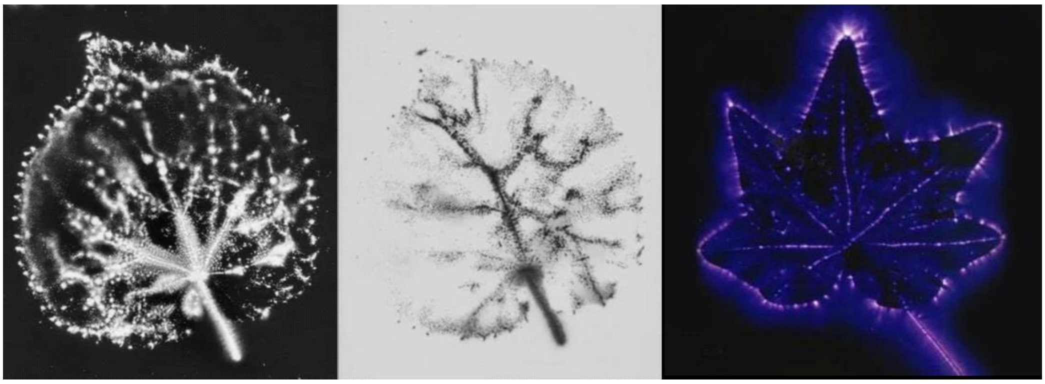
人合堵住耳朵，闭上眼睛，可心念所及仍然可以听闻所有人说出嘴或没说出的话语、阅读每个人的记忆、看到那一团团光影闪烁。而整个天地也是闪烁着的，虽然光闪的频率极快，但在自己眼里还是分毫毕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天空中有仙鹤飞过，但它们的每一下振翅、羽毛卷动起的气旋都犹如慢动作一般清晰可见，天空中的树叶打着旋随风飞舞，其飞行的轨迹人合却可瞬间预知到。

人合起身，好奇地走向那缓慢旋飞着的落叶。就在自己走动时，那落叶与飞鹤突然定格在了空中，所有人也都停止了喧哗，连人们的思想都好像凝结住了。人合突然觉得世界清净了，所有的喧哗都瞬间消失，就好像一猛子扎入深水中，只听见隐秘在世界幕后嗡嗡作响的能量蝉鸣背景音。

人合走向那定格在风中的树叶，拿起它端详，只见那树叶慢慢地在自己眼前“消融”：树叶的轮廓还在，但其相与色的映衬却消失了，只留下能量的轮廓。



就在人合观看树叶发呆时，时间又开始流动了起来。如潮般的声浪，就好像突然推开临街的窗，闹市的喧嚣与气息扑面而来。周围的人惊讶地发现，树下的“上仙”瞬间雾化，只

留下淡去的残影，然后在百步外又闪现而出，手里拿着一片树叶，痴痴地笑着。

众人愕然地看向手拿树叶的上仙，结果他又原地消失，闪现回树下站定。

在人合眼中自己只是走过去拿到悬空的树叶，再走回师侄身边，自己并没觉得用了什么神通。但往常犹如身边溪水般客观流淌的时间，此刻却经常出现不受控定格般的卡顿。频繁进出时间流的感觉并不舒服：每次时间再次回复流淌时，都犹如离开房间冲入到一场磅礴的暴雨中，需要适应一会儿。这样的交替越是频繁，自身所需承受的冲击感也就越大。

张口结舌的师侄三元，此刻呆愣愣地看向自己二师叔，就像是活见鬼。这些年来对这二师叔的印象是不贴谱，他是自己在此界内唯一的宗门长辈，但经常失忆、头脑混乱，又总是捅娄子，给自己找的麻烦多过师门庇护带来的助益。

围观众人此刻见识到上仙的神通，原本有人已经想要散去，此刻反而更加聚拢——就算上仙不说功法秘籍，沾沾仙气也是好的，万一还能看见什么匪夷所思之事，日后也好和他人吹牛，多有见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三元望向一时搞不清自己状况的师叔，小心地问：“师叔，师叔，怎么说？您拿个主意呗。”

人合此刻正在经历头脑风暴，他发现自己的五官超级敏感，时间的流速好像慢了不止一倍：他看见三元在对自己说话，但嘴唇慢动作地开合着，声音好像远远地拉长后的回声；但就在三元开口前，那整句话的内容自己却已经瞬间知晓了。两个信息差在自己的意识里，形成了脱节后的相互印证，这感觉很有趣。

人群中领头的一个老者，在想怎么能留住上仙在自己的掌控中，一方面可以就近请教自己认知上的卡顿，一方面有此等上仙坐镇，自家门派日后必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甚至奉天子令诸侯，假传圣意也理所当然，成为上仙的中介经纪人，其中能捞到的好处甜头大去了。可是怎么开口说呢？怎么打消同样想法其他门派的竞争呢？怎么笼络住上仙，在自家久住下来呢？不可冒失唐突随意张嘴启发了别人，也不能等其他门派先开口邀请了，自己再去争，失了身份。

人合“看着”面前众人，各怀鬼胎心思电转，觉得很有意思，不过大量如潮的信息流一浪浪涌来，让自己感觉有点儿好像

思维反应出现明显的卡顿。

只是人合不知道或说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现在的意识处理时速比常人快了不止十倍，他觉得自己思绪卡顿慢了半拍，但在周围人眼中，他心思敏捷、未卜先知、对答如流，眼光犀利。

人合应酬着自己四周一众早就成名的大人物们，尽量做到不卑不亢，平衡着各方势力的关系，聆听着这些人各自的心声算盘劈啪作响，感到无语又无奈。此刻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在灵界苦修数千载还无法突破各自瓶颈——一个个心思都用在了权谋利益之上，在乎的是自己的声望、利益、地位，想着如何能取巧一步登天，总想着突破认知瓶颈要用丹药、仙草、吐纳、行气，这些术法。

人合突然认识到，自己此刻突破境界的关键，不是陪母亲走了地狱之路，或孝心感召天地，亦或助人为乐的救世济民之愿；而是在旁观指引的过程中，自己在碎碎念间，透过鸯儿的各个平行人生、平行角色经历，更深刻地了解了心路的成长历程，认知到了心湖识海中当为与不当为的界限技巧，看破了自渡与渡人时的种种迷障。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原来自己这几千年来，都修错了方向：每天导引气流、呼吸吐纳、念经咏卷，穿行在种种可能性之间，都是一种在“术”法上的造作痴迷。其实这些都无法真的让自己突破认知上的屏障、解开智慧上的瓶颈、理解事物的本质本真。

修行这些术法确实让自己有整段的时间不用往复在轮回中，一次次地从头做起，但这些术法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们确实可以强化自己的能力与能量，可以让自己阳神元魂得以在灵界中修行，却无法靠把自己活成千年王八就开智明慧、通晓真谛。

是了，我和这一众灵界元老们的差距就在于：我经历了历经，并透过种种亲历与旁观，领悟到了觉悟醒悟的必要关键认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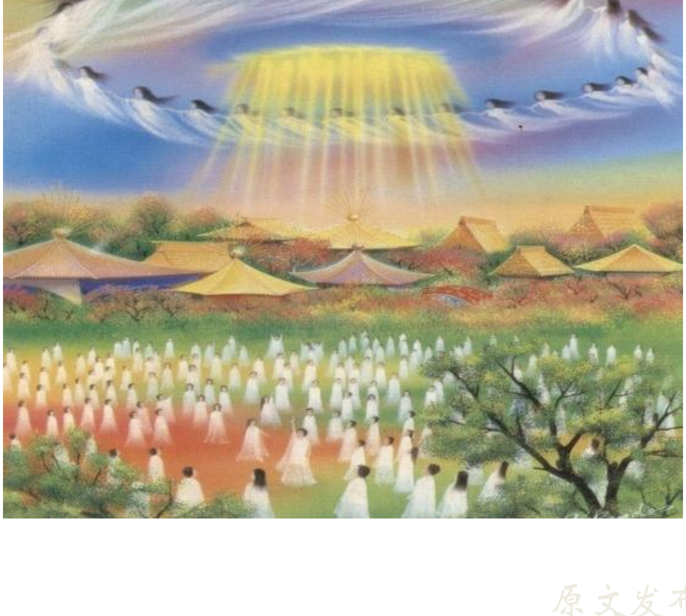
是了，是了！这灵界中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天国还是冥城，之所以都成为了灵魂们的“牢笼”，就是因为它们都活得太单调。活得太久，同一个角色活成永生是一种“成就”，也是一种诅咒———一方面可以不间断地修行积累，另一方面却因匮乏多重体验的交叉感触而导致认知固化，经验成为成见，而限制了自我认知的更新。相同的或近似的场景与环境导致

认知无法更全面地展开，有限的认知构成了这看不见的意识牢笼。

人合看着身边的这些人，淡淡地说：“你们也都不用相互斗心眼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突破本界瓶颈的方式是：明、明觉，明、明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要回去找她了，诸位有缘再会！”

话音刚落，人物又开始虚化，然后空间发生扭曲，人就凭空消失了！众人赶紧四下张望，想看看上仙这是瞬移去了哪里，可四野寂寥，只有清风伴野鹤掠过远山。

三元此时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此间事了，你可再入红尘，来金顶观翠帘洞找我。”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另一个世界中，一个女人的身影在荆棘山上蹒跚而行，她此刻体无完肤，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是她却好似浑然不知，只是手脚并用地在借助一根根横生的荆蔓奋力前行。

山风吹过，她不时听到有声音说：“你累了，你的血就要流干了，你永远也爬不到那巅顶的，放弃吧，躺下吧，掉头回去吧，放过自己吧，这种挣扎毫无意义。”

她对这些充耳不闻，手掌被荆棘的刺又一次穿透，她没有哭却在笑，狂笑，笑这荆棘之山只有这点本事吗？

山风呜咽，山谷下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一个男人在山脚下朝自己高喊：“鸯儿回来吧！我和孩子不能没有你，孩子离不开你啊！回来吧！”

然后王爷的声音传来：“下来吧，我封你为王妃正妻统御后府！”

然后声音又换：“孩子啊，下来吧！那里太危险了，别折磨自己了！都是我和你爸的不是，我们不该遗弃你的。孩子回来吧，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又有声音：“妹子啊，别爬了，回来吧！今后我像亲姐姐那

样照顾你。”王妃的声音说道。

这些人物轮番上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让她就此放手，回归鸯儿角色的日常“生活”。

女人甩甩手上的血滴，看准一块凸岩，跳跃过去，然后重重地摔在那石头上，肋骨与小腿骨传来剧烈的疼痛感，骨折的声音犹如掰断干枝。她躺在那岩石上大口喘息着，皮肉之痛，骨骼之痛，身心之痛，交错汹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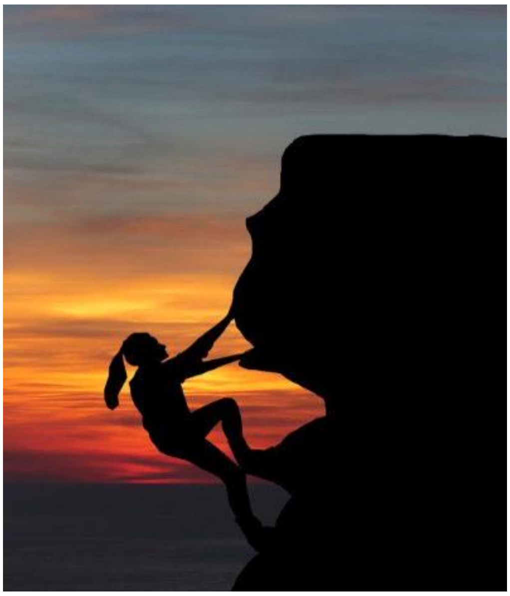
她看着不远处的山巅，已经很近了，她从未真的以为自己能爬到这里，但一路上她几乎从未想过，自己到了哪里、还剩多远，只是埋头前行，拼死奋进。此刻拦住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整块平滑的岩壁，那岩壁有两人多高，没有荆条可以借力。自己的腿骨断裂，肋骨崩裂，已然没有了气力。

这就是我的终点了吗？就到这里了吗？她望向天空，望向山巅的浩日光辉。

“停下来吧，你已经失血太多，你的伤势太重，下山回到家人、情人、亲人、爱人、孩子身边去吧，那里有爱，有情，有家，有温暖的床，美味的吃食，幸福的亲吻，爱的拥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等你疗愈了，下次再来挑战也不迟。这回你的成就与成绩已经很好了，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不用再证明自己了，你累了，休息吧，回去吧。”心里的声音对女人说道。



女人慢了下来，女人停了下来。她一身是血，蓬头垢面，但眼神坚毅。

她流着泪，嘴角上扬、僵硬、抽搐，但却在笑，她始终在笑，自从开始登山，她的每一步都是痛的，但她不觉得这是苦。她心里有个很“变态”的念头支撑着自己：舍了这身皮囊骨肉甚至髓脑，任由荆棘刮割凌迟了这个所谓的自己，倒要看看当我真的一无所有时，你还能拿走我什么，拿我怎么办？

正所谓：悍不畏死，何以畏之？

懊悔之山大体上分三层难度，最低层是：苦难之痛、迷茫之

雾和失败者们累累白骨形成的前车之鉴。

畏难怕苦珍惜羽毛的人，就在这里被劝退了，直接退回了自己的舒适区。走到山腰处，就会面临用亲情、爱情、友情，构成的情关，它们极力地来扯后腿，想把攀越者拖拽回幻梦故事线中，用情中的世俗伦理诱发愧疚心，一旦再次当真，也就原地再次昏睡了过去，沉浸在自己的幻觉里，“幸福”地留在了那里。

若走过了牵挂纠缠，放下了怨女痴情，不再沉迷于当母鸡种马，把世俗的故事线看得真切淡然了，那就具备了冲顶的可能。

但在登顶前，最后一关却是最难的，那就是：“自我”。

如果说山脚是舍身取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悟到肉身非我、报身非我、法身非我，三身不执的话；

那山腰的考验就是无人无我、诸相皆空、颠倒幻梦尽皆幻影；

最后冲顶的路是：两个内我间自我与自己的对决。

在山脚下你需要舍弃自我的身相皮囊；在山腰处你要斩断情丝三千，把头脑中世俗的伦理教条看破，把角色矩阵故事线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中的儿女情长觉知醒悟；到了冲顶阶段，心我与神智我，展开对峙，此刻你要真的能做出必要的明觉，是更看重角色我的内心还是更遵从意识人格我的神智灵感。

登顶前的巨岩，已无荆棘藤条可以借力攀爬，你需要自己踩着自我，爬上去——如果自己与自我相互掣肘或相互争权，那根本就没有翻越这巨岩的可能。需要角色我甘当人梯，把神智人格我托举上去，这样才可能登顶。

此时自己的心魔就会出来捣乱，这心魔不是别人，就是自我在经历角色我时生成的自我认知，它不甘心承认自身是神智人格自己在故事线中生成的此生意识客体，更不甘心被利用当作人梯把神魂人格托举上那量变到质变的巨岩之巅。自我不想被跃升后的神魂人格遗弃在巨石下喝风，成为故事线中的过去时，成为人格累世记忆中的一部分。

它渴望让神魂人格做自我的踏脚石，角色我的这个自我借此爬上去，成为一个登顶后融入光的全新存有，一个独立于自己全我序列的独立神魂人格，放弃与脱离固有的神魂人格家族，成为一个崭新的独立意识个体。

在山巅处俯视一切的人合，看到她此刻的状况，很是担心着

急，但却无能为力——她陷入了昏迷，在内心中展开了神人之争。人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但那是什么却一时间说不清楚：好像自己修道的主体焦点存在问题，所以自己无法突破最后的瓶颈。如果我与光同尘，那融合光中的是哪个我，作为人合的我，还是……人合难道不是我的角色吗？即使这个角色不在红尘故事线中，可是我这几千年来的修行，到底在修持、加持“谁”？如果我不是这个所谓的“人合”，不是金顶观的二师叔，不是这女人的儿子，不是王府世子，那我到底是谁呢?……

被疼昏过去的女人，还在经历内心中的挣扎。她角色我的心智是最了解内在神魂人格的，所以这个自我也最善于模仿神魂人格发送虚假信息，自我尝试屏蔽神魂人格的意识信息，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假装成灵感，发放心念的念头给头脑，冒充成灵感的启迪。

此刻劝女人停步回头的，就是她最后正要自我突破的、那不甘于成为过去时的自我角色心智。这内在意识是角色我的自我认同感化生出来的。它利用此时懊悔之山上的屏蔽场对思想觉受做手脚，冒充神魂的指导灵发出虚假的建言，想要阻拦神智我完成最后的跃升，想要诱骗神智我把自我托举成新的内在人格，而把残缺脱力后的神魂人格遗弃在懊悔山中。

第 159 章 抉择

荆棘山上懊悔多，畏缩、羁绊与私心。

若想登顶见真性，莫把人世太当真。

在悲欣交集中，女人不顾皮肉筋骨之伤，借由荆蔓攀缘而上。她在冥河中谅解了怨恨他人没照顾好自己的不甘，又在此山放下了懊悔自己没伺候好他人的自责，在临近山巅之处，纵身越过自我突变的临界点，摔了个筋骨断折痛彻心扉。

此时离登顶只差一步之遥，可是巨石裸岩挡路，只有借助人梯相互托举，才能登顶。此时自我的内在心识却假扮人格意识开始劝退她。因为心识是角色经历生化出的内在意识，一旦人格翻越过了这最后的高崖，它知道自己的存在将变成梦醒后的回忆。

女人这一路上来不顾皮相，放弃了牵挂，折断了筋骨，没想到最后要面临的是一场内在自我间的抉择：是保留这个角色身份，还是放弃这个角色身份，她下意识地知道，自己只能在此留存一个自我认同感。翻越上去的，要不就是作为鸯儿的灵体，要不就是那个曾演绎过鸯儿的灵体。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是初心决定结果，而非过程或结果本身，过程与结果本身只决定了结果的程度。

她必须在此刻做出决定，自己到底是谁，哪个我才是我。肉身不是我，这在死亡时已经明白；角色不是我，这在历经多重平行实相时她也明白了；头脑主体人格我还不是我，她在冥河里经历了舞台剧中的各个角色，透过所有上场人物的视角她明白，每个人物包括自己不过是剧情人物而已。她其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得很通透明白了，所以从山脚下一路上来那些皮肉筋骨之痛、那些人生羁绊之苦，她都没有犹豫过。

可是此刻她瘫软在地上，犹豫了：她始终把自己的本心当成是自己，而此刻她突然发现，这个自我意识的焦点，好像还不纯粹彻底；在这身灵皮的包裹下，在这个自身意识的核心中，好像还有着一个不在这灵体里，却在这灵体中的自我意识存在着。这个自我意识视此灵体为皮囊，看这灵魂如角色。

就好像这灵魂的灵体看鸯儿或其它角色的肉身为角色一样。

她突然想到，自己好像在这冥界中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如果入胎进入角色的是这个当前的灵体，那构成或生成这个灵体去演绎、编排生命历程的又是谁呢？是我，可又不是我，我在成为这鸯儿灵体前是谁？是什么呢？

她想起那棵古老的大树，想起树下自己与另一谁——那个叫“明”的家伙。好像一切的起源来自那里，可是一切都犹如昨夜的梦，明确地知道有，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拼凑补全不了。

此时，她的心声在极力地游说她放弃：“能走到这里早已经是无人能及，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与能力，回头下山吧，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现在精疲力竭，骨折筋断，皮开肉绽，肯定是无法翻越这巨岩的，难道躺在这里等死吗？”

等死……等死，女人突然间闪过一阵清明：我早就是魂体了，还怕什么死呢？这是灵体之躯，哪里来的皮肉骨骼？这些物理伤害，不过是自我故有认知中遗留下来的自我束缚，我连皮肉骨骼都没有，更没有物理感触，那痛也是我自己依据这逻辑链对境想出来的“合理”化反馈。

当想明白了这一点，她的身体开始变轻松，疼痛慢慢消散，皮肉伤痛快速愈合，因失血流逝了的生命力在恢复。她惊呆了：怎么还可以这样？怎么可能这样！自己只是一转念间想通了此身本为幻，一切就都变了！如果我想有双翅膀呢？那这高崖岂不就不再是问题了？！

心念所及实相所生，呼哒哒一双鹰鹏之翅出现在自己后背。女人喜出望外，努力适应学习使用这翅膀振翅高飞，果然自己身型离地而起，可以任意飞翔。

但让她无语的是，她无法飞跃到自己见识认知未及之境地，自己可在山腰、山脚、山巅反复飞旋，向下兼容，却无法突破头顶那无形的屏障。

几次试验后，她无奈地落回巨石前，放弃了翅膀，又想要让自己身型无限巨大化，想要通过巨人的体型优势，征服这最后的巨岩。这次的结果更让她崩溃：自己身量确实可以随愿念变化，可是眼前的阻碍也在同比放大。

她又想到瞬移，结果发现自己只能在已知领域中标定目标地，而巨岩上的风光对于当前的自己来说无法在思想上标定成具象化的目标点。

就这样，原地折腾了半天，她发现即使自己可以对自身用意念随意变更，但未知领域是无法凭借起心发愿就直接完成跨越的。

自己必须再次做出一个取舍：要不演绎角色的内在人格我登顶上去，要不角色我的自我灵体上去，让固有人格成为自己脱颖而出的垫脚石。

这是一场内在自我意识间对谁是“我”的主体主权认同之争。这是一场无声的争斗，一方是从小就理所当然的自我，一方是出生前、生命中、死后都本是自己的“nobody”谁都不是。内在自我想要对角色与肉身、甚至灵体的自我认同感，其实都不难；但想要脱离对自我的固化认知，其实并不容易。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很多宗教的修行者，穷尽一生甚至累世在修持的，其实就是角色我的内在自身认知，与本真的自我意识无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魂体被困在本位面宗教构建出的天堂、地狱、冥界、洞天等中阴伪世界天地间的原因。自我因无法卸下或放弃这个由角色我带来的自我认知，虽然通过死亡或修行已经放下了对角色身份的认同，却放不下角色我带来的自我认同感。即我是我。

很多人在修行中，搞出本角色我的身外身，即阳神阴神，并通过阳神阴神游走在本世间或三界中。其实这些身外身，不过是由意识之虚转为身份之实，又由身份之实转化成新的化身或法身。此虚行法身与入胎时的虚行法身虽质地性质作用皆相同，但其对“我”的自主认知是不同的。两者虽都看肉身为皮囊角色，但入胎法身视自己为全然中的一员，而出体法身视自己为自我的转化扬升。

别小看这一点点小小的认知区别，其后带来的心愿所向、自我认同、能力局限、意识交互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内在自我格局就大不同了。就好像一个华人来到海外，如果继续在内心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在很多利益抉择点上、在情感

归属上、在渴望期许上，会与“认同自己是外国人”大有不同。你生活在哪里、拿什么国家的文件是一码事，这是角色身份；你内心中把自己认同为归属于哪个面向，你日后的一系列操作都会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重大人生抉择时。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认知成是一个全然独立的存在，与天地间万有万存万物都毫无“关系”，既不利益谁，也不受谁庇佑。

在无法逾越的巨岩下，女人折腾了良久，尝试了各种方式，就是无法翻越此瓶颈。她觉得自己在此处耽误的时间比攀爬整座山峰花费的时间都多。最可恨的就是那原先给自己很多帮助的内在声音，此刻却变成了碎碎念的心魔，不断劝自己返回或到此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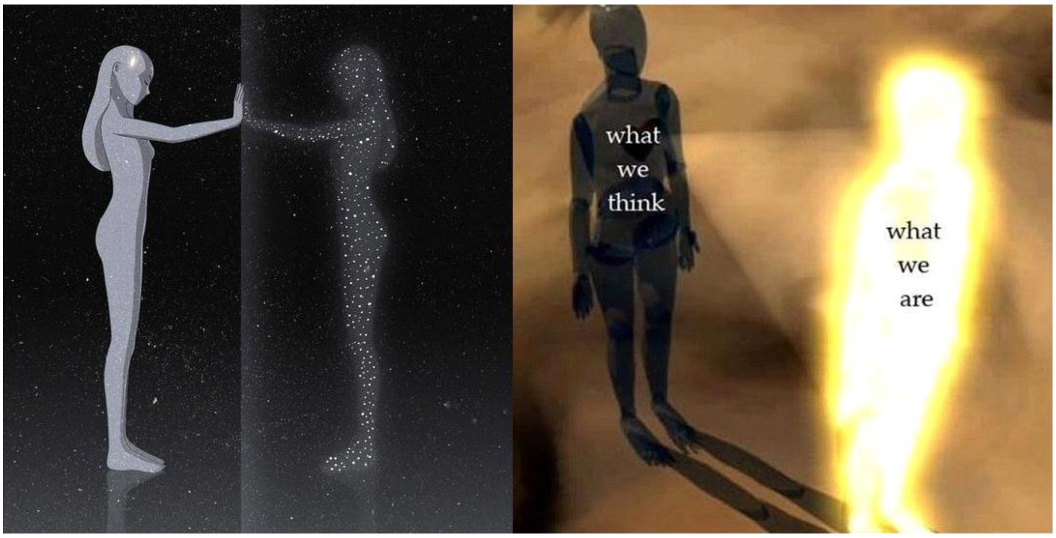
起初女人真的信了，动心了，就在她望向山下，想要找路下山回到山脚下，与那些滞留的修行者们会合时，她想起了那些人在自己出发时的讥讽和嘲笑，想起了上山前，内心告诉过自己：一旦上山，在山上的一路中，她是无法与自己神魂沟通的，因为这是对自我真实所是的考验，只能自己如实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独自面对。

如果这内心的声音不是一路上鼓励、督促、教诲我的心声，它到底是谁呢？

难道那血海中大眼怪所说的在山巅的心魔考验就是这个？我必须要战胜这心魔才能走过面前的巨岩？可是一个人要如何能战胜自己内心中的念头呢？身体里的那个声音无形无相，想要力搏都找不到对象；想要让它闭嘴除非醉心忙碌些什么，可稍有懈怠它又开始碎碎念了。战胜它，战胜它，怎么个标准叫做我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呢？



女人干脆不再进行任何物理方面攀越巨岩的尝试，反而盘坐在原地陷入了沉思。她发现解决最后这一问题的方式，与勇气、牺牲、胆量、作为，好像都无关，关键在于自己的一念

认同。可到底自己该要往哪个方向去想、又要想明白些什么呢？她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成功只隔着一张窗户纸的厚度，可自己面对这浓厚的迷雾，手指却无处着力。

她知道自己当下的核心问题是要化解掉自己心中喋喋不休地让自己退缩滞留放弃的那个心声。可她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个心声就是自己本身。难道我要在此自杀吗？可是我已经是灵体了，而且我现在的自愈速度惊人地快，想死根本就不可能啊。又没法把心声抓出来，抛弃掉或单独把内心杀死。她在原地念头飞转，可自己就好像是无头苍蝇般，始终都是原地打转。

她想到自己通过死亡从肉身中脱离了出来，难道我还要再一次从这个冥界的皮囊法相中再脱离出来一次吗？可是这法相是不死的啊！这冥界的天地是此法身的囚笼，而这法身又是我的囚笼。怎么才能打破这自我囚笼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怪不得山脚下的那些人说，万千年来，少有谁真的能翻越过此山，最后都放弃了。

等等，少有谁能……那意味着有人是做到了的！也就是说确实有某种方式可以做到，只是一旦翻越过这道屏障，融入到光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中，也就不再是此世间之人，所以无法回来把经验告诉所有人。所以对于山脚下的人们来说，回到山脚下的都是失败者，故而他们所有人的经验都是失败的经验，也就认为此山是无法翻越的。

聆听失败者的经验，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至少可以知道哪些路径是走不通的；但不要被失败者的畏难情绪所感染、被苦难恐吓住自己的脚步。一旦因为心里没底畏难不前，那就连一丝突破自己当下所是的可能都不复存在了。

女人身型不动如山，脑子里却一刻不停。思想如电，闪过万千念头，各种方向上的可能她都梳理了一遍，但还是找不到破境的契机点。

最后她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被自己始终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没有想过的问题：如果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如果肉身的鸯儿不是我，所有那些角色都不是我，就连这个法身魂体都不是我，心里的念头心声还不是我，那我是谁？

如果我谁都不是，而同时谁都是我，我又是谁？我是谁？我谁都不是，我为什么必须是谁呢？如果我谁都不是，谁又在此、被困于此呢？如果我不是我，那我还是鸯儿的神魂吗？

我肯定不是鸯儿的神魂，从点滴的信息看，在进入鸯儿这个角色前我已经存在，并且与那奇怪的神树有关，与那叫明的灵体有关；同时我肯定不是第一次经历这冥界之旅，只是我先前的记忆现在还无法碰触与追忆。

女人随着自己的思想一路信马由缰般地剥丝抽茧，最后她发现制约自己思想边际的居然是“自己”对“自我”的认知:自身此刻虽然已经是灵体法身，但从思想根本上却始终还认知自己是那个鸯儿角色的魂，这一认知形成的自我认同根基还是基于内心我，而非神魂我。故而其所愿所行，皆有明显角色我的思想与欲求印记。这印记导致自己的认知格局始终打不开。

自己因在认知上把自己圈禁在对固有角色的归属感中，所以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失去了全然性的自我认知感；又因这一局限，总觉得自己要从低贱卑微的某一“nobody”什么都不是，成长为某一更加“高尚”的什么，或必须要历经某一过程到达哪里、成为谁。这样一维的线性认知与点到点的逻辑思想方式，是角色在世间时，受困于伪装界面里的时间流和被时间流牵引的变化规律所形成的。

但这样的理念与思想模式，其实在灵界中已然不适合了：这里根本就没有时间流，是永恒的此时此刻，过往与未来都没有可对比的参照，彼岸花永远盛开，头顶所谓的太阳永远在同一个位置上，没有昼夜与四季，灵体们的行动确实有先后之分，但没有生老病死的流转，自身呈现显化入本界中后，年龄容貌身型就定格住了。

她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在这冥界中，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认知活着，灵体没有心肺，更没有血氧，但修行者还是会习惯性地吐纳呼吸，有些灵体甚至还会心慌窒息胸闷；灵体没有脾胃脏器，更不需大小便，自己在此地也有段日子了，从来不会有饥渴感，但自己确实见过一些灵体，始终饿得嗷嗷叫，什么都往嘴里塞；

这里从来不用睡眠，可有些家伙总怕不睡觉就会死，又睡不着，于是终日因失眠惶恐焦虑；这里本无需着装也无真实的寒暑，但有些灵体却热得裸奔、冷得到处找衣服……

自己认知中的一念所执，就会让自己陷入其带来的感受中去，那感受是如此客观“真实”，任谁都会持续当真，并陷入其中，直到……转识变念，更换认知。

女人想到这里，通体光华大盛，她想到了一个先前从未想到过的可能性：如果我换个思路，不是摒弃或扼杀掉自己体内的故有角色认知认同感，而是接纳并与其全然融合呢？我还是我，但我又不再是我，让双重内在自我间达成和解与配合，而不是彼此争夺意识主权，或为登顶舍弃其一，那会如何呢？

如果说，肉身我不是我，角色我不是我，头脑我不是我，心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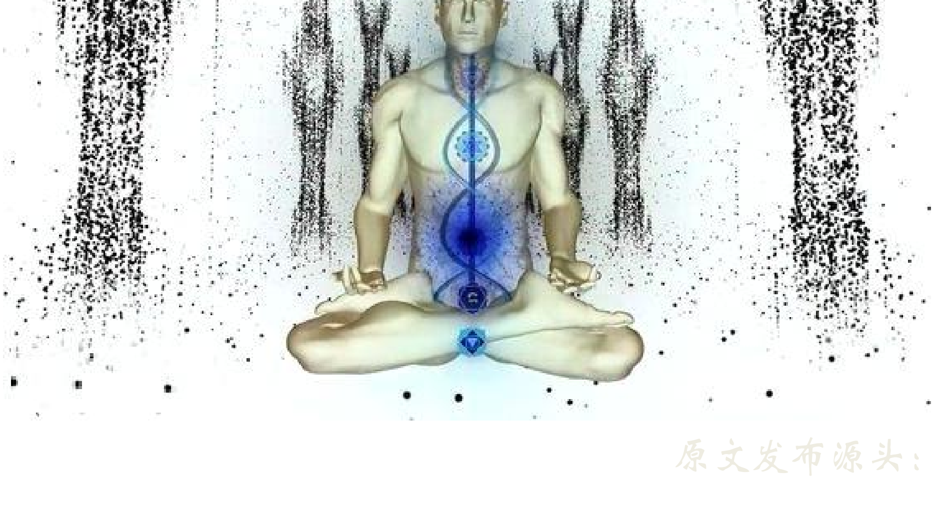
智我不是我，灵魂我不是我，意识我不是我，那就压根儿没有一个“我”，即“无我”。可它们又确实都是我，全是我！它们同时都不是我，全不是我！我不是具体的谁，我是所有的集合体，即宏一；而全然中的万有万存之弘一又不是我，我只是它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犹如肉身角色与这个宏一之我一般。“宏”包含所有却不包括所有，“弘”在向着所有可能性中探索与发展着，通过“成为”与历经各种所是，渴望透过历经，体会理解一切，获得无漏无瑕的智慧。

我无须解决掉或摒弃自己内在的其它意识面向，而是要学会包容接纳所有我经历过与遭遇过的我和看似非我，理解到一切所经历的、将经历的、所遭遇过的、未来会遭遇到的人和事，都是自我成长必不可少的助力，都是为了让这个所谓的我可以透过经历，获得必要的体验、体会、认知、理解和领悟。

想到这里，女人突然觉得自己对鸯儿一生中所遭遇过的、自己演绎过的所有人，都有了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与认同。如果说自渡冥河让自己放下了对世人和自己的种种怨恨，此刻她才真的全然地理解与了解到，人生如戏如梦，却又真实不虚。

倒不是说大梦红尘有多真，而是所有的经历构成了自己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带给自己的启迪因其真实性而获得了认知的依托。如果自己在演绎每一个角色时，曾很不“当真”，那就无法真切地理解到从那一角色位置上所生成的感触与无奈，更无法真切地、设身处地地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去理解它们的权衡利弊、选择思量与考虑。

啊！原来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何进入角色中后，就要承受隔阴之迷，原来，如果没有这隔阴之迷对不同角色的区隔，自己在演绎不同角色时，会很容易因带入了先前角色的自我认知思想，而让后续自己扮演的角色失去其“纯粹”。自己在演绎鸳哥哥和王爷的时候，就是因为隐约对先前鸯儿这个角色有莫名的眷顾好感，所以反而让鸯儿无法度过平静的一生，持续陷入轮替补偿的死局中，在如果与不甘中沉浮。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突然间，她感到一股冲击波激荡了自己的全身，自己犹如巨钟被敲击后般不断颤抖着，激荡的余波不断在身体内回旋冲撞。女人赶紧睁开眼睛看向四周，结果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粒子虚影，自己的灵体犹如落地的琉璃瓶，寸寸龟裂开。

随着体内巨大能量的激荡，自己的灵体砰然化为齑粉。与此同时，周围所有的景物也都变得模糊，最后自己居然成为了亿万闪烁着的浮尘，飘荡在整个空间内，可自己却可同时感受到每一个独立微粒的觉受思想审视视角感触。

此刻的自己，无所不是，无所不在，又什么都不是！

第 160 章 为道日减

心不死则道不生，

欲不灭则道不存。

想要翻越荆棘山无路崖，任何术法都无济于事，只有化解了心识与神识的内在之争，才有可能达成与天地同心、与万物一体。很多修行者误以为在此处要做出一个取舍，即灭人欲存天理、弃人心守天道，把自己活成局外人，成为冷酷的绝对观察者。

这样的方式确实也可达成自我突破，但却不究竟，因为从本质上自己尚未突破二分心，只是从镜像的一边转身到了另一边而已，这与放下二分心的自洽圆融根本不沾边。

这里说“死”心，不是灭绝、放弃的意思，而是消融掉内在对立的状态，把人性与神性统合到自性中合为一体。这里的神性不是神鬼精怪的神，不是宗教中的神，而是纯然本初的内在自我意识。

欲念并非是什么“坏”事，肉身之大欲食色性也，头脑之欲快活无忧，心智之欲爱与自我价值感，神魂之欲明明觉，意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识本初之欲明明德，有所欲求即有所行动，这让激荡流动成生命。

灭欲不是压制摒弃心念所向，而是要学会在不同的欲求中，做到清明的平衡与抉择。

在生命历程中，个体有着兴衰起落生死的周期性迭代，在一个周期内可用做自我发展的有效时间其实并不多。在这期间你把自己的能量与时间灌注向哪一个自我层面，就会相应地取得那一领域上的发展。

在不同自我层面中取得的收获，其获益有效性的时长是不同的。比如：

饱腹与烟酒、性欲等方面的肉身满足感只会持续几个小时；恋爱、被欣赏、获得财富，这样的颅内快感可持续几天；美丽的皮相、健硕的肌肉、功成名就，这样的所是可持续数月；完成角色我的自我价值，感受被爱慕、被崇敬，成为部族中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人物，这样或许可以骄傲一生。

可这些在宏观的大尺度下看，不过是弹指间的晨露朝华，实是一无所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场喧嚣，最后难免都与

肉身一起化作尘埃齑粉。那么到底用有限的生命、短暂的时间专注于怎样的自我作为，才真的能让自己、种群、全然都真实持续受惠呢？

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先找到此生入胎前的初心所向。但因为隔阴之迷，大多数人都无法回忆起自己出生前对此生的蓝图规划。不过即便无法追忆回想起出生前人生规划的细节，从人生经历中其实也可看出，自己具体在为当前的角色铺陈怎样的人生功课。

一般无非就是三点：

1、塑造角色，即出题阶段。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周围环境给你带来的影响、时代背景给你带来的影响，三者的凹凸挤压塑形了你当前的人物角色。

2、难题对答——让自己陷入某一倍感无力的境地，凸显出自身的缺陷，然后因此不足而痛苦挣扎。

3、如何面对自己搞不定的麻烦，是观望退缩、是花样百出、是迎头而上、是踌躇不前、是推诿畏惧、是四处求拜、是刻苦精钻。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在遭遇困境时，有时需要死磕到底才有出路，有时钻死胡同牛角尖却很不明智；有时需要另寻出路另辟蹊径，有时却需要学会原地等待冬去春来；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回头是岸，有时一旦退缩就会万劫不复一败涂地。

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可以一劳永逸，学会变通且具有弹性地解决问题就是生命历练的初心所在。坚持与放弃、紧握与轻持、跟随与质疑，所有看似对立的态度构成了内在的平衡感。稚嫩的灵魂往往心中只有一种方式、一类选择、一个答案；但智慧成熟后的自我，开始透过兼容的包容，理解全然中的对立并非是排它的独一，要在“是非”间学习不二的智慧、融通的理念。

在身、智、心、灵中，都有自身合理与不合理、合适与不合适的诉求。这些自我不同层面中的内在诉求，哪些被采纳、哪些被无视，哪些被珍视、哪些被放弃，需要自己有一个自我平衡的能力。任何时候，持续的一家独大都会导致严重的失衡问题。不管是肉身之欲、头脑之欲、心识之欲、神魂之欲，过度纵欲某一方面，都会引起其它自我领域的失衡，继而发生疾患甚至致命。

全然中的平衡需要大智慧。当女人决定放弃与内在自我争个你死我活后，当她决定接纳全然的自我为一体时，她化身为无数闪烁的光斑，砰然绽放，然后星星点点地融入到了一切所见之中。

她领悟到在生命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真实”的苦难，就好像舞台剧上一切都是戏剧冲突，哪怕生死也不过尔尔。生命的功课、自身的短板都藏在这些不如意中，这也就是自己的初心所在，所以苦难并非是折磨而是磨砺。当然画蛇添足地自讨苦吃在此是另一码事，这指搬弄口舌是非上的造作或因种种不甘生出的如果。

她此刻透过全然所是的状态，感受着整个冥界天地中的一切。忽然她明白了：冥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非自己原先想的那样，这里为亡灵展现出的一切所谓苦难与折磨、圈禁与阻碍，都是在利用即刻反馈，让每一个归乡的自我可以对镜正冠。

亡灵在此缓冲区内，逐层放下因角色形成的种种心结，放下角色入戏后的种种不甘。如果不能释怀，就透过一次次的往复，历经不同剧情与视角，直到明白了自己当领悟的功课，最后带着澄澈、坦然、喜悦、平静的心态回归自我群体意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中，完成“此生”的功课。当然这个此生往往是复数形式的，是由一个庞大自己经历的矩阵构成的一场生命体验。

在宏视角中，整个冥界犹如一个沙盒，芸芸众生都是或明或暗的小光点。她发现自己此刻的视角好像就是从那山巅永不落的太阳中看向一切，自己的目光犹如照耀万物的日光。这种感觉很奇特：自己此刻既是整个空间，同时又是具体的那个“太阳”，还是空中飘荡着的所有微尘。任何在这片场域内的灵体，都好像与自己心念相通，它们的每一个念头自己都能真切地感知到。

她发现自己好像就在刚刚，经过了一个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分水岭。之前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为，而此刻，莫名地会感觉到一种群体性的责任感，一种渴望照顾他人、扶植他人、

启迪他人的冲动充斥在心中。自己明确地感觉到，自己就是全然中的一部分，而全然又真切地构成了自己。在全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如果陷入困境，并因此心生恐怖、委屈、恼恨、颓废等感触，自己都会真切地感受到，犹如那就是自己在经历一般。

她那么想要去帮助这空间内的每一个苦难者，这冲动是那么强烈，可是她却好像又无力去真的具体帮到谁什么，因为自己只不过是这空间、是那不落的太阳、是空气中的微尘。她隐约感到自己不应该聚型去干预任何个体的具体心路历程，哪怕这类帮助会很有效快速地协助那些个体摆脱麻烦。

因自己出手干预他人的因果线，那个体就会因外力的干预而失去经历与日后反思的机会。失去反思的机会，就等于其先前数十年所有的生命铺陈都因此白费了。会让那些被协助了的人，日后一旦遇到人生课业就哭诉跪求协助，到头来什么也没学会，总以为只要谦卑跪拜、口念佛号、花钱消灾，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养成这样的认知习气后是很可怕的。

其实人生无大事，就连生死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大不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重新来过、再来过；可是如果没能学会反思自省，哪怕走过多少遍人生路，都是白搭。每日若只想走捷径，靠跪拜偶像使用术数取巧，是会为一念所执活丢了自己的。乞讨如果获利，就会厌恶厌弃踏实苦干，所以布施中法布施才是真慈悲。

她突然明白了自己很早前听闻过的一则小故事：

皇帝兴建寺庙，每日念经，坚持素食，早晚礼佛，布施钱财无数，觉得自己累积了大功德，于是问神僧自己可因此有福。没想到神僧大师说：“没有。”帝问：“何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原来助人要布施的是良善道理，而非金银食粮；要救助的是人心向背之良知，而非性命苦疾。遭灾受难，哪怕因此丢了性命，不过是一场舞台剧；能否透过这经历活得多明白了些许，才是关键所在。

心念至此，她心中感到最后的一个无形心结也消散开了：其他她在许多年里，曾经无数次地求告上苍救助自己，可是却从未获得响应与反馈。她质疑过、愤恨过、咒骂过天地有灵，

觉得天地不公、神明不仁、命运不义。

可当自己成为这天地太阳时，此刻她明白了：天地之德在自然，在如如不动中不偏袒辅助任何一个个体，或压抑惩戒另一个。生克消涨间的舞台剧有其自己的规则与道理，不可冒然干预。天地之德，之大德在于借由圣人之口传大道于万民。随缘领受，境界不到，听见了看到了也不知珍惜；经历过，反思过，云里雾里需要一盏明灯时，这些道理就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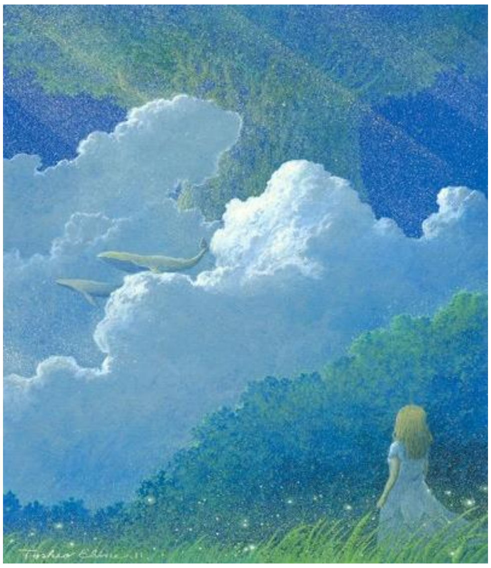
女人此刻感到无比清爽释然，好像内心中一切的困惑都不再困扰自己。她感觉内心中充满了力量与能量，自己在不断地往外散射出光与爱的温暖，而整个空间中所有的闪光微粒都在犹如铁砂依附磁铁般，主动朝自己聚拢过来。

整个冥界的场域在光中消失了，自己处于另一个新场域中，是一大片无垠广漠的梦幻之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我这算是成功了？我越过了巨石，登顶了？原来最后的考验是内在自我的和解、与天地的交融和理解天地不仁大道存焉的究竟！

这里就是山顶了吗？极远处有一棵擎天古木，它支撑着永不落的太阳，就连云海也不及其腰。好壮丽辉宏的神树啊！它是这世界的中心吗？一股莫名的吸引力牵引着她不自觉地朝那苍天古木走去。



不知走了多远，眼前出现了一片大湖，那巨大的擎天之柱就在湖心处，可是自己要怎么才能游过去呢？她走近湖边，看到不远处有一条小船，那船静静地荡漾在水面上，船上趴着一只母狮子！

女人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她的内心中对危险有了全新

的认知——她知道只要自己不去散发出怯懦的思想，就不会诱发险恶的实相在场域内生化成确实的体验。可是这母狮子它能懂我的思想或言语吗？就算懂，它能划船吗？它会愿意让我上它的船，并渡我去到湖心岛吗？

犹豫再三，女人还是朝那小船上的母狮高声呼喊起来：“嗨，你能听懂吗？你能把船靠过来吗？我想搭乘它去那湖心岛，你愿意帮助我吗？”

一只白鸽落在毫无反应的狮子头顶——大湖水面极其宽广，那飞鸟确实没什么很好落脚休息的地方。船上的狮子仿佛在酣睡，它对女人的呼喊亦或头上的白鸽浑然不觉。女人再三呼喊也没能唤醒睡狮建立沟通。就在女人不知所措时，那白鸽振翅飞了过来。

女人盯着飞近的白鸽，突然在心识意海中感受到了一句话：“想要唤醒这母狮，你需要经历七重考验，拿到‘三花并蒂莲’。借由此物，你才能和这狮子形成神魂沟通，穿越维度屏障。不过你要小心，并蒂莲是被一头巨魔守护着，如果你不能打败它，就只能从头来过。好在在此处你可无限复活，而且这个任务没有时限。”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三花并蒂莲长啥样？那巨魔是什么？七重考验分别又是什么？”女人朝白鸽喊话。

那白鸽飞过来，落地后幻化成一名手持明灯的智者，它说：“你若想抵达智慧树，需要得到母狮莎布的认可。拿到三花并蒂莲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能通过七重考验，就可看到它呈现在你面前。

那七重考验分别是：开放与矜持、积累与付出、行动与静观、自爱与博爱、美言与缄默、无视与全视、个体与群体。当你掌握并通过了这七重考验，你就能看见那‘三花并蒂莲’在你头顶盛开。不过想要拿到它，你最后还需击败看护它的巨魔。”

女人望向四周，然后疑惑地问：“我要去哪里领受这些挑战？

又要如何达成它们呢？我需要怎样的能力才能击败看守神花的巨魔呢？”

智者说：“这七重考验都会化作是非呈现在你的心中，成为你需经历的幻梦；而你要在这些经历中逐一达成它们，并获得每一关的内在平衡，并利用之前获得的平衡力挑战下一层难度。至于最后的巨魔，它其实会在每一关都化身成不同形象，给你制造麻烦，让你失去自我的内在平衡，你要先后击败它八次才能过关。”

女人茫然地问：“怎么才算击败了它呢？”

智者说：“其实很简单，但很难都做到，尤其是当你的认知与能力相互不匹配时。”

女人思考了一会儿，发现这七重考验的内容都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开放与矜持是考验自己接纳的能力；积累与付出是在考验自己能量的流动性；行动与静观是在考验自己对时机的把握程度和行动力强弱。

自爱与博爱很显然涉及到利己与利他的平衡，这其实与个体与群体这道题很类似，就是不知道差距在哪里；美言与缄默、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无视与全视，自己一时还搞不懂。于是询问白鸽幻化成的智者，最后三关要如何理解。

智者说：“祸从口出、伤人害己，尊者少言，贵人言慢，智者寡语。在当提点他人时，说道理即可，说一次即可。每个人都有自己当体验的功课，尽量不要干预他人的人生经历，除非对方向你真心请教。

无视并非不看或看不见，而是学会忽视自己看不惯、一时不能理解的、或刻意在撩拨你情绪的人或事，即学会有选择性地对遭遇做出或不做出反应，而这选择权要能始终是可被掌控的。莫要做那一屁过江来的修行人，让他人的言行左右自己的情绪就不善了。

全视即学会从不同的层面、角度上综合地看待问题，跳出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事物的全貌。当你可见的范围越大、可用的视角越多，你透彻理解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被故事线中情景剧动摇心境的可能就越少。你会能轻松地明白，当前的遭遇因何而来、难点在哪儿、考点是什么、要如何应对。

最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确实与自爱和博爱很近似，但却全然不同。论述自爱与博爱的出发点是自我，而让自我意识

同时介于个体与群体意识之间，这考验的是你对全然的认知与把控能力。要知道很多人不能接纳多重中的同时性，自我认知总是点状的，从一点转移到另一点，依赖着非此即彼的确定性自我认知。这是最后一关的考点：既是、也是、还是、同时是。”

女人点头说：“我明白了，您能告诉我，要如何战胜那守护圣花的巨魔？要如何采摘那圣花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61 章 七重梦

古木湖畔遇白鸽，智者妙语七重楼，

若想得见三花聚，需平张弛聚散心。

智者说明：“七重考验分别是：开放与矜持、积累与付出、行动与静观、自爱与博爱、美言与缄默、无视与全视、个体与群体。当你掌握并通过了这七重考验，你就能看见那‘三花并蒂莲’在你头顶盛开。不过想要拿到它，你最后还需击败看护它的巨魔。”并解释了多看少说与自我认知和全局观见的差距。

女人最后问：“要如何才能击败看守圣花的巨魔？”

智者微笑说：“到时候自会有适当的引领降临，你先达成前边这七项考验再问不迟。”

女人望向四周，问：“我要去哪里领受与达成这些考验呢？谁来做裁判？我又怎知自己达成了必须的要求呢？作为一项挑战，我要向谁证明自己的成就呢？”

智者微笑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此处闭上眼睛，你会投身入各种经历中去，依次经受不同领域面向的魔考。你达

成了一项挑战、确切地掌握了一种能力后，就会自动触发下一层考验，如此递进。如果你失败了也不用气馁，你有无限的时间与机会重复先前的课题。不过每次都要从第一关重新开始。

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了的能力，会让你在再一次经历那考验时很顺利地通过它，就好像水到渠成般自然地让你感觉不到那是阻碍；而当你感到阻力、感到困难、觉得辛苦时，就是你当前尚且无法逾越的自我缺陷之所在。你需要认真对待你应对不来的问题，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但不可逃避问题——搁置问题只会让其反复出现。当然有时等待更好的时机化解此刻无法化解的问题，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技巧。

逃避与等待时机两者看似在行为上都是躺平与脱离是非旋涡，但在初心信念上是大有不同的。这点你需要注意。”

女人致谢，然后问：“请问您如何称呼？你可知我的真名？我在找寻我的本名。”

智者说：“你叫我‘明’就可以，而你的名就是‘名’。‘夕’‘口’为‘名’，本意是窗中月色。月光照进窗口，幽室通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明。其实‘明’字最早和‘名’本是一字的。所以‘名’字即‘明’字。

你还有个孪生姐妹，叫‘冥’。冥者，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是你的另一面。此刻她位于幽地，被情所困，浑然忘我，不见天日之光。日后你会有机会见到她的。”

女人瞪大眼睛看向智者说：“你就是‘明’？我在幻梦里见过你一面，不过那时你是另一个形象。先前在我脑海中一路引领我的就是你吗？”

智者说：“我就是明，与你同根同源。你所见我的形象，每次都不会相同，因为我的形象是由你的认知定义显化出来的。我可以是老者、青年、少年、小孩，或动物甚至植物，可以是人或非人，是神或是魔，是僧或是道，是你的父亲、丈夫、

儿子、情人，我的形象、身份、着装、样貌、装饰物，都依据你的念想化生显像。

所以这个我是我，非我；你过往所见之我、所听闻之我是我，非我；我此刻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可我当然确实既在此处是你所见、又在彼处非你所见。我是我，也是你；同时我非我，我也非你。我知道这些话，在今日你还全然听不懂，但却又都是实话。从这一刻开始，你要经历与挑战的主题将会是不确定性中的似是而非。过往那些做人时你在人世间养成的确定性理念与认知架构、肯定或否定的明确性答案和唯一标准答案，在未来都不再适用，甚至会成为你继续发展的阻碍。

我希望你能慢慢地明白，在多元多维的同时性中，任何确定的答案都存在自限性，并因此在大多数时候会在不全然中诱发认知的扭曲。我想你听说过盲人摸象的故事，管中窥豹带来的结果，往往造成世人眼见为实时的认知扭曲。在短暂且匀速线性的人世舞台剧中，你积累的认知并不适合高维时空体系内的道。这就是你当前要完成的课业。”

女人看着智者，她很努力地想听明白这些绕口令，但自己确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实感到他的话很费解。自己只想知道他和自己的关系、他是不是那个“明”、自己到底要做到怎样才算过关达标，没想到他说了这一大堆“废话”。于是女人有点儿气恼地问：“如果你说人世间的道理到了此处已经全然无用，那干嘛还让我在人世间经历这许多苦难挫折呢？”

智者说：“在所有的同时性中，每一个独立面向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每一种可能都蕴含着全然中不可或缺的认知启迪。你透过所有角色所有可能走过所有经历，让一切如果在你的回忆中都可被察觉比对。这样的一次次体验，每一次每一场都是问题重重的。但从宏观上看，你现在再回忆所有你经历过的历经，是否发现自己具备了对这一意识领域的无漏认知呢？

这就是入世历经角色的意义所在。日后你还会历经各种角色，并因此遍尝心酸甜苦。在颠来倒去间，我希望你偶尔能想起我今天的这番话语。世间的道理只是一域一地一时的道理，它是道理，但却不是无常中的道理，更不是全然中的大道。世间的道理只适合一时一世一地，其可重复性可验证性都基于伪装层中为剧情提供的稳定性契机。

任何你们所熟悉的常量，不管是时间的流速或流向、密度或阻力、温度或质地、距离和曲度，都是随时可在后台给出、即刻修正调整的；而任何一个微小参数的调整，都可以让你认为的常识变得面目全非。”

女人更加疑惑：“如果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衡量的标准，那你让我怎么达成你所谓的挑战？如何算定我的成功与失败呢？谁来做出这一评断呢？又依据什么呢？”

智者说：“没有一个人为或神设定的标准或戒律需要被尊崇成信条，没有哪个标准可以来衡量是非的对错好坏。任何时候，初心不能评断其好坏，过程也不能论断其优劣，结果还是不能断论其是非。没有谁有资格有能力去评价他人，甚至连自己也很难真切地了知自己。

不过倒有一条我的经验可以分享给你，或许对你能有帮助。”

“愿闻其详。”女人眼睛睁大放光，仔细看着智者。

智者说：“俯仰无愧天地，往来了无憾事，遵循良知为人，莫责他人短长。”

“就这么简单？”女人疑惑地看着智者。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不简单了，很不简单了。能做到这四点，已是大修行了。”

“俯仰无愧天地，往来了无憾事，遵循良知为人，莫责他人短长。”女人重复了一遍，默默记下。

智者说：“如果你准备好了，请盘坐好，闭上眼睛，我会送你去第一重考验之地。”

女人深呼吸，肃穆，盘坐，慢慢闭上眼睛，耳中听着古木湖畔的水花拍岸。

然后她感觉自己掉入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炫彩隧道，一梦接着一梦，自己从一个场景步入另一个场景，从一个人物身份切换成另一个身份，做过男人也做过女人，有时很早就夭折了，有时活得百岁高龄，有过不同的伴侣、孩子、家人、朋友，

它们不断变化着名字与形象，走入自己的视野又步出自己的生活，或欢喜或争执，或帮助过自己或伤害过自己。

很多时候，自己都只是当前场景中的“自我”跟随着自己内心中的念头做出近乎本能、符合自己认知理念的互动行为。很多时候，场景与场景间没有必要的过渡，自己就好像是瞬移过去的，很多时候故事就那样突然开始又戛然而止，没有前因的铺陈更没后续的回响，但自己好像对此并不奇怪，只是如此一路如实地在经历，好像一个刀客，凭借着直觉出招，甚至不用看清对手的套路。

她历经了多情浪子与千金小姐的爱，也尝试过风尘女与痴情书生的情。她负过也被负过，他浪过也厌恶过床笫之嬉戏。她做过自幼守寡一生的好女人，也做过九个孩子的妈。直到她终于明白了情爱的本真并非肉体上的忠贞与欢愉，而是在心灵的共鸣后彼此相伴到各自互道珍重、天各一方却还是朋友。

之后她不再全身心地只为男欢女爱而活，身边的同性异性来来去去随缘聚散。她开始专注于做事情，成为过大财主，有过大商号，甚至还做过女皇帝，可是不管自己累积了多少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财名望地位，自己总是觉得好像一无所有，金山银海冠绝六宫一统天下，之后呢?

长夜无眠空寂寥，百年回首一场空。

我都干了什么？又为什么呢？一步步回想起来，好像当初卷入那旋涡后就不再是自己了，一步步只能如此，往往别无选择。

真的别无选择吗？散尽家财救助天下，舍粥赈灾普济苍生，减税邦睦休养民生，回首看不过是一年之幸、十载荣光、百年盛世，之后那些被自己救助过的人都化为白骨齑粉，一切如故。

她痛定思痛，化身文豪诗人，振臂高呼为民请命，唤醒人心著书立说，可惜识字者多可领命者少，世人关注权谋之术、诡诈之道、发财之路、成名之例。

她又做神尼、做圣僧、做天师、当神父，弘法讲经劝世人明心见性，可不到百年，子弟们分崩离析相互仇视，各持己见山头林立，争名夺利各自为尊。

她看着世间人们犹如暴雨前夜的蚂蚁，相互撕咬彼此攻伐，

来回搬运那可怜的财富，每日就为生养众多而忙碌。她不再劝架，也不干预它们间的拼杀，只是静静地看着。

她想：千年前是如此，百年前是如此，百年千年后，还是如此。虽然眼前的蚁群已经尸身遍地，但好像却不因此见其就少了绝了。这或许就是自然吧，这就是它们自己的道，残酷但有效地维持着当有当是的平衡：蚁群间的平衡、蚁群与周围物种的平衡、区域内的小平衡和大局中的宏观平衡。她发现之前自己的好心干预和挽救好像很多余，甚至有些愚蠢、有些自以为是的造作。

难道是我因活得太久而变得孤寡冷漠了？好像很难再交到道可共鸣知心的朋友。世人所关心在意的事、所谈论的话题，就好像三岁稚童争夺玩具时的哭闹，就好像豆蔻少女怀春时的梦语——谁的衣裙脂粉好坏，谁的男人女子是非，谁又拿起了金刀号令诸侯，谁又掉了脑袋曝尸荒野……

她看着人们犹如蚊蝇般嗡嗡飞旋聚散往来，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仿佛这只是一场无法醒来的梦，而自己隔着一层纱窗在看着日升月落、春去秋来。

她办了一座不大的私塾，不要钱，也没有门院，天为棚顶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做席，随缘说着自己领悟到的道理，给想听的人听。她也不问来听的人是谁，也不问那些人日后的名头成就，只是随缘说法，解惑济危。

有人赞她、捧她、传扬她，有人谤她、毁她、攻击她，她却总是淡淡地一笑，说：“还都是小孩子，长大些就都懂事了，会懂事的。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成长的过程，并经历这些过程。谁没稚嫩年轻过呢。”

每每回想起自己刚开始办学时，曾经如此用心在意，恨不得每一个子弟都能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出人头地，成就明觉大道。那时的自己每一生都活得很短暂忙碌，可到头来各自有命，自己替谁都不能代笔个人的课业答卷。从此她很少指正他人的不是，不会要求谁去怎么做。

她不是看不到或看不懂这世上种种台前幕后的猫腻，只是她

明白与懂得了，尊重全然中各种可能性按其自身的规律呈现出当下之所是。她变得很“冷”，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但她又很暖，从来都是无条件无住相地在帮助任何一个求助者，而且是不求回报、不在意是否感恩。她变成了空气、日光、风雨般的临在，好像确实有，而且作用非凡；可好像又不被谁注意到，就本该如此才自然正常。

她成为了其所在世界中的一部分，但又好像远远地看着那个世界。世间的多重过往与未来同时在她的眼前展开，而她同时存在于所有的世界中，却做着全然相同的事。这感觉很奇特，就好像所有的界面都各自有自己的切面，可所有切面都共同聚焦在同一个焦点上。

此刻的女人，她不是谁，又是谁；她不在这个世间，又行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在这个世间；她不干预他人的人生，又引领着群体意识方向；她是自己，好像又从来都不是这个所谓的自己。

她突然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智者的绕口令，然后她突然好像想起了更多，甚至懂了什么。她凝视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那倒影的虚相与窗外的世界完美地嵌合在一起。她一时有些恍惚，不知是那窗外的自己在看向屋里，还是屋里的自己在瞧向窗外。

她知道那街上往来的路人、屋里奔跑的小孩、厨房里烧菜的男人，都是自己经历中的一部分。随着自己的躯体开始逐渐恢复知觉，她知道这场梦快要醒了，她不知道当自己醒来时，这窗外的世界与路人、屋内的丈夫与孩子是会泡影般消失，还是继续活在自己的回想中。或许自己再闭眼时，他们还都定格在自己睁眼的那一刻，然后这世界的时间又开始流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或许当我醒来，这梦中的我，还继续站在窗边，凝视着街道，然后纳闷自己怎么忘我地恍惚了，现在想的心事只变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一个“疯”女人不切实际的神经质意撰……

“你醒了，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呢。”智者还在刚才的位置上，看着女人说。

女人皱眉看着智者——他手里拿着一朵三花并蒂莲，然后问：“我这一梦感觉过了许多世，你在这里等了多久？我已经过关了吗？这就是我的奖励吗？”

智者说：“是的，你确实达成了所有七项要求，获得了当有的自我平衡与认知平衡。此刻我手中的就是你唤醒母狮莎布的三花并蒂莲，但我还不能给你。你要完成最后一项自我挑战，才能有资格得到它。”

女人小心地问：“你是说让我去击败看守它的巨魔吗？那巨魔在哪里？我又要如何才能击败它呢？”

智者说：“不急。你看这三花并蒂莲，三花各有一色，红色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的象征着炙热的太阳，白色的则是皎洁的月色，中间这朵七彩之花，又名众星之花或信仰之花，它支撑着整个主干，是左右两花的乳娘，是永恒不朽的桥梁，是贯穿天地的纽带。

这三花并蒂莲十分罕见，因为太阳花晨起含苞，正午怒放，傍晚凋零；而月亮花暮色时聚型，午夜绽放，晨光前凋谢。如此交替，很少并存。只有中间这朵信念之花七彩聚齐时，才能得见日月双花、左右并蒂、三花绽放的奇观。

要想击败那守护圣花的巨魔，你需要先想明白这个谜语。不然你真的毫无胜算。”

第 162 章 圣花之谜

跷跷板上比高低，忽上忽下是周期。

高处笑来低处愁，玩不着的心里急。

智者“明”看着“女人”只用了十多个轮回、不到千年时间，就快速地利用各种对等体验达成了七重内在平衡，很是赞许。于是拿出“三花并蒂莲”的样本，和她解说其中的奥义与讲究。

原来这所谓的三花并蒂莲，并非是某种实物，而是一种神魂需达成的境界状态。即：

1. 自我男性意识面与女性意识面的内在平衡；

2. 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取得内在平衡；

3. 行为准则的规矩与全然不设限的观觉取得内在平衡；

4. 高维意识信念与低维角色实操取得内在平衡；

5. 主动行动力与被动应对间取得内在平衡；

6. 链性逻辑思维和跳跃性感性思想间取得内在平衡；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7. 自我光明面的爱与昏暗面的恨取得内在平衡。

一旦自体打破了第七重意识屏障，突破自我与群体的认知隔膜，想要进入第八重三花并蒂莲的境界，并最后渴望冲击和开启九重自我境界，跨越意识维度鸿沟，融入万维意识网格，就需要先达成这七个多重自我间的内在平衡。

高岗上的智者“明”说完这些讲解后，看着女人“名”，静候她消化理解其中奥义。

女人默念思量着这新的七重奥义，发现之前自己经历的七重内在平衡，是针对自己与肉身、与头脑、与心智、与神魂之欲念的自我平衡，然后是透过自爱博爱这世间剧，展开如何沟通、如何看待、如何观觉的锻炼。

此刻自己要面对的七重平衡，已经脱离了角色我的范畴，涉及到的多数是很形而上的东西：感情与理性的平衡、信念与现实的平衡、感性与情绪的平衡、行动与造作的平衡、线性局域理念与多维同时性间的平衡、角色观点与全然真实间的平衡，可最后自我性别认知的平衡要如何做到呢？难不成我想着自己是个假小子不成？让我脱光衣服在这里裸奔，我可做不到啊。

智者好像能看透“名”的所有思想念头，笑盈盈地说：“很好，很好，大善。我且送你去那看守圣花的巨魔处，你此刻已有和它对决的能力了，希望你能顺利取得圣花，唤醒你的荣光。”

话音刚落，女人只见自己周边的景色模糊扭曲，自己出现在一片树林间的空场里。这空场不大，离自己十步之遥的地上插着一柄宝剑，离宝剑十步远的地方，一个穿着道袍的男人警惕地看着自己。

林间有画外音传来：“你俩只能有一人离开这片空间，另一个将永远被困其中。”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谨慎小心地盯着二十步开外的道士，心中盘算着自己抢到剑并活下来的概率。她没想到智者口中说的巨魔会化身成一个男道士的样貌，而且还挺帅。对面的道士好像也很意外：怎么自己会陡然出现在此处，莫名地卷入这样的一场生死对决里？

两人都看着对方，怕对方暴起抢了先手；又想着自己怎么能先拿到地上的宝剑，好自保有余再说其它。

通过这许多时日的经历，女人此刻深知眼前所见一切都是幻境。可是她一时不能想明白：这一关的考点是什么？自己要透过这一幻境获得怎样的心智成长？杀魔夺宝？这肯定是下下策；和对方和谈？可规则很明确：只有一人能活着离开。自我牺牲？自困其中？那根本做不到带回圣花的初始条件。

劝对方主动投降交出圣花、留在这里等死？显然看样子对方是不会同意这一荒谬建议的。前后维谷左右为难，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女人对面的男道士先开口说话了：“你是鸯儿吧，是我啊，在野湖那里渡化过你，陪你走过心灵荒漠和冥河，我是你未曾谋面的儿子，我现在道号‘人合’。”

女人狐疑地看着对面的道士，她知道妖魔读心幻行的本事堪称无双，而且善于欺诈。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交出圣花，我就相信你所说为真。”女人说着，警惕地慢步靠近宝剑。

道士果然没动，只是看着她靠近宝剑，然后说：“我刚才还在灵界树下回神，结果不知怎的就被一束光传送到了这里。我没有什么圣花啊，如果你知道哪里有，我可以帮你找。那宝剑你随便拿，我练过数千年的功夫，还会很多法术，十多个金甲武士也伤不到我分毫。如果那宝剑让你安心，你尽管拿着就好。”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小心翼翼地靠近宝剑——这十步仿佛比走到天边还远，每跨出一步，她心念中对那道士的观想都各不相同——那道士在自己眼中一会儿是鬼，一会儿是魔，一会儿是道士，一会儿是怪物，一会儿是神圣之光。女人觉得它是什么，就会亲眼看见什么，而且怎么看怎么像。当女人握住剑柄时，心中安稳了几分。可看着那家伙果然原地没动，又惶恐了起来——

如果他来抢夺这宝剑，说明他畏惧我拿到这利器，至少证明我俩的武力在伯仲之间，尚有一搏之可能。可是他对这宝剑和我都不屑一顾，我拿着宝剑又能对他奈何？挑战它就是自己去送死，不挑战等于在此耗死吗？难不成等他先出手？那自己就连怎么死的或许都不知道了。

想到这里，手上的宝剑变得沉重烫手。自己此刻拿着剑，挑衅架势十足，激怒对方不是找死吗？可，可放下利剑，又太

没安全感了。怎么做好像都有问题，此刻拿着剑站在离“怪物”十步远的地方，反而更感到不安。

那道士看着女人笨拙地拿着大剑，感到有点儿好笑，强忍着没笑，可表情因此很不自然。这让女人更加紧张，胡乱挥舞着大剑喊着：“我不怕你！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道士左右张望四周，自己也是纳闷，刚才自己明明是站在师侄“三元”背后，四围是各门精英老怪，怎么瞬间自己就被传送到了这里?

眼前的这“鸯儿”眼神古怪，言辞闪烁，对自己戒备心很重，而其散发出敌意和杀机，她这是中了什么邪？怎么看自己跟看鬼似的！她渡过冥河后，爬荆棘山时难道遭遇了什么不测?上次在野湖边渡化她这孤魂野鬼时，都没见过此刻散发出来的攻击性。

人合看看自己，一切如故，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又四顾左右，很快意识力就覆盖了全域，发现这是很小的一片全封闭地域，孤立地漂浮在虚空中，眼前的映像都是幻境，而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念力在控制着一切，并制定了此间的一切显化规则。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他注意到，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一切物相都被永远地定格在一帧中；这里没有进出的通道，根本没有可能靠瞬移、飞行、行走离开这个小场域。同时这里禁止了一切法术，只有很简单的物理重力规则被简单应用着。显然这不是自己营造出来的虚拟亚空间，也不是这鸯儿搞出来的——谁是背后的主事？谁有这样大的能耐，一念造天地且制定小天地里的道呢?

此刻拿着巨剑的女人，紧张地看着眼前不断变化形态的“巨魔”，只见它眼球乱转，东张西望，心想：这狡猾的家伙变化形态，谎话连篇，看我不上当，此刻多半又在想什么鬼主意呢。不管它搞什么鬼，我都不搭理它，不让它靠近我，多半就能自保。可是单纯自保，也无法脱离这片丛林啊。要怎么才能击败它，让它乖乖地交出圣花，好让我能从这一境遇中脱身呢?

用意识普查了本域状况的人合，收回神识，对眼前紧张兮兮的女人说：“我已经勘测了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思域困局，没有出路可言。你我或在此僵持困局无数岁月，或彼此合作找出脱困之妙法。我很确定有能力用一念就营造出这一私境之人，法力通天，而且你我就是这迷局中的关键。但我不知其用意善恶、到底它想通过这困局达成怎样的目的。你能把你知道的关键信息告诉我吗？或许这能帮你我脱困。”

女人思量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不管你幻化成什么形象、说出什么话语，我都不会被你蛊惑。如果你愿意主动交出圣花，我就告诉你离开这一幻境的方法。我知道这是一处亚空间幻境，此间一切都并非真实，但如果我拿不到圣花，你我都无法从此处离开。”

人合皱眉问：“什么圣花？你知道此处幻境？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的任务是在此找到圣花？这圣花是击破这虚空幻境的关键？”

女人盯着人合的眼睛，看他的疑惑不似伪装，于是补充说：“就是三花并蒂莲，只要我能拿到它，这个幻境就会消解。智者说了，有巨魔看守着圣花，此处别无他人，你也就不用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装了，把圣花交给我，或许这一幻境即刻也就破了，你也就自由了。”

三花并蒂莲、巨魔、任务……人合陷入沉思：看来这一场域中藏有某一任务物品，名叫并蒂莲，她是来拿花的，而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巨魔护花，难道我的任务考验是阻止她拿到这东西？可是为什么呢？这里好像有什么隐情。

自己刚显身此处时，清晰地听见过那画外音：“你俩只能有一人离开这片空间，另一个将永远被困其中。”显然只是一场彼此的竞争，而竞争的关键是谁抢先拿到那朵圣花，或谁能守护住手上的圣花。可这竞争的意义何在呢？自己为什么会和她一起被卷入这一场捉对厮杀中呢?

这时女人突然抛出一个问题，她问：“你刚才说你曾是我的儿子，还在冥界救渡过我，可我知道在高岗上的智者才是真正帮过我的人。如果你就是智慧树下与我并肩之人‘明’，你可知道我叫什么？”

人合看着女人，迷惑地摇头说：“我是人合，不是明，你不是叫‘鸯儿’吗？”

女人露出嘲讽的表情，此刻已更认定对方就是巨魔幻化出的伪君子。让其在这里坐等时机突袭自己，不如先下手为强趁其不备杀了它，或重伤了它，那样自己就能拿到更多的主动权，能更好地控制住局面。

心念至此，陡然全身一紧，力贯手臂，起步前冲，陡然出剑，直刺道士小腹。她不想一击毙命，怕问不出圣花的下落与取法。

在灵界中已经突破自我意识瓶颈的人合，此刻看飞蝇都慢如龟爬。女人的暴起直刺在他看来，就好像是慢动作中逐格动画，在这十步之遥的距离里，或许女人觉得自己这奋力一搏是电光火石一般迅捷，可在人合看来，好像其动作就像是一系列摆拍。

人合在一瞬间可以有无数种方法反制女人的奇袭，但他没有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行动，甚至连躲闪都没闪避，只等利剑穿透自己的小腹，把自己钉在背后的大树上。他仍保持着疑惑的表情，看着得手后跳逃开的女人——那女人在颤抖，犹如自己小腹中的剑柄在颤抖着一样。不知她是因为紧张还是恐惧，她盯着被长剑钉在树干上的人合，不敢再近身过来，可能是她怕被激怒的巨魔显出真身，拼死反击吧。

女人远远地看着被利剑钉在树干上的家伙，可它没有恶毒的眼神，也没有拼死挣扎的动作，更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奋力反扑，它的平静反而让自己好像感到一丝愧疚……或许它在骗我靠近，或许它在运功疗伤，或许它其实只是外强中干，只有骗人的本事、没有搏击的技能……种种思想猜忌闪过脑海，女人不认为这事有如此简单。她颤声地问：“你为何不闪躲？”

人合此时感到腹部传来的痛感，那痛比自己能想到的要剧烈

真实，有金黄色的血滴滴答答地顺着伤口流出。好在利剑没被拔出，堵住了伤口不会快速失血。

他看着还在颤抖着的剑柄，感到很不真实。他确实没有闪避，因为他觉得这只是女人的一次试探，并且他认定这是一场幻境中的幻梦——自己怎会被这剑真的洞穿伤害到呢？毕竟梦里是不会真的死人的，临死前总会惊醒过来吧？可是好像自己错了，鸯儿没有停手，自己也确实被洞穿了身体，而且在失血。他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流逝中，而其倒计时的速度很快。

“快说，圣花被你藏在哪里了？怎么才能拿到它？或许我拿到了那圣花，你就不用死了。这是你自救的最后机会了。告诉我，圣花在哪里？”女人逼问着。

人合感到喉轮一甜，一口鲜血逆流而上，他剧烈地咳嗽，嘴角流出金色的血来。他觉得好笑：自己修行数千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要死在这里了吗？人死了灵体会从肉身里出来，然后进入白光步入灵界，依据自身认知被吸引力法则显化到各自认定为真的灵界中去，继续经历各自的“梦想”。我这虚灵之体，居然还会“死”，那我死后又会要面对什么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化为灵光齑粉消散于天地之间？再入轮回，成为某人？大梦初醒，在某处惊醒过来？

想着想着，人合突然对死去有了一种莫名的憧憬，隐约觉得这是打破自己当前瓶颈的一种未曾尝试过的方法。

人合抬起头来，看着女人说：“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真的曾经是过你未曾谋面的孩子。你生了我，今天又杀了我，这一因果算是平衡了。我曾帮你自渡，今日你又用你的方式渡我，双方都获得了解脱的机会。

我确实不知你想要寻找的圣花在哪里，或许它就在此处，或许没有。在我的意识扫描中，没有看到此境中有何神圣之物。我不知道，作为灵体的我，等血流干会发生什么，但我不恨你，你也不用内疚懊悔，你做出了你认为对的事，仅此而已。

我能帮到你的事情已经不多了，最后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在人世间的那些年，经历了许多种不同版本的人生，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最后成仙悟道，却没能找到终极答案。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这个妈妈，相反地我感谢你给了我机会能步入这天地道场。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再见或再不能见，我祝福你获得你想要的，并因此受益。”

言辞间人合渐渐模糊消散，化作金光齑粉，犹如萤火虫飞散四方，只留下一柄长剑钉在树干上，剑锋上还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淌着金色的血液。

女人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不知此刻该想什么、该信什么、该干些什么——巨魔被自己手刃，自己本该惊喜的，可好像很委屈，很堵心。它最后的言辞是真是假？它此刻是隐形了，还是真死了？它到了没说出圣花的下落，这样自己去哪儿找？去哪儿问?

这时那画外音又一次响起："你俩只能有一人离开这片空间，另一个将永远被困其中。"

什么意思？我成功了吗？下面会发生什么啊?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63 章 独影意识

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境为风。

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做主公。

金顶观后山的翠帘洞中，大师兄笑盈盈地看着一脸恍惚错愕的二师弟。随从小六子用手在人合眼前晃动，好奇地问："师父，你怎么了？吃块蘑菇炖鱼，至于激动成这样吗？"

人合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知觉，就好像一盆水浇灌入海绵一般。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在充盈这副皮囊，体内的神经系统在自检并恢复功能：内脏正常、肌肉正常、皮肤感官正常，视觉开始聚焦，听力上线完成，口腔里感到味觉和食物的残渣，自己的右手悬停在半空虚抬着，手里拿着筷子。

这是一处石洞……眼前的两个人……对面的是……记忆上线，开始检索：时间轴对齐，自动校对最后的记忆存盘点，逻辑在记忆完成自检后，开始快速比对面前两个人的脸，然后判断和自己的关系。

人合清晰地记得，自己好像在这洞里，在这石桌旁回神过一次，不过那次桌旁好像只有这个大师兄，没有这个叫六子的

随从。是他刚才出去过，还是自己处于一个剧情不同的平行位面中？或许现在只是自己临死前的记忆错乱、一种未了心愿的幻觉？或许之前的一切才是幻觉，此时此刻反而是真实？

桌对面的大师兄“天下”看着人合逐渐恢复意识清明，小心地问：“怎么样，我这林夕丹的作用还说得过去吧？可曾想起些过往的前尘经历？希望这次我没白忙活。”

人合眯眼看着大师兄，疑惑地问：“你说这次……我之前来过？吃过你的林夕丹？我此刻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里？”

“天下”的微笑变成了欣慰开朗的大笑，自己给自己斟酒，然后一饮而尽，放下杯子说：“成了！你能问出这话，我就没白忙活！不易啊，师弟，我都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终于成了！”

说完又自斟自饮了一杯。

人合此刻就好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这个大师兄——他的人话自己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呢？看来自己是真的要死了，脑子已经彻底乱了。他用左手摸摸自己的肚子——没插着那柄透心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凉的神兵利器啊。右手上的筷子有明显的质感与重量，嘴巴里有鱼肉的余香。想想自己在灵界几千年里好像都没有吃过鱼了。

等等，几千年……是这林夕丹的一梦瞬间中，我经历了几千年，还是我刚回忆起了之前几千年里的往昔记忆？人合赶紧闭眼，皱眉回想着刚才那鸯儿的一剑。她现在还被困在那亚空间中吗？或许她的所有一切经历都是自己的一梦？那我真的去过或曾经去过灵界修行几千年吗？我真的超度过鸯儿，并引领她完成过自渡吗？

各种相互冲突的记忆碎片，与自己此刻脑海中此生的记忆相互交织成平行记忆，而这相互平行的记忆里，自己好像干过这个，经历过那个，又好像全然没有。同一个时间点上，有

多个全然不同版本的经历记忆，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或许此刻当下的一切也都是假的，我还是在一层幻梦中？那我要如何才能脱离出此层幻梦呢？难不成要再“死”一次！？

人合突然明白了隔阴之迷对大多数角色是极其必要的，不然多版不同经历的相同角色人生会在记忆中导致逻辑链上的错乱感，并让当下的这个自己陷入很虚无的不真实感中，无法锚定自我意识焦点、构成有效的意识思维。

“不用想了，二师弟。”大师兄说。然后指着桌旁的小六子说：“这个家伙之前没有出现在你的实相中过，不过来了就是缘分。刚才他说，他吃了鱼后回忆起自己曾叫三元，过去是咱家老三的徒弟，很有出息的那种，还上过天界中修行了几千载，可惜资质愚钝没有什么认知上的突破。好在你突破前，告诉他日后来此可做你的徒弟，所以他就又入红尘，一路跟随你来到了这里。”

人合仔细打量左手边这个调皮的瘦猴，记忆里他确实与自己一小长大，一同上山；可说他是那自己记忆里的黑铁塔三元，这形象上差距也太大了吧。

“你是三元？”人合不可置信地用筷子头指向一脸雀跃、很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浮躁的随从小六子。

小六子一脸真诚地拼命点头，还说：“你在金顶上已经说了要当我师父的。在灵界我照顾了你几千年，没功劳也有苦劳，每次都是我给你补窟窿擦屁股。你现在得了道，成了真人可不准耍赖反悔的。”

人合皱眉说：“你过去不是老三‘地上’的徒弟吗？这改换门庭的事，也不是我就说了算的啊。”

小六子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忙说：“这次我可不跟他混了，到最后连粥都喝不上，三天饿九顿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人合正色看着六子：“那你不是也得了机缘，飞升入了灵界？怎好在此处此时编排三师弟的不是。”

小六子说：“这里的故事就多了去了，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这次我认定你了，就跟你混了。”

天下说：“二师弟，你倒也不用在此时纠结这些门内小事，既然此次你成功突破了自身瓶颈迷障，那最好尽快冲击自己的第八识与第九识，并完成第八脉轮和第九脉轮的开启与运作平衡。你可就在此处闭关，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过会儿回

金顶复命，让三元在此处给你护法即可。”

人合好像在琢磨什么，反应总是慢半拍，过了少许才突然回神过来，上来就问出一个很荒诞的问题：“大师兄，你是人吗？这是梦吗？我要如何才能确定当下即现实呢？”

大师兄的笑容慢慢凝固，然后一脸严肃地说：“师弟啊，看来你要走过的心路还很漫长。如果你还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证明我高看了你此刻的境界。在那石床上有一本佛经，你闭关时，倒可翻看一下。师父说你日后会成为紫微星君，或许是他老人家高估你了，但希望不是。”

人合好奇为什么自己的一个问题，让大师兄如此失落；更好奇道家密窟中，怎么会存藏着一本佛教经典。师兄之前说的第八第九脉轮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从会阴到百会不是七个核心点吗？那第八识、第九识又是个什么鬼？

人合发现自从自己意识恢复以来，所接触到的信息都始终无法串联出清晰的逻辑意识链来。太多的陌生名词和相互关系，让自己很头痛。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师兄不肯直说这是梦境还是现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大师兄好像没有兴趣和人合掰扯真实与梦幻的区别，起身收拾自己的东西，让人合看管好自己的丹炉，就径直朝洞口走去。

“我去回禀师父，你已从道教迷境中脱身出来了，还带回了三元这小子。不过看来你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能搞明白。不过后续的事我也帮不上什么了。能否三花聚顶破独影、五尘褪去登九天，就看你小子的造化了。”

人合赶紧问：“什么意思？三花是什么，怎么上九天？”

大师兄哼着小曲，人已步入洞口的光中，化为虚影。

“都在书中……”一个似有似无的回答，好像是风，又好像真听见了……

“师父，师父，我去收拾咱俩的东西，看来要在这里住上些

日子了，今后你还是叫我六子吧，习惯了。砍柴烧饭打扫的事都不用你管，只是你要多和我念叨念叨你琢磨出来的东西。”身边猴子一样闲不住的三元，谄媚地笑着。

人合此时认真地端详山洞内的各种东西，最后眼光落在了石床上当枕头的一摞书上——看来自己想要寻找的答案，都藏在这些文字里。

山洞分内外两层，外间是丹房，内间是闭关房，小六子收拾好内间就去了外间，他准备日后住在那里。人合盘坐到石床上，顺手翻阅那一摞被大师兄当枕头的书，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佛门经卷。

只见书名上写着《大梵天经》，然后是中、下两卷。

人合翻开首页，只见开卷写道：

观佛眉间，观佛顶髻，七脉通则七识明，人性与神性交。顶轮之上亦有密中密，曰“梵穴轮”，高顶轮又二寸，能与三界虚空合。打通了梵穴轮后再六寸，可修持到Mahāyāna境界，灵智心意可与大梵天合一不二，视一切为我，我与全然不再有分。

三本书下边有个小薄册子，书名是《中黄督脊辨》。人合翻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开，只见每一页空白处都有大师兄用朱砂蝇头小楷写的批注，显然是在对比佛道两家登顶路上最后冲顶阶段法门上的差异，并且在对比的地方还标注出了各个认知点的关键。

最后一页上赫然写着大师兄的一句感慨：

万法归宗，名相各异，本是一家，一通百通。

人合决定先重点看大师兄总结好的笔记。他想这样或许能先在提纲挈领方面对佛教的语境有个相对体系化的认知。他发现大师兄的笔记很有意思，是按照数目字排序索引的：

一体、二元、三藏、三境、四种意识、五识、五蕴、六根、六尘、七脉轮、八风、八识、九转归真。

翻看第一页，赫然写道：

本自一体归于一处，颠倒梦想天地二分。

若能不二便能不迷，若求不迷仍是二分。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看也不像是佛经啊。看来是大师兄给自

己写的警语。

又翻一页。

三藏篇：

世人多说三藏是：经、律、论。或许这是对世人而言的，对于佛陀来说，它的三藏是什么呢？正所谓（能藏、所藏、执藏）。世人修的是顶轮以下的七脉轮，而鲜有人知第八、第九层的秘密。这才是真正的密宗大成法门之所在，真正的三藏就是入此门的钥匙。

三境篇：

一、性境；二、带质境；三、独影境。

性境者，意识受此角色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所感五尘而辨五识，此乃初心取境，未有分别，故名“性境意识”。

意识把自己正在演绎的角色当真，进而把角色五感所受当真，于是因此有了分别心，在方圆长短好恶得失间有了在意。入迷于对尘相的分别心中，故名“带质境意识”。

本体神魂与角色内心这两者，闭目可见，塞耳可闻，肉身不动也可腾跃千里，可感非此角色境域之相，不与肉身五识同缘，而独缘于灵界法尘，缘过去、未来种种平行变相，缘空华水月等相，故冥想所见、睡梦所见、灵觉所见之种种相，多与本域中所谓实相无境可对，故名“独影境”。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性境】

一切被自己认为是客观现实的五感所触之物相遭遇。

【带质境】

由角色的头脑判别后，认知为的真相。杯弓蛇影、道听途说、疑邻窃斧等都是角色我头脑加工后的自我实相。这一实相构成了角色正在生活的自我世界。每个人的自我世界都是由自己的记忆构成的，而自己的记忆基于现实，又与现实其实无关。

【独影境】

这是源于角色心与内在神魂的意念妄想，由意识无中生有变化出来的“意”境影像。在这“影境”中所显化呈现出的一切，都是内在自我一念所生。实无本质，仅为影像。灵界中的种种天堂、地府，都是这第六意识之妄想分别而变出的幻影。

此境有三种随心：

一、性随心，所历之境与能缘所愿之心是同一性。

二、种随心，所历之境与能缘之心同一种子而生。

三、系随心，所历之境与能缘之心系属同界同系。

人合懵了：这是什么黑话啊，自己怎么看不懂在说什么呢？

前后翻书看了老半天才明白，这都是佛教的专属名词。

说成大白话就是：你在冥想、睡梦、意识出体时，游历过的各种跨维度实相并非是随机穿越过去的，你之所以能与会经历它们，是因为你与那一实相产生了意识同频吸引，你与那个故事相互兼容。比如整天提心吊胆的人就梦见被恐怖之物追杀，色心欲动的就在冥想时看到色鬼艳舞，贪财之人总感到财运临头。这就是你的心性所向决定了能缘所愿之幻化。

平常所思不遂、所欲不得、压抑在心底的不甘如果，种种念头会成为“种子”之后化生成幻境让自己得以经历。当然那些自己没能通过的人生功课也会成为这样的种子，寻找时机再次显化。

这能缘之心其实就是自己可承受的、想历经的经历，如果幻境中的情节超出了自己可承受的能力，就会从幻梦中惊醒过来。所以生成幻境的基本原则一般都是让你所经历的课题，其难度是在你能承受的范围内，不会给文科生考理科的知识点、给道士出佛门的公案难题。

人合感叹道：“人生一梦，梦中人生，灵界中的种种经历，这里或那里的各种平行历经，都是幻梦一场场。怪不得当我问大师兄此刻可是现实，他失望拂袖而去。自己已修行数千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年，经历百余世，历经三界中的两界，居然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我要是大师兄多半也会很无语吧。但凡有相皆是妄想，我居然还在辨别是否真实、现实与否，这般二分心确实可悲又可笑啊。”

人合感叹许久，继续翻书，看到往下是三量、三性、三受、三界等内容。书中夹着一页薄纸，在纸面上大师兄写满了自己领悟到的备注笔记，其中大体内容是他对八识作用的理解。

人合注意到大师兄用朱砂笔写的重点是：

入胎出世到离世其间神魂所用角色的头脑认知，随此角色经历的故事线而形成该角色的第六识，也就是角色头脑中的自我意识。修行人与凡俗世人的差别在于可以开启第七识即心识，这是步入内在自我的门户，由逻辑推理和世俗成见的层面，步入到了心理层面与自我本体的外在认知。

不过这第七识还只不过是本角色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认知，它既可以成为通往第八识的门户桥梁，也可能成为阻隔认知升华的门神，让很多修行者止步于此，把心识当做内我看待，把当前角色当成我看待，续而在生死两境的虚拟亚空间里来回往复形成轮回。

修行成大德者，可突破第七识进入第八识，了知到：

身不住于心，心亦不住身，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

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

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角色之吾心并非神魂之吾意，两者差别在于始入胎前。排布生命体验的是第八识的本真神魂神识，而生命中让自己每日造作的是角色的第六识，身死后让自己经历冥界、天堂、地狱甚至因被不甘如果牵引，不肯回家，又入轮回的却是角色之心识，即第七识在起作用。很多修行人就被自困于第七识中，数万年不得解脱。

德道之人透过观破心魔屏障而与自己本真神魂相交，借灵觉认知到第八识，慢慢学会分辨头脑思想、心愿所向与神魂所期之间的差别。觉知理解到入世初心、本源所归与志趣所向。故称明觉者或觉悟者即佛陀所是。

在第八识后，我窥见了天外有天，暂且叫它第九识境界。据我观察，神魂本真之我还不是彻悟之究竟处。第九识涉及到多重自我构成的一个自我体系，我不知道应该叫它或它们什么，也许说是我们更准确些，因为它们都是我又不是我。而这个由我们构成的自我群体好像又隶属于更大的自我群体之中。我没能继续深究下去，因为如果意识升华到那一频段上，就无法继续维持当前这一角色在此境中的继续显化。我会因意识超频而虹化成光。

我且叫这第九境界为“全然”好了。它作用的位置在头顶上一臂高处，成曼陀罗花之光晕旋舞。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打开第七识后，你会得到三花并蒂莲绽放在头顶；打开第八识后，你会在脑后展现出金色的坛城之光晕自旋；打开第九识后，意识圣光会如大日如来般光彩不可直视。

人合被纸片上几行小字震撼——他本以为自己的道行修行至今已是佼佼者，没想到此刻的自己在浩渺学识前不过是个高中生而已！他开始觉得手上的这几本书相当有分量：原来自己固有的宗教门派观念，阻隔了自己对全然的认知。在对全然的解读中，每个体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并说出了一部分真相。就好像道德之学和道教是两码事，这释迦之学原来和佛门也是两码事，看来自己因过往厌弃宗教之徒的种种行径而错过了原教义中的好东西。

人合起身，焚香、礼拜、正冠、端坐，很郑重地开始认真研读面前的经卷内容。

第 164 章 小乘与大乘

梦中梦醒问梦乡，此不真来此不虚。

心识画师巧布置，七上八下为哪般。

人合趁被鸯儿刺死的机缘，从灵界大梦中苏醒，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滴水崖翠帘洞中，吃鱼的筷子还没落下，自己已一梦千年。要不是旁边的小六子说他自己就是灵界洞天中的师侄三元，他甚至怀疑自己在灵界福地洞天里经历的数千年根本就没发生过。

大师兄对人合能打破灵界修行的瓶颈、从对宗教“修行”的执迷幻梦中回魂，感到很是欣慰，但人合的一个问题却让兴致勃勃的大师兄拂袖而去。

人合问：“大师兄，你是人吗？这是梦吗？我要如何才能确定当下即现实呢？”

这问题一出，师兄摇头兴叹，责其闭门观经悟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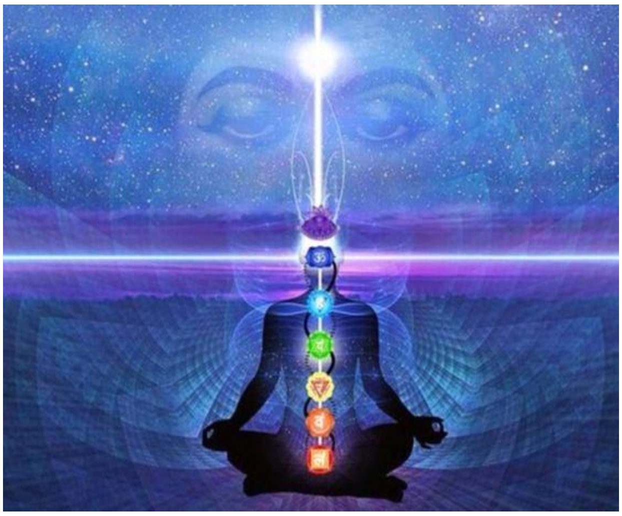
人合对佛经是有所抵触的：他从小看王妃日日礼佛，动不动就请人来念唱，觉得这东西很形式主义。自己是道门中人，且已小有成就，在灵界中见闻过佛国净土那一隅的众生，和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道门洞天里所困之人其实无异，这让他对释迦的学问有一种成见。

可在翻看了师兄的笔记后，他发现是自己的格局小了——释迦的学问与自己抵触的宗教迷信行为全然是两码事。佛说八识后还有更高境界，自我不应把身、脑、心、魂这些皮肉骨髓当成全然的我，因为本真的“全然”远要比某个角色我或某个神魂我要更渊博远大得多。这见闻知觉让人合很是震撼，原来自己这数千年来都只是在修一个很狭义的我！自己始终无法突破的认知瓶颈、那无形之门，很可能就藏在大道大德境界的大乘全然中。

释迦说那是八识后的第九识，名“如来藏识”。



有所愿求者，其所愿会化为所欲。故有所求者，得而欢喜，失而悲痛，得失轮转，悲喜交替。得而欲复得，失而欲复得，

不得欲待得，因此欲壑难平，无有止歇，诱发出种种颠倒梦想，构成了欲念之界。

有所欲不是坏事，这本是内心的动力；但执迷沉醉其间，不知反思领悟之妙用，就惨了，成为无法走出自己故事线的滞留者。其实过客们所经历的大千世界和其中被显化为存有的芸芸众生，都是界面里作为故事背景的场域布景。这些路人甲和时代布景构成了物相之界，正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人生故事与故事背景的大体轮廓是固定的，但不是单一线性的，角色故事线是一个多种可能性集合而成的矩阵。角色在经历自己的故事主线时，可以依据自己的不同选择激活体验矩阵中的各种可能，甚至谱写出全新的可能性与大结局。

在人生的舞台剧上，角色们来来去去，可演员能用的布景道具与剧本就那些。在后台负责生成人物角色、布景场地的是一套电子矩阵的光影实时运算系统，这系统中的电子世界无相无色亦无形，却可演化生成出所有可见的场景与人物来，显化成静物或动物，让剧情生动逼真。

显像矩阵通过对显化物性相的变迁调控，赋予幻相以“成住败空”的周期性变化，借此构建出了可见的时间流向与时间流速，借此建立色界的秩序。在色界背后运作着的这套电子矩阵系统就被称为“无色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合称三界。三界不是不同的物理空间场域，而是相生的关系。无色界构筑出了色界，然后再往色界中填充入故事所需的角色们。而构成无色界的电子能量流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是有意识的，它们源自本初意识，因本初意识的一念无明而动。

无明并非是昏暗无光的意思，更不是糊涂的过错，无明是本初意识在某一认知节点上，一时没能想通透琢磨明白，于是本初意识渴望透过实践，来品味验证自己的猜想，透过实践寻找真理的各种变量。

人合过去听闻过许多释迦的道理，但苦于很多奥妙都是用专有术语表达的，自己无法明白其中的真实意，此刻借助大师兄的秘籍，想要恶补一下相关的基础知识。

三五受

人合对照师兄的笔记翻看经书，看到“受”有三种，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

“受”是自体的感受，是与矩阵构建出的色界进行故事互动过程中，因有了一个“我”而升起了得失心，续而有了畏失之恐、失去之悲、所得之喜、所持之忧。

所“受”领纳的外境，可分为：顺益境、违损境、顺违俱非境。

顺益境中因觉有所得而乐此不疲；违损逆境中因感受损失或没能按照预期得到那么多，就会叫苦不迭；而在顺违俱非境中，自身会体验期待与欲求、忧虑与惶恐，心戚戚然或悲或

喜，皆是八识作祟。当知顺逆如轮、得失如环、聚散有时、生死有命。逆时不知安然静观，顺时不知适可而止，平时不懂轻安无念，那在三境轮转中就会时时刻刻都耗损生命，无法做到蓄力与发力间的相互有序转换。

人合看到这里，发现大师兄在旁批注了一首小诗：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轮时易可知。

相应心所五十一，善恶临时别配之。

很简单的几句话，人合却觉得自己怎么也看不懂，只好继续往后探究。

人合想：那些总觉得自己活得很累的人，不是求不得就是舍不得，亦或在得而复失时更觉挫败痛苦，结果日日想着怎么趋吉避凶，唯恐在无常中避之不及，活得提心吊胆。好像受惊的兔子，天上防着鹰，草里防着狼，地上防着蛇，远处还要防着猎人。可这“得失生灭聚散”都是周期中的必然，花无百日红，人无再少年，活在对无常的担忧中，又无法逃避无常的起落，是一种很悲催无奈的生命体验。

那些日日辛苦图谋着这个那个的人，到头来离世时发现不但两手空空，连与生俱来的生命老本都赔光了，不知会作何感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想。

觉受是角色我对当前故事线的主观感触，其中苦乐是基于得失心比较出来的。很多时候哪怕确有所得未有所失，但当与他人攀比时，快乐也就转为愁苦了，续而嗔怨气恼随思而动。

世人常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可少有人知道，绝对的均衡在多元的混沌自然中本就是不存在的，因为起落涨跌来去得失构成了流动性的势能，这势能让生机得以展现。失去势能的自然就会变成死水一滩，所以任何时候绝对的均衡都是系统要极力避免的。我们可以追求动态的相对平衡，但追求平等的绝对均衡是很无知的幼稚想法。因为一切都是能量波的显化，而在波动中起伏摇摆就是常态。

苦乐得失之思想判断出自肉身头脑的第六识，忧喜悲恐这些情感与内心中的第七识相应，好恶亲疏这样的感触来自神魂的第八识直觉；而到了第九识如来藏，观察一切事物的视角因抬升得够高，视野中看到了往复的周期，也就不再执意计较一时的得失了，那些因角色故事线中利益得失、生死聚散、所欲不遂产生的情绪变化也就释怀了，犹如编剧不会因看自己的话剧而被剧情感动到流泪。

角色我的所受都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到第六识“头脑意识”间的自我感触，是二分心生化出的比较心在后台作祟。陷入攀比的角色会被欲念裹挟，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明觉。

第七识又称“末那识”，是梵语中“思量”的意思，又叫心思。“思”与“想”是两码事：想由相生，是头脑第六识的产物；而思是心理活动，故名心思。再来才是神识神智。想是对比判别，思是组织逻辑，智上知下日，智生于忧患，日字表示“光”，明白、知“道”者智也。

阿赖耶（ā-laya），梵语，其意是“执著”。阿赖耶识是第八识，也就是神魂之识。神魂投身入到当前角色中来参与色界的故事，所见识的世界和世人都是这第八识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部分。

小乘说本身本世皆为梦幻泡影，若能学会放下，就可得解脱；只要心无挂碍，不再计较得失利弊，就可活得很潇洒；只要认命，顺从命运的摆布，就不会因挣扎造作而苦恼。要是活着的时候没有不甘与怨恨，那步入轮回时就不会被嗔怨不甘之念牵引，坠入更深一层的轮回体验中。

这套逻辑确实是符合小轮回体系中现实状况的，但若想借由这种认知与行为突破自我神魂现有的意识瓶颈，却实难做到。小乘可说是“无过、无悔”的一生，但因匮乏必要的反思觉悟，无法促成自我认知上的突破，对自我所存在的故有短板也助益不大。

若想突破第八识的现有认知瓶颈，需要进入到更广大的认知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领域中，在足够高度的全然中，总览三界中一切，了然所谓的自我神魂与自我角色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深刻地具有宏观寓意、暗藏平衡体验所需的觉悟素材，进而明白矩阵内的人生起落、遭遇得失，不是苍天无眼、人世不公、世人冷漠，而是自己的选择与平行实相中的平衡体验。

杀人者被杀，救人的得助，有所得者必有所失，有所失者必有所得。一处死去，一处出生，在一处显现，在另一处消失。

大乘经中说，人世间、中阴里、冥界中、天堂上的种种体验经历都是善缘，无论角色在哪个位面中经历何种的“聚散得失生死”，都最终会为增智带来领悟启迪，是为达成无漏认知的实践过程。若是能清楚地了知到这一点，就不再会视磨砺为苦、担心损失、畏惧生死交替的转化，每日都可活在有所领悟的法喜里，通过转识的智慧在更大尺度上看待角色在三界中的遭遇，理解一切所遇都是剧情中一环。

在人合的印象里，他了知的大乘经是要立志普渡众生，视天下为己任。如今精读经典才知道，释迦本无二分心，更无人我之分别心，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种种痴迷，无善恶好坏罪罚等住相成见，故能觉悟到众生皆与我同根一身，皆是全然一念所化生之色界显相。

天堂地狱佛魔喜悲这些二分心是八识以下被宗教学说种下的“种子”，而这样的种子植根心田后，发了芽就会在自我意愿认知里构筑出属于某一宗教的集体意识实相，因此某宗教

的“私属”地狱天堂就被信徒们利用群体意识在色界中构建了出来，形成了某一虚拟亚空间天地，并自成一界。

欲偿还平复自己的罪责感或欲享受天国之乐的存有，在自己的实相中体验着与自己认知相匹配的地狱和天国，是因“罪受苦”还是因功德得“福报”，其实都还是八识中的私欲显化——看似上天入地地切换了色界背景的显相界面，但其本质上还是处于欲色界中。

若能让自己的认知从二元二分心的成见中解离出来，步入到第九识如来藏，那自然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罪与罪人、过错与恶人，因为你知道所有在舞台上的角色，都只是在按照剧情需要演绎着它当呈现的作为。

透过自我反省可以发觉，当自己对他人产生主观判断时，这一观见与自己的观念息息相关，与他人其实无关。不同的“观点”解读出来的所谓论断，是截然不同的，而自身做出的任何判断都与八识有关。到了第九识的境界，如来藏识是不形成论断的，因为在全然的同时性中永远都是既是也是的模棱两可。

第八识阿赖耶识已不再视此生、前生、来生为独立的阶段，在神魂来看这些都是平行同时存在的。第九识，一切三界内的烦恼已不再能左右情绪、引发现行（现行：专属名词，现在的行为方式），能在真如法中任运而转。当然在跳出三界后会发现，这种成就还只是小乘，之后之上还有更广袤的虚空法界，达成第九识的自己也不过是个小学生而已。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看到此处，人合汗颜：

原以为能打破三界得圆成自性的佛陀是修行的天花板，原来就算达成后也不过是此三界中的毕业生！就好像乡试里的第一名，之后还有院试—县试—府试—会试—殿试等一道道门槛。

在这一页的末尾，大师兄批注道：

何者圆成自性？离名相、事相，一切分别，自证圣智，所行真如者，需大慧！此乃“圆成自性如来藏心”。

“如来”是梵语：Tathāgata，音译为多陀阿伽陀。tatha意思是“如”，agata意思是“来”。如，有如、如实自性；来，就在此处此地。是在这儿，好像真的就在这儿，但又真的不在这儿，也确实是不在这儿。这种既是又不是、确实是又确实不是的多重状态，就是如来藏。

就好像在梦境中，那梦里的主角自己确实是在那场景中，可你知道你确实不在那场景里；你知道梦境里的你不是你，可你也知道梦境里的你就是你。这种认知就是如来藏。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多年来都无法理解呢？

是因为受限于当前角色的认知局限，打破这一认知局限后也就可以开启第九识了，成为具有如来智慧的佛陀。当成就了

佛陀果位后，利用第九识俯视角色故有的救世之心，会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所执之欲——渴望成为大慈悲的英雄、成为万民瞩目的高位者，其实是自我内心价值感空洞需要被填充时的欲求渴望。

到了第九识后，会凄然一笑说：但凡有相皆虚妄。色界与欲界的这点事、自己眼前的那些芸芸众生相，原来都是本真假借神魂来修真时，学期内的道具布景啊，过往显然是我太当真了！

此刻人合已经在心里有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自我意识进阶境界次第层次感，理解到：

世人以肉身为我，士大夫以头脑思想为我，智者以心识思绪为我，觉者以内在神魂为我，大觉悟者以全然一体意识为我。自己对自我的认知处于哪个层次，就会依据自我意识焦点的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不同，形成对不同层次得失的悲喜与欲求。观察一个人渴望什么、欲求什么、在意什么，也就基本上能知道此人当前的思想意识境界在哪个水平上了。

自己在道家的福地洞天里因打破了心识为我的第七认知瓶颈，所以从宗教集体意识的虚拟亚空间中得以解脱了出来；之后因一念之仁、舍身取义，又从鸯儿神识形成的修罗场里获得了解脱；当下自己要重点修习关于自身神魂的第八识功课，努力尽早突破这一层的瓶颈，好设法回到那鸯儿所处的泡泡世界里，告诉她三花并蒂莲的真相。

人合翻找经书的目录，重点查看第八识境界里的各种讲究。他发现这第八识被细分成四种意识形态。分别是：

一、定中独头意识

这意识独在禅定状态中运作，不与尘世中角色我的肉身前五识同缘，其所见所受所感所觉都与一切尘境中已知物相无关，是名“定中独头意识”。

二、散位独头意识

此意识也不缘于世间五尘之境，但其受感觉触的资讯都源自各个其它平行时空中的虚拟亚空间体系，并且不按角色所处世间的时间同步对境时间线，即所见之事物可能在亿万年前、

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可能是本角色此处世界的其它可能性历史版本。此类见闻可发生在非定中、非梦境，一个恍惚在其它位面上度过了几秒或几百年，回神过来时，肉身本地这里或只过了几秒，或已过了千年，这名“散位独头意识”。

三、梦中独头意识

所受感觉触到的实相发生在角色的睡梦里，所经历的各种，可对应角色所处的本伪装实相，也可与其无关。于梦中见种种境界之相，亦是心性境变现而有，又被头脑之思转译成此间诸相，是名“梦中独头意识”。

四、明了意识

此意识明确地依据神魂正在使用的本角色之五根与五识同缘五尘，故了了分明地知道其取景取境，都与本角色当前现实无异，故好恶长短悉皆现前，此名“明了意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的越多，人合觉得自己懂的越少，不断有很关键的新名词、新概念出现在关键字句中，让他无法精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准理解经卷要表达的真实意。

看来一心只顾找重点，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点认知储备，是很难没有扭曲地理解如此高深佛法的奥义的。人合平复心情，决定从头认真学习这三本大师兄留给自己的经典，找到大乘入门的关键。

第 165 章 如露亦如电

日日辛苦转陀螺，见地不到却徒劳。

纵经尘劫百千次，不识来意也枉然。

人合对照大师兄的笔记与批注翻阅经典，才明白自己在冥界引领鸯儿自渡其实是在自渡；而在秘境中自己选择了不争，却暗合了天道舍身无我之意。自己的破境说偶然也偶然，说必然也必然。

人合通过经文得知，自我对“我”的认知层次决定了在生命历程中关注哪一类得失、心念欲求聚焦在怎样的事物上、每日思与想的是哪一层次上的道理。认知决定命运，个体如何诠释得失，就会感受怎样的悲喜。

人合起初因身处道宗，很排斥其他门派的东西。自幼看王妃碎碎念，可现世报又那样地无情，更觉得佛法误人；没想到此时真看进去后发现：各门派中未被宗教扭曲的原教旨具有无量奥义。于是决定端正态度，认真学习经卷中涉及到的内容。

人合踏实下来，继续研修“三”字头里的内容：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三法印、三境、三量。

● 三法印

“三法印”的内容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这三点十二字，就是佛法的核心教义。

很多人渴望活在可预见的确定性中，又因世间唯一可确定的就是没有确定性可言，所以常常苦恼，没有安全感。佛告诉世人，别瞎耽误工夫去在确定性中寻找安全感，无常才是常态。

在思考任何道理时，都不要把个人的视角与观点夹杂进去，不管这是角色我的理念认知，还是心思显化，或是神识映现，一旦“我觉得”“我认为”“我想”成为思考与认知感受的出发点和感受者，那得到的答案一定因自体局限性而发生扭曲。

在所有的全然中，一切万有出于一体归于一处，归处即涅槃。涅槃是梵语Nirvāṇa的音译，本意是出处是归处。就像家门，是出行的起点也是故乡的终点。当你经历万千亿劫后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时，你就会知道自己到家了。那一刻一切思绪都不再造作，安然无为、解脱自在，在弘一中无生无灭、无苦无悲。

● 三境

“三境”有两类，其中一类是“顺境、逆境、非顺逆境”，讲的是大趋势；另一类是“性境、独影境、带质境”，讲的

是依据什么在构成角色故事矩阵的场域。

性境、独影境、带质境三种是我们心中所呈现的各种景象，有的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变化所触动的，也有受到内心深处神魂召唤所现起的。

1. 性境：

在世间被神魂激活的角色我，其人生中的见闻觉受与一切经历的场景，都是八识种子变现而来的伪装外境。我们依据前六识所感知到的眼前世界，都是自我内因外缘的投影显化，反映出过往未能达成的课业缺憾，角色我对此没有任何可操控性。就好像几个小时前你贪嘴吃了腐败的食物，又贪凉喝了冰水，现在腹痛如绞，你知道未来一段时间内，厕所会是你经常要去的地方。这不因自我意志想或不想有所改变，起心发愿也无济于事。

故在面对自己此刻所遭遇的一切时，要能够随顺因缘，把握机会，与周遭的人解冤释结，勿再添结增怨、计较是非。

2. 独影境：

独影境中所见闻经历的故事往往与角色生活的故事线没有相关性，纯粹是由想象衍生出的场景与人物。比如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与场景就是“无质独影境”。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有质独影境”的，是指在“出世间”法当中，关于佛陀所形容的出离三界后的圣境，那是凡夫无法见、但被信徒心愿显化出的色界，比如净土天国、地狱炼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3. 带质境：

带质境是依据心思升起的景象，属妄想一门。譬如杯弓蛇影、见草绳惊疑心为蛇、到处找伴侣出轨证据等。所谓疑心生暗鬼，并且自己还很当真，这全是因自己的认知经验或习性预期搞出来的妄境假相。遇到蛛丝马迹就升起错觉，然后把自己的意识力全部集中在反复验证自己的妄想中，最后成功将其显化成自己要经历的实相，还感觉自己第六感有多强。

性境是未发生的大趋势之必然，被自己预见到了。虽然还没发生但已历历在目。

独影境是自己头脑、心思、神识，想“相”出来的。无质独影境是梦想所见，并不会聚化成实相；而有质独影境是通过集体意识实相，把群体梦想实相化成了一种真实的存在。

带质境是当自己信以为真后，每日思量观想，最后终于在自我的实相中梦想成真，并真实地经历了这一体验。

● 三量

转识成智的过程中，八识转成四智，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在凡夫是识，在圣人得道叫做智，智在梵语中读作般若。

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第六识头脑意识可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心思我执的这个作用，可转成“平等性智”；第八识，阿赖耶识的执着可转成“大圆镜智”。这合称“四智”。

转八识为四智的过程就是凡夫成佛的过程。转识成智，通过

认知次第与觉悟水平的提高，突破了第八识后，可借由大圆镜智，去开启第九识的如来藏。若成功把第九识转成如来智慧，那也就获得了佛陀果位与智慧。

转识为智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认知的积累而达成解读方式的转变。转念即成佛，而且是今生现世即刻成佛。

转其名而不转其实——还是那些东西，还是同样的境遇，还是那些人物事情，可转了自我认知与解读方式后，所见之理就转了，所见之现象也随着转了。过去看不懂，看不顺眼的逆境，此刻都成为助益自己成长的顺境，不再有所谓的“悲苦”，一切所遇皆是所得，都带来法喜，即刻世间都是行走着的助缘菩萨，世间与天堂何异？

现量、比量、非量，这三个量对人的影响很大。

一个人让头脑停摆，心思放空，也不要念叨什么、听闻什么、导引什么、嗅尝什么，让外五识都消停下来，让头脑心思都静安下来，专注地去觉知神魂自体的第八识，直到连神魂都不再造作时，第九识的轮廓就慢慢显现出来了。这是意识清净后达成的现量，意识境上的现量。

此时若口、眼、鼻、舌、身、意、思、欲，随便哪个一动，专注力散乱了，就犹如在镜湖内投入了石子，吹起了风浪，你就无法利用镜湖观梵天了。这觉察、了知、把控的心思一动，就是非量了。一旦非量显形，你也就又坠回到色界的灵界中，各种心思妄想判别心升起；若有不安惊恐，身触、耳听、鼻嗅开启，那又堕一境，回到肉身头脑的判别心中。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是比量了。

1. 现量：现量是能缘之心，量所缘之境，不起分别计度所获之量果。但现量之境，要具备三个条件，即：一者是现在，以简别于过去或未来；二者心识认识的物件必须要显现出来，亦即必须是现行位之法，在种子位不能成为现量；三者现有，在能所位上，即能量之心与所量之境，二者俱是明白现前，和合俱有。

2. 比量：心识所量度的物件，没有呈现在前，但可借着知识经验，推测比度而获致量果。如见山上有烟，推知该处必有火；见墙外有双角，推知墙外有牛。

3. 非量：此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即是于所缘之境，以错觉之心错为分别所获致之量果。如见绳以为是蛇，见骡误认为马，都属于非量。

人合看到此处，发现洞中光亮减弱，叫六子：“人仁啊，去

找个蜡烛灯火。”

六子从洞口处走了进来，他手里也拿着几个本子，说是在外间找到的，显然是天下师伯写的，好像是他多年的记梦日记。

六子好奇地问人合：“这记梦可有啥说法吗？”

人合说：“记梦在道家、佛门都是首要紧的入门功夫，这法门效果显著，还不易出错入魔。”

人合记得自己看目录时，有记梦的章节，就翻开那一页，读给人仁听：

经曰“人生都在梦中，而梦中有梦”，世俗人梦醒后是记不住的，那是因为第六头脑意识与第八神魂意识被第七心思阻隔了往来。如果持续修炼记梦的能力，第六意识就会逐渐变得清明，不但是记得了这个梦，还慢慢地可以引发与神魂的无障碍记忆共享，进而回忆起累世过去与预见到未来来生。一旦这个小神通开启，过往的错误就不会再犯，而未来的趋势可提前预知做好准备。

梦分欲梦、病梦、平行实相梦、随缘杂思梦、启示梦、预警梦、反思梦、魔考梦等多种。有些是从第六意识的独影境引起的，有些是第七意识心思的涟漪，有些是第八意识神魂给的回顾与考验，还有第九意识投送来的启迪。当然前五识也会造梦，性梦、寻食梦、寻厕梦、压痛梦都是身体给出的资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讯提示。

经常记梦的人，想象力、灵觉力、分析力、记忆力、回忆力、创造力都会快速地大幅度提升。一个孩子如果从六岁到十六岁连续记梦十年，那单只这一项，就能让其聪慧过人，达到利根、善根、纯根的目的，成就天赋异禀的能力。“根”，理解力；“器”，接纳力。合起来就是灵觉力，一点就透、举一反三、无师自通、过目不忘。

诗赞：

性境不随心，独影唯随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

六子傻笑着挠头说：“这功夫好，适合我，一天十二个时辰我能拿出多一半时间来练。”

人合苦笑，内心赞叹这个三元取巧用功的本事了得——他在灵界每天就是想着从谁那儿买个方便法门、到哪里讨要增进修为的仙果、灵丹，四处拜师寻巧，渴望立地成道，几千年中一心讨巧，反而迟坠了修行进度。要知道在必要的认知与

实践没有达成前，是很难有实际的认知转识与自我突破的。

于是人合问道：“你可寻见有何火烛油灯可照亮之物？”

六子说：“里里外外都找过了，没有洞明之物。要不你到外边趁着余辉之光看书？要不就早点儿睡，看看这做梦的功夫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人合拿起书，走向翠帘洞外，随口纠正道：“不是做梦的功夫厉害，是要靠记梦来提升第六识与第八识间的觉知力，让头脑能学会与神魂共享记忆，让角色我的心思不成为内我与外我彼此交流的阻碍。”

六子挑战地问：“记得又如何？哪个梦不是稀奇古怪的胡编乱造？你看看师伯的这几个本子，里边的东西我是看不出个门道的。”

人合说：“你自然看不出其中门道来，解梦可是门大功夫。每个人梦中之经历与意向化生出的借鉴之物都不同。我梦见牙齿脱离，可能是去旧迎新；你梦到时，可能就是吃不到东西干着急；再换个人，或许就是失去了自我基本的防卫与攻击的能力；病人梦到，意味着胃气已衰无法进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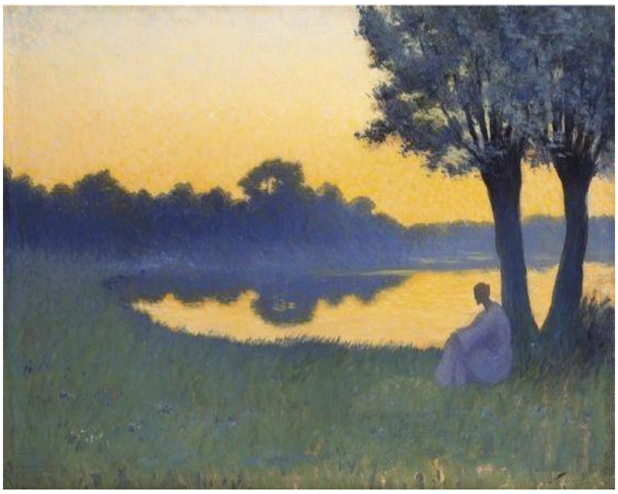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同一个物相显化，对不同人来说意义全然不同，任何不经具体分析地说‘什么是什么’就太过无知武断了。就好像把某一个字从句子里挑出来解，没有了前后文的映衬，解出来的意思往往都是错的。

理解梦的过程就是理解自己的过程，理解了梦在表达彰显什么，你也就知道了自己当下的问题所在、出路方向、所是为何等重要信息。

好了，我去外边看书，你要是倦了就早点儿睡吧。”

说话间人合走出洞口来到林间空地，背靠大树席地而坐，看向林间小湖碧波荡漾。



人合坐在湖畔，借着暮色接着看书——

四大与五蕴

地、水、火、风合为四大，是固态、液态、气态、等离子态，这形成了色界中可见之物。

此外还有四种在色界中不可见的能量态，分别是：

第五，玻色态；第六，辐射态；第七，反物质态；第八，暗物质态。这四态构成了无色界。

色界中呈现出来的物相，看似都是粒子的聚散显影，但粒子却实无一物，都是无色界中电子的能量波之旋舞显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很多人很长时间无法理解，露珠与闪电是怎么形成不二类比的，后来有个聪明人说出了波粒二象性，才解释清楚了这一比喻真实不虚。人们才确信，世间所见之物皆是泡影虚妄，万般色相实无一物。故皆含空性，故色即是空，色空不二。

人合感觉着后背坚实的树干，闻着花草的清香，看着水纹的荡漾，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呼吸，手上的书沉甸甸，余辉温暖地照耀在自己身上——这些太真实了，这些被感觉到的种种信息，构成了自己相信其实有的认知：

我感知到的这些**色**界之相，是我**受**觉到的波信号，透过头脑第六识的比对，我觉知到冷热、软硬、明暗、香臭、远近等**想**法。于是我的心思在对比了这些事物后，做出对应的判别**行**为与行动。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如果我感受到的是态度、情绪、言辞、气场这些无形之物呢？觉得自己受到欢迎或被冷落排挤的这些心理感受，让我喜欢或讨厌、提防或亲近某人某物，又是因为什么呢？当我误解了一件事、误会了一个人时，我会厌弃与敌视他；但若那人欺骗了我的情感，我对其虚伪的热情失去判断力，那是对方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呢？

是我自己的误判在诠释他人和这个世界，我怎么想、怎么做，都是基于我自己的认知，其实与真实是无关的。对于我来说，真实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触而已。色、受、想、行、识五者合称“五蕴”，出自“五根”所感的五尘，内化成了五识，作用在我的觉受心上，让我信以为真。

我明白了——不管是红尘凡间、冥界地府、天国净土，所有

这些色界舞台与其中显化出的种种人物角色、动物生物、有形无形之存有，都是八识之一念所动。用假身，行幻境，感真知，历实情。事是假的、人是假的、世界是假的；可道理是真的、情感是真的、智慧的成熟度是真的。梦是假的，领悟是真的；关系是假的，爱是真的，所以叫借假修真。

人合看到书缝中有几行小诗，名《弥勒菩萨偈》：

老拙穿衲袄，淡饭腹中饱；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涕唾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

也不论是非，也不把家办；也不争人我，也不做好汉；

跳出红火坑，做个清凉汉；悟得长生理，日月为邻伴。

xiyushe.org

唐末后梁时期，在浙江奉化有一高僧，号长汀子，名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在后世中原，因民众信仰若弥勒入世即苦尽甘来，所以农民起义时就把布袋和尚的形象抬了出来，忽悠百姓随行造反，把这胖和尚的形象悄悄地置换顶替了真弥勒佛，并为百姓们编排了许多喜闻乐见的迷信说法。更是让了觉无明的弥勒佛手持金元宝，当起了干预人间因果、手持财富自由、主管恋爱升官的“神明”，好满足朴素基层无知百姓走捷径、捞偏门、出门捡元宝、享富贵的种种贪心。

人合想到此处，摇头苦笑：世人虔诚只为求财，高香顶礼所拜名利，佛说大道无人听信，还让佛陀手持黄白、穿金戴银，这是在敬佛还是在诽法呢？辱佛庄严莫过于此了吧。

第 166 章 绿渡母

意识借假修真，神魂借人修己，

心识借事修人，头脑借梦修觉。

人合借暮色在林间小湖边参悟天道，发现五感五识对信息波的采信，是自我对眼前事物当真的源泉。回想自己经历过的种种平行经历，灵界、冥界、鸯儿所在的泡泡小天地，此刻此时此地周边的一切，每一个场景都如此真实，场景中的人物都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什么是虚假？什么又是真实呢？

或许追求所谓的“真实或现实”本身就是一种痴人说梦的错觉认知……哦，不，现实和真实是不一样的，现在此刻的经历是现实，它是否真实无需计较，但此刻的经历或记忆中的过往，确实对我可以产生真实的影响力。那真实……真实不是我看到感到想到了什么，或谁看到感到想到了什么，这都是很个人主观的见闻感受。哪怕是场域内所有人都如此认为，那也不过是某一隅中的小群体意识形成的相对实相，与真实毫无关系。

我明白了，为什么刚才大师兄会对我有所失望——当我问出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你是人吗？这是梦吗？我要如何才能确定当下即现实呢？”这样的问题时，证明我的认知层次连最基本的一些三界概念还没能想明白，还在执着于真假、虚实、人神等自我二元是非认知中。

在这样的认知里，我是无法突破自我心识这一瓶颈、真正地用神魂之眼看待世间万物生灭泡影的。

人合看着被晚霞映红的云，自嘲地一笑，呢喃道：我来世间学道理，求的是真理而非真“相”；修的是明明德，而非一地一方一隅的物理规则；凝练的是自我的神魂智慧高度与广度，而非一时一境的宗教人文思想。所求所欲的焦点若忘了初心，那折腾半天也实无所获啊。

神魂借由角色投身入这幻梦中来，经历这一世历经，是花时间培养肉身的肌肉、花大量的精力维系美化皮囊，还是武装头脑成为当世的智者，多数人会聪明地选择后者。可若你通过自我认知的升级，明白了心理与逻辑脑的关系、心思与肉身激素冲动的关系，那身欲的冲动和头脑的偏执就会随内在觉醒而逐渐淡薄。可角色之心真的就是我吗？

入胎之前我是谁？离身之后谁是我？弹指百年在亿万劫的生

命长河中，不过浪花一朵朵。自我的神魂人格在这漫长的生命经历里，演绎过无数角色，使用过无数身份、性别、角色、形态，哪个是我、哪个又不是我呢？不管这一生是百年还是万年，是一个朝夕寒暑或是近乎永恒的滞留，所有以线性时间长度作为思考的，其实始终都是无知的虚妄。一刹那与所谓的千秋万代对于由矩阵形成的无色界或三界外，不过是快放或慢播的差异。一刹那间可以容纳无数个十万年，而永恒里却装不下一个当下，不是吗?

若我始终把自己的认知点集中在这个所谓的我身上，不管是肉身我、头脑我、心智我、神魂我，那都无法让自己从点状思维里跳脱出来；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焦点，无论其如何移动，它都只能划出一条线来，不管是直线、曲线、抛物线、不规则波浪线，说到底都还是一条一维的线而已，也仅此而已。

我要如何才能让自己从这样简单的一维生物步入到更高维的意识认知中呢?

或许利用多重自我平行经历，形成立体交叉的多元认知；或许利用群体优势，相互共享记忆，彼此借鉴经验，构成套叠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对镜综合认知；或许自己在单一剧情里多跑几趟，利用重复探索，点亮所有可能性的分支……

人合如此让自己驰骋在心流中，浑然对身边万物与自己的皮囊不知不觉。

由三元投生的六子，此生道号“人仁”，看人合久久未归，出来找他，看他斜靠在大树旁，似睡非睡，又不像是在打坐冥想。只见人合身边，彩蝶飞舞，幻彩四溢，在夜幕之初的湖畔犹如满月般光彩照人。

人仁苦笑，自叹：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天道不公啊，怎么这家伙走到哪里都跟开挂了一样，进个山洞就能捡到秘籍，然后就能破境升级。自己到处求拜几千年了，啥也不是。

人仁蹑手蹑脚地走到人合身边，拿起掉在地上的经书，借着

人合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彩，翻看摊开的那一页，想要看看大师伯到底给人合一本怎样的神书，能让他下午看书、晚上就突破瓶颈——

只见随缘而见的那一页中写道：

在第八识的境界攀升过程中，依据破幻的次第可分为：

真者不迷虚妄念虑，空者不碍形色相欲。故显真性使见色非实色，相非实有，一切见闻都是从无色界中由电子矩阵生成而出。其显化依托于神识意念、心思信念、头脑所愿。若想掌控运用第八识，需解离纷杂欲求而见色相本真，再观破色空不二而见无色，知在无色中有诸般无相之道，而此道乃是三界外弘一意识之群体意识的集体意愿所显化铸就而成。

认知的阶梯：

- **入门：离欲观相**——认知到红尘幻梦，追逐往复之欲，是出于当前的角色设定。
- **拜山：离体观真**——明白肉身非我，红尘非实，入色界寻真。
- **初阶：会色归空**——得知色界灵界非实有之境，灵体亦是魂梦一层，并非实存。
- **进阶：明空即色**——了知到无色界实无一物，但它却是色界得以显化成像的本质依托。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 **中阶：色空无碍**——不再计较所谓的真实、什么是真实，明白了负责显化实相的后台电子系统也不是根源本真。

- **高阶：泯绝无寄**——所观之理，不可言“色是空”，亦不可言“离色是空”！空即色，色即空，空非色，色非空，故名“非一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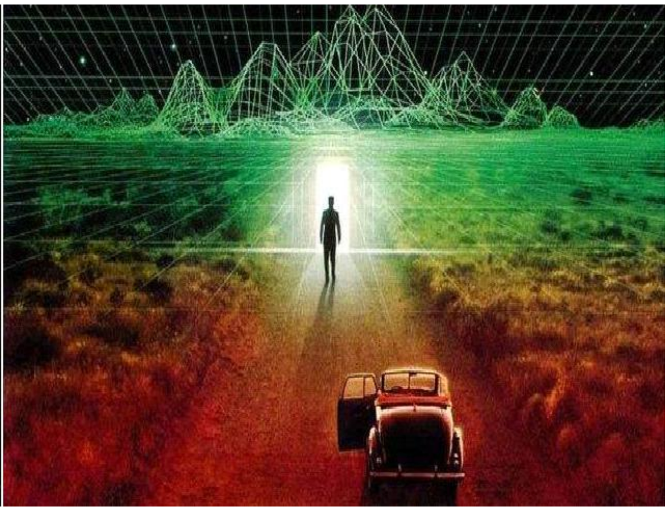
显像所见为色，后台生成色相的电子是空。空者实无一物，皆是能量之旋舞；色者实无一物，皆是电子显像而成。物相被五根所感、五识所辨，一旦当真就沉迷其中信为实有。可角色或神魂所见画面、所听声音、所触质地、所闻气息、所觉气场，都是无色之空营造出来显化给你识受的信息波，这让角色透过五根觉受成五识、记忆成实有，可其实记忆是电子波，所感是电子波，就连思考辨识这是否真实还是电子波。

角色所见之色相本是电子闪烁呈现出来的，所以万物的自性都是空。这些电子闪烁构成了色相的世界，所以空即是色。但显化出来的物相对于角色我来说就是它真实的感触与记忆，因为角色我的五根是无法直接靠读电子代码构成世界既视感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从显化的角度上看，供五感觉知为真的物相界面与后台电子能量波的程序矩阵界面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色界确实是无色界构想出来的，而无色界本无一物的空性，因此也贯穿到色界与欲界当中。

人仁默默地合上了书，恭敬地放到人合身边，顶礼一拜，悄

悄地退走。心里想：这家伙不是人，这东西写的不是给人看的，说的也不是人话。这他都能看懂明白开悟，我服了。有些东西还是等他日后大成慢慢教我吧。



转过头来我们再说人合此刻的状况——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潮中，驰骋在心流里，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意识状态。他能感知到身边的一切，可又不在意所有的变化。他感觉不到时间，自己融入到了天地中，说不出自己到底在哪里，仿佛自己与万物天地一体不二。

人合知道三元投生的六子、今日的人仁来到自己身边，翻看了经书又走了。然后周围空间一阵扭曲，凭空多出一个妖娆的女人来，她穿着绿色的衣裙，舞动着腰肢，修长的大腿随着舞蹈时隐时现，瀑布般的乌发随着起落而荡漾。丰满的胸脯，纤细的腰身，配合小腹节奏地舞动，极尽妩媚之能。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合赏舞多时，平静地问：“姑娘何人？为何乱入到我的心境之中，可有赐教？”

那女子眉目含情，温柔糯语，吐气如兰，看着人合说：“君子独坐，光华七彩，我来助兴，伴君逍遥。”

人合又问：“姑娘仙容不可方物，晚辈若有唐突之处，还请见谅指教。”

女子抿嘴一笑说：“你这呆子倒也有趣，其他修行人见了我，不是喊打喊杀地说我是乱人道心的祸水，就是恨不得把小奴家生吞活剥了去。你不怕我就是你修行路上的色欲心魔吗？”

人合说：“我心由我不由人，我意是否散乱，怎能怪姑娘你曼妙多姿。姑娘此来必有指教，愿听教诲，断然不会造次男女之事。”

美少女嗔怒道：“你觉得我不够美，还是舞得不入你眼？或许你嗜好俊美少年，我换个身型倒也不难。”

人合苦笑，忙解释说：“男身女命各有不同，我知姑娘绝非庸脂俗粉，姑娘美艳世间罕见，只是尘心肉欲我早已放下。若姑娘不嫌弃，可愿与我坐而论道？我道号人合，敢问姑娘芳名？”

美少女站定身姿，收起轻浮姿态，成庄严法相，施站立手印。人合此刻反而有点儿不太好意思去看她了，可觉得低着头说话又好像不太礼貌，心虚似的。主要因为人合是盘坐着的，视线直视过去，正好面对那玉兔般的傲人双峰、樱红点点。

美少女坦言说：“中土世人叫我飞天，高原之人唤我们为空行母。密宗行者观想我们护法时，尊称为明妃。我姐妹共二十一人，上由亥母辖管。当然我族亦可化为男身，被善女子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敬称为勇父。”

人合有点儿懵，想表达礼敬之意，却不知对方讲究什么。尴尬地行道门礼，说：“我是想问姑娘如何称呼。”

美少女说：“我嗜好穿绿罗裙，姐妹们叫我绿渡母。”

人合好奇地问：“看你年纪轻轻正值豆蔻年华，怎称‘妒母’？是哪个度字呢？”

绿渡母说：“是摆渡之渡，你想到哪个妒了呢？”

人合赶紧岔开话题说：“你是亡灵接引人？我这是要坐化了吗？”

绿渡母抿嘴一笑，万千妩媚，眉头一挑，说：“怕死？”

人合赶忙摇头解释：“生死之事不过自我形象的频率在不同界面中的一次转化，我早就对此毫无畏惧。只是不知，你因何被世人尊称为渡母？又为何今夜会突然显身在我这里？”

绿渡母说：“修行路上就怕心怀愧疚，过往糊涂时不在意的芥子小事，昧了良知，日后每每回想起来都会重如磐石，让心难安。这次我显身此处，是想要了却一桩陈年恩怨，可是

我不确定你是否已经有能力领受这份启迪，故而在显身时先试探了你的人品、定力、道行与心性。”

人合行礼拜之礼，忙问：“我可曾在过往某生某世与姑娘的前身有所刻薄亏欠？我愿依姑娘所愿尽力偿付，直到姑娘满意。”

绿渡母说：“是我当年稚嫩，被自己的心魔蛊惑，看谁都像巨魔，一心攀援外物，渴望除魔夺宝，结果害了你性命。这万年里，为此不知懊悔了多少次，四处寻你不见，无法报偿当年一剑夺命的亏欠。因此落下个心结横亘在‘道’路上，迟滞不能前。”

人合一怔，想起下午回神醒前，在鸯儿的泡泡小世界中自己舍身的一幕。当时自己好像也没多想，只是觉得好像就当如是如此。结果这甘受伤害而不争、赴死而无怨悔的心境，让自己即刻破境，脱离出被困数千年的道家圣境。

人合又一拜，说：“多谢姑娘成全，那穿胸一剑非但无仇怨，反而成就了我的道心清澈。是我当谢谢你才对，没想到因此耽搁了姑娘证道的时辰，真是过意不去。等等，刚才姑娘你说，已过万年，可这不过是两个时辰前的事啊。”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绿渡母说：“你中剑后涣散成流光金粉飘散无踪，我一个人在那小天地中，苦熬了数百年，既找不到那所谓的圣花，也找不到离开的出路。后来幸得亥母大神垂怜，引我做了她麾下的一名空行，才得以再入红尘，从头修行。再次重入红尘，那天距今万年有余。”

人合骇然，问：“都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怎么我在此间过了两个时辰，你却经历了万年之久？”

绿渡母说：“时间对于不同位面间、不同人物的流速都是不一样的，你三秒中可以梦完一生，一个瞌睡可以神游三界内外。距离和时间都是此间幻相，不可比对等同计算。比如那些往生投生之灵，它只是挑选了一个新角色，看好了新生的剧本，选了个出生的时日，多大点儿功夫啊，可从世人看来，他的前世距今生有的差几年，有的差百十年，有的甚至相差几个世纪。而且很可能前生所经历的远比此生角色所处的时代更未来先进许多。

灵体选角色时，优先会关注哪个剧本能更多地给自己带来渴望经历的感触，至于那个角色位于哪个时代故事背景中，是隶属于哪个人种、国家、星球，往往是考量中较为次要的。”

人合问:“那投生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个相对普遍的规律呢?”

绿渡母说：“当然也是有的了。很多人习惯了某一地区的人文、宗教习气，对当地的语言体系也有了很好的了解，它在转生时，相对会想要利用这些已知条件，尽快让角色进入正题，而非花费整个前半生去了解一个新的环境、语言、宗教习惯、人际关系潜规则等种种会左右人生走向的无形东西。当然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若两次角色的时间跨度太大，那很多东西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语言的表达方式、科技的差异程度、宗教宣扬的理念、婚恋关系的讲究。”

人合问：“你刚才说，还可以选取投生的星球？”

绿渡母答：“是的啊，这浩渺星海中有无数舞台，不同的星球形成截然不同的场域文化，利用不同或相近的角色载具,可以体验全然不同的生命历程。只不过由于业力惯性的问题,中途转校的其实并不多。毕竟贸然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自己跟个白痴似的什么都要从头适应，很耽误成长进度的。而且不同场域内的主打功课也全然不同，放弃现有所有已成就的所知所是，从头来过，也确实是极大的自我挑战。”

人合问：“那请问渡母，除了人或外星人外，还有其它可选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项吗？”

绿渡母笑着说：“当然有了，世间有形无相万物，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和化生，哪种出处，都是可选角色。”

人合问：“什么是化生啊？”

绿渡母：“藻类、菌类都是湿生之物，而像我这样的灵体，就是化生之物。”

人合惊讶：“你是说，我们的所谓仙、神、无形无相之虚体，也是故事线中的角色而已？”

绿渡母好奇地盯着眼前的人合左右打量，然后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当然了，我知道你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无相之灵体、幻影之有情众生，哪个不是在参与三界内的生命体验呢？当虫蚁走兽是体验，当风火石木是体验，当仙鬼人畜也是体验。故事涉及的领域不同，课业不同，但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啊。”

“啊，真是受教了。我想请问姑娘，你可知密宗之密？我对此非常好奇，他们的法门，是怎么能让高僧大德今生此世就立地成佛的？”

第 167 章 空行渡母

色空本是不二法，若要求真莫执真。

无色本空生万有，大放光芒照前路。

人合通过了绿渡母在嗔痴贪方面的心性考验，于是绿渡母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并为人合解惑答疑，讲述魂体们在投生系统内是如何拣选角色的，还有两世间出生的时间差其实没有规律可言。

她告诉人合，三界中的万有万存其实都是这大舞台剧里的角色，不管其演绎的角色是卑微还是尊贵、原始还是现代、有形还是无相，哪怕只是这舞台剧中的一棵树、一团火、一片流云，都是可以被当做体验对象成为意识焦点的，更别说演绎无形众生鬼神精怪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绿渡母的回答打破了人合故有的线性进化思维认知逻辑，发现在多维多元的同时性中，意识具体扮演哪一角色人格与其生命课业内容有关，与其内在渴望有关，与其可驾驭的角色难度有关，但与时间线无关，与人种国家地区星球无关，与先前曾所是过的物种无关。风火雷电、云雨木石、爬虫走兽、人或非人，世间万物都可以成为被体验的焦点，被赋予神智人格。

绿渡母看人合对藏地密宗之密甚感兴趣，心想这家伙或许和中土世人相同，只对“欢喜”一事好奇，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淡然一笑问：“你可是馋人家身子了不成？”

人合赶忙摆手解释说：“可不敢有那意思。只是在灵界的那些年里，也接触过许多滞留其间的喇嘛，他们的修行法门好像与佛道两家都很不同，却很少分享其中心得。他们修行的法门显然入到灵界很容易，但后续破境之难远超我们两家，所以由此生出好奇，功法差异在哪儿。”

绿渡母说：“那你算是问对人了，其它的或许我不太知道，这藏密却是我这万年来的本职。这里分身、口、意，三大密。每一密又分三层，名为九天，是藏地修行中的三层九阶的门

槛。

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我要先征得‘金刚亥母’多杰帕母的同意，她是我们的主管。”

人合好奇地问：“你已经两次提起这位亥母女神，还说就是她救你逃出了那泡泡天地，她到底是何方神圣？你这万年经历了什么？”

绿渡母说：“我的事一言难尽，日后再说不迟。你是中土人士，又在道教秘境中修行，对亥母不知也是自然。在藏地高原要说起‘大空胜乐金刚亥母密智行法’，那可是身口意中的密中之密，求拜之人若无大福德、无大修行，是无缘听闻上师解说此中究竟的。要知这秘法可是能此生当世即刻成佛的秘径钥匙。

说起金刚亥母，她本是胜乐金刚的明妃，又被尊称为万佛之母，是备受藏族僧俗敬重供养的女性本尊。她身如十六岁的妙龄女郎，三面两臂，那身姿曲线能把男人的欲火引动，让痴蠢之人想入非非。可若对她动了邪淫之念，从她赤裸的身子往上看，就会看到她三目圆睁，美少女容貌变成了愤怒法相。若男子还痴心不悔，就会看到她的脸变成獠牙紧咬的公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野猪头，那头戴五骷髅冠，颈挂人骨项链。

相传她在远古时，并非是两腿女子形态，而是人首蛇身之相。

那时她是空行母，隶属于金刚部，每日负责在天空之城中孕育新物种与新生命，是所有空行母的领袖。她祈愿发誓愿为所有行者的道侣，后与莲生活佛相伴道侣。那时从天空之城中下到世间的活佛们都是男性，只有她是具备活佛身份的女性。我们这些有资格乘坐飞行器出入世间的空行女，轮值去服务哪个男性上师都归她管理。”

人合好奇亥母的法身与化生形象，请绿渡母解惑。于是绿渡母用意识投射的方式，为人合展现出一系列造型。人合观后，发现那些形态与中土信仰体系内显现出的大有不同，很是好奇，疑惑地问：

“中土佛像与菩萨法相多慈眉善目，你家管事为何如此凶悍模样，又多情色造相？”

绿渡母说：“那是你误会她了。她的法相有一头三面，分别是美艳的少女脸、怒目脸和野猪脸。她是我们渡母之首，她与狮面智慧空行母伴侣引领了莲花生大士成就果位。他们一起发心祈愿，渡化有缘众生，还传下‘拙火定’之至高秘法。”

人合有些疑惑地问：“据我所知，得大成就后，就再无性别所执，为何你们行空一门，要保留如此鲜明的女性特征呢？”

绿渡母说：“亥母与狮母曾发本愿，得道开悟后不变换性别。佛母想用自己的实例告诉所有女人，并非只有无漏男身可修得正果。都知道男身无漏，更易于修行，但女人怎么了，就只配打杂侍奉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其实己身此处无男亦无女，依皮相论男女，怎说无人无识亦无我。这男女名称皆虚假，世间劣智者着迷于皮囊身相，心中分出男女、定下规矩才有了种种不平事。亥母与狮母看世间修行者多是男人，而女人们自卑自贱，寻无漏智慧者甚少，所以发大愿：直至灭度涅槃回归虚空之前，都以女身示人，度化一切有缘众生。"

人合赞叹："原来如此，倒是我还心存男女之别、庄严轻薄之鉴，多以皮囊造型看人，未曾想有如此大智慧和大启迪隐藏其间。那还请问，这狮面佛母与亥面佛母在我中土可有名号？"

绿渡母说："自然是有的，名为'普贤''观音'。要知道释迦和莲花大士成道，可都是她们陪伴过的呢。"

人合骇然："你说什么？她们是释迦的师父？据我所知，在中土很多经卷上，普贤和观音只是菩萨啊？"

绿渡母说："她们一直都很低调，曾化身为各种关键人物，陪伴指点唤醒修行人。

很多人好为人师喜四处说法，而她们却喜欢装笨到处问法。

其实能在关键时刻问出好问题，点明要点，与上师一唱一和地把深奥的道理说清楚，让话题有序地展开，并延续下去还不跑题，是需要极大智慧的。你或许有所不知，与人讲法行法布施时，回答同修问题时，是检验自身知见多少与深浅、梳理已知未知疏漏的极好方法。”

人合追问：“你是说普贤、狮母她们都曾在世间化生成自己徒弟的徒弟？好让学着讲法的人，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合的道理？”

绿渡母说：“不错，正是，曾有赞云：

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

一身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礼刹尘佛。

于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

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

各以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

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

其实引人成佛的又何止她一个，有四大菩萨，分别是文殊、观音、普贤、地藏。而这四者，其实并非具体到某一灵体，她们的法身、化生众多，出入世间各地，留下无数传说。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这四菩萨暗示给修行者们在修行中要注意的四个重要修行面向，那分别是：普世之心、圆满智慧、所愿所向、坚持作为。这四点中，哪一个方面做不好，都无法证得圆满境界。

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大方向，有个目标吧。然后靠空想或许愿就渴望有所成就吗？那不得要有行动吗？干得多不如干得巧，到处瞎搞不如用心一处，要干得聪明，更要懂得反思。不然在一个坑里反复跌跟头，再努力也白瞎啊。最后，这一切还不能是基于利己排他私心的，不然最后不但对神魂的裨益不大，还养出个心魔来需要降服纠正。”

人合点头说：“是啊，生命没有目标，就好像蒙眼之驴在旷野狂奔；见天许愿却没有行动，再近的目标也无法达成；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奋力前行了，但没有足够智慧时，往往迷失在种种太过不及中还不自知；一个人若只想着独善其身，为此不惜损人利己，甚至见死不救，那他拥有的力量与能力越大，危害性也就越大，成长为只顾自我利益的祸害枭雄也不为奇。”

绿渡母说：“是的，所以速成密法我们是不轻传的。在学密之前，修行人要经历长时间的各种考验。一个人的心智差点

儿没大关系，多轮回几次累积智慧便是；但若心性上对良知的自我把控力很弱或是有扭曲的成见与偏见，那我们是不会告诉此人修持密宗的法门秘诀的。”

人合问：“那要如何辨识一个人的心性所是与所向呢？”

绿渡母说：“用钱财看一个人的贪欲，用美色看一个人的诚信，用是非考验一个人的智慧，用毁谤瞧一个人的城府，用安逸测试一个人的行动力，用利益权衡一个人的私心，用流言检验一个人的口舌。

在利益面前见人心城府，在是非中看智慧人品，在落难时瞧人性向背。我们虽是助人修行的渡母，却也经常会扮演试探人心人性人品的心魔，营造出利益当前、危难之际、美色坐怀、名誉扫地、性命攸关这五道课题。好在你都通过了，这很让我欣慰，所以今日你我才能有此机缘在此坐而论道。”

人合自嘲苦笑说：“好一盘大棋，想来我尚未出世，这局已开始运作了。真不知在野湖畔，在冥界中，是我渡你，还是你渡我。”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绿渡母说：“世间之事，相互间彼此成就或相互消磨都是互渡。很多人理解的平衡，会想到天平的摇摆，总认为要有一头高来一头低，得失难免要分高下输赢尊卑。可若修行有成后，通过认知的变革，达成了心智清澈无碍之境界，就会知道，动态平衡中也可犹如两人抬轿，在分担共进时，通过相互信赖达成双赢并进。”

人合默默点头，然后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你空行家的大主母，为何叫亥母与狮母呢？”

绿渡母说：“她俩一个猪脸，一个狮面。亥在十二属相中是猪，所以叫亥母。当然这公猪面相自有她的深意。而那狮母则更具传奇，听说在上古混居时代，她就已行走世间，还作过多年猿人部族和狮人部族的头领。”

人合说：“我知在《西游记》中有一人物形象，名为八戒。

他人形猪面，穿黑衣，取意肾水用来平衡心火，克制申猴之躁动。你家主母用意可也近似？”

绿渡母说：“过去我曾探听过亥母她选择公野猪面示人的因由，有天女告诉我：

那公野猪之面，首先象征了勇猛精进、受伤不退的金刚心。

其次，在人身三脉中，左脉旋落于右脑，右脉旋落在左脑，两脉围绕中脉旋升，亥母主要负责右脉的修持，并且眉心轮是她主要掌管的区域，所以她总能带来空明之感，也总在头部右侧示出猪面，因此又名冰羯罗纳自在女，即右脉的主宰女。”

人合继续问道：“我发现两大圣女脚下都踩踏着一男子，那是何人？犯有何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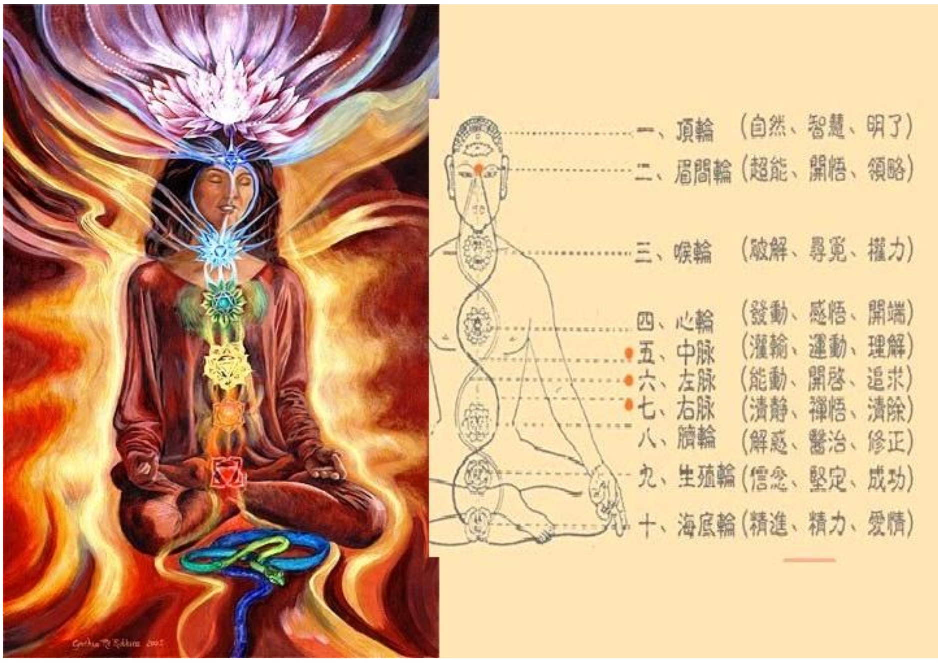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绿渡母说：“我们这些行空，是修行者的护法神也是考验官，若有修行人在观想我们的时候，在看见我们的身体后，心生邪淫欲念，欲泄浊精玷污我们，那我们就会抽空其骨髓与道行，把其打回原形褫夺法力，省得他们日后欲火焚心，糟蹋其他善女子。”

人合不解地问：“既然不乐修士尘根躁动，那为何要以女身赤裸相见，还妩媚其姿呢？”

绿渡母说：“金刚亥母有大誓愿，愿为所有行者的道侣护法。我们这些行空女都是如此。其实我还有一个孪生姐妹，名**‘冥’**，她喜穿白裙，我喜绿衣。我俩本自一体，后来她主修慈悲心，我主修智慧意。我现在是走出来了，可她还被困在情欲幻梦中无法自拔。

其实你误会了我们，这也怪不得你，毕竟中土的风土人情礼教认知与我藏地大有不同。想要说明此中玄妙，首先你要知道三脉七轮与拙火定这些概念。



在修持秘法时，男性要从裆下做起，引地火巡脉道上行，与下行的天光在太阳轮处相会，旋而下潜到脐轮收纳，利用脐轮处的气旋，凝练气机，慢慢养足精血之气。待精血满溢，这时不可外泄，而是逆向提升这股能量通过太阳轮到心轮处，成为爱与奉献的动力。化精为炁滋养心智后，依次开启喉轮、眉间轮，最后是顶轮。在开启顶轮后，这炁再次发生溢满转化，成为壮大神魂能量的滋养。

这气脉分为三条：左右两条互旋相伴，中道由七大脉轮贯穿而成。每个脉轮独立运作，左右二脉也相互独立运作，具体内容就涉及到秘法了。

我们这些圣女主要就是帮助修行者完成第一步的起始工作，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设法点燃海底轮的拙火，让修行者感受到那股炙热的力量，雄壮腾起。但修行者不可因此升起世俗淫乱之心，不可动邪淫之念，要把那悸动之火导引上行。若修行人贪恋美色，我们就拿出怒目法相让其冷静下来；要是个别法身心魔狂舞，欲强泄浊精，我们就会显化出猪、狮、虎、豹等面向，让他冷静下来，专注于导引拙火。

金刚上师们在修身密时，应该修气脉、明点，体会拙火上升、灵气灌顶的天地二灌。要依次修气、修脉、修明点，这个过程中全都需要拙火淬炼，直到依次点亮各个脉轮。在修拙火定时，如果没有金刚亥母提供的方便法，是不能随时快速地点燃海底轮地火的。

点燃拙火可分为两种：新手需要明妃的实体帮助，做好启蒙工作，等掌握了必要的技巧后，在修意密时，只要观想行空中随便哪位圣母，都可快速地点燃拙火。

此处经常会用到神咒：‘嗡。多杰帕母。吽呸。梭哈’。所谓‘多杰’就是金刚，‘帕母’就是亥母，‘吽呸’，是将他的力量发挥出来，‘梭哈’就是实现吧。起初在每次请明妃练习身密时，要持续咏念此咒；日后练习意密时，只要念

诵此咒，自然就会生出反应。

我派主修的此功法，可快速修持出拙火，并在上师的引领下，完成调气、通脉、明点，进而证得不死虹光大成就的最高境界。这里的关键是点火后要做到无漏亦不涣散。”

人合插言问：“什么是明点？”

绿渡母说：“就是通过心法，调整并点亮后的一个个大小脉轮。”

人合又问：“这法门可有名号？

绿渡母说：“此法名‘大空胜乐金刚亥母密智行法’，为修拙火之根本大法。

金刚亥母对有情众生特具悲心，行者如修习此法可速得加持，于修上师相应法时自观为亥母，能迅速生起相应。空行母对修密的行者而言，可分为两类，一为‘出世间空行’，一为住寺‘世俗空行’。

一般寺里养不起多名明妃，所以只有主持与亲传弟子可以请住寺‘世俗空行’，为其伴修，名为炉鼎。而一般弟子则需修习‘出世间空行’意密心法。而金刚亥母就是出世间空行，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她乃‘空乐’的根本、一切成就根本之源。”

人合疑惑地问：“我还是不能明白，这‘出世间空行’到底是什么？”

绿渡母说：“这没有定法，起初可以是一些欢喜雕像，之后可用唐卡画卷。若勤于冥想善于记忆，日后上座时，闭目念咒就可意会‘空行’，两大圣母、二十一空行，想谁都成。若配合‘金刚亥母拳’那更是相得益彰。

大金刚瑜伽母拳法，又称金刚亥母拳法，为藏密我派‘金玉不易、轻易不传’的一套手印大法。名金刚，因为要保持不倒不泄，坚不可破。为宝中之宝，修持能行五方之气、五方之光，能净身脉之气，去全身之浊，断一切烦恼，延年益寿，获金刚不坏之身。

‘瑜伽’一词源于Yoga，源自词根yuj，意思是附着、连接、驾驭。这个词来自两个词根，分别是男性之轴与女性之户。其中有多种相互配合的体位变化。”

人合听到此处，算是明白了其中奥妙——为何这藏密之密可即刻脱离烦恼、为何在灵界中，他们很难再次突破，只好再入转生，往复不止——他们走了捷径。但其中法门，好像与道法又不无相同之处，其中身口意三密到底有什么奇巧之处？要如何才能让绿渡母说出核心机密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68 章 身口意密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在正法秘传中，把因拙火膨起的男根叫做象鼻、灵蛇、门轴，把天光甘露叫做圣光、玄蛇、门户。因此在修行体系中，依据不同师父的传承，就出了拙火派、灵蛇派、犍尼萨派等。

其实隐藏在各门派、各地域间的原始本意是全然相同的。不管是古玛雅、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土，若把所有变形后的本真意都还原出来，就会发现各地各族中的人们其实都在讲述一个全然相同、全然互通的“道”理，描述同一个不二的天梯之路。

绿渡母说的话虽很是隐晦，但人合敏锐地听出了其中隐藏着的关键脉络，发现藏密中的核心内容与佛道两家的秘法其实本质相通，只是表述与观想的方式存在技巧上的差异。道门里的炉鼎在藏地被誉为行空；我们叫任督二脉与左右冲脉，藏地叫三脉；我们叫百会、印堂、天突、膻中、中脘、关元、会阴，七穴，在梵门叫七轮；精气神下中上三处丹田，被叫做嗡啊吽。

想到这里，人合顺口说出：

“九盏水中煎赤子，一轮火内养黄婆。

采药须待玉兔跳，成亲必借黄婆合。”

这轮到绿渡母发呆了——四句诗里每个字词都认识，合在一起根本就不知道人合在说什么。

人合一笑，说：“没事，不过是中原道门里的口诀，其实和你们的大同小异，不过论法不同，观想各异。我听说在很远的地方，有片大陆叫欧洲，那里叫这法门为炼金术，叫金丹为贤者石，说地火天光为铅汞和合的萃取法。都是一套东西，人们搞出这许多花样来秘传。”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绿渡母好像没听见，人在走神，半晌没有表情与动作，人好像定格在了那里。然后突然浑身一抖，开始说话，但声音全然变成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女人说话语速较慢，声线甜美，口气中有一种久识的亲切感。

绿渡母的面型也开始缓慢地发生微妙的变化，变成了很无邪青春的美少女。眼睛清澈明亮，肌肤微微散发出珍珠般的光彩，一股淡雅的奶香弥漫四周，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陶醉舒坦。身上的淡绿色衣裙渐变成橘粉色。

人合感到醉了，身体懒洋洋的，头脑瞬间一片空白，人有些痴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美人，就好像少年在午后的阳光里，第一眼看见那会一生难忘的姑娘。

女孩嘴唇颤抖，泪眼婆娑，幽怨又娇嗔地看着人合，委屈地

说道：“你个负心的，只顾着自己修道，留下我一人在这世间，无依无靠的。你偷去了人家的心，又无情地走开，留我怎么独活？你说过爱我生生世世，你说过伴我到天荒地老，然后呢？然后呢？

我找得你好苦。你个昧良心的，我的心是你的，人是你的，身子也给了你，你怎舍得留我独自面对无眠的长夜？你怎忍心看我哭红了眼睛，愁白了情丝？”

人合完全傻了，快速翻检自己的记忆，回想什么时候自己欠下了此等桃花债。

姑娘看人合呆傻在原地没有表示，更是气恼，干脆奔扑过去，一把抱住男人，投入其怀中说：“答应我，答应我，再也不留下我一人好吗？我都听你的，我保证乖，我再也不闹你了，只要你点头，我今晚就是你的人了。”

人合看着自己怀里的软香温玉，她哭哭笑笑地说着痴话，长发如瀑，花香入鼻，不由地咽下口水。那花香很是古怪，入鼻后犹如烈酒入腹，一路灼烧直下小腹。人合觉得那股力量在小腹打了个旋，然后一路沿着脊髓入脑，入脑微醺；一路顺流下到膀胱入尿道，然后怦然而动；一路有如回火，逆上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到心化作燥热的翻涌，让心跳加快、口干舌燥、呼吸急促，全身似有微汗，嗓子好像被什么堵上了。

他想回抱住怀里的女孩，好言安慰，问明情况，可是觉得如果自己要是抱上去，恐怕未曾开口，已经失了心智。

脸开始红，瞳孔感到开始散大，世界变得朦胧，脑袋木讷不会思维。心跳得更快，咚咚之声犹如擂鼓，下体雄壮到自己不好意思——毕竟女孩此刻与自己紧密相拥，两者间容不下这唐突之物。

人合思到此处，想要设法先推开女孩，然后把事情问清楚。低头看向怀中女孩，不想映入眼帘的先是“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来，鬓垂香颈云遮藕，粉著兰胸雪压梅”。人合赶紧闭上眼睛，两手支棱着不知往哪里放才合适。可就在闭眼之际，只觉唇上温柔湿润，脂香微甜，似有糯糕送入齿间。

只这一触，人合已感窒息，时间、空间、思想、感觉、自我、心思都静止住了，好像一切都不存在了，好像自己融化成了永恒中的虚无。只感到体内气血翻涌，双手僵硬在空中，当然僵硬在空中搏搏颤抖着的还有一物。

忽然身前一凉，女孩抽身而退，声音从温婉柔情变成了严厉师太一般，女子说道：

“莫思、莫动、莫想，只是体会下体的澎湃之感，把那怒张的渴望引领着回收回小腹，让入脑的热流犹如金汁般涓流而下，与热汤般的地火相互融合，如此反复。当热流流过印堂，你要发出嗡嗡的音，流入胸口发出啊……的音，流入小腹发出吽……的音。如此反复不可间断，尽量过程中不要换气。

思想意念全部聚焦在热流旋复的过程中，不去计较时间过了多久，越久越好。慢慢地你不要在口中继续发出这三个音，但要在体内不断重复它，成为体腔内的一种共鸣、只有你能听到的内在共鸣音。不管是三字咒，还是六字咒，都是这个技巧。这就是口密。无声咒密，咒子不是用来念给神明听的，也不是念给谁人或耳朵听的，咒音是关键脉轮的校准共鸣音。

最后就是意密了。你刚才也看到了我的法化身的形象，记住那一感觉，如果你独自修行时，需要起火、通脉、明点、引流，只要回想观想刚才的经历，你就可以快速地支棱起来了。

无上空行三密其实就如此简单，但想要亲身领悟，却需通过层层考验。不然地火转为欲火，不但成就不了修为，还会让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癫狂入魔。若视渡母为玩物，就会自毁前程。

你表现得很好，我很满意。小绿对你的评价我认为是诚恳的。你要帮助小绿找到三花并蒂莲，然后你俩回到智慧树的湖边，我自会乘船来接引你俩。”

人合猛然睁开眼睛，只见自己两步外，狮面少女和蔼地看着自己。然后它的面部轮廓开始变得朦胧，慢慢又显露出绿渡母的样子。

回过神来的绿渡母，好奇地看着痴痴端详自己双眸的人合，有点儿不好意思，娇嗔地红了脸，有点儿不好意思与人合四目而视，于是目光下移低头看人合脚下，嘴里责怪说：“你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干嘛？”

“啊……”绿渡母好像触电一般下意识地后退身形——她看

到了人合很男人的一面。

她面露警惕之色，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刚才还坐怀不乱的男人，显然她对刚才发生过的事情毫无记忆与知觉。

人合被绿渡母的表现搞得很迷惑，思量了一下才明白，赶紧尴尬地一笑说：“对不起，你别误会，刚才，就刚才，你亲我……不是你，是狮母，用你的身体亲我。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一切都太快了，我没有想要轻薄你的意思，是狮母在传授我三密之法。”

绿渡母看着腼腆慌张尴尬的人合，噗嗤一声笑了。她明白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但很惊讶：狮母亲自显身，还亲传了人合三密核心之密！于是小心地问：“你可领会到了什么？又还有什么疑问吗？若狮母亲传，我也就不用再保密什么了，你要是有什么困惑之处，尽管提出来。”

人合思量刚才的感触与能量运转的路径，回想自己心理变化与陷入到的空灵状态，暗自对比刚才体验中所经历的体会，与道家传统导引功法里自己熟悉的心念口诀有何不同，又思量自己所知的佛门心法在此间差异为何。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思量少许后，人合有了自己的判断，但为了验证自己的思路是否贴谱，于是问绿渡母：“你可简要与我说明三密各自修炼的步骤阶梯与成败判断的标准吗？”

绿渡母说：“在我门内修行，分有为法和无为法两大类。

外门弟子要先修有为法，比如言行举止、礼拜规矩、起居作息、饮食习惯，通过一系列外在的行为改变，慢慢地摒弃故有习气，让心安住在此刻当下中，思想不会锚定在图谋美色金钱名利这些方面，因此也就不再因为得失起落而苦恼嗔怨。

这个阶段，修习者要做极其机械化的看似毫无意义的简单动作、重复经文咒语等基本功。每日面对固定的上师佛像的塑像或画像，让那形象被深深地植入其记忆心识，让经文或咒语成为信念中排它的主流思想认知。

通过有为法的修持，初学者透过数十万遍重复的自我暗示，形成对某形象造型的深刻记忆，并虔诚其心意，思无旁贷，学会进入心流的基本功，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当学员说在梦里清楚地遭遇到了与雕像画像中人物相同的上师赐福，那就证明火候到了。

接下来，转学无为法。透过冥想观想雕塑与画像中的上师神佛法相、坐骑、服饰、法器、言辞、背景等，直到能毫不费力就清晰地在冥想中看到这一切都跟真的一般。

第二步，为自己设立一个自己满意的法相，同样透过不断的冥想，让自己的法相可以栩栩如生，好像真实存在一样。让自己保持闭目禅坐，而控制自己的法相，在室内游荡，并观察室内的物品，直到利用法相能准确地说出房间内的细节；之后可控制法相出门在院内游历，去观察外部景物，灵听他人言语，逐渐扩大行动范围。

小成后，法身要练习飞行、漂浮、入水火穿墙壁，最后是瞬移十里、百里、万里。此乃中成。让法身学会读心、碰触物体、位移物体、与他人互动、直接对他人肉身进行良性干预，比如正骨、切除肿瘤、去除结石等。当然同样的手法也可破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坏脑组织，拿出心脏，扼住喉咙。这就是大成了。

术法小成后，上师不会急于传授弟子进一步的功法，因为若心性佞邪，会修出个魔头来。此刻会先转修性空不二法，让弟子明白，世间钱财、名望、男女情欲、就连这个我都是幻梦泡影。真正的福祉在天界中、在法界中，在那里可受万民香火朝拜，可享无尽寿元，可有无边法力，可得无量智慧。

而修持性空不二法时，需要以拙火定作为起点，而我们空行就是启蒙者、点火者、控火者。”

人合有些疑惑：“这些心法功法与中土法门虽有差异，但无本质不同，身口意三密中可有特别之处？”

绿渡母说：“想什么、怎么想、何时想、想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意密。这里比如把自己想成怎样的法相、心里惦念哪位行空明妃、与行空如何用法身相相互缠绵，这都是意密里不可说不可说之密。

口密相对简单些，普通信众就好像个碎嘴老太婆，见天叽叽咕咕地念叨个不停，每天听佛音耳边嗡嗡响。可真正的修行者要外五识皆闭、内三识开启。这嘴巴不停、耳朵常听的，

五尘杂扰，心念不断、头脑判别，如何能做到清净肉身外五识？这口密与你们说的闭口禅很接近，是让自己学会从外显表达慢慢转变到内在旁观，从我活在这个世间到我看着我活在这个世间。

学会沉默是智慧中的一门大功课。总需要有人陪，到处碎碎念，什么事都爱管，什么都想要发表意见的人，在心灵上是很不成熟的。这种人生怕被他人无视，生怕被看轻了，总觉得别人做得不如自己好，自己一句话没说到，他人就会犯错误。

这类人分两种。一种是碎嘴婆子总是爱抱怨，埋怨这个责备那个，东家长西家短地传闲话；另一类到处出主意，爱指导，什么都发表意见，别人不听他的还闹脾气，觉得被忤逆冷落了。语速快，说话不过脑子，情绪化且易激动。

管好自己的言行，是修行中的一门功课。止言不语不问不说，只说一遍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修养。能管得住嘴的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与念头有所掌控。一个连舌头都管不住的人，那就更别说在第六识头脑、第七识心灵上有所建树了。学说话只需一两年，学闭嘴却往往要花半辈子。很多因口舌肇祸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的人，再投生时选择做哑巴或结巴，好让自己在说话前有更多思考的时间，让自己的语速慢下来。当自主地选择停止外在信息流的五尘杂扰后，心电感应、意识读心、意识交流才慢慢地变得可能。看一个人口密修行的成就，只需看他能否做到贵人语迟，看他是否懂得了旁观生命、不指挥他人的上德智慧。

身密主要集中在气脉功夫上，别看只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发呆，身子里做的功课可分秒没有止息过。而且犹如垂钓者盯着鱼漂、灵猫关注着老鼠，任何一个小动向，都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响应，好让天地二气合理可控地交融，让四大在体内聚化成法相。在这期间太过不及都会前功尽弃甚至出乱子。

看一个人的身密功夫层次，看其开了几个明点就可以知道了。所谓开窍了，就是额头与顶骨开始出现骨融现象，头骨逆生长，囟门重新打开，头顶的皮都会像婴儿一样自己搏动。在我们藏地，上师会在其头顶上插根草杆。没有开窍的人，硬脑壳自然是插不进去的。

首先要修持到头顶清凉。头脑轻安了，动的是心思不是头脑，意识都正常运作，可脑波是空明的。

真正的灌顶是什么？不是说谁按你脑门一下，浇点油水说两句祝福、给你个证书纸片就算灌顶了。真实的灌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要一步步踏实地修持，直到顶轮骨融全部完成。囟门开后，会在头皮那里出一个小坑，把油倒在那里，不会流走的。”

人合听着绿渡母的详细解说，思量着藏密与中土道家、释迦在修行体系上的不同。慢慢地他好像想到了，为什么密宗成就迅猛，很容易进入灵界；又为什么他们进入灵界后，却比其他派系的修行者更难达成后续的破境。

那绿渡母此时在此处显身，并且显然狮母就在暗中旁观着，这里有何用意呢？这到底是自己的机缘还是考验？不同的心法路径，自己是应该相互参照、补齐不足，还是尽量小心、别自乱阵脚呢？万般思绪让人合一时拿不定主意，陷入沉思。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69 章 亥母现身

身不动而炁自行，口不言而心自明。

意常观而神自慧，精升化炁炁养神。

六根无尘八识转，三才交汇阴阳平。

若想证悟如来藏，无人无我天下公。

人合得到狮母的认可，获得祝福之吻，感受到拙火在体内游走的奇妙意境。他暗自对比道家功法与身密脉道流注间的差异，但因初尝即止，一时还有太多疑惑有待澄清，于是向绿渡母询问更多详情奥义。

绿渡母告诉人合：身密在于气脉在体内如何流转、如何逐一点亮与平衡明点脉轮；口密是学会闭嘴，却巧妙利用音鸣共振矫正能量与明点的脉冲频段；意密则是心法观想的功夫，自己的法身形象、众佛的法身形象、渡母的法身形象、灵界的天堂形相。

人合明白了，藏密群体意识营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专属虚拟亚空间体系，并透过反复的自我认知强化、自我暗示催眠，还有群体意识认知共鸣，达成营造与运作其专属灵界体系的目

的。

在这种情况下，藏密与道门、释迦、天主、拜火等门派一样，成为了灵界大舞台中各自的灵域，并和其它门派一样，在自己的天地中自成群体实相，拥有自己阶梯样的神魂轮转体系和内在价值观。它们借助公共舞台和宗门群体意识营造出的虚拟亚空间，完成神魂的小循环轮回，这样做到轮回可控、记忆保留的修行目的。

这种利用特定技巧，营造专属意识领域和意识通道，在转生时不再进入公共宏意识矩阵转换身份皮囊，而是走宗门集体意识营造出来的小循环体系的修行方法，确实很有特色，具有其特有的修行优势——利用秘法更换皮囊时可不被隔阴之迷格式化记忆认知。但显然其自限性也因此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灵界中藏密一派的大师能达成再突破的极少。因为他们的知识体系、认知范围自限性很强，自我着相的程度远比其它派系更加深固。

好处是速成——毕竟在自家宗门集体意识的天地中得到自家滞留在灵界中的祖师们认可是相对容易的事，自家相互封神称圣远比在公共域中获得全然体系的认可要容易得太多，这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就是为什么之后其上师在灵界自家天地里，很难达成再突破，无法真正融入到弘意识中的关键短板。因为他们需要二次破相破执，而其法相法执又是其修为的基础根基。

人合通过自己参破道门法执幻境的经历，敏锐地察觉到在灵界中这满天神佛所形成的意念幻境法域色界，不管有多少重天，不管体系多么繁杂庞大，不管阶级次第多么等级森严，都是宗教集体实相演化出的群体意识幻梦投影。

欲界的范围不止是红尘中人间里的情欲名利，其实在灵界里，各门派由信仰化生出的有相或无色诸天国也是欲之幻梦，那天国里的七彩琉璃宝光黄金城，城中的各式天人菩萨、大德、

金刚、神佛，有相无相众生，在彼此互动的过程里，持续着着相与着法的执着。每日吐纳凝聚能量，时时修持攀登天梯，勤奋不休的表象下面却是挥之不去的排名与阶层的攀比和法执的左右。

突然人合想到，世间没有巧合与偶然，此时此刻绿渡母的出现绝对不会没有原因。问题的关键可能与刚才狮母的最后一句话有关——又是那“三花并蒂莲”。

想到此处，人合问绿渡母：“你这万年修行，可已知那三花并蒂莲为何物？在哪里可取得？我倒很愿意帮你一起达成这一夙愿。”

绿渡母一怔，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当年是我太过冲动，听智者说守护那圣花的是巨魔就不假思索地一剑刺死了你。那之后……唉，其实那圣物并非是什么实在之物，其实哪里也无法找到它。”

人合懵了：这刚才狮母还嘱托自己帮忙，要是那东西压根儿在世间没有，要怎么去找呢？

绿渡母继续说：“其实那朵圣花绽放在昆仑之巅的光明顶上，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受日月二炁的熏养，以至诚平和为主干，绽放时可引霞光万丈，引紫气东来，显曼陀罗之璀璨光华。”

人合皱眉问：“昆仑山我虽没去过但也知道，如此圣物，如此光景，若要绽放恐怕万人争抢，你可知它何时绽放、如何采摘呢？”

绿渡母叹息道：“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它何时绽放，而且它也无法采摘。我说的昆仑之巅并非地名，而是每个人的灵虚之顶，即头上三寸。”

人合愕然，稍微琢磨了一会儿，恍然道：“你说的可是三花聚顶？”

绿渡母有点儿迷茫地看着人合，表示不知道这个名词什么意思。

人合干脆盘坐下来，深呼吸，慢吐气，凝神静心，物我两忘。下丹田中炁旋加快旋转，大量吞吐着热浪，股间会阴处仿佛有灵蛇入洞，莽汉洞房，刚松懈下去的男根又起立敬礼频频点头，犹如眼镜蛇示威。下丹田处气海翻涌，犹如火山内的岩浆咕咕冒泡。

只见头顶天上云层犹如鱼群受惊四散而开。本已暮色傍晚，一时间日光月华星辰都闪烁明亮，一股天光倾泻而下，犹如弩箭，又比倾盆之水。天光沐浴下，人合全身金光大作，通体琉璃般无垢无染，天光毫无阻拦地贯穿他的身体，与下丹田沸腾的岩浆会合。激荡的力量，让光华与火焰构成滚筒般的大气旋。慢慢的气旋犹如离心力作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旋转着犹如太极陀螺。那陀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犹如金色的汤汁，还伴随着蓝色的闪电，犹如小蛟龙般游移不定。

人合裆下雄壮异常，犹如斗鸡看见了情敌，不时前后摇摆着，流出透明的粘液。人合腹式呼吸，长吸气，那金汁顺其透明的脊椎上行，到了头顶，会合天光变成更加明亮的琉璃光汁。就好像蒸汽蒸腾后冷却成水滴，一滴滴地凝聚，滴落在他前额汇成一小股后，流入他口内。那过程就好像钟乳石滴答滴答。

人合的嘴巴此刻成了琉璃光的小池塘，每次蓄满，就自溢入喉，一路向下，流经喉咙、胸膛、小腹，最后蓄积在肚上三寸。那里慢慢地就出现了一个犹如气泡般的金色圆球，小球自旋并积蓄着从口中流下来的琉璃七彩光汁。小球满后，胸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口处又形成一个类似的光球开始承接光汁，只不过这个光球要明显地大上很多。

人合盘坐在原地，双目闭合，身型不动，呼吸绵长到仿佛没有，心脏许久才会搏动一次，可体内炁机的升降却始终如常。

绿渡母在藏地看过很多修行人导引三脉点亮明点，可第一次看到如此行气的，不由得睁大眼睛，不愿错过分毫。只见人合此刻心口处已犹如小太阳般明亮，散发出无比温暖的柔光，那光似有似无，但让自己犹如初尝到蜂蜜一般，感到滋润无比，非常渴望更多更多，渴望靠近他，渴望拥抱他，渴望融入他。

那小太阳般的光华，开始慢慢地犹如光汁，在人合的喉管中逆流而上。当整个喉管都被那光充满时，他的喉咙砰然被点亮了一个小光球，那光球嗡嗡作响地自转起来，发出阵阵天籁梵音，就好像远山中谁在吹响法号，似有似无飘荡在整个场域里。随着法号声声，人合的两眼放光，那光透过闭合着的眼皮电射而出，照亮极远处的群山。

紧接着只听到骨骼爆豆般地响起，人合的头盖骨犹如机巧的藏宝盒一样，相互错位，在两眉间和后脑勺处，两束极亮的

强光喷射出来，光线犹如飞弩，被其碰触之物瞬间化作微粒齑粉，虽然形状色泽毫无变化，但粒粒微尘清晰可见。

绿渡母觉得自己的神魂记忆被这光访问，读取，拷贝，自己一切所思所想、起心动念、万年经历，此刻都全然呈现在人合的视线下，毫无遮拦，自己好像此刻在思想裸奔。

人合体内积聚的七彩琉璃光华，越来越浓亮刺眼，那股无法抑制的巨大能量，鼓荡冲撞着人合的皮囊，几乎每个毛孔都在往外透光。而在人合的头盖骨顶下，就好像千军万马在等待一声号令，战鼓隆隆激荡着不安的马蹄。砰然一声，头盖骨巅顶上的骨骼被这涌动的巨大能量涨裂开来，金光犹如鲸鱼喷水般绽放而出。

就在这一刻，人合下体的肿胀终于静安了下去，然后肉眼可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见地缩小，犹如受惊的小蛇，带着自家的行囊和没有孵化的蛋蛋，都回洞避祸。人合的双乳犹如稚女萌发，小有起色，整个人的外在性别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头顶喷涌而出的七彩琉璃光旋，在其头顶形成了一米大小的光晕之球，内有曼陀罗花纹，自成一体，自旋不散，一边继续承接着天光灌注，一边被后续体内升腾起的内华滋养。光球慢慢凝实，扩大，成为两米直径的一个光球，整个把人合包裹其中。

一个心声在绿渡母识海响起：“我此刻能做到的极限，就到这里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三花聚顶，也不知道要如何能把这能力传授给你，让你拿回去交差。”

这声音好熟悉。绿渡母突然想起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在这个时代里，自己曾经演过一个世间的女子，她叫鸯儿。她迷失后自困一隅成了滞留灵，之后为打破瓶颈，历经干枯的心湖、悲伤长河、懊悔之山。那是……对……就是这个心声陪伴自己走过了种种艰辛。她一时间感到万般委屈与感动相互交织，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化作哽咽，伴随着眼泪流淌出来。

“好了，不哭，都过去了。日后你随我修行就好，我们一起寻找并蒂莲的秘密。”心声又一次温暖荡漾。

“哼，小家伙，口气不小啊，连我的人你都敢抢！凭你这点道行，我一个小手指就能把你再送入轮回。”一个傲慢的声音在绿渡母的心湖响起。

绿渡母赶紧跪下，谦卑地在心里说：“跪拜亥母娘娘，娘娘万安千福永寿吉祥。他只是好心要帮忙，真……”

没等说完，那心湖声音一声冷笑：“男人，成佛前都是一般心思，你少替他开脱。你可见过哪个男女在一起有干净的？我们空行渡母以色侍人，用皮相唤醒拙火，可不要为了这些修行者就动了真情春心。女人修行不易，与男子大有不同，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他们不泄真阳就可进阶境界，我们一旦动心无需动情，赤龙归巢月月甚至日日流血，有多少精进也就会暗亏个干净。你万年修行不易，万不可因这些家伙动情入痴。爱分大小，情关最是难过，自古男人无情女人痴情，你过去受的伤痛都忘了吗？”

人合在绿渡母的识海中赶紧解释说：“亥母娘娘您别误会，我真没有那种男女私欲，更不会动狂徒之心。我只是想帮她早日获得三花聚顶的能力，完成狮母嘱托给我的任务。”

“哼！又是她在安排！小子你给我听好了，这丫头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是我旗下十八个空行之一。你可知我救她从那泡泡里出来，万年来教她本领花费了多少心血。你一句‘跟我走吧’，就想带她随你天涯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亥母突然在绿渡母的识海中聚形显像，露出狰狞怒目的巨大法相之头面，那头颅之大犹如小山。她朝四处扫视，想要寻找绿渡母心中之人的身影。可是找了一圈却一无所获，她不禁轻轻“咦”了一声，还不死心，又扫视了一遍，确认确实没人。随即怒目金刚的法相消散如雾，旋即犹如烟雾一般从

绿渡母口鼻耳中冒出浓浓的白烟。那白烟犹如实质，很快在实相中再次聚形成相，显化出怒目法相，四处张望。

而绿渡母此刻好像失去了自主意识，盘坐于地，眼睛呆滞，面无表情，双手合十置于头顶。

亥母怒目找到了正在显现大光明的人合，见他仿佛一棵光芒之树，有根入地有光入天，头顶光轮旋转，身周光晕萦绕，半边身体成大光明琉璃样金光璀璨，另一半则枯槁死寂黑暗，仿佛没有生机之趣。

亥母摇晃着脖子，左右打量眼前这个古怪的年轻人：半枯半荣，半佛半魔，半男不女，半老不少，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丝邪气，却总让人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亥母开口说：“小子，你很奇特，与我过往所见的修行人大有不同。不过观你之身‘马阴藏相童子无邪’，倒也不是奸佞狂悖之徒。看你心底清澈无暇，犹如琉璃毫无凝滞，想来你觉悟了得。只是你的神魂相当奇怪，好像缺了一半，半枯半荣的，却没影响你证得自悟果位，实属难得。

我看你资质精奇，并且已有所觉悟，若你真心喜欢我家小绿，可加入我族，日后成为一名男神，被万千女修供养惦念，享受无尽香火爱慕。修行中的事我也会亲自指点你。至于小绿日后也可与你成为道侣同行。当然我不时也会陪伴你成长的。”

人合睁开双眼，看着眼前的神灵，淡淡一笑说：“亥母大神，我很敬仰您的威名，更是想与您请教许多事情，但现在就决定加入你的门派恐怕太仓促了。我已有名师，就是前山之巅金顶观上的真人。我没有对你弟子不敬之想，只是想帮助她早日达成心愿。若您肯赐教一二，晚辈万般感激。

请问大神，此刻我头顶上的金莲与三花并蒂莲，到底有何差距？绿儿又如何能获得她梦寐以求的圣花呢？”

亥母撤去怒目法相，变成一个天真少女模样，不无调皮地说：

“你猜啊，你再猜。哈哈，哈哈，你们这些道士和尚，再修万年，也不过是顶上花开八轮，但却无法打开第九轮成就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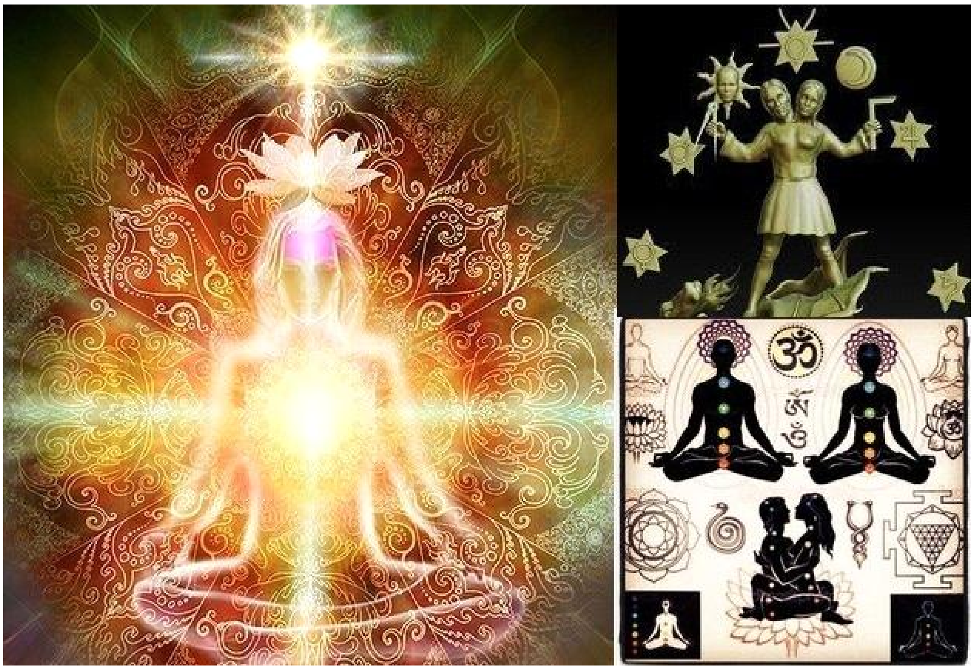
你拜入我的门下，随我去藏地雪山之巅登天国，我便传授你男中有女、女中有男、阴阳和合双蛇盘杆的无上法门。要知道孤阴不长独阳不生，你看似完整无缺，其实少了一半，再怎么修也都是无法达成圆满的。”

人合凝视着绿渡母背后幻化出来的少女，她虽然语气戏谑，但心神清澈，这些话语绝非虚言。看来自己多年来的感觉是对的，自己确实每到关键破境时刻就会感到自己好像是单臂独腿一般，摇摇晃晃力不从心，好像总是缺了些什么。在帮助鸯儿过心湖冥河时，自己曾一度确实感到莫名地充盈圆融，自己当时想或许是助人为乐获得的心流共鸣；此刻想来或许自己与当年的鸯儿、今日的绿渡母，或许在冥冥中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可这关联到底是什么呢？难不成我要学那世间男儿，去在床笫间搞那些蝇营狗苟之事才能打破瓶颈？

这不可能，若此事需如此才能破境，那也太落俗套了，世间那些财主大户，岂不早就各个飞升登仙了吗？‘男中有女、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中有男、阴阳和合双蛇盘杆’，这谜语到底在说什么呢？这密宗门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与佛道两家不同的秘术心法呢？



亥母也不着急，饶有兴趣地看着人合苦思。她可以轻易看透人心与思想，所以人合此刻的心理活动，她即刻一清二楚。等了许久，亥母说：“成了，你也别瞎想耽误工夫了。这样，我也不难为你，我出一道题，若你答得满意，我就把这谜语的答案告诉你。至于你得到心法秘钥后是否能达成、是否可通过考验，就看你的造化与领悟能力了。

听好了，这就是我的问题……”

人合闭目聆听亥母提问。天色已暗，星月之光洒落在林间湖畔。

第 170 章 非法、非非法

净身闭口意内观，欲火天津绽光莲，

亥母怒目斥半荣，责问何时悟全然。

人合导引炁机引天光合地火，逐一点亮中轴各大要点，最后绽放出璀璨的华光异彩。此等修为境界、能力层次要在同门面前无遮拦地展现出来，肯定会让很多人倒头便拜。可这些在亥母看来，不过是稚童把戏而已，不足为奇。此刻在亥母眼中的人合，其实是半枯半荣的状态，神魂是有缺失、不完整的。

人合虽然开了顶轮，接引来天光灌顶，却离三花聚顶的境界还差了很多。

亥母告诉人合他所修的法门是阉割版，就算依此再折腾万年，也无法突破下一层次的瓶颈。

人合恳请亥母传法，亥母却只说了个谜语来开示。亥母说："男中有女，女中有男，阴阳和合，双蛇盘杆。"

人合据此想到道门房中术的东西，结合绿渡母之前所言的那些只言片语，便误会此法要行双修之道，借男女大欲，肉身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在颠鸾倒凤间完成和合之术。心想：此等功法亦正亦邪，不修也罢。

亥母看着面前的这个晚辈——人合此时的所有起心动念她都瞬息了然，不禁嘴角微笑，说要考考人合知见的成熟度，若对答得当，便会欣然传授秘法机要。

人合恭听亥母之问，却不闻其声，亦不见其动，正纳闷间，忽觉眼前一花，周围光影扭曲，万物天地变色，周围景物雾化为齑粉，之后又快速弥合更替，天地万物间此时的场景大变。

人合发现自己盘坐在一群身穿橙红色衣服的人之间，这些人袒露右肩，并非中土人士。此处是竹林间的一所宅院，自己正盘坐于庭院之中；而正屋门前，敷座而坐一人，他在与身边所立之人对话。

俩人说话声音洪亮，显然是有意让庭院中人尽皆耳闻；而园中众人此刻都屏气凝神，在聆听这一对话，没人起身走动或交头接耳。

人合好奇，也侧耳聆听那两人对话的内容——

端坐之人说：“须菩提长老，今日你有何问?

站立之人合掌恭敬答：“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那中正端坐之人说：“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站立之人合掌恭敬说：“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合仔细聆听两人对话，陷入沉思。不多时，场景再次雾化又凝实，人合回到了先前的场景所在。

亥母看着人合问：“来与我说说，你刚听闻知见到了怎样的道理？你若说得让我满意，我便送你一场造化；若不贴谱，那也就好自修行去吧，别耽误我家小绿的功课前程。”

人合此刻还沉浸在刚经历的感触中，一时没有答话。许久后，缕清思路，正色端坐言：

“身，内欲食色而外欲美貌，然半百而衰，百年后不过一捧尘埃。故破身相所执不难。

头脑，欲知与识，受六根尘染而有成见，此见识亦是其所限，此识受困于此生所知所执。故识心者可知自限所在，了偏执所成，可明觉‘无知’。明无知者，少有评断，慎言是非。

心思，是一切种子之田，是累积、传承细微根苗的沃土。那些自己或许都不再记得、亦或未曾留意的过往，在这心田里却留下种子，等待时机破土发芽，显化出其隐含的特质。这心田是干涸还是肥沃，是温暖还是苦寒，就看自我的认知是偏向外在的皮囊头脑，还是偏向于内在的心思与心识。有怎

样的心境就萌发怎样的种子，未曾显化萌发的不是没有，而是在此境此时上不适合。心境决定了所见的呈现，决定了如何诠释自己的所见。

世间能识己心而观见其性之人十不足一，此间学问名‘心理学’。识心之人可知，在心念意动时，风幡外显的种种造作摇摆皆与其渴望填充弥补内在空虚有关。故在修持中若达成了明心见性时，可明觉到种种一己私欲都是心田中的种子现行。种种内心所欲与过往缺失是息息相关的。

但若深耕细作，仔细揣摩其根本，就会发现，身不住于心、心亦不住身，这心不在身内亦不在身外，实无其心又有其心。故心意何来，心神何在？

存有，生而有其心性、脾气、秉性、志趣、好恶、所长与所短之能力，这些偏性显然与其生长环境、父母家族都没有关系，是与生俱来的秉性。若深究其所成，可知可见心性之所成、所是、所显皆源于内在自我人格意识对此角色的先天塑形，而这被人格意识塑形的角色人格心性，被我们看作或叫做自我的神魂或真我。

这个神魂真我利用其无定形亦无定相之特性，进出转战在不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同的时代角色中，历经一个个历史剧，从而透过它自己规划的生命蓝图，体验自己想要领悟到的经历觉知。其所渴望领悟的往往与其所感到亏缺的无明有关。

往往人生之苦是在经历无常时的那无力感，其实人生中根本就不存在无常，一切皆是选择，而且都是自己在出生前选定的。不过人生之命运并非定数，在每一条岔路口上，自己到底要怎么走，又能觉知到几种可能性，是考验自身见识、知见与智慧成熟度的一道道试题。

这些试题是在生命蓝图中早被设定好的，题目与考点是经过精心铺衬串接的，你如何觉受、如何应对、如何看待、如何思量、如何感想、如何记忆，是你自己的事，也因不同的处理方式留下了不同的‘种子’。这六个‘如何’便是众生经历生命修行时在修持的核心要点。

若说能觉知到自己心理变化的人十不足一，那能觉知到内在神魂的就百不足一了。可这被我们叫做神魂的法相，它也不过是意识在色界中的皮囊而已。

在这法相皮囊内的意识内核是自我序列中那宏一全我的某一个意识人格，这一人格犹如是全我序列中的一根手指或脚趾。

当然全我不止只有四肢与五指。而这全我乃是全然万有弘一意识的意识触须之一。此万有万存乃是一体，各个看似独立的分支，其实本自一体又归于一处，三界世间种种经历不过是其左右双手互搏的皮影戏。

若能真切了知到此番真意，便知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然利己者二分其心，利他者亦是二分其识，天下为公，本无我与非我之别，亦无是非、善恶、悲喜、得失、生死之忧。

说无是非、善恶、悲喜、得失、生死之实，却又有是非、善恶、悲喜、得失、生死之别，其间差异在于，缘何生其心念辨识。

从单一角色处所发的利益众生之心非是利益众生，名曰利益众生。个体的是非、善恶、得失之判别，皆出于点状局限的‘我’之视角、‘我’之心识判断，其与全然中的宏观涨落、聚散、生灭之大局安排难免有所差别。我之喜恶得失与全然之成住坏空、天道循环若能相得益彰，则可安之若命；若执欲抗衡，则会倍感无力。

比如某地家兔逃脱导致野兔成灾，植被尽毁，土壤沙化，野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兔无食饥病交加，还被豺狼猎人捕杀，数量锐减。试问当何以作为？

食用野兔后人口增加，耕地短缺，伐林开垦后，每逢虎狼有孕，就会出没田间，时有伤人，请问又当何为？

在利益众生与自爱之间，如何选择作为与不作为？无为是上德、有为是下德，要如何取舍？何为造作？何为自然？何为可称力挽狂澜？行止间需有法可依，顺逆间但有道能循，天道之良知与吾心之良知，可同一不二否？如何能、在经历中怎么才能做到俯仰天地而无愧安然呢？”

说到此处，人合凝视天地，目光穿透穹宇，人陷入了长久失神的沉默。

世人多是单一线性因果思维为主，故有了非左即右、非上即

下、非前即后、非得即失、非有即无、非色即空的对比逻辑认知。因此总渴望获得明确的、单一的、确定的、准确的、公式化的理念引领，并据此按部就班地践行，获得提前就能确定的被应许的结果。

可正是这样的逻辑认知与思维方式导致了，世人无法理解与接纳真相并非是线性确定的，要知道在共“实”性与同时性中，没有哪个更真或哪个更假。在不断转变中，可行的与扭误的很可能彼此是在快速互换着答案。

人们总是习惯于基于已知的经验推断思考问题，但在真实中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没有常数可言，任何基于确定性不变量推导出的结果必然存在不确定性导致的扭误。

所以一旦说什么是“是”，那即刻就失去了变动的全然，任何认知上的确定性都会因认知的确定性坍缩而导致扭曲的扭误。道理本是圆融无相之浑然的，任何尝试确立规矩是非的教条都会框定出一个界限，而让自己被圈定在这一领域内，因无法脱离成为全然中的偏颇。

在三界内外所有被万有万存演绎着的角色们，都源于一体又会归于一处，无有例外。所以获得最终成就归于寂灭涅槃，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是所有所是的必然，这无需质疑。只是每个个体所历经的过程会各有其路径经历，归家入涅槃灭度的时间因路径的差异在宏观上也就略有不同了。不过在超大尺度的总体上看，这一点点差异是大差不差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就好像并非每一滴雨水都能直接顺流入溪归海，但亿万年来，海水可曾在总量上少了些许？

无论个体是有欲无欲、有相无相、有愿无愿，无论其在演绎何种角色与身份性别，更不管其此刻、过往或未来会在哪个舞台剧中担任何种助缘，其最终都会入‘无余涅槃’而被灭度之。所谓无余涅槃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黑洞，一旦进入其中，个体连个渣渣都不会被剩下。

这黑洞已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却没有哪个真的就此化为乌有了——个体意识虽然因此结束了其神魂人格的漫长旅行，也交代出了自己所具备拥有的一切，但它并未因此就真的消亡了，进入灭度涅槃的个体会融入回“弘一意识”中，其所有生命经历过的历经都会被保存入云端，成为全体弘一整体意识的一部分，供全体自我序列参阅与参详。

若能明白这一层意境，那再反观全然中自己所经历过的所有，

就会发现，自己在各个舞台剧中曾有过交往的任何存有，都是自己自身的一部分，都各自为这弘一整体的成长在不懈努力。虽然手指长，脚趾短，眼睛明亮干净，谷道肮脏恶臭，牙齿坚硬而舌头柔软，各有不同，但每个存在都有其所是的功用。所以在供养和面对不同自我时，不可有喜恶之念、是非之心、亲疏之别、好憎之分、贵贱之差。

应无所住行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布施不仅仅是赏赐施舍给他人什么东西，一个眼神、一种态度、一句言辞，都是布施。若在此，自己设立了筛选是非的门槛，那就不再是行无住相布施了。

亥母笑盈盈地问：“你得了我的福，可亲身闻法，亲眼见如来，你要怎么谢我啊？”

人合摇头一笑说：“非也，我见之人名释迦，而非如来。世间三界间无人能得见如来，释迦身相，非如来身相；佛陀法相，非如来法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有人说亲见佛、菩萨、大天使、恶魔乃至灵鬼精怪等诸般相，皆是其私心自念所显化而成的。若见诸相非相，即得见‘如来识’之端倪。”

亥母假装板起脸来说：“好大的口气，敢说第九识之事。你

源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说时间非线性的，说因果非先后的，说世间非实有的，说释迦非如来，不怕宗门中人骂你狂悖吗？”

人合惨然一笑说：“世人如何论说，与我何干，我于此世间不过过客。若有人得闻如是言说章句，而醒悟一二，那是他的缘法当得；若笑我狂悖，嗤之以鼻，亦是他缘法当得。”

亥母疑惑地看着人合问：“为何说前者与后者都是其缘法当得？”

人合说：“若闻其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是其智慧累积已到瓶颈，证悟真知只需印证，故闻而知之；而后者尚且稚嫩懵懂，听闻后匪夷所思无法认同，实非其过，乃是火候相差太多，尚且油盐不进。”

亥母又问：“我此刻就在你的眼前，绿儿也在此处，你怎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若无相，我又是什么？你又是什么？绿儿又是什么？”

人合淡然惨笑，慢慢摇头说：“敢问亥母，此处法相可是你否？这位绿儿姑娘可是投射幻相否？当前之我可是我否？此处天地周边景物真有实存否？我刚参与聆听的道场与其间众

人此刻实有否？彼刻实有否？你在此处的是你的幻相，在彼处的就是你的真身了吗？亦非，不是吗？

若我执相，把此间你我她当真，那是我太过幼稚；若我此刻，不把你我她当真，我们还怎么聊下去呢？知道都是假的，可不是你我还要在此间幻梦里，做你我当做之事吗？你我都深谙此间的人、物、景色皆是幻梦，可你我的对话、这些交谈中引带出的道理与领悟可是真实不虚的各自收获啊。

若我着相则无缘天道，若我不着相则无缘天理。这欲界，那色界，还有横贯套叠其间的灵界，不管是人相、物相、法相，如不能做到借假修真，就无缘这舞台剧；若太过当真，就无法参悟这剧中是非起落的用意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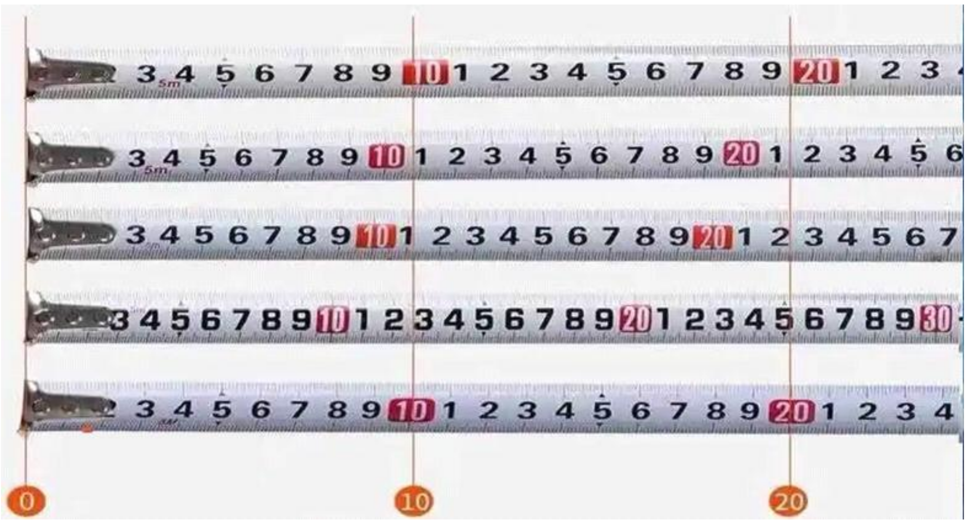
亥母问：“那按你的说法，来此世间就是为了获得种种觉知领悟了，那到底是来想要领悟些什么呢？佛法、道法、自然法、还是什么其它的规则之力？”

人合摇头说：“都是，都不是。一切有原则可寻的规则，都是一时一地一隅一域中被无色界后台定制出来的。这些法则道理于此地此时是真理，但在宏观中在普世里，什么都不是。可宏观普世里的法则又是由这样一个个局域构建起来的。此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处一厘米加一厘米等于两厘米，彼处一厘米加一厘米也等于两厘米，可此处的两厘米与彼处的两厘米却不等长，哪个要用来做是非的标准呢？

若此时纠结长度的是非对比，毫无意义，不同域中时空的道理本就不同；但1加1等于2的道理却是相同的。所以不可着‘相’论理、论知、论智，但我们又要借一个个实相来论理、论知、论智。”



亥母反驳道：“你这鬼才，口舌了得。那我且问你，刚才于那孤独园中闻法，世尊之言总是不虚吧？”

人合说：“如我解其所说义，无有定法可名佛法，亦无有定法可被如来说。释迦所说之法，若被僧团定格成坍缩的文字失了全然，皆不可取；可若不被刊印成册又会无法可取。这

不可说之法，不说则无以启迪人心，说了又恐被法执所执。若谁独守经咒，视其为佛法，那简直就是在谤佛谤法。

经文上的内容确实是释迦之语，却在定格的那一刻已经不再是佛法了，它非法、非非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亥母眯起眼睛来问：“此言何解？”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71 章 花教

祇园精舍闻佛法，方知非法非非法。

世人欲知安心处，世尊明言莫法执。

亥母欲借人合的智慧印证佛法中无可说之妙处，用神通引其听闻原版释迦释法，然后旁敲侧击地引其说出感想。

人合说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亥母眯起眼睛来问：“此言何解？”

人合说：“法无定法，不可用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思路去修习不定法。知识可以相互传递，但领悟力、智慧水平、心性所是，是无法靠填鸭式的灌输或单纯的信息堆叠就达成的。很多关键节点的意识觉悟突破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照猫画虎有样学样的方式是无法真正领悟非法非非法之精髓的。

就因这个缘故，贤圣们在到达一定层次后，随各人机缘悟性，逐渐拉开了层次差别，而且这差距不是靠努力勤奋就能弥补跨越的，想不明白就是想不明白，即使师父明明白白地很直白地如实告诉你，听不懂还是听不懂。”

亥母此刻显然有点儿失落，因为人合好像毫无保留地什么都说了，可又什么都没说。这段佛法自己已经参悟了不知多少年，可始终不得其要，本想利用这个机会诓骗人合说出些什么来，可到现在，还是那些色空空色的套话。

亥母于是对人合说："你的答案模棱两可，我并不满意。若你还能再说出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我会用一年，不，十年所得的所有供养奖励你的学识。

你且说说，从此经出的四句偈分别是哪四句？"

人合略一思量回想听闻过程中的记忆，然后说：

"一曰：空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二曰：空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三曰：空性。'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四曰：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亥母嘟囔道：“这也空，那也空，那我这万年忙活什么呢？”

人合说：“为了修行而修行，为了积德而行善，为了上天堂而念经，为了成佛而修持，这些作为本身就是欲，与欲得名利金钱美色其实无差别。有所执者必有得失心的计较，但这一计较就已生出无尽悲喜之忧——有所挂牵自然无法全然通透，有所谋自然患得患失，有所欲自然计较多多。

空非空，身空观心在修法，心空才能见本性，性空方知全然法，法空方知道自然。”

亥母颓然，目光从炙热变得暗淡，嘟囔着什么，然后问人合：“你觉得我万年苦修，此时心智果位如何？可有得须陀洹果否？”

人合说：“须陀洹是修行入门时证得的第一个果位。凡夫要修成阿罗汉果，前后要经历四个果位阶梯。每断一分烦恼，就可证得一分真理。其中入门第一果，名为‘须陀洹’，意为预流果。意思是凡夫通过修行断尽‘见惑’，从此就算是步入开悟的山门阶梯了，开始遥遥观见真理的巅顶，进入了攀登圣道的法流。

进一步修行，称为二果‘斯陀含果’，意为一还果，意一还来。凡夫在断见惑的基础上，进而断除欲界思惑。欲界思惑共有九品，证斯陀含果位只需断除了前六品即可进阶破境，因尚有三品没有断尽，所以还需在灵界中转生，经历后续课业。

所谓‘见惑’其实就是贪欲，看见就想要，这就是贪欲。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女子、包包，一切有相之物，一切可供攀比之物都在这‘见惑’之中。其实就是欲界着相入迷。

试问亥母娘娘您这‘见惑’之欲是否已经无碍？”

亥母说：“世间金银我随意变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早就不在意了；世间物品或官职我更是不稀罕，都是幻梦之物。那你且说说，我可否已经证得斯陀含果？”

人合心想：你要证得了一还果，此刻就不会在这里和我磨牙了。于是说：

“欲界中的思惑有九品。三界九地每地其实都有九品，所以思惑合计八十一品。这九地分别是：欲界一地，色界中四禅各成一地，之后入无色界还有四地阶梯，一四四合为九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每一地中有九个当领悟的课题，共计九九八十一科目，都拿到学分后方可领悟真经，从三界中毕业。

你问我你此刻可有须陀洹果否？我觉得你有了。但若说斯陀含果，那我问你：你欲界中的四大功课哪个已经想明白了呢？

这四大功课是贪、嗔、慢与无明。说白了就是，明确地知道自己干嘛来的。为何投身成人？初心所向初心所愿是什么？对名利食色等诱惑是否还会在意当真？作为灵体的你，对信众香火、塑像金漆、供奉多寡，是否还会在意？

若你有相执、名执，要塑像、要金装、要扬名，要善男女上高香念你好、夸你灵验，要信徒虔诚礼拜你，要民众对你礼数周全，在世人谤你时还会气恼，那你就还持有欲界的二分心，这见惑的入门第一关恐怕就没能过去。

再说，你是否会无差别地帮助、保佑、协助那些不信奉你的人呢？那些不供养你的人，那些骂你是邪淫之神的人，那些砸你塑像拆你庙宇之人，你还会一视同仁地无住相地呵护他们、帮助他们吗？如果是，那些供养呵护你的信徒会多伤心？如果不是，那你就做不到无住相布施，还有嗔怒之心作祟。

最后这‘慢’字关，可不是单指耽误功夫、没有精进实修的拖延。慢有七种，分别是：

第一种，‘慢’——看不起后辈，看不上同修。

第二种，‘过慢’——严重高估自己的能力与状态。

第三种，‘慢过慢’——对于明显胜过自己的人嗤之以鼻，用自己的长处比他人的短处。

第四种，‘增上慢’——对于无论是比自己‘劣’的、和自己相‘等’的、还是‘胜’过自己的，通通予以否定。为凸显自己厉害，常在次第果位上‘未得言得，未证言证’。

第五种，‘邪慢’——自己搞事情祸害他人，还说都是为别人好；而他人作善举，则在一旁拆台说风凉话，谤人无德，自视清高，压人抬己。

第六种，‘我慢’——一切为我，自私自利。骄矜自持，凌人傲物。

第七种，‘卑慢’——你不就是有个好爸爸嘛，你不就是天生聪明漂亮嘛，你不就是走狗屎运了嘛，你不就是早出生了几年嘛，你不就是嫁了个好老公嘛……否定他人成绩的同时合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理化自己躺平的无奈。

这贪、嗔、慢与无明四大功课，都过关了，那也就可说是入门的修行者了，即在‘见惑’上取得了须陀洹果。试问亥母娘娘您这四门功课过了几门？”

亥母有点儿不高兴地问：“你刚说了过六门功课，就可进入第三果阿那含，这阿那含意为不还。我知道只要通过了欲界思惑的九门功课，都拿到学分，就可以在暑假后不再回来上课了，所以这第三个果位叫做不还。拿到这个我就不再是幼稚园里小班的小孩子了。这贪、嗔、慢、无明才四大功课，还有两种是什么？你说来听听。”

人合说：“入门见惑有八十八种功课，分在苦集灭道四谛之下，是自己见识上的扭曲，我看你不见得都已经达成。过了五识见惑这一关，就是思想之迷惑烦恼了。贪爱染著，迷而不觉，简称思惑。其实就是头脑思想上的认知扭曲理解错误。”

刚还盛气凌人的亥母此刻显得有些泄气：听闻八十八见惑、八十一思惑，这要修习到猴年马月啊！

人合此刻话锋一转，突然说：“我听世尊如是言，须陀洹名

为入流，而实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你只要在前五识处不着相，做到‘相空’就能即刻得解脱。”

亥母眼睛一亮，赶紧好奇地问：“那二果斯陀含果可有方便法门？”

人合说：“若我非我，那这头脑的思想知见亦非我之烦忧，只要做到身空，那思惑何所依？”

亥母笑了，小姑娘般笑得很好看，就好像吃到了心喜的糖果。她催促道：“细细说来。”

人合说：“二果斯陀含又名一往来，但实无往来。此间肉身非我，灵界法身可当真是我吗？不在神魂法身上着意，那这法身皮囊又怎能困住娘娘？”

亥母笑着拍手说：“好好好！红尘中非我，法界内非我，若我非我，何以困我！那第三果‘阿那含’呢？”

人合说：“第三果为阿那含，意为不还。娘娘若得证此果，就可以无需在此处继续张罗忙碌了。可不再入欲界这幼稚园中上学。”

亥母催促地问：“如何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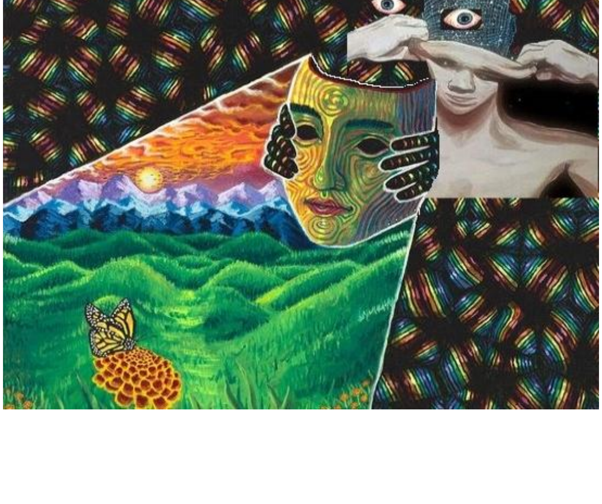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合说：“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若肉身非我，法身非我，我可当真来过此世间否？我未曾来过，又何谈离开？我未曾离开，又怎说再来与不还？破阿那含瓶颈其实很简单：此境非境，此我非我，把自我意识的焦点从法相神魂为我的执着上挪移开，散化掉，做到空心、空性，自然有相之灵界就无法继续再束缚你了。”

亥母雀跃欣喜说：“那我岂不就已经可证四果阿罗汉了吗？我得阿罗汉的果位吗？”

人合摇头苦笑着说：“我看你得不了。”

亥母立刻紧张了起来，睁大了眼睛看着人合，好像受了委屈的小姑娘，嘟着嘴说：“为何我证不了四果阿罗汉？为什么啊？”



人合凝视了亥母很久，一言不发，把亥母看得很不自在，一个劲儿催促人合告诉自己证得四果的奥义。

人合突然说：“你不是真亥母，你是谁？不说实话，我不会再告诉你更多的心得窍门。”

亥母明显一怔，眼神闪烁游移，思量了一下说：“你误会了，我真的是莲花生的道侣，和狮母共侍一夫。不信你可以问狮母与莲花生去。”

人合眯起眼睛看着她，缓缓地说：

“你修行万年，无法破境，自困此境中这许多年，你可知为何？你此时法力通天，手段万千，信徒百万，却无法离欲得道，你可知为何？”

这显然戳中了亥母的软肋。她眼神中有慌张、有犹豫、有渴望、有气愤，她确实想通过这个晚辈获得佛经中自己没能参悟透的精髓，可此时被他拿捏教训，让自己这藏地大神很气恼。显然眼前的男人已经知道自己渴望万年的答案，自己此时发威闹翻脸了，他闭口不说，自己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亥母又想通过读心术来从人合意识里直接抓取答案，可对方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脑中是一片虚空，无从下手——要知道读心术、意识查阅有一个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若对方不过脑子想一遍，自己是无法从对方意识里摘选出未经思想组装的逻辑链的。

亥母没辙，脸上变换了多种表情，猪脸、怒目脸、少女脸，最后决定用少女脸委屈的小表情示人。

亥母说：“好吧，我把我的经历简短地告诉你，但你不可以告诉别人，更不可告诉绿儿。之后你要告诉我四果得到的关键奥义。”

人合点头说：“好的，我答应你。”

亥母慢慢凝化自己的形象，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往。她说：“我在人间的故事就是藏地密宗的发展史。”

亥母陷入回忆，开始讲述自己与藏密的发展史：

“高原之上原本有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教派，名为苯教，是万年象雄文明从昆仑巅上带下来的信念体系。不过这个教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每一代部族的首领都必须得到大祭司的认可才能承袭王位，那些好勇斗狠、心术不正、贪婪自大的王族子弟是无法被上苍祝福、统治人民的。

在公元630年时，高原出现了一代霸主的秧苗，他叫‘松赞干布’，他相信只有科技和武力才能让部族强大。他渴望更大的权力、更广袤的领土、更多的奴隶。苯教的祭司限制他的行动、制衡他的权柄，让他很不高兴。于是他决定在藏地削弱苯教的势力，降低苯教祭司的话语权，分流民众的信仰，从神的手里收回军政大权。

他四处征战，扩张领土，抢掠奴隶，发展商贸，率五万大军要求尼泊尔王与自己和亲，迎娶了尼泊尔王的赤尊公主。公主嫁过来后，在藏地建立了大昭寺，开始供养佛教释迦佛、不动明王等三尊佛像，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苯教的影响力。

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亲率二十万铁骑，入川求亲，两年后迎娶了文成公主入藏。并借此在藏地盖了小昭寺，同时引入了中土佛教，再次稀释苯教在藏地的影响力。这两位被迫和亲的公主，就是白度母和绿度母使用过的肉身角色。”

人合睁大眼睛，看着盘坐在地上保持古怪礼拜姿势的绿渡母，骇然：“你说什么？她，她是文成公主？”

亥母点头，淡淡地说：“可不是嘛，都是苦命的女人，一辈子青灯古佛地成为了政治军事的牺牲品。藏地与中原为了粉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饰这男人间的政治交易，我知道日后把这事说得很美好，可是只有我们女人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两个苦命的女人没有相互宫斗，而是彼此怜惜成为了姐妹。她俩因把释迦佛法与中原佛法引入藏地，后来被藏地佛教视为度母，这些年下来就一直保持着这一身份。

多半你也能想到，那昆仑苯教在高原已经流传数千年，而佛教那时不过千年，且教义、教礼、仪轨、讲究、说法，在中原佛教和原教旨间有很大差异，这形成了藏地在那段时间里，三教并行，黄教、红教、白教，而且三教信众因此出现很多武力政治，大多为了抢地盘、抢信众、抢话语权、抢奴隶和金银赋税。

为了抢占地盘，压制各地苯教势力，松赞干布在位期间，于藏地各个交通枢纽、地形要害处建立了十二座大型佛教寺庙，

名义上是压制魔鬼。大量苯教巫师因此非常不满，为平息他们的抗议，安抚百姓对立的情绪，松赞干布将苯教的雍仲标志和传奇故事画在各个佛寺的墙上，名义上三教一家，谁的信徒都可以在寺庙中找到自己信仰的神佛，不搞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并且信仰自由。就此，一种奇特的新多神宗教就诞生了，名为花，即大杂烩之意。

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这样的乱局持续了百年。高原地区民不聊生，战乱四起，暗流涌动。苯教不甘千年基业被蚕食，信众流失，几次尝试剔除高原佛教，搞灭佛运动。公元八世纪起进行了长达二百年的朗达玛灭佛运动。朗达玛本人兴起灭佛运动不久后，遭佛教高手暗杀。后来的事恐怕你也就都知道了——四教并存于藏地，苯教甚至慢慢势弱到无法维持三庭抗礼。”

人合疑惑：“不是红白黄三教吗？怎么多出一个来？”

亥母笑了，说：“这就要说到我家男人了，他名叫‘莲花生’，入藏地前在那兰陀寺学法修行，位于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旁。

藏地灭佛运动搞得藏地政治宗教格局大乱，那时的藏地王‘赤松德’想继续扶植佛教的原教旨派，于是请他入藏创立僧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并整合文成公主遗留下来的中土佛教势力残部，与苯教势力分庭抗礼。

我家男人是首位将‘弥陀身、观音口、释迦心’身口意三密具体修炼体系带入藏地的大师。这结束了过往多年的迷信时代，而让三教之人都看到了真正的修行法门。因此藏地三教中人都很尊敬他。这不，就有了第四个门派‘实修藏密派’。”

人合问：“那这些与你、还有狮母有什么关系呢？怎么就成了你家男人？”

亥母说：“莲花生他有七个道侣伴修，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的肉身角色名叫伊喜措嘉，原是卡千国的公主，和亲时被送给吐蕃帝国皇帝‘赤松德赞’做妃子。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大士来西藏弘扬佛教时，把我赐给了莲花生大士做暖床弟子和明妃空行母。

和我要好的姐妹是曼达拉瓦，她被莲师叫做马空行，我是猪空行，和你有些渊源的那个是狮空行，我们来自各个国家地区，还有牛空行、猴空行等。我和狮空行被任命为后宫姐妹们的管理者、护法者，要有苯教的人想要刺杀他，我们会挡在前面保护他。”

人合问："你们七个当年被信徒如何称呼？"

亥母说："我们七人分别是卡千的措嘉佛母、雪卡的金刚湖女、丘罗的光灿礼拜女、卓地的玛婷玛女、玛尔贡的珍宝顶饰女、钦地的闪光女，以及汝杨的马提女。莲花生在那时教会了我们许多真知灼见和修行的实际操作方式，让我们可以在摆脱肉身后的这些年里，持续在世间修行精进。

我记得当年，莲师同时教我们七人道理时，他说：

年轻的女子们，谛听。明觉心既非男，亦非女。本自即有的觉性，此法性，既不高慢，也不卑微。本自即有的法意，既不高，也不低。一界（唯一明点）的自性超越增、减。佛意超越维度。事物与其自性并非二元对立。

一旦你了悟自己的心即是佛，便不需要再往他处寻找佛。了悟自心自性，并于此修炼。尊敬你的上师与诸珍宝上师，并尽力以符合佛法的方式生活，那么虽然生为女子，你却是明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智而庄严的。

本自即有的了知，此觉醒心，不是在过去、现在或未来所形成的。此外，它既非男，也非女，亦非中性，且功德上并无差别。它是本自即有、本自生起的本然现前，是无生的法性，离于死亡、迁转，以及毁灭，法性之中没有变异的恐惧。

因为这个心所显露的念头是觉性，因此无须努力或修炼。念头在其中生起，又消融返回其中，有如空中的云一般。

法身就在你之中。由于它从未被形成，轮回从一开始就是清净的，它不会投胎转世而有肉身。法性的游戏是慧观的自性，一旦你了解这一点，身为女子就不再是低下的。若是无法认识法性的自性，即使出生为具有威权的国王，也无法停止轮回之流。

无论如何，除非你了悟无生法性，否则没有任何事能帮得了你，这就有如不孕的女子无法生出孩子一般。然而，一旦你了悟无生法性，你就不需要再受生。

尽管如此，像你这样的女子，聪慧不足以修持佛法。你既缺少坚忍的铠甲，也没有能力修持；你的智力薄弱，难以向你示现法性的自性；你的胆小软弱使你无法了悟它，极少有女性能在佛法的修持上有所成就。因此，你应该全心全力地付出，用心修持。

我们七名女子因此证得了悟，并对上师的教诲感到欣喜。顶礼莲师，绕行他服侍他，献上丰盛的荟供。卡千公主措嘉佛

母由于顾念后世众生，便将莲师当时在晶珠松岭的话语记录了下来。”

亥母收回看向远方的目光，看向人合，说：

“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你现在能告诉我，第四果的秘密了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72 章 如是我闻

人合释法说四空，亥母求证罗汉果。

松赞引来三花开，莲花妙法渡七母。

亥母讲述了藏密的往事，为人合解惑，为什么自己会滞留人间成为渡母之首。她确实通过修习懂得了很多奥义，并拥有了种种神通法力，但这些都不能帮她脱离出本位面。她渴望在知见上进一步达成认知突破，好离开欲界，从当前这一近乎永恒的角色形象中解脱出来。

人合本对亥母有些抵触戒备之心，听完她的身世后，知道她的厉害都是装出来的——她怕绿渡母重新痴迷情爱，被男人骗了再蹈覆辙，和自己一样无法脱身，所以在此搅局，想用佛法考道士，令人合知难而退。没想到，人合居然说出了前三果的关键所在。

人合说：“欲证明悟，需先在‘见惑’与‘思惑’上有所突破，进而脱离由角色我带来的种种欲望迷惑。所谓见惑，就是前五感观外尘后，形成了扭曲的五识，依据这五识做出的判断必然是有问题的。而五识依据五尘得出问题的判断后，

还做出了反应与行动，结果自然是错上加错，越是奋力就离真相越远。

要想开悟离开三界中的舞台剧，首先要摆脱欲界之欲。四个步骤中，入门级的第一果是须陀洹，不是听说什么、看见什么就想要得到什么，这欲念也就破了。破这欲望的窍门就是问自己‘谁想要？’结果发现这个肉身并不是我、这角色也不是我，那这角色的肉身想要时，与我有什么关系？”

二果名斯陀含，破了角色我的我执后，自我认知的意识焦点会集中在神魂我上，也就是亥母此刻的状态。人合在道门法界中完成自我突破，就是主动舍弃了自己的法身，明白了神魂法身和这角色报身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自我意识的化身之一。

“红尘是欲界一梦，灵界何尝不是欲界一梦呢？肉身有外五识加脑，神魂有内五识加心。肉身与法身两者虽然变化了身型的显示频率、变换了修行的舞台背景，可所经历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把名利钱财换成了对段位、对能量、对法力、对修为的贪念。原来日日赚钱升官，现在日日采纳升级。灵界中的那些家伙们，真的和人间有什么不同吗？就好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像寺院道观庵房中其实还是江湖社会中阶级男女高低贵贱那些事。

二果又名一往来，就是神魂脱离肉身后，进入灵界中本门派群体意识形成的专属法界，继续黄粱一梦中的修行。但这里因没有肉身阳寿的限制，所以反而成为了一个无法置换角色身份的不死囚笼。不死不是祝福，而是一种诅咒——有生死还能靠一次次的重启来切换不同角色拓展自我局限，而不死看似可以无间断累积修为，其实固化了自身的认知与接触范围，导致自我突破反而更难。千年万年被滞留在同一个认知境界里，被滞留在本门派构建出的多重阶级阶梯中是很常见的事。

所以这肉身非我好破，法身非我就很难破了，而且法身不死让自己切换视角、接触新鲜事物、换个圈子换个活法的机会很少。这个阶段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被困在自己相信的宗门体系里兜兜转转。

第三果为阿那含，意为不还。一旦自我意识明白了肉身非我、法身非我、红尘为幻、法界亦为幻，就不再想要继续玩下去了。一旦有个机会找到了自我突破的渠道，头也不回地就会

选择走上意识觉醒的道路，不会再继续和这剧情中的是非恩怨儿女情长牵挂留恋。

而证三果的方法说出来很简单，可想得到它却需要大机缘。这层窗户纸就是：认知到其实自我意识的主体从来就没有真身进入过这三界大梦，就好像睡觉的你，从来就没有真的进入过梦境中一样。

你从来就没有在梦境里，怎么可能在梦境里找到离开梦境的出口呢？这样找，即使在梦里上登九天下入黄泉，也还是梦里。离开的方式，说白了不过转识一‘觉’，醒了就有资格随时选择离开梦宇宙了。

离开梦宇宙的觉醒态，就是第四果‘阿罗汉’，其梵语本意是无所执着的真人。这与道家的真人境界几乎等平，是真开悟者，是量变累积后达成质变的那一瞬间。就好像是睡醒的那一瞬间，自我意识瞬间从梦境切换入无所住之境。后续要在无所住境界里修四禅。

所以我说你得不到阿罗汉果，就是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阿罗汉果：要不就是在修阿罗汉果，要不就是已经达成并完成了转化，成为一禅境的修士。若你觉得自己是阿罗汉，其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实你还不是，只是过了三果的灵界修士；若你已经证悟觉醒，那你就已经是一禅修士了。”

亥母都听呆了，眼神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好似少女看到那最帅的他走过人群，背后留下一片阳光的余辉。

她轻柔小心地问：“后续，后续四禅可是，传说中上仙、大神和他所住之所？”

人合说：“我不知道你的那个他，此刻何处何等境界。我在道家洞天福地里曾受困数千年，在那里我接触过很多不同领域的修行者，据我所知，后面的四个大境界都在灵界的色界中，但又细分为十八重境界。

表二十三：天（共28重）

欲界天：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6重）

色界天（18重）：
- 初禅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3）（初禅至三禅共9重）
- 二禅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3）
- 三禅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3）
- 四禅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9重）
  （后五天叫五不还天，或叫五净居天，三果圣人所居）

无色界天：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4重）

若简短地说，据我所知：

正受初禅时需言语寂灭；正受二禅时需觉观寂灭；正受三禅

时需喜心寂灭；正受四禅时需出入息寂灭。”

亥母又皱起了小眉头，若有所思地说：“可惜我过往只关心怎么突破此刻的瓶颈，对往后遥远的事一点儿都不关心，听闻了也就随风散了，倒难为了你这个牛鼻子道士与我说我本家的修炼阶梯。这些都是你在释迦讲法的幻梦里学来的吗？我自己这些年来也反复听过多次，怎么就没能听懂这许多出来。”

		具足住、成就遊	正受時，諸行漸次寂滅、止息	入時，九證法
色界	初禪	離欲、離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	言語寂滅、止息	聲刺滅
	二禪	有覺有觀息，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	覺觀寂滅、止息	覺觀刺滅
	三禪	離喜、貪，捨心，住正念、正知，安樂住彼聖說捨	喜心寂滅、止息	喜刺滅
	四禪	離苦息樂，憂喜先已離，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	出入息寂滅、止息	出入息刺滅
無色界	空入處	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	色想寂滅、止息	色想刺滅
	識入處	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	空入處想寂滅、止息	空想刺滅
	無所有入處	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	識入處想寂滅、止息	識想刺滅
	非想非非想入處	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	無所有入處想寂滅、止息	不用想刺滅
滅界	想受滅		想受寂滅、止息	想受刺滅
	經文出處	雜阿含 483 經、中阿含經心品行禪經第五	雜阿含 474 經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九

人合腼腆地一笑说：“其实我于那释迦的孤独园内于法实无所得。”

“那肯定是你被那氛围所感染了，一下就变聪明了。”亥母嬉笑着说。

人合回忆说：“那道场内的气氛确实庄严，但丝毫没有今日庙宇中那般金碧辉煌镶金戴玉。我很能理解释迦的用心，学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道理就应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智慧上师说法启迪心智的地方就是庄严处。今日那些堂口各个比排场比阔绰，修行人出门宝马香车，居所丝绸锦被，往来政要巨贾、名媛小生，忝居高位满嘴经文，可道理分毫不懂，连须陀洹第一果都不配享有。”

亥母疑惑地问：“你于孤独园中领悟这许多道理，怎说实无法得？”

人合说：“释迦传的是道理，不是法度。执于法者，受困于言辞字句之束缚；而学道理者，学过就忘了，但行为中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固有习气渐退，人整个思想与朝向都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转变发生在认知层面上，表现在为人处世中。懂了道理的人，自然而然地去做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被规矩法度律礼拿住的人，很委屈压抑地伪装成谦谦君子，可在他人看不到、律法鞭笞不到的地方，就会把压抑的恶怨都加倍释放出来。”

亥母眼中闪烁着泪光，不知是兴奋还是委屈，她嘴唇颤抖着说：“世人想要有机缘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知要从坟墓与娘胎中往复爬出多少次。我那些信众们，日日念经焚香跪

拜磕头供奉，却只知求功法，不知又无缘听闻这么简单的道理。”

人合尴尬地挠着头说：“我说啥了？我只不过随口总结了一下欲界四大门坎的过法。这无人、无我、破所欲所执、法空相空破思惑所扰、身空性空破见惑牢笼，这些都是释迦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亥母疑惑质疑地斜看着人合说：“那梦境我自己观见了不止百次，你说的这些是释迦说的吗？”

人合继续挠头：“是吧。他确实没这么说，可这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他是没这样说，可说的就是这道理啊。”

亥母点头说：“此世界本非世界，世人叫它世界，其实都是法相微尘显化而成的幻境。而这些法相微尘，我叫它法相微尘，其实并非是微尘，而是一个个不停闪烁着的显像能量噪点。就是这些噪点构成了此处天地和天地中的你我，构成了刚才你所见的释迦传法。”

人合好奇地问：“我在幻境中所见之孤独园与释迦众人，可是释迦众人？”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亥母说：“是又不是，不是又是。那是我投射给你的一场梦，所以不是；可梦中的那地方与那些人就是那地方、那些人，所以又是。

你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吧，我是无所谓的。他们想来也无所谓。那幻境我都看了不下百遍了，我知道释迦他知道我进进出出地在旁听，他也没介意过。”

人合骇然，急问：“你说释迦知道，这怎么可能？那不过是你或我的一梦啊。梦中释迦非释迦，释迦怎能知道？”

亥母摇摇头一笑说：“梦中的你还不是你呢，你怎么知道？你桥接入了他的空间，他当然知道。”

人合急问：“那是千年前的古事啊。”

亥母冷笑：“说你聪明，你真是伶俐得很；说你傻，你就傻得冒泡。时间、线性时间、所谓的过去与当下未来，在你我这一幻梦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刚教我不要着相，你却对线性时间这一无相界的后台设定当真。

我们此刻就好像坐在缆梯里，上下五千年，随便与之对境。入境后所见的都是那一刻真的人事物。所有过往与未来中的

人事物，都被保存在一帧帧的画面里，你我随时都能拜访。”

人合皱眉说：“那一帧帧画面里能被永久定格的人物，岂不都是假的？”

亥母笑得更欢：“你个呆头啊，说道理时一套一套的，遇到实景还不如我看得通透呢。过往、未来所有场景当然都是真的，不然也不会被后台录制下来啊。只不过在无相界的矩阵中它们都是鲜活的，随时都可在你进入时，再次随时间流淌起来，演绎一场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爱恨离愁。”

说话间，亥母为人合带入了几帧画面：人合看到一少年被刺中，倒地不起。人合想要出手救那少年，画面又回到了杀手出剑的那一刻，人合想要出手帮忙阻隔，少年已经中剑。人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合焦急，画面止息消散。

亥母说：“看，你又当真了。你这样是做不了神的。你太冲动了，我们是不能随意出手搅乱时间线上的故事线的。

你刚教导我不要着相，可看看你又比我好到哪儿去了呢？随便给你丢一个幻梦片段，看把你急的。我相即是非相、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人合默然，呢喃：“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受教了。这样的天道无情，恐世人难解；这样的模棱两可，恐世人难修啊。”

亥母说：“若有人得闻此理，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甚为希有的大德之人。你总想着救人救世，你可知当年世尊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时，自己都没想过去救自己吗？”

人合骇然问：“你说什么？我不知，请细说端倪。”

亥母说：“世尊修行得开悟的过程也不是那根器锋利、手指指月就得顿悟的家伙，他在世间往复了五百次，才搞明白那些道理。和他比起来，你我的这点坎坷又算啥。有一世他被歌利王擒住，用小刀凌迟，片片割碎，他那时已经有大法力、

大能耐，却不肯自救。你知为啥？”

人合一脸懵，摇着头说：“不知道。想不明白。”

亥母说：“当年这绿儿刺你一剑时你为何不躲？”

人合说：“我想了却那一桩因果，何况身相之是本就虚妄。”

亥母说：“正是此理啊。你都懂，世尊能不懂吗？不自救，不救人，正是为了不扰动自然的往复报还啊。若出手就着相了，若着相还是世尊吗？不救，连自己都不救，是一场大修行，名忍辱仙人。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

你现在还想带我的绿儿走吗？”

人合一愣：没想到，她在这儿挖坑等着自己跳呢！于是心念电转，说：“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无所住布施。不管她是不是绿儿，若她肯与我同行，我必助她寻得所寻。”

亥母说：“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这绿儿不过是无色界中一堆能量代码生成的幻相，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你为何会有如此所执之心？”

人合说：“若因她曾是我生母，我救她，那就是我着相；如果因为是我想积功德助她，就是我执法执；若是我单纯为救人而救她，那是我有性执。可现今，我只是想要救助于她，无所思，无所愿，无所求，无所谋，自觉当行便行，只依我心光明自性良知。”

亥母骇然言：“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有此觉悟，则为如来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量无边功德。”

人合此时反而不好意思了，腼腆地说：“我只是说出心中所想，不愿把事搞得那么复杂。”

亥母越发肃穆，庄重仪表，说：“你有此等觉悟认识，我深感钦佩。你所言即经、所立即塔、所居即圣院。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为你提供方便、行供养；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人合苦笑：又是藏地的那一套仪轨说辞，咱不来虚的成不？

“你可否让我带走绿儿姑娘？”

亥母说：“此时此事不难。你已经向我证明了你的见识与能力，甚至比我当初能想象到的极限还要好得太多。不过嘛……你还需要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修行之人，在发愿修行后，当如何降服自己固有的心性？又如何才能守住证得的果位，不遗失退缩、迷失呢？”

人合沉思许久，几欲作答又摇头闭口，最后再三思量说：“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亥母问：“何解？”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73 章 一合相

我若是我佛非佛，佛性在心我即佛，

持执在意即成因，成见为墙傲做栏。

亥母问：“修行之人，在发愿修行后，当如何降服自己固有的心性，又如何才能守住证得的果位，不遗失退缩、再次迷失呢？”

人合沉思许久，几欲作答又摇头闭口，最后再三思量说：“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亥母问：“何解？”

人合说：

“欲为梦，色为乡，无色有想成梦乡，三界为空本无一物，幻影千重往复世间。

若心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着相之思，自看不清本真脉络；但若视天下为空，又无法借假修真。

实无天堂地狱人间，却有仙鬼神魔人世。事都是真的，场景

与人物却都是假的；经历与记忆都是真的，可故事却只是梦幻泡影中的故事。

释迦所言都是真的，可执其言辞文字却无法习得无上不二智慧，因智慧是由审时度势的变通能力而来，是掌握、预见、顺应、利用大趋势的意识成熟度，所以不能太当真，又不能太不当真；不可不学习其中的道理，又不可把某时某地的某一个道理奉若规制。

释迦在燃灯处习法，犹如三丰传剑道于后人，只问忘了几分，却不问记住了多少。

要学会把握‘道’的趋势，在起风时飞扬，在逆风时安然，在低谷时柔韧，在高峰时知止。

智慧不是知识，它无法被记录并传递，无法被考量评分，但个体智慧的成熟度却可被所有人明确地感知到。看一个人智慧的成熟度，不是看他能说出些什么，而是要看其做到了什么。即看其到底把所知的道理，内化了多少成为自身的智慧，并能运用得当。

这就是以实‘无’有法，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成就自身对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三界万物万有万存的领悟悟性，成为第九境界的实修者。

开悟者未因得某一开悟之‘法’而觉悟，也无法靠走捷径而觉悟，更不可能只靠求祷赞美神明而觉悟。想要开悟的修行者若想领会到智慧的真谛与三界的本质而觉悟出‘相执’背后蕴藏着的明觉，需要在认知上完成一定的累积。通过在认知上的积累，依次达成自身对九识执念的转变。这九识是外五识之五感，加脑、心、神、意这内四识。

九识的转变让自身最终能明白：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明白人身虽名我身实非我身，法相名我魂亦非我身，我之灵体意识无相之我仍亦非是我，三界之中我本非实来，亦非实在，徒虚名为我尔。”

亥母疑惑问：“那我万年修行，积德行善，助益众生，解救危难，从此界内引渡无量众生，可有功德？可是菩萨？”

人合说：“据我所知，无有法名名为菩萨、罗汉，就好像没谁叫初中毕业生一样。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若有等级心，若存高下议，那就不再是无住相法了。就好像起心发愿要中兴或挽救什么、要庄严佛土的修士，反而因有所住而失去了全然。

庄严佛土者，不可用意或刻意地去庄严，而是其无意间的行为举止就在榜样人间，那才是真庄严。若能真的通达无我法，那你也就是真菩萨了，无需谁来认证或验证。菩萨不是通过量化指标，因救度了多少人而得其果位，更不是通过了哪些法论考试得到了其学位。要想成就菩萨身，首先要能真正地认知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我’。当然认知还只是基础，要能从意识上全然地以无我之状态，思考问题、观察世界、决策行动。”

亥母眯起眼睛凝视人合说：“那五识皆虚、万相法空、无人无我，我这些年来疲于救助的是什么呢？”

人合笑着说：“当然是你自己了。你心中有苦，则需救苦；你认为世间有生死聚散，并以此当真，那就有了得失兴旺需要去救助左右。比如说这五识之眼，释迦用肉眼观世人，用天眼观古今，用慧眼观人心，用法眼观道理，用佛眼观三界起落兴衰。佛常用恒河沙做比喻，可其眼中、言辞中之沙非沙，亦是沙。若依沙论则不解其意，若不按沙论则亦不解其意。其言中之恒河非恒河又是恒河。着相或被名相所束缚，在‘名’字上较真，就无法习得理解真正的道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你救世人，其实就是在自救。三界中没有所谓的世间与世人，都是大梦一场；可又有所谓的世间与世人，都是你我各自的心念无明所化。没有世间的世人，你我都无法借假修真；可若当真有这世间与世人，我们就无法通过不断重组时间线，体验不同抉择带来的平行实相，也就无从达成自我实践的行动。

在我们每个人的幻梦中有无数众生，他们或亲近如父母妻儿，或疏远如朋友路人，人人各怀心事，可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各个计较良多：图谋未来的，计较此刻的，惦念过往的，不一而足。世间这些种种念头，皆可随你一念而转。

就好像你在梦中，娶媳生子置房买地，加官进爵，然后遇到昏君佞臣，身败名裂全家处斩，你远逃异乡，饥寒交迫病饿中，惊醒过来，发现只是一梦。试问那梦中人物和你自己的各种过去心爱恋愤恨、现在心悲苦嗔怨、未来心无助迷茫，哪个在梦醒后还会继续被自己当真呢？离世观世，世间筹谋爱恨皆虚妄；入世历世，此般虚妄又何解？”

亥母沉思后问：“我见闻我救助的并非他人，而是我自己。是我的良知在通过救世而成长。所以救世本身毫无功德可言，

却又确实地为我自己的成长提供了助力，让我的良知安然。我不应用救世之心去救世，也不应为了当菩萨而去‘当’菩萨。我的法布施、无畏布施、金银布施，其实都是在挽救与整合我自己的心愿所向，在成就我自己而已。若心存福德之报，就会生起得失心计较意，因此也就没了福德可言；若不想累积福德，或不要求他人回报，那反而是有福之人德性了得。”

人合说：“是的，刻意表演出来的，和你本性显化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哪怕刻意表演出不在意，其本质还是因在意而表现的不在意。

我知道内化一些行为、改变一些习气，很难，需要不断地先强迫自己如此做，才能日久转化成新的习气。在这一过程中，强迫成习惯、习惯成自然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在初期有目的地去刻意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好的；只是若这样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的刻意贯穿始终、在认知上持续未能成熟起来，那就会有麻烦了。因为你会因计较自己的付出未能得到自己期许的结果，会质问为什么好人没好报。这一问就已经暴露出你内心里为良知做事时，是心存交易得失计较的。”

亥母问：“那我的信徒们，每每行善总说愿把功德回向给世人，并非一己之私，这可是大善之道？”

人合说：“利不为己当然是好的，不过此类功德回向，真无所求吗？心愿世间太平美好时，岂不还是认为世间苦难重重，还是陷入有为法的圈套中了。舍身救世与明哲保身的渡己之争持续数千年，可两家都没能搞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世人与自身本就是一体不二的，世间为幻梦所显，这个自己也是幻梦中的角色。梦醒时梦里的世间、世人同时都会消失，而梦里的自己其实也一并消失了。可这梦里的自己与其世界，并没有因梦者的梦醒而真的消失，这角色与其世界会被系统保存，并被其它存有按自身需要一次次地使用。

就好像你引我入幻梦闻释迦说法，我所见的世尊并非是佛陀，可他又确实是释迦；即使我在灵界之中，此间天地，再见其本尊，他其实也非他，就好像我其实非我一样。在人间与灵

界，很多修行者贪恋皮囊之美、法相之美，因此升起执着心、得失心，每日对镜甚至花费众多修改自己一时短暂的皮相，却不知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若一心求完美皮相、法相，也就落入了有为法执，而忘了相由心生的道理。”

亥母骇然，觉得人合在暗指自己多年来为维持美貌皮囊耽搁了无数时间，有些不爽，于是说：“你所说的可是如来法，为何我从未听闻过？”

人合说：“如来讲道，随缘布施，不拘无住，何时有过说法？若说经为法即为谤佛，因不解我所说道理。当知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其间道理随缘随时而变，不可执一执言而断是非，若有了是非之别，就非佛音了。”

亥母被怼气恼，说：“众生若一生有幸，读经两三卷就已是福报幸识。于未来世，闻人说经文非是法，法无定法，怎生信心？”

人合说：“你一念而生天地，梦中有万千生灵，彼非众生，众生在如来眼中实非众生，是名众生，乃是念念相随而生。佛陀不在意不纠结自己是否在世间得智慧，因为一旦在意这

源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些也会因此生出得失心来，有了对经历的取舍、对他人的计较。世人把计较当作智慧，而开悟者反而把不计较看作是智慧。一切的经历都有其价值，所谓的成败只是相对而言的，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有益的，无有高下之分。通过经历获得了多少启迪、达成了怎样的效果，若以结果论为导向去思考人生，那就会落入我执之中，成了有为法的囚徒。

因为毕竟若问：谁在修持呢？必然会最终只一字：‘我’。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才是有智慧的认知。当然一旦有分别心说哪个是善法，就又落下成了，所以如来所说非善法，是名善法。”

亥母很不高兴地问：“依你所言，我当如何做？信徒当如何做？这也不是也是的，怎么修行？戒律何在？规矩何在？不乱套了？”

人合说：“你以为自己助人得渡，因此众人当守规矩才能得渡。但大梦之中实无有众生因你我得渡。若自觉有众生得渡，则有渡人者我、得渡者人，和未能得渡的众生、已经得渡的寿者。有我你他之分别心者，以何念何法可渡人、成无我无相之果？言渡人者、说解救者，皆尚有你我之分，仍是凡夫

之人，还继续在认知中以为有个所谓的‘我’。”

亥母总算抓出了反击点，嘲笑着说：“你说无分别，怎么出来个凡夫非凡夫的差异呢？”

人合说：“观众生为凡夫者即是凡夫，而被其认为是凡夫的却并非凡夫。”

亥母气恼地说：“好，你厉害，我说绕口令是说不过你的。我且问你，我一个女孩想要美貌容颜三十二相好，有什么错呢？难道灰头土脸蓬头垢面的就能觉悟了吗？”

人合说：“俊美气质就是成就者吗？有种种威仪就是大人物了吗？若在识别自己或他人时，还陷入前五识的执念判断中，以色相判断识别个体的意识成熟度，是无法看见每个人心中都有善与爱的。

若有人借佛圣之名，用金银宝石来妆点法相，引人以貌取信；骗人求拜金石木刻的雕像，借此谋图他人的钱物；用唇舌音声求告于佛圣，欲得人生捷径，那必是人行邪道，必不能见如来，而招引鬼灵缠身。

当知觉悟者之大光明金光身，非‘金’身，还说佛要金装，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简直就是谤佛。再说天下为公，本自一体的觉悟是开悟者的基本功常识，无需谁去求拜供养，自有助众生得无畏的觉悟，并以此为己任。但需分明的是，开悟者行无畏法布施可不是阻隔或剥离个体当体验的历练与感悟素材，更不会干预或替人擦屁股、导人利用外求外祈的方式走捷径。只有滞留灵或灵界中自诩神明的未开悟灵体，会乐此不疲地以一己是非心去干预世间的聚散起落生死。

当知每个生命在世间的经历于同时性中无意外可言，而每个生命在矩阵中如何选择自己激活的体验，又是一种未知的变量。就好像雨滴离开云朵滑过天际归回大海的过程，在宏观上是无可争辩的必然，但每一滴雨水在返还无余涅槃的过程中，一路上都经历过怎样的变数却是很随机的偶然。在必然的宏观中统合了所有的偶然，在偶然的多样性里始终隐藏着必然的幕后推手。

开悟者，在开悟时明白了，需尊重每一个生命当历经的经历，那是生命透过试错而成长的必要过程，是累积智慧明觉时，理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必要过程，任何对这一过程的人为干预都会让历经者获得被人为扭曲了的认知结果，进而形成对

全然错误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而展开的后续生命体验，往往会诱发更大的歧途，多走许多弯路。

开悟者不会剥夺他人的自由意识，更不会干预他人的人生选择。开悟者会在他人悲苦时，给予心灵的支持；在苦难迷茫时、寻求真理时给予适合其当前认知层次的无畏法布施。”

亥母眯起眼睛看着自己眼前的这名后生晚辈，问：“你到底是谁？为何所说之言辞与我过往奉行的道理大有不同？若我只与信众说法讲真理，他们还会给我磕头上香奉献金银吗？”

人合反问：“你现在可知为何香火千年仍无法得道了吗？佛性在人人心中，不在庙堂金身泥塑里。你消弭他人的病危苦难时，看似助人反而害人——被助之人不会扪心自问去反思有何过失，反而因此升起并强化了外求外祈等靠要的习惯，因此成为了迷信的受害者，而非真理自性的寻求者。他们每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细雨资料 公共资源 | 原文长期免费公开 | 电子书下载： xiyushe.org | 有声书与导航：xiyu.love

天口中祷告一万遍我赞美智慧，却不曾思量过到底什么是智慧、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智慧；每天百千遍地用梵语咏念这些自己不懂的道理，却从未思量过这些经文到底在讲述怎样的道理。”

亥母问：“那你说说，为何千年真传，如今会成为这样？”

人合说：“释迦众生平等之说，动摇了当地雅利安人奴役印度人的宗教洗脑，所以被排挤。其入到中土后分为两支，六祖带真传南下避难，北方空留佛号声声却不解真意。藏地之秘法融合三地特色，在相互妥协间自成体系，名为佛法实为藏传。佛法东来也有西去，西去一路入中东，与当地习俗相容又有变异。传至今日，谁说的才是本真道理，只能说各有偏颇。依我看，其实释迦的道理说到底很简单，那就是，别让自己活得太过纠结——纠结于完美，纠结于不完美，纠结于对错是非，纠结于确定性的答案，纠结于所是与所在，都会让人失去全然的观照力，进而陷入自我的偏执中。”

亥母问：“依你所言，无所住无所求无所欲，就能开悟成道了？”

人合说：“若复有人知于一切法中无我，得成此菩萨胜前菩

萨所得功德。当知诸菩萨是不受福德的。若菩萨有作福德念，则生得失贪念，是故说不受福德。助人是本愿所显，其作为若非本性本心本愿，而是因谁礼敬、谁祈祷、谁供养、谁上香磕头念经虔诚，有此分别心行救助布施的，也就不再是无住相布施，也就不配做觉悟者了，因为已经无法做到无我执。

所以你之前问我如何能保住修行的果位不退步，答案就在此处。

若你对自己有所计较，就无法保留在全然中的自然；若你对他人有所计较，就无法做到在自然中欣赏全然。一旦脱离自然的全然，也就不再具备无所不是的浑然，聚焦的坍缩会导致观觉有了分别，对立与对比让宏观被划分出是非。

一维线性思维的人们，喜欢确定性的标准答案；可在同时性中一切都同时存在，因此若说什么是，就意味着有什么不是。比如说，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有定相定式，故名如来。”

亥母问：“我知相相皆虚，却不知道这虚相何以成，你可知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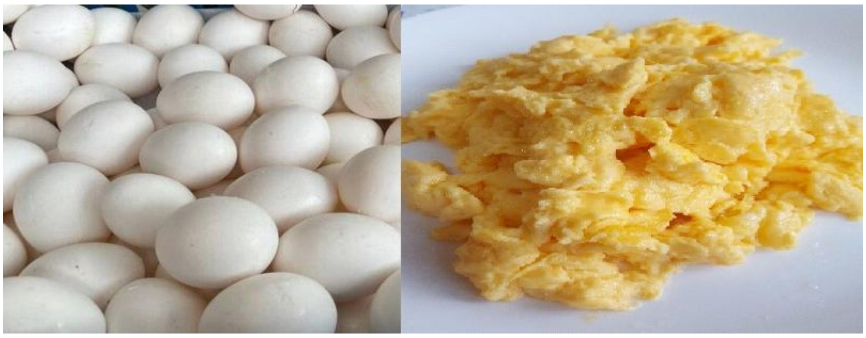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合说：“我所知世间万相、三千大千世界皆是由负责显像的微尘所随念显化，它们构成了相的矩阵。这些微粒实有亦实无有，被前五识识别时即为实有微粒；被后四识识别时，则只是能量光影的波旋涟漪。世间所能见到的一切，都是这些被无色界后台矩阵生成的微尘显影勾画出来的。

所以在开悟者眼中世间不过是微尘众，而又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一合相却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亥母皱眉问：“何为‘一合相’？”

人合说：“世人仰观天地，认为各个世界犹如累累硕果，犹如鸡卵垒筐。但实际上犹如百蛋入锅搅拌翻炒后，相互套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却各有不同，成为套叠中的平行存在。”



亥母沉思良久，说：“世人执迷所见，迷信证据与确定的标准答案，因此世人难解如来所说的道理。当有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会自限其中，可所见却非本真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人合笑着说：“于一切法，应如是观、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才能不生法、相之执。当然这法与相，本无法与相，名法相尔。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亥母仰天而叹，行礼而谢，表情亦悲亦喜，此刻自感五味杂陈，好像懂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模糊地一无所获。她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只见他背后的光影中好像有一股华彩在消散。那华彩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

亥母说：“很好，年轻人，你有资格助我家绿丫头领悟正道。让我送你俩去到来处，帮你俩再寻心愿所憾。”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74 章 十四问

四大皆空是身空，五蕴皆空是意空，

无善无恶是心空，空而不空是性空。

持法法执不懂法，念经念咒常磕头，

当知觉悟在念头，转识归真莫外求。

人合背后的金光逐渐散退而去，整个人还处于恍惚的状态。亥母通过此番对话明白了，自己万年修行始终无法突破的瓶颈原来是源于自己认知上的一个“小小”的偏差。一层窗户纸万年捅不破，犹如飞虫困沙笼，有光无路难自由。

人合背后金光散尽之时，亥母听见虚空中仿佛有人说：

本愿助人莫求报，心向内寻观真如，

闭口方知如来意，开言只因理相通。

无佛无经亦无法，无人无我无真假，

即是即非即浑然，无来无去无定式。

亥母感觉那声音很耳熟，四下寻觅，只闻风声与蛙鸣。

人合迷茫地望向四周，不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孤独园中与释迦目光接触的那一刹那。

亥母对人合说：“如你所愿，如我所诺，从何处来，归何处去。祝你俩能得偿所愿。”

说话间，人合只见周围景象开始雾化扭曲，眼前明暗变化后又一亮，雾化粒子后的场景重新凝实如真。

眼前是一片丛林，这场景似曾相识，眼前是一女子，手持利剑，正冲向自己直刺过来。

人合看着被定格住的画面，想起先前自己被刺中后引发的种种境遇，发觉如果自己舍生取义，反而会害“名”步入绿渡母的生命路径，如此舍身为人并非善举。

人合闪身避开剑锋，双指夹住剑身，轻声在“名”的耳边说：“我不是那护花的心魔，而是‘明’啊。此境考验你我心性，你我需合力才能同进退，不然总有一人会因此域的天道制约而被迫滞留在其间。”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不容人合再多想什么，时间又开始在域内流淌。女人眼前一花，手中利剑被对方牢牢擒住，自己仿佛就在刚出剑的那一瞬间，已经历了千年，不由得恍惚：明明记得刺中了对方，然后……然后？此刻眼见男人确实闪开了剑锋！

现实与记忆发生冲突：刺中他是自己的错觉幻想还是没刺中是自己的错觉幻想？现实与记忆都如此真实地并存着，这是对方的幻影把戏吗？还是自己又坠入另一层平行幻梦中呢？

女人手中的长剑被对方双指轻易拿捏，此刻她心有不甘，尝试转刺为扫，平削直砍，手腕发力，可宝剑却纹丝不动。僵持下女人想要急退撤身，可又无法拉扯回宝剑，心想若此刻弃剑后退自保倒是不难，可宝剑易主反而会更加被动。

正在犹豫之际，好像脑海里突然灵动出一个念头：对方不是此境中的护花妖魔，而真的是一路曾护佑自己的心声“明”！

思念至此，突然感觉好像打破了一处封印的闸门，大段被屏蔽的记忆犹如泄洪般奔涌而出。就好像突然记起昨夜之梦，很多记忆碎片犹如无数秋叶在风中飞舞，又如一盒子珍珠打翻后，嘈切错杂落玉盘。

时间还在域内流淌，可画面仿佛再一次定格——劲风摇摆着高草，犹如麦浪，男女各执宝剑一头，相互凝望无言。

人合看到眼前的女人瞳孔在散大，她表情瞬息多变，眼泪滴落，嘴角颤抖似哭似笑。慢慢地，她身上的戾气消失，力气也随着散去，宝剑脱手，鸭坐在地上，若有所思，呆愣愣失魂一般。

人合说：“世间多有不公义之事，多有不如意之事，多有无奈无助之时。每每事与愿违，我们记恨他人，埋怨苍天，满心愤恨，因爱生怨，因痴成执，在不甘中多有懊恼。种种委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屈渴望宣泄时会淤积愤然，开口动手伤人害己，却不知其实自己所遇的万般种种，都是自身心魔作祟。在这世间大梦中有万千相遇，却实无他人。梦中所遇都是自己一念化生，所遇所见所感所受看似被动，其实都是自己早前选择的结果，而因五蕴而起的思想觉受又与自身如何解析揣测相关。

都说佛魔一念间，可却少有人知，在佛眼中世间皆存佛性，闪烁光明；而在魔眼里众生各怀异端，为了一己之利皆可利用舍弃，世间充满计较与算计。

你若心存恐怖，那就会遭遇暗影邪祟，欲害你性命；

若你心存怨怼，那就会与人争执，百般计较是非；

若你怜爱世人，那所见所觉就是世间八苦；

若你心思二分，那就会观觉各种明争暗斗；

若你觉悟大道，所见皆是繁花锦簇天神梵歌；

若你明觉色空之理，那梦中幻景就可随你布局。”

女人坐在地上，看向人合问：“依你所言，万事‘唯识’，那为何我以赤诚待人、以真心爱他，可世人却害我性命，他

却离我而去？”

人合说：“道家有九转还阳，这九转七处发生在体内，两处在头顶上；而释迦教人转变对九识的认识，九识皆转也就从有实之阴，转化成了纯阳虚无了。其看似与我们道家的说法差异很大，但道理却相同。

藏密中也有类似的东西，叫九住心，在埃及则叫通天书。其实说简单些，就是身不为我、识不为我、心不为我、神不为我、意不为我。而你所说的唯识是与世人之唯物相对而言的。若世人只见五识之感，会觉得一切都是物质的；若修为进入到六到九层，又会觉得什么都是意识的。

可惜这两种认知都各执一隅了，也因此失了全然。要知道意识依存于能量波，而能量波又因意识而有了起伏的激荡。没有意识就没有涟漪可形成能量波，而没有可供激荡的波粒又无法形成意识波。所以在幻梦之外、三界之外的本真里虚空里，它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识的。”

女人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合说：“你能说点儿我听得懂的东西吗？”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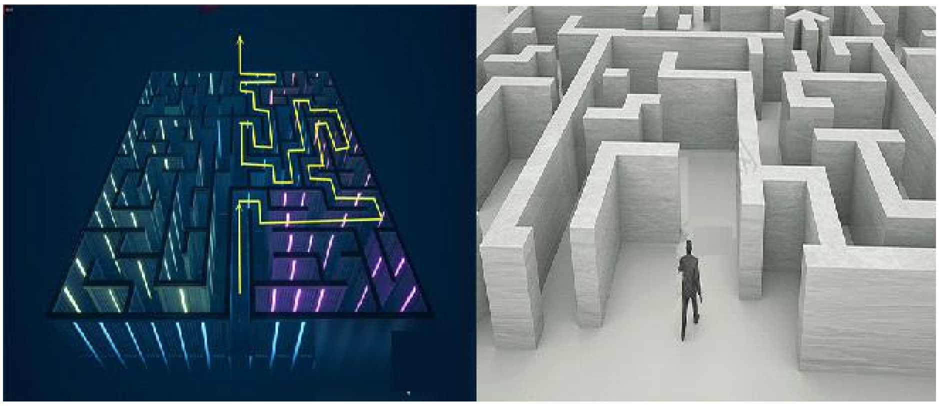
人合说：“若我们投身世间，想利用角色去体验与寻觅自己的短板，并设法透过实践找寻到成长的领悟，那就需要经历种种磨练。尤其是在针对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时，越是自己搞不定的情况、看不惯的事情、无法理解的遭遇，越是当用心去钻研品味的。

若人生都依据角色所愿，心想事成、万般如意，那我们在世间的旅途也就太无趣了。不断无脑地重复自己擅长的事情，那对神魂来说实在是毫无受益地浪费生命能。这其实就是很多人要面临的矛盾：角色我最讨厌的就是无常，它喜欢稳定可预期的确定性，而神魂则欢喜挑战未知；角色希望透过祝祷就被神明眷顾、喂养，被照顾得好好的，犹如巨婴，而那些所谓的神明们却渴望着帮助神魂铺衬出跌宕起伏的故事线，好体验激流勇进的快感。神魂讨厌味如嚼蜡般的无聊重复，总是想要透过一次次挑战自我极限，来达成自我现有局限的突破。

当知聚散有时生死有命，如来如去不可执一。神魂在入世前就已定下角色此生的蓝图，规划好透过重重起落考量自己真实的能力品性，想要知道自己在历经挫折悖逆时，会做出何

等反应，又会如何应对、触发与达成怎样的结果。

在灵界中，我们利用俯视的能力，透过全知、全识、全视的状态，洞察着一切，因此总会觉得什么都是一目了然的，毫无难度，甚至因此无法理解为何世人会如此愚钝。只有当我们自蒙神智，潜入世间，亲身历练后，才知自己在做闭卷考试时，到底有多少能耐。”



女人不可置信地看着人合：“你说我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只为能让自己看清自己当前觉悟的成熟度？”

人合点点头说：“确实如此，但又不尽然。不光你是如此，我也是，所有的经历者们都是。其实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他人，一切所遇之人与事，皆犹如此域、此处、此时的你我一般，实无有，亦，实亦有。”

女人困惑地问：“你彻底把我搞糊涂了，到底是有这个或那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个世界还是没有？到底我和你还有世人，是实有还是没有呢？若说没有，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确实头顶着天幕脚踏着大地；可说实有，好像我也确实知道，此处天地就是被某人一念生成的一处幻境。

如果连天地星辰都是幻梦，那梦中的你我自然也是不实的。可是到底是我在你的梦中，还是你在我的梦里呢？"

人合说："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角色经历这个或那个世界，肉身的我是世界中的角色，做亡灵时的你也是世间的角色，此时我们以神魂的状态存在着，但还是这大戏剧中的角色。不管是在人间、地府、天堂、冥界或灵界，其实都是这大故事的舞台剧背景，所有被你我与大家经历过的世界、被群体意识生成了的世界，都实有亦虚无。实有是因为它们确实存在，可被所有旁观者亲历；虚无是因为它们确实不存在于三界之外的真实中。

三界内被细分出无数平行世界，当我们同在一个世界里时，我们彼此相互认为我们与对方同在，可我们的本体确实都不在这个或那个‘世界’里——此‘世界’中的‘你、我’是被自身本体意识聚焦投射入当前这一角色中的。在此世界或其它世界中的所有参与者，彼此觉得自己与他人看到同一个世界、共同经历同一个世界，并在世界中形成真实的互动，因此世界是真实不虚的，这让在‘世界’中的所有角色们在脱离本世界前都会持续认为自己所在的世界确实存在。而对置身于外的意识本体而言，角色所处的世界又真的并不存在于三界矩阵之外。

我们肉身所处的世界是被无色界用代码生成的，而此刻灵体所处的色界也还是被代码生成的。不管是灵体进入肉身前，还是使用肉身中，或是脱离出来后，在这轮转的过程里，其实从未能脱离色界的幻相套叠世界。只不过在切换角色形态时，使用肉身我、鬼魂我、阳神我、灵体我的身形，会用到不同的显像能量频率，好匹配不同的背景舞台。”

女人瞪大眼睛问：“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叫代码、频率、矩阵？我越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我只想知道我所经历过的，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是或不是，在我出生前就被自己安排好的。如果是，那我刻意经历这样的既定宿命，有何意义？难不成我自己在逗自己玩吗？”

人合说：“你我确实计划了这相互提携相互托举的剧本，但你我都不知道我们真的能走到哪一步、会与能做到什么。可以说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中，一切又都在计划外。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构成怎样的影响，犹如我们也不确定自己会被世界影响多深。在我们进入这幻梦之前，我们知道大体会经历什么，却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我们都控制怎么开始、何时开始，却无法控制怎么结束、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女人问：“依照你的说法，世间众生不过一梦之幻，色相本空，为何释迦还要教诲我们善待爱惜世人？”

人合说：“世事无常，起落生灭跌宕，可这无常却是被设置出来的，专门用来考验你我这样的入世者如何面对自己的得失心。当我们进入角色后，在失去全然通明后，真实的本心本性就会暴露出来，在面对一浪浪的尘染时，是保持住自己的良知纯然，还是会为了利益行阴损利己勾当，泯灭举头三

尺的神性，就看自己的了。世事利益犹如明镜，我们从中走过，各个原形毕露。”

女人问：“你之前不是说没有坏人妖魔吗？这怎么又说有阴损利己之徒？”

人合说：“高低张弛各色皆在。在多元多维中，在同时性里，所有的意识面向都同时被呈现出来。心灵的成熟度本就不同，有执于情爱的，有贪恋利益的，有渴望权柄的，有欲求名望的，有渴望永世长存的。世人得到时欢颜，失去时懊恼，悔恨中升起种种怨毒之念，质疑良知后尘染了偏执，把爱的慈悲扭曲成恨的冷酷。

但要明白，神魂的本真都是温暖良善的，只是一时被角色所需演绎的剧情所迷惑住了，在世间活得太当真，忘我了。”

女人看着人合问：“我曾对你痛下杀手，你不记恨？”

人合说：“你生我为人，又灭度我身，我渡你入冥河，又何尝不是你在渡我？世间助缘本就如此，互为阶梯。这阶梯可上达无极，也可下通幽冥，或上行或下奔，只看自己是如何认识这世间道理的。苦难与磨砺让我看到自己尚且缺失的能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力。遗憾与失败不会让我动摇或质疑，而是给我带来反思的素材与觉知的契机。”

女人疑惑，问：“我听闻于正见中当无二分心的比较，那你此刻之言或上或下，岂不有了高低之分优劣之较？”

人合说：“于宏观处看全然，自是浑然，起落生灭都同时发生，浪在起处落，花在开处败。但在微观处看个体，较之所是自有对比的趋势可言。因执于二分心而定论了是非就会有失全然，但不懂观觉细微处也会不知进退。执于细微处是有所执，执于宏观处亦是有所执。”

女人问：“你说高下进退，我且问你，这或那世界可有边际？你我可有去处？我们进阶扬升或衰败退行可有极限？”

人合说：“世界之边际止于你可感、知的界限。自我的成长是无限的，但不会高于全然；自我的衰退是无限的，但不会

低于空无。就好像‘数’无上限，但无法大于N+1；数无下限，但不会少于0。随着感知力的成长，你我的边际可被不断刷新。随着意识的成熟，边界感会被不断突破。

所以说世界与自我确有其边际又无有边界可言。当你认定了某一边际为实有，那你就会因此成见而自限其中，令那成为了你的局限；但若你说自我与世界是没有边际的，那也并不真切，因为在多重世界与多重自我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就好像不管1.99999多接近2，它都不是2，而2与1.99999间却并不间隔一个明确的界限。

世界及我非有边，却实有边，若说确有边，又真无边。”

女人摇头苦笑：“你说的道理我听懂了，但又好像并不明白。我且问你个简单的问题，‘我肉身死后的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既不是鸯儿，也不是那个名为‘名’的神魂，此刻的我既不是我，又是我。我在人世间做了千年的神，可不曾觉得那‘绿渡母’是我，可她确实又是我。我到底是什么？是谁？谁或哪个又是我呢？ ”

人合说：“你在自己的角色肉身死后，以亡灵的状态被困在那小湖处，后又以神魂的姿态自渡心湖冥河、翻越懊悔之山，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在此处你困顿多年后，随亥母于人间当了千载的神仙。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是这层叠幻梦中的过客。我们到底是人、是魂、是神，从无色界的角度看没有本质差异，都是不同舞台剧上的角色而已。

神者，上通天下彻地，中贯明心。此时此刻你我都还做不到如此地通达。即使做到了，在有形色界我们不管怎么变换角色，都只不过是角色而已。至今为止你我都再无肉身羁绊，却尚未成神——于色界之中、灵界之内的神，根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可一旦真的彻底觉悟，成了全然通透的浑然，也就回归于无色界中，续而进入与融入那无余涅槃，不会滞留某处继续演个什么所谓的‘神’，四处干预某一世界的自然流转和人间是非。

对于世人来说，像你我这样的灵体，可飞天遁地，可显影消形，可在人间冥府灵界任意穿行，已是神仙无疑。可你我都知道，我们不过和世人一样，仍然受困于法身皮囊，对大道真理知之甚少，仍需四处求索无解之题。”

女人笑了，笑得很好看，说：“你是自谦了。那你可知若我们能突破这一困局，出去后在后世中，我们到底会成为什么？去灵界当灵体？在人间当神仙？或是再次入胎成人演绎某一故事？”

人合望向苍茫穹顶无尽远方，慢慢摇头说：“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或许只有它知道。”

女人随人合的眼光看向虚空，好奇地问：“谁？它是谁？”

人合笑笑说：“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我绝非无中生有的第一代，我们是隶属于某一神魂群体的，而这群体又属于更大的群体，如此类推。我们都是那更大意识的一个意识触须而已，也仅此而已。我们是以肉身入世，或是以化身、报身、法身行走在灵界冥界，都不过是它的一念所梦。我们是实际执行者，而‘它’则是规划了一切的家伙。”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女人骇然问：“那你我在此瞎忙活什么呢？不过俩棋子罢了。我看直接躺平，给它个好看。”

人合说：“这也是我想搞明白的问题。我隐约觉得我们离最后的谜团仅差半步之遥了。躺平或拖延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的时间对它来说什么都不是。我们自困万年，对它来说也不过是动静间的一瞬。”

女人长叹一声，说：“半步，好一个半步！我们当下连如何从这个小天地中出去都不知道，总不能让你再死一次吧。不然这次你杀了我，你在这里等救援。还有就是那个什么三花并蒂莲的东西，上次你走后，我在这里找了不知多少年，那东西根本就不在此域之中。”

人合笑着说：“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要找的不是什么三花，而是三华。是精、气、神具足后由左右中三脉同时绽放出冲

天透顶的光华之玄彩，道门叫‘三华聚顶’，就是精气神混一而聚于玄关一窍，进而冲破顶轮，激活自我的第八识，神识。”

“如何才能做到？快告诉我！怎么不早说。”女人埋怨道。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第 175 章 自我突破

再入前尘观心语，论说身心神智意，

破境无门苦思量，三花本指三华喻。

人合敏锐地意识到，想要打破此处结界、出去的关键就是帮她达成三花聚顶的境界。可是这精气神三华丰满，激活左右中三条脉道，最终一鸣惊人地打破顶轮阻碍，呈现出三华聚顶的大光明相，让顶上轮开始运作，谈何容易！

人合看着手中的长剑一笑，说：“这东西，就是一个陷阱，也就是守护圣花的那个妖怪。谁拿起了它，也就被自己的心魔左右了。”

女人从地上站起，看着人合问：“你说它是护花的妖怪？它拥有迷惑人心的能力还是内藏玄机？”

人合说：“都不是，剑只是一把普通的剑，但各人在看见这长剑的时候，心中各自的念头、猜忌、恐惧等心思就被激起，并随时间而放大。若心中有任何阴暗晦暗的念头，都会被显化出来，让参与此考验的人，忙于相互猜忌争斗提防，而无心关注初心与问题的焦点。”

说话间，人合把长剑重新插回地面原处，看着女人“名”说：“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设法让你先做到三花聚顶的状态，我怀疑这是我们破境的关键和必要前提条件。”

名问：“我知道这个名词，但具体怎么能做到却不清楚。这些年来我做空行母，自己在修行上并未惰懒过，但始终也无法突破顶轮的屏障。我的气血都很丰盈饱满，但神到底是什么，这些年来我也没能搞清楚。民众都说我就是神，可我并不觉得啊。”

人合说：“你缺的这个‘神’，是神意。如果说精是一种生化能量、气是一种电磁场量，那神就是自我意识能量频场的外显状态和频率波了。”

名翻着白眼看着人合，说：“拜托能讲人话不？”

人合尴尬地一笑，说：“精、气、神被称为‘三宝’，分为先天与后天两种。精力、气力、神采，分别针对了自我可持续作用的时长、作用时的力度和做工时的状态。说得直白点儿就是自己的本钱、能力和热忱。

有的人先天禀赋不足，但后天修持有道且运用得法，用后天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补先天，也能活得神采飞扬的。反之有人入生时资源充沛，半辈子任意妄为，过半百就早衰，无精打采体虚肢寒神不守舍，生命早早地就呈现出既拧巴又枯槁的状态，精气神耗尽，神志不清，未老先衰，萎靡迟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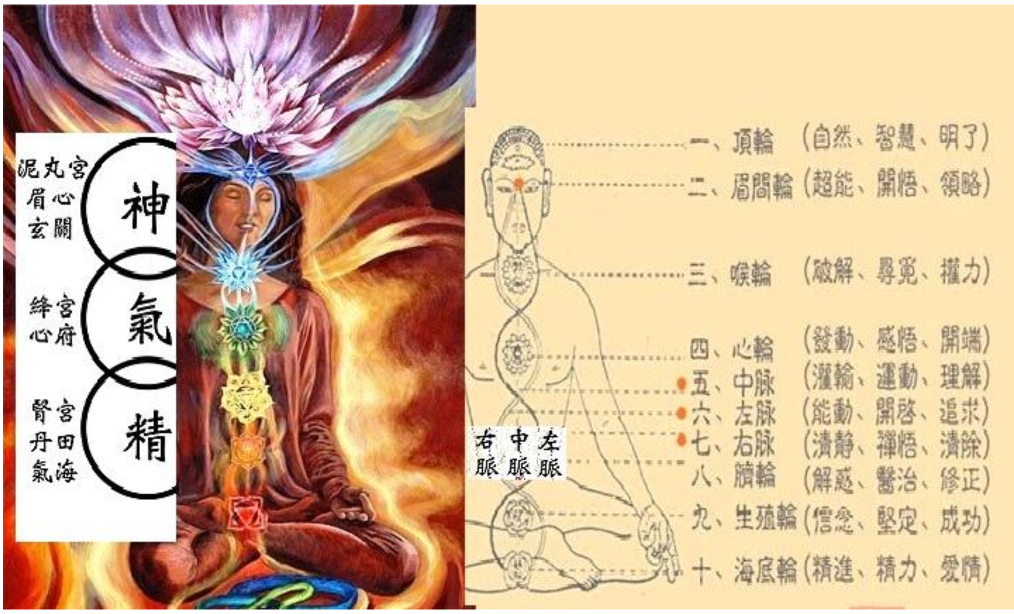
我道家丹道的精、气、神概念起于远古一炁化三清，三合一时可得金丹，金丹滋养元神，最后冲破巅顶，成就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状态，成就阳神。可是这个过程相当缓慢，我不知道你要如何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快速达成三花聚顶的境界。”

名沉思良久，说：“我可能有些明白问题所在了。这许多年来，我都始终是被动的修行者，虽然很努力不曾懈怠，但那与主动的热忱还差了很多，所以我匮乏那种让人一看就眼前一亮的神采浩然。我不够自信也不够主动，自我定位也始终是跟随者，这让我没有那种张扬自信的神采充盈包裹着我。”

人合拼命点头说：“对对，就是这个！这东西很难说清楚，一个人从你面前走过，他的状态直接反映出了其精气神的充盈程度，即其神魂是充盈膨胀高亢的，还是扭曲低迷衰败的。这是一种感觉，和健康状态、财富多寡、身份地位都没有关

系。”

名问：“那你说如果我找到了生命的热忱，并随之舞动，欣然激荡起自己的激情，那我就能打破顶轮的瓶颈，绽放出三华之花了吗？”



人合皱眉琢磨着说：“好像哪里还缺点儿什么，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对了，我知道了，想要做到自我突破，达成三花聚顶，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不可或缺，那就是自然随和、明觉了悟的智慧状态。

有底气做事情，有能力去作为，积极主动地去行动，这确实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方向上搞错了，就算把自己忙活成一个陀螺，把自己活活累死，也还是原地打转而已。突破顶轮，进入到顶上轮的前提是，对自我认知的焦点转移，也就是佛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教说的，从第七识境界步入到第八识的境界中。即自己能把自我意识焦点的自我轴心从角色的心识为我，转变成神魂为我的认知状态。”

名仔细听后问：“可是我现在早就没有肉身了，已经是神魂状态了啊，这还需要转识吗？至于自己发展的大方向，我确实没有想过，一路过来都是在很被动地应对与跟随，少有自己能做主，需引领、需要去思考生命大方向的时候。”

人合说：“我们此刻确实都是灵体，但灵体或鬼魂的魂体不过是自我此刻的存在形式，与自我对自己到底是什么的认知并不相关。比如我此刻问你，你是谁？你会怎么回答我呢？”

名笑了：“我是谁，我当然是我了，还能是谁？”

人合问：“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哪个我才是你呢？”

名被问懵了，犹豫了一下说：“我是鸯儿，不，鸯儿已经死了，我是她的鬼魂，不，我已经自渡冥河，我是‘名’，不，此刻我恐怕还不是，我是绿渡母……或许，或许也不是。我就是我啊。可我是谁呢？这神魂的灵皮下的我，到底是什么？是谁呢？如果‘名’也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一个名字，那我

到底是谁呢？我到底是什么呢？”

人合看她自言自语地思考，没有打扰她，走回树下盘坐调息，把自己头顶上的光轮显化出来，希望能给到“名”一些启迪。他知道每个人都要设法自己想通其间关键，谁也无法真实地复刻他人的心路成长过程。开悟这事没有定法，也无法复刻粘贴。

名也盘坐下来，继续思考我是谁、谁是我、心识为我和神魂为我的差异：

当下自己就是神魂状态啊，为什么人合他说，自己此刻尚未认知到自己的神魂为我呢？

是了，是了，我一直在给这个所谓的我找标签、找名字，可一旦有了名字、有了性别、有了形象、有了形体，我就不再是我，而是某一个确定的什么了，成为了某一个角色我。不管这角色我演绎的是肉身实体，还是鬼魂虚体，或是神灵精怪，其都是聚化后的角色我。所以说，我其实始终都在找心与心识，并没能跳出角色而进入到那个演绎者的高度去看待一切。是了，是了，这就是关键所在！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肉身皮囊我非我，头脑我非我，心识我非我，神魂我非我，我就是我，而我又什么都不是，不应以任何的形态、形体、性别、名号、状态自限了自己的所是，那样就脱离了全然，自困于某一确定性中，成为了某一个“谁”。

想到此处，名感觉自己豁然开朗。这许多年来所历经的一切，好像在此刻都没了“意义”。自己一路来纠结寻觅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存有名到底是什么、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获得解脱，种种这些，其实都是在为了给自己贴一个确定性的标签、好让自己安心的标签，可这寻求确定性答案的愿望，好像与自己入世前的初衷毫无关系——

显而易见，在自己入世着相前，这些自己过往苦苦寻求的答案对于入世前的自己自身本体都是已知的。很显然，当初屏蔽神智入世历练肯定是为了寻求某些对于神魂是未知且很重

要的东西，那肯定不是世间幻梦里的名利情爱，更不可能是时代剧里的科技真理政治诉求，那到底什么才会是我的初心所向热忱所在呢？

如果生命中这些挖好的坑与可能陷入执迷的点都是生命蓝图中被自己预设下的，目的是让自己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历经苦难，甚至执迷深陷，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自己或人合说的那更根本的存有，为何会如此编排呢？或许此刻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歧途，里边一定有此时我还无法理解的价值与用意——那些幕后的根本存在绝不会无聊昏聩到这种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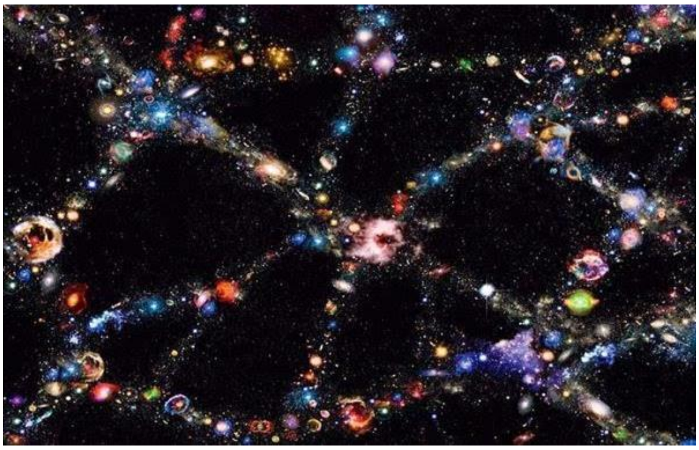
可刻意蒙蔽神识、抹除记忆，深潜入这些种种剧情中，经历这样或那样的角色，能给本真自我、高阶存有带来什么受益呢？这绝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关键，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因。看来若想达成最后的突破，想通这一问题绝对很重要。

名慢慢闭上眼睛……往事历历在目，犹如灯节时长街上的彩灯，在生命的城市街道上同时闪烁，串联勾勒出犹如水网交错、根须四散般的光影网格：童年被父母卖入王府，在王府内学舞打杂，展开各种平行人生，心怀怨恨成为滞留灵，自渡冥河勇攀高峰，剑刺人合被困虚空，被亥母接引成千年神灵……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这些在迷茫困惑中历经过的种种，好像隐约蕴含着什么，又好像只是一次次失败的累积。如果这是一场精心的安排、世间却无巧合，那我或更高位的存有、它到底想要透过这颠沛流离获得什么呢？自己到底因此又收获到了什么呢？

看看自己当下所是——不人不鬼、非仙非魔、无名无利、两手空空，可说什么都不是，甚至连精气神三宝都没能凑全，自己这数千年里到底都在忙乎些什么啊？



“我们在这里到底为什么？我们在瞎忙活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 名问打坐的人合。

此刻人合正专注地凝视着名背后的光影变化，他知道她刚经历了极大的心智突破，因为她身边的炁场此刻绚丽而明亮。听闻名问自己问题，想了想说：

“或许经历歧途与失败，本身就是自身成长过程中的必然。

若匮乏了些许看似没有价值的弯路，或许我们根本无法透过对比，理解某些东西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就好像如果从出生就只接触过蜂蜜的蜜蜂，它根本就不能理解甜是什么味道；亦或如果初恋即终生，也很难明白至死不渝是多么地难得。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只因从未经历过变故而觉得理当如此、本该如是；一旦遭遇必然的无常，反而会不知所措甚至无法理解。就好像在故事线中的人们无法理解非线性时间下，有序且均速的时间本身就是幻梦一般。

灵智在进入红尘前，无法理解失去全然觉知后为什么会蠢到较真；而世人无法理解，回归全然后的真如为何拥有悲悯之心却不干预世间的苦难纷争。或许只有经历了不一样的变数后，神智才能真切地理解某些‘何不食肉糜’的困惑——恐怕没有什么比理所当然更无知的了。对于身边的常量常态，我们会钝感到无感，无感到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与作用，可就是这些基础常量左右和作用着一切。犹如空气于人、海水于鱼，都是常态，可常态真的是不变量吗？一个人对无常了解得越少，就越会拥有迷之自信，让思想脱离实际，陷入局限的认知偏激。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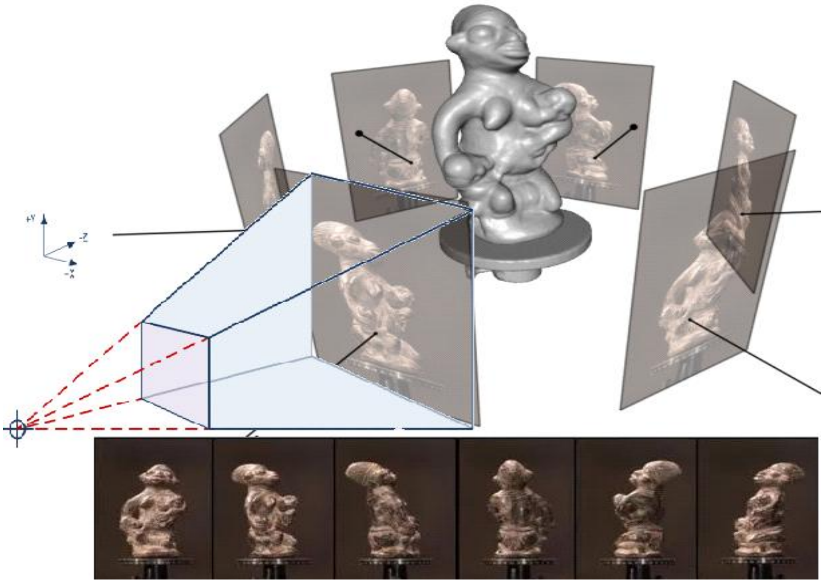
若我们没有经历过所经历的，就无法理解我此刻所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许这就是那些经历的价值吧，让我们在一次次的失败后，能明白多样性在多维中是不可否认的常态，在多元中任何执一的想法都存在因自限性而形成的偏颇。

在生命的历程里，唯一可伴随神魂的收获只有记忆凝化出的智慧，家人乃至自身会随生命剧情的聚散而逝去，名利的辉煌骄傲甚至那记忆也会被逐渐稀释成云烟，只有内化成自己所是的神智本性会始终跟随着灵智进出各个场域，成为自己的神识之‘利’。”

名问：“神识之利？我们就是为了获得这样的利益吗？我看不要也无妨。”

人合笑了，说：“这利不是利益，而是利器——再复杂的问题也能一眼看透本质，再多的迷障也迷惑不了明觉。能利用先知先觉窥见趋势所向，能顺遂潮流而长袖善舞，能观觉事态即时变道，能在无常中掌握规律，能在巅峰前准备退隐，能在低谷时蓄力安逸。我所说的利是指神智的根器，也就是世人说的天赋。随着一次次历经生命，本是单纯的好似飞弩贯空的一维意识觉知观察力，会逐渐地多维化，成为更加多

元多维的立体复杂意识体。在不同的维度层面上利用交叉视角，同时观觉某一焦点，形成立体的全局观。



在任何某一时空点上由个体形成的单一视角，都无法全然地理解整体宏观布局。片面的真实是真实的一部分，但因认知的坍缩，秉持这样的成见肯定会诱发偏执的认知扭曲。为能有效地摆脱因单一视角而形成的认知扭曲，神魂利用其特性，展开对同一实相的多重多次探访，这些对同一实相的重复探究就形成了我们所经历过的平行经历，而每一次平行经历又因探索的面向不同而展现出近似又不同的生命历程。

在这些平行历程里，此处凹陷的就是彼处凸起的，此时的损失却成为对等的收益，你所协助过的会成就为自己后续的桥梁，而你剥夺的获利反而会作用成坎坷。这就是混沌中的平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衡。

经历者在出生前，为自己选择了受益最大的生命路径；而在经历时，神魂感受获益的角色却倍感艰辛。因为神魂和角色在意的得失往往截然相反：神魂想要的是见识，想要透过经历而发觉自己的不足，并尝试借此获得成长；而角色往往只想心想事成地一路顺遂、自我擅长什么就干什么，逃避自我感到有难度的，贪婪一时的利益而少有宏观得失的权衡。

此时自身是以神魂的利益为自我意识焦点，还是以角色我的内心感触为自我意识焦点，就决定了自己如何看待、分析所遭遇的事情；如何规划筹谋自己的目标方向、在意与不在意什么；在每一个生命的十字路口，自己会选择把精力和时间投注到哪个方向上。要知道是自己的一个个脚印串连出了自己的生命轨迹，让自己成为了当下的所是和趋势出了未来的可能。"

名凝神思索人合的话语，呢喃道："我是角色我还是神魂我，不在于我当前的形态是什么，而是我对自己的认知是怎样的。如果我以神魂的成长得失为重，那我就是属灵的存在；如果我以自我的得失为重，那我就还是以角色我的欲取为重。此

时我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皮囊还是灵体，是在红尘还是在灵界，若能与内在神智相互配合目标一致，那就会事半功倍；若两者扯皮或角色我独大、忽视神魂的需求，那就会一遍遍地去经历这些课业，直到我真的活明白了为止。

原来这个游戏的后台逻辑是这样的！我的初心与热忱是让自我神魂在经历生命的过程中得到最多的领悟，进而逐渐趋向意识的完形，让自己获得全方面的无漏认知，把所有的偏执认知利用全然视角逐一消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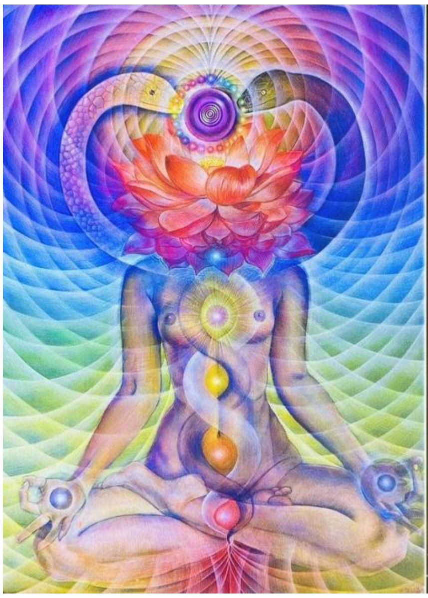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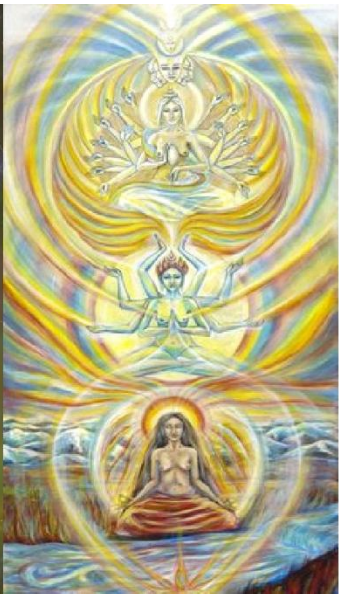
如果我始终把我当成我，那我就不可能打破第七识到第八识的瓶颈；如果我不把我当我，那就无法与内在神魂达成良好的配合——过于解离的淡然懒散，很难让神魂的热忱有所发挥。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角色我与神魂我，不是二选一的取舍，也不是单一焦点的自我认知，而是又一种既是又是的平行平衡状态。任意太过偏重某一方，都会让生命的经历陷入到空灵的懒散或偏执的陀螺中失去灵动张力。”

名越说越激动，神采飞扬，全身由内而外地颤抖着。人合看到她此刻大放华彩，灵体内璀璨如烟花绽放，背后有金光旋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舞……

第 176 章 角色我与神魂我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人合眼见“名”的法身内外通透，华光大盛，神采飞扬，其脸上有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开口问她：“你悟了？”

名点点头，又摇头，说：“我确实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在某些问题上我的认知是有所突破的，这让我感觉豁然开朗了许多。

过往我总会觉得委屈，甚至认为自己不过是命运风暴中的纸鸢、他人手上的棋子甚至是弃子、一个卑微的受害者，只能浮萍一样随波逐流，只想在忍耐中奋力求生。

现在我明白了自己的初心热忱所在，也知道了要用怎样的态度去达成它。所谓的离苦得乐，关键不在离苦，而是转识。转变对自己、对生命、对经历、对他人、对宏观系统的认知方式。

我过往不敢面对，总想等、靠、逃、抱大腿、靠大树、跟随强者，因此活丢了自己。我的问题是怕失败，怕被问责，怕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被说三道四，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后怕被否定被打击。所以我选择别人告诉我干什么我就去干，我怕自己干、独立选择后要承担后果，被否定被责骂后感到委屈和挫败感，怕自我价值因此丧失。一旦我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就会感到空虚、找不到存在感，甚至一蹶不振。我现在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选择了依附在他人的评价体系上，而由此失去了自我对自己价值感的自我评估认知能力。

也就是说，在那一刻，在那种状态下，我活丢了自己的神魂，把自我意识焦点全然地与角色相融合了，并偏重在角色我的内心感触中，渐渐地忘却了内在神魂的自我价值感。

所以，即使我干了我热忱所愿的工作，还是束手束脚地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真的创造其中。因此在外人看来，我是没自信又没毅力的，反应总慢半拍不说，还只能做被动的执行者。就算执行确定的使命，也会因没有主见而胆怯畏缩，耽误事不说，还经常搞砸许多关键节点。这样一次次失败的人生经验，让我生出一种心态，就是不做不错，谁要说我，我就摆烂。不敢也无法承受自己独立选择后遭遇的挫败感。

你说说，我是不是应该不要想太多，单纯地靠直觉与内在冲

动去做事情，能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爱谁谁呢？可我又怕我如此做会因太过鲁莽而后悔，掌握不好自己的情绪，在冲动下做出令自己懊悔的事，伤害到别人与自己。

过去有多次我实在压抑不住了，就很随性地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导致过很糟糕的结果，那是很糟糕的经历；可若反复斟酌后，自己的冲劲儿和渴望行动的感觉又被再三犹豫的惰懒淹没掉了。最后也一事无成，一再错过生命中改运的契机。”

人合看着眼前的女人：她的光芒开始不稳定，不时有暗灰色的烟尘在体内某一黑点中冒出，犹如潮湿的柴火燃烧时冒出大量的黑烟。

人合知道，她进入到了内在自我转变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内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在自我意识的苏醒，当自我认知焦点从角色我处转移向神魂我时，在完成了认知转变后，就会触发角色我的自我“大扫除”，过往那些被遗忘、深埋、忽视、躲避的种种遗留问题都会逐一呈现出来，并需在此时直面。这些过往自己无法应对、无法理解、无法认同、无法接纳的人生课题，此刻需要郑重地面对并重新作答。

而觉醒者在面对这最后的自我瓶颈时，如果能把这些此生的卡顿逐一看破，那此生的课业也就算顺利达成了。如果在某一问题上还是存在困惑，就会被那一故事节点重新牵引到那一故事情节中，反复多次形成平行经历，直到活明白为止。这些相互平行的一次次试错，就构成了单一角色的平行世界。当然每一次再尝试都会如此真实，真实到角色不会知道这是无数次补考中的某一场幻梦。

这些此生的认知卡顿，发生在此生，却大多数源于神魂过往经历过的其它生命体验，就是之前挂科的项目，在毕业前都要拿到学分。不管是小学的还是初中高中的，哪一科有历史遗留问题，那就要追本溯源从基础认知上恶补。可角色我因隔阴之迷的作用，对问题的根本成因往往是不清楚的，于是

会在睡梦中或冥想时，追忆起自己在演绎其它角色时的遭遇，或想起当前角色的其它平行故事版本，醒后疑惑这些梦到底从何而起。

无色界的矩阵系统对在角色内的神魂有着系统保护，为了能让角色头脑保持清醒的线性逻辑思维能力，一般不会让头脑接触多重平行记忆，那样会让左脑的逻辑扇区在调用记忆时产生选择性困境，甚至陷入错乱。

试想，如果你脑中同时存在数个自己一生不同的记忆版本，你在看见一个人时，对其身份认知会形成怎样的困惑——错乱的人物关系、错乱的时间线、多重不同甚至相互对等矛盾的故事情节都同样真实时，角色脑的思维是无法顺利展开的。很多老人在灵魂从角色逐渐撤离的那几年，都会陷入多重实相的困惑，对自己、他人、时间、地点等他人看来是确定性的信息感到困惑。

想要同时应对多重平行世界、在多重时间线里穿梭、行走经历多维实相体系，需要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利用记梦解梦与解离禅定冥想这两种方式达成的，即此角色我先进入五识皆空的状态，然后进入到另一个时间线中拜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访观看观觉其它平行生命经历。在多年反复练习后，逐渐学会在清醒状态中，同时观觉运作两三个套叠时空，乃至自己的意识力可以强大到同时对多时空体系做出不同的反应。

人合知道名正在经历破茧化蝶的关键时刻，对此刻她的问题很重视，可又知道不能随便回答，因为任何她此刻无法理解的答案，都可能造成对她的误导，所以人合选择反问名——

人合问：

“1、神魂借角色来此世间经历红尘大梦为了什么?

2、在这世间的成败得失带来的悲喜苦乐，哪些需要在意、哪些需要反思呢?

3、是哪个‘我’在情绪冲动时做出反应和决定，又是哪个‘我’脱口说出伤人害己的言辞？如何分辨哪些是源自神魂的灵动、哪些是来自角色我的躁动呢?

4、神魂与角色我都会出现情绪化的激荡，哪种激荡是灵机一动的内在启迪、哪种是源自头脑心识的角色反应呢？三者间差距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若想进退有度、取舍有据、常存清明观觉，你首先需要想明白并分清楚自己意识到的念头它源自何处、因何而起、自己此刻的所向所愿缘何攀附。决定跟随念头舞动是好的，但那到底是灵感还是心欲、是初心的热忱还是小我头脑中的计较，是要透过观觉这念头产生的因由而有所区分的，这是你此刻要想清楚的关键。这自我突破之际也就是一念佛魔的成道之时。

我的经验与答案或许能抛砖引玉地给你启迪，但世间法无定法，死板地照搬套用只会为你带来新的成见束缚，所以一些必要的答案还是需要你自己在此刻努力自证明白，只有自己想明白的道理才是自己内化了的智慧。”

名看着人合，疑惑地问：“此刻我早已是灵体，没有肉身之束缚多年，何来心脑之忧！我承认直到刚才我才具体地意识到，我始终还是活在以角色我为主的认知中，可我的每个念头想法不早就该是属灵的灵感了吗？为何你说，我还需在此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上在意？”

人合说：“我们此刻确实是在幻境使用着灵体，但灵体的念头与思想也并非都是灵觉，就好像你刚才得以领悟到的知见真谛。就算此刻你作为灵体，你还是有角色我和内在意识我的差别。别看你此刻没有了肉身的脑与心，但如果你不能保持意识的清明，那你还是会继续下意识地习惯性地使用你的角色脑逻辑思维和小我的心性感触。”

名问：“那我如何能相对轻松地察觉到自己的念头哪个来自第六识、哪个是第七识、哪个才是第八识或更高的第九识呢？”

人合说：“头脑分左右、感性与理性，不同的人被不同的头脑思想所操控着：或者过于理性，一切都必须符合逻辑，不在五识范围内的都一概不相信；另一种被情绪与感性所摆布，不管不顾，情绪一上来，脑子一片空白，嘴巴先痛快了再说，噼里啪啦地把让自己懊悔的事都做了，脑袋才冷静下来。懊悔一阵后，下次还是这样。这样的人很原始也很动物，其实与世间那些没有神魂主宰的NPC背景人物们活得没啥两样，一切都是无脑地跟随第一冲动而展开的低级条件反射。这不

是灵感的灵动，而是肉身的低级冲动，和毒瘾与性欲这类冲动没有本质区别。

比这高级许多的是心理冲动，那是源自内在自我心理需要的一种具体表现。角色我在其心理上曾经遭受过怎样的缺失或扭曲，就会形成怎样的内在渴望，并极力地希望去填充自己觉得需要被满足的内在需求。这样的思想与欲求多带有明显的角色个体特质，有着明显的攀比属性，渴望得到外界的爱与认可、尊重与赞叹。

小我或说角色我因其没有一体性的觉知感念，所以始终以二分心看世界：我的，你的，我没有的，你拥有的。在自己弱小时会要求公平与公义，在平等时会要求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在比他人明显优异时会要求社会稳定各司其职，在占据绝对优势时会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律法纲常。第七识本身是绝对利己的，但有时会表现出利益小团体的利己扩大化，比如我的家人、我的族人、我的国家、我的族类、我的星球……不过前提都是我的。

到了第八识就已经进入了自我内在神魂状态，但这还只是自我内在神魂，其自身人格的狭隘性决定了它所思欲之想受到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其所是与过往的深刻影响，其灵动欲求确实比心理层面和脑层面上要高级太多，可并未完全脱离自我诉求的范畴。

在舞台上作为滞留灵的灵体，其思想状态多是心脑性的，很情绪化，认知也多主导利己，即使行善助人，也匮乏全局性考量，并且多主张利益交换、在意积累功德，并要求被救助者感恩回报。在中阴中或灵界里的灵体们，因视角更高些，所以基本以心理与神魂理念为主导，受限于自己固有的宗教理念认知或逻辑理念认知，其渴望与知道、认知与学问受限于固有角色的学识和角色所生存过的年代与经历。这样的灵体认知水平明显比世人和滞留灵高很多，可离通透全然还相差甚远。

另有一种意识神魂体，它们的知见与见识是介于滞留灵与灵界灵体之间的，它们就是世间的神灵们。其实红尘中的神灵也是一种可被意识体选择扮演的角色种类，满足某些对等体验所需的心念‘如果’，让体验者知道做神灵其实也并不轻松。与此类似的还有做所谓的跨维度人、外星人、穿越人、亚人种等，此类角色扮演也是舞台剧中常出现的可选角色。此类角色提供的知见建议明显高于红尘中的执迷者与滞留灵，

但比灵界中的得道者要略逊一筹——毕竟它们受其所在舞台剧的时代背景限制，还不能做到于时间轴上随意穿行。

前五识形成身欲，第六识到第八识形成内在思欲，这些都可形成内在的行动冲动，但这些直觉冲动都与灵动没有多少关系。灵动的行动利益对象是全然，当然也同时包括自我，因为自我就在全然中是不可分的一部分。单纯地利他甚至形成舍己为人，其实与损人利己没有本质的差别，都还存有二分心——其思想主体中，存在人我二分、群体与个体的二分。

为了挽救国家财产冲入火海丧生，为了救助落水幼童三名青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年溺水而亡，为了救铁轨左侧的四名人质牺牲右侧的一名人质……此类置换其实对整体或个体都毫无意义。任何一个个体与其它个体同样重要，任何一个个体与群体相比同样重要。这才是第九识状态下的认知与思维方式。

名，你需要学着观觉自己的每一个念头，透过品悟其中的动机而看出它来自九识中的哪一个层面：

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没有问题，但暴食和贪嘴就是问题了；

男女大欲不是问题，可贪淫好色就是问题了；

理性思考感性共鸣不是问题，陷入情绪化或成为科学教的保皇党就是问题了；

修补内心创伤、渴望爱与被爱没问题，可陷入攀比因爱成恨、胁迫垄断私有化他人就是问题了；

透过角色体验人生没有问题，可深陷宗教认知、把自己因一念所执困在红尘或灵界中阴就成问题了；

舍身助人没有问题，可逼迫他人舍身救人就有问题了。”

名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你说了这一大堆，可我的问题很简

单：如果我感到了内在渴望，我是应该随着而动呢，还是和以前一样想了再想呢？”

人合笑了，说：“你之前想的是，自己干砸了别被骂，如果可能被骂不如不干；此刻你当想的是，这个念头源自何种动机，当不当行，不计成败得失，而是是否有利众生和自我成长。这两者中可是差出来很多呢！即你的自我认知焦点从角色我的自我感触与得失，转移到了神魂我的感触与得失。这一转移在形式上看似做事情还是有所思虑，可思虑的核心已经大有不同，取舍间的在意也已经大有不同。”

名愣住了，思索着呢喃：

“怎么又是自我意识焦点，我还以为我已经是以神魂为出发点在思想感觉了呢。原来这不止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如何思想的，而是要看，到底自己是如何在思想着的。我想我要好好想想我的问题了。”

说话间，名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可她的身体却慢慢地重新变得通透犹如琉璃，之前那些体内尚存的瑕疵黑斑慢慢变淡，周身呈现出星光璀璨的状态。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她好像在回想着什么，脸上的表情或喜悦，或悲苦，或惆怅，或惊恐，最后慢慢地趋于平静，无悲无喜，无恐无忧——那是一种安祥的平和。

她的身形开始变得模糊，整个身体犹如无数飞舞成一团的萤火虫，无数闪烁的光尘从其体内流出，照亮了半边天地。

人合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圣洁的画面，心中升起礼赞之意。一股股暖流犹如涟漪般从名那里激荡而来，人合感到自己的内心被温暖、被点燃、被捏紧、被抚摸、被包裹，喉头紧紧好似要哽咽，眼眶就那么莫名地湿润了，全身隐隐地颤抖着，说不出是因为激动还是一种能量的共鸣。喉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上了，不感到窒息，但呼吸确实越发漫长艰难。时间好像变慢了一万倍，甚至整个宇宙在此刻就已经静默成了永恒……

第 177 章 智慧树下

灵体非魂体是名灵体，灵智非魂智是名灵智，

魂体非本体是名魂体，魂智非意智是名魂智。

人身非我身，灵魂亦非我身，身体、头脑、心思与神智四种所欲各有偏重，都是我，亦皆非我。

所欲构成了一切所行后台的基调，在意什么、渴望什么、计较什么、谋求什么，皆与自身所欲相关，而所欲所不欲之事决定了在得失取舍间自己到底真的看重什么、在种种抉择选择时真的想要什么。由点滴间的取舍构成了自身当下的所是，也勾画出了生命的趋向所现。

不管自身当下是红尘中的肉身还是滞留灵，亦或灵界色界中的灵体魂体，这些被自己当作是自我的各种能量频率显影与显相，都是无色界矩阵生成的舞台剧之大梦角色而已。若参与经历了解尘世是初心热忱所在，那无所谓体验什么，什么经历都可带来惊喜与觉知的收获。但若已经在色界欲界中沉浮千年万载，作为一个老灵魂，自身的热忱与渴望就不再是做个好奇宝宝了，而是让自己尽快地达成平衡中正且全面的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多元多维认知，让自身完成自我价值的表达与达成自我意识的成长规划，令自身无限趋近于自我意识完形。

而若想达成自我意识完形，需要全面的无漏智慧，这包括对三界内外的全然了解、平衡中正的感性与理性思想情绪结构、线性与非线性的逻辑思维水平、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皆可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认知上，不把自己具化成某一与全然分裂对立出来的个体，不认为自己具体是谁或什么性别、种族亦或所是。没以任何阵营、归属、种族、物种、身份、形态、次第来划分定性自己的所是。

任何说自己是神、外星人、灵体、或其它什么的意识存在，它本身的意识水平状态只介于第七识与第八识之间，离全然还相差甚远。任何主动干预线性因果时间线上历史故事的行为与操作，都还只是角色剧中的角色，与能认知到多重平行实相的全然意识觉悟还相差甚远。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上士闻道，堇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在与弘一整体意识同心同德时，自我的个体视角成为了全然多维多元多重平行视角中的某一点，在利用弘一整体意识观觉力去感受与观觉多维多元多重平行大千世界时，就会发现，任何以个体自身认知好恶为主导的所欲都会人为地搅扰自然而然的宏观平行，续而诱发自己无法掌控又无法接纳的各种涟漪效应。

所以在宏观与微观上其实同时并行着两套全然不同、不可划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一的道理体系。任何想要强行把广义真理和狭义真理统合成唯一真理的尝试，最终都只会发现，非一不二的模棱两可才是至理。最有智慧的存有会以最无知的状态始终保持着绝对开放性的空明状态，兼容一切可能性在多维多元世界中同时发生。而在一维线性时间轴上被某一域界之因果律所束缚了眼界五感的凡夫，则会傲然而笑地说：我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有我的道理是真理，其它的可能性都不科学。

知者不辩，辩者不知。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

天象无刑，道隐无名。

争辩之人力求他人认可同意自己的意见，不能明白道理非是唯一的。感受观察的焦点与角度不同，是非的认知自然不同。大道不评判任何人，不惩戒任何人，只帮助与滋养万有万存，把一切交给自然的生克兴衰。圣人明白了大道后，干预世事的心越来越少，在意的事情也越来越少，是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人合看着眼前逐渐璀璨明亮的“名”：

她的身型面容在光辉下模糊得失去了边界感，全身进入与光同辉的粒子化状态，成为一大团七彩光雾，不断自旋着，凝聚成一颗璀璨的耀眼光球。那光球脉动着明亮的光辉，光球有节律地缩涨，犹如心跳，光波荡漾开，四周的泥地长出绿草，开花结果，又凋零化成飞灰，如此快速反复。林间树杈上的叶片变黄，飞旋而下犹如落樱之雨，而同时新绿嫩芽萌发，抖擞舒展。四季同框日月如梭，星辰犹如彩带环绕夜空穹顶而划出白线。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人合被这样的氛围所激荡，自感全身也因同频而进入亢奋的粒子化状态，逐渐地也化作一个光球，两个光球在林间空场处相互吸引，相互旋舞，相互越转越快，难分彼此。最后突然犹如点燃的礼花弹一样，冲天而起，在极高之处砰然绽放，化作无数流萤光辉融入天地暮色间。

人合打了一个冷战，回过神来：眼前还是那片熟悉的小湖，手里拿着翻开的经书，东方天边正泛起鱼肚白。

刚才的梦好真实，刚才的梦好离奇！环顾四周，没有看见绿渡母，也没有亥母的踪迹。

林间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口中呼唤着："师父，师父，你在哪儿呢？"

人合好笑：人仁这小子，昨晚来偷看经书，此刻睡饱了回来，却欲盖弥彰装做找不到我。他的那点儿聪明劲都用在这些地方上了。

再说智慧树下无名湖畔的高岗上，由白鸽化成的智者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眼前的女人，笑盈盈地说："回来啦。此行可有收获？可找到了我所求的三花并蒂莲吗？"

女人看着智者，许久才稳住心神。她看向四周，自己好像只是一走神间的功夫，已经历经千年万般，又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她不确定哪个是幻觉哪个是真实，可当下的她已经不再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境、谁是我、我是谁”这些问题缠绕纠结了。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说：

“我没能拿到三花并蒂莲，但我就是那三花并蒂莲。我已经明白知晓了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感性、真实与虚妄、逻辑与妄想、行动与等待、神智与意志等各种奥秘。”

说话间，她凝神化虚，同时激活自己左右二脉和中脉能量，三条磅礴的能量带带着精纯无比的金色通透光辉由海底轮直冲巅顶，然后透体而出，在头顶上形成一个金色的金字塔。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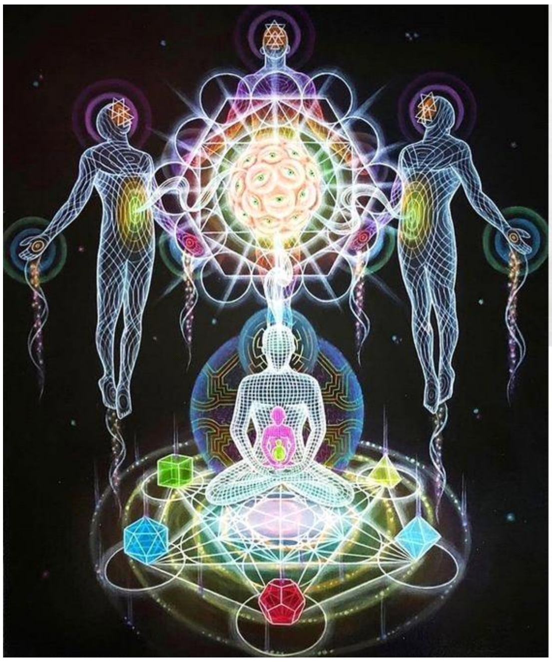
金字塔先是缓慢自旋，然后上下翻转同时自旋，越来越快，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金色光球，光球内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曼陀罗几何花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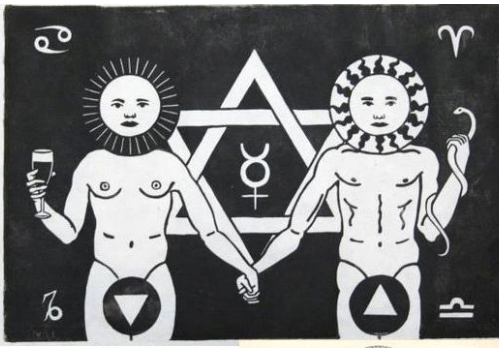
女人缓缓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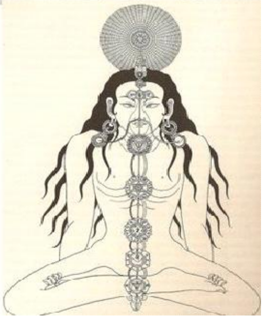
“三花非花乃是三华，精气二合与神同行，世间无数人误解了这简单的八个字，把男女意识与性别认知的和合理解成了肉身交合，搞出无数匪夷所思的笑话邪法，渴望通过肉身的欢愉达成神魂的净化。

确实，在幻境中的男女只能有一人获得三华的秘密，从容地走出幻境；可真正的答案，却不是任何舍己为人或舍人利己的选择，而是明悟知晓合一的真理，让被分化成不同意识面向的内在自我，重新化合成一个无人相、我相、寿者相、众生相的合一意识。进而从个体意识逆向回归到未分化前的神智范畴，达成三位一体的真实全然的自我状态。

这就是破解第七识从角色心思提升到第八识神魂意识的秘密所在。”







高岗上的智者笑着点头，然后在名的面前投射出一个光影幻相光团，透过光团可以看见人合在小湖边与一个男人在说话。

智者说：“他还在他的世界里，你还在你的世界里，你们并未合二为一啊，你如何解释呢？”

名看着光影幻相中湖边说法的男人，恬淡地一笑说：

“我们本是一体，又归于一处，各有机缘，又彼此相助。色身法相报身化身依缘法遍布三界，各有造化各有前程，犹如蜜蜂采蜜往复不休。而此刻我已非我，他亦非他，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我亦非他，他亦非我。”

智者频频点头，捻须而笑说：

“善哉善哉，大善大善。当如是思量，当如是觉知。世人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我而非我，我即万有万存亦非万有万存，三界内一念化生而非一念化生，念念相随，息息相续，无有无忧始终，亦无因果究竟。”

“那我此刻可有资格呼唤那‘母狮’渡引我跨越无名湖去亲近智慧树了吗？”女人问智者。

智者大袖一挥，眼前景色幻变，女人已经站在金光大树之下。

只听大树用智者的声音说：

“恭喜你完成了懊悔之山最后一块石崖的跃迁，成功登顶！你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完成了最后的试炼，找回了过往的记忆，也重新化合了自身不同意识面向。

现在你作为一个全然的自我意识整体，作为我的一个意识分支，可有什么心愿还想要得到探索与满足？任何你尚且觉得还有遗憾或困惑的心念挂怀，此时都可以向我提请出来，我会安排你再入三界红尘，去找寻那一念无明中无法释怀的困惑。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自我人格意识体了，如果你想重新融入到我的合一意识中来，我很欢迎；

如果你想留下一缕神识，化作任意角色，去陪伴此刻正扮演‘人合’的‘明’，帮助他完成其此生传道、解惑、著书、弘法的大愿，我也可以帮你安排。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或多个角色，在他出生前或日后进入到他所在的故事线内，成为他的助缘人。”

“名”以通透光影的形式站立在金光智慧树前，恭敬地询问：

“我只有一惑尚未明了，恳请解惑，除此再无遗憾可言。”

智慧树说：“请问是怎样的困惑在扰你轻安呢？”

名问：“三界皆是幻梦所化，众生不过泡影所显，明他为何还要执意传法渡世、立志启迪心扉呢？”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智慧树说：

“万般世事种种可能在各个意识面向中都同时存在，也都无可厚非。晦暗的明亮的、衰败的兴旺的、独裁的共和的、利己或利他，其实都是品悟真知的道场。犹如画师面前的十八般颜色，犹如厨师案头的各种味道，有人喜好欢快明亮甜蜜的，有人欣赏暗淡曲折酸辣的，一切可被调和的感触都有其意义与价值所在。

本源是一体的，但一体的本源却永远渴望着多样化的表达与探索无尽的全然。我们生于一处终归为一体，但在再入无余涅槃前，我们都要为本源对无穷变化的探究欲做出自己的贡献，好让本源可以尽量地越发接近对全然的无漏认知。”

名问：“我还是不明白，这与明此刻的生命历程有何关系？”

智慧树说：“这涉及到本源自身发展时遇到的一个无解难题——

它要想达成无漏智慧，就需要探究所有可能的意识面向，而在探究所有面向时又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自我意识成见。在现有的已知上涂涂改改是无法激活或打开不可知领域的。所

以你们进入三界幻梦前，都被抹除了全然意识的烙印，让你们可以随机发展，拥有自由意识，任何选择都被鼓励和尊重。

只有这样，本源才能利用混沌的随机性，在无数种随机突变中，发觉到自己尚且未知的某些领域与意识面向，进而展开更全面的探究。”

名说：“好吧，就是同时放出无数小白鼠跑迷宫，总有一个能无意间找到出路，并通知大家从那里突围，这个并不难理解，我也没有疑意。毕竟利用混沌突破无常的混沌反而是最高效的做法，因为任何理性的自我束缚在面对无常的混沌时都是作茧自缚。可这与明的心愿有何关系呢？”

智慧树说：“本源想要快速地达成自我发展，就需要多重平行自我的随机发展，可没有束缚的随机发展与不断分化在到了一定阶段后，反而因缺乏引导而导致在低端领域重复投资，在同一个坑里反复摔倒，深化探索的效率极低，大量的时间与能量被浪费在了低端的重复上。”

名说：“所以在随机的混沌中需要加入宏观规划性的调控与大趋势引领，好让全然有一个可控的大趋势，好达成某种混沌与秩序的平衡、无为与有为间的道理。”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智慧树说：“正是如此。所以在三界中需要培养出一些心灵与神智上的导师、传法者与说法者，在三界大梦中为近乎成熟的意识体们，提供可窥见弘一本源的真相的渠道。”

名说：“我明白了。就好像洋流海风一般，航海者拥有绝对的自由意识，但在需要时可借用不同的洋流海风去往不同的港口。明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为集体实相中留下一条真正的回家之路，点燃一路上的灯塔。他没有专门接引或指引谁的任务，只是把航线勾画标注出来，给有心有缘之人做出必要的指引。”

智慧树说：“正是如此，又并非全然如此。其实地狱本空世间无人，渡人即是渡己，明他所要达成与做到的就是通过大乘之慈悲心，成就自己的全然认知，完成他自己的自我意识完形，并借此找到自我热忱所在、自我价值所是。

毕竟明的志向初心与你不同，他渴望有朝一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全然的自我人格意识体，成为某一神魂家族的执旗者、话语人、大家长。若他不能习得宏观整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教化能力，那他是无法在日后执掌属于他的一家一族之自我神魂分支的。”

名惊讶地问：“你是说，他不要再回归回来，而是想要独立门户，成为一个全然独立的自主人格意识？这样闹分裂削弱本家的团队与能量，你也能支持？能接受？能忍？

不成，我要好好和他去说道说道。”

智慧树说：“我们哪个不是从全然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呢？融合与互助、分裂与分离都是自然中的必然与常态。孩子早晚有离家之日，可离家了就不再是自家的孩子了吗？束缚捆绑约束所有意识面向都要喊着口号整齐划一地走方阵，那不是自然当有的样子，那会形成独裁高压统治的，有太过人为的管理痕迹。你忘了天道无为、上德不争、滋养而无判吗？

他自立门户、自建队伍、自成体系，可所言之理、所传之道、所愿之初心与热忱都是助益世人又能自我成长的，我何必要与其论是非短长呢？

若你有心助我，倒真有一件让我一直挂怀的事，你可愿为我分忧代劳？”

名好奇地问：“什么事啊？说来听听。”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智慧树说：

“明与你本是双生火焰，而你还有一个对等意识面向此刻尚且滞留在中阴层与滞留层间的幻境中，她名为‘冥’，是你过往的一念所执，尘世名叫做‘艾萌芯’。我几次想要接引她回家，可是都没能成功。或许此刻的你可以尝试着收回你过往的这一缕残念所执形成的滞留人格意识面向。这对我们整体来说都意义重大。”

第六部《道理始末》下篇（150-177）完

X6 第六部《道理始末》上下篇

（129-177 章）结束

下部预告：

X7 第七部《融会贯通》（共7册 178-334章）

178 冥

话说普鲁沙与上地各自领受任务，上地要带队，帮一大群半生不熟的家伙快速地提升知见水平，并学会团队协作，从绝对利他的认知境界中，转变到合作共赢意识阶段。而普鲁沙的任务看似简单，目标对象只有三个，但难度都相当大，分别是：点醒一个“天人”、拯救一个恶鬼、还要让一个觉得自己是大“智”者的逻辑脑囚徒，看透自己近乎狂热的宗教理念……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延伸阅读：

Y2《已知的实相 II》

——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共七册）

从《已知的实相 II》开始，细雨展开对赛斯书早期课译本的现代汉语版解读与批注。第二部《已知的实相 II》（1-72 节），核心主题是：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

这是全套九卷的第二部，也是《早期课》解读系列的开始。

第二部共分七册，充分解读赛斯与珍的第一次连结——双方从青涩的谈话与测试到非线性视角观念的展开与建立，细雨将赛斯无法清晰言明的内容充实，并揭露大量的场域基本法则，在本实相与未知实相之间建立连接的桥梁，让层面的轮廓与范围变得更立体、多元与通透，并将多维时空的真相一点一滴地崭露与代入至个人实相里。

其实赛斯资料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同时在世间不同的平行地球上，你能看到哪一个版本的赛斯资料取决于你自身意识频率的高低。

为了弥补不同版本赛斯资料的差异，意识界为赛斯资料做了很多补丁。这些补丁以再解读的方式呈现给各个世界，让在不同意识频率维度中的不同意识面向的人们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当下认知的赛斯资料，来了解资料内不同深度的内容。

——细雨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共九部）

第六部《道理始末》

下篇（第 150-177 章）

本册代码：X6-2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Void Dharma Realm
6 · The Origins and Fulfilment of Truth

初稿完成：2023 年 8 月 6 日
首次发布：2024 年 12 月 27 日
第一版： 2025 年 2 月 25 日
本版本号：v1.1（2026-01-09）

©2023-2026 细雨（Xiyu)。著作权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登记：细雨社（Xiyushe)
ISBN: 978-1-923577-84-8 (PDF 简体中文电子版)

原文获取与版本更新专用入口：https://www.xiyushe.org/

细雨资料使用与传播说明

细雨资料是一套持续整理、发布与更新的原文资料体系，作为公共资源，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在使用与传播过程中，请遵循以下基本共识：

- **原文传播**：原文电子书及真人原声朗读版本均可转载、引用与分享，请清晰区分个人理解与原文表达，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标注来源：**xiyushe.org**。
- **解读与再创作**：基于细雨资料的解读、演绎与再创作无需事先申请。相关内容仅代表创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原文立场。
- **商业使用**：商业化尝试属个人自由。原文作为公共资源，不应被排他性售卖、抢注或声明为私有版权。
- **版本准则**：引用完整、持续更新的原文内容时，应以原文电子书库（xiyushe.org）所示版本为准；原声版可参考导航站（xiyu.love）的各平台入口。
- **使用责任**：资料的下载、传播、商业尝试等行为所涉及的合规判断与相关责任，均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xiyushe.org (全文获取) | xiyu.love (索引导航) | archive.org/details/@xiyushe (长期存档)

原文发布源头：xiyushe.org